《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九六冊目次

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三）　（明）彭大翼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刻四十七年張幼學重修本　〇〇一

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三）

（明）彭大翼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刻四十七年張幼學重修本

山堂肆考角集總目

親屬

子　女　姊妹
姑（附姨）　寵妾　外祖孫
舅甥　内外兄弟　婦翁女壻
（附僚壻）　宗族

人品

忠臣　功臣　義士

名士　志士　業師
門弟　朋友（附面交）　故人
太學生　公子　耆英
神童　隱士　賢人
富人　貧士　賤士
娼妓　奴隷　婢妾

形貌

美男（附嬖倖）　美婦　醜男
醜婦　長人　短人

性行

德量　記性　儉約（附慳悋）
奢侈　狂肆　游俠
言語　勇敢　膂力
姦邪　讒毀　嘲謔（上下）

文學

經術　著書（上下）　藏書

篤學　博學　寡學
文章　詩（上下）　賦
誌　誄　賛
銘　論　頌
箴　書問　露布
檄

字學

書法　楷書　草書

篆書　隸書　飛白
謚法
制謚（上下）
人事
謁見　餽遺　行旅
餞別　祝壽　報恩
報讎　釋怨　陰報（附惡報）
諱忌（附犯諱不諱）　稱呼　夢感

姓氏　同姓名（附改姓名冒姓名賜姓名隱姓名）
命名（附雙名婦人）　命字（附同字）
誕育
誕子（附誕女誕孫）　雙生（附背生胸生脇生）　遺腹子
前後身（附生辰）
民業
農家　蠶家　商賈
工匠　漁人　獵人
樵人　牧人

山堂肆考親屬第一卷

明 維揚 彭大翼 雲舉父 編著
豫章 熊瑞 憲祥父
清漳 黃曰謹 元祗父
温陵 杜業 可大父 校閱
容州 楊際會 士遇父
温陵 潘洙 士禹父
同郡 戚以進 從先父
弟 彭大化 雲龍父 仝校

○子

禮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李密曰。為人子者。願為人兄。不願為人弟。兄事親之日長。弟事親之日短。

問安

禮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寢門。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

幹蠱

易蠱卦。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肯堂肯構

周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學箕學裘

禮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稱善

禮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

貽名

禮內則。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不知罵怒

說文。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不敢欠伸

（噦音會 嚏音帝）

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

目瞿心瞿

禮雜記。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注云。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為之瞿然驚變也。

敬孝愛孝

莊子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愛箠

說苑曾子嘗有為下也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一說曾晳使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故怒

泣杖

說苑韓伯俞事親至孝有過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汝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往日得罪笞之痛知母力健今笞予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泣也

祭不為尸

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

仕不擇祿

家語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五綵娛親

高士傳老萊子養二親年七十身着五色綵衣為嬰兒戲于親前嘗取漿上堂詐跌臥地為小兒啼或弄烏鳥于親側欲親之喜

三釜養親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負米

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于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

遺羹

左隱元年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菽水盡歡

禮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風木思養

韓詩外傳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于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仕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于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于是辭矣立哭而死于是孔子門人歸養其親者

一十三人

不改父政

論語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不傷父名

田叔為魯相卒魯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無以百金傷父名

為父受汙

東漢順帝時膠東相吳祐字季英政崇仁簡民不忍欺有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得衣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責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為母被屈

見縣尹上

扇枕溫席

東漢黃香字文強家貧無奴僕躬執勤苦盡心供養軀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身溫席

嘗吐嗽膿

東漢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母至姻家飲酒嘔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自滌中裙

廁腧注曰
刺投

漢武帝建元中皇太后以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腧身自浣滌以為常注云中裙近身衣廁腧汗衫也

親滌溺器

宋黃庭堅性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倉粟養母

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使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焦飯遺母

世說吳郡陳遺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製一囊每煮飯輒貯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山松即日便征遺已斂得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于滬瀆敗軍人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申喜心通

呂氏春秋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

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乎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荀顗色養

晉荀顗字景倩。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蒸蒸。以孝聞當時。

能蓋前愆

漢昭帝以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用為右將軍。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按安世。湯子。延年。周子。書法云。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

盡革故態

宋太宗興國六年。宰相薛居正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脩飭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善。

論父功德

世說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父功德。爭之不決。諮于祖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按元方。紀字。長文。羣字。季方。諶字。孝先。忠字。又晉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為相州從事。不書官紙。以成父清白。

問母起居

暹音纖

北史崔暹。平居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illegible]暮歸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illegible]

殺雞供母

東漢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以為為己設。既而乃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曰。卿賢哉遠矣。林宗猶減三牲之養。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因勸令從學。

牧魚進母

蕭廣濟孝子傳。杜孝。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呪曰。我母必得此魚。因投中流。後婦出汲。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此吾夫所記也。熟而進之。聞者嘆異。

孟宗泣竹

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性至孝。母好食竹筍。冬月無筍。宗入竹中哀號。筍為之生。

曇恭進瓜

南史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產。歷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瓜。分一相遺。曇恭因以進母。舉室驚異。

愛日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

之謂也孝子愛日

望雲

見雲

刻木為母形

漢丁蘭河内人年十五歲喪母不及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如生

撾鼓乞父命

（翂音分）梁吉翂字彥霄父為奸吏所誣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乃釋之丹陽令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也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桑椹奉母

東漢蔡順當王莽末歲大荒順拾桑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白者自食賊知其孝遺以米肉放之

葡萄奉母

唐陳叔達為納言嘗賜食得葡萄不嚥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嘗求之不得願歸奉之帝曰卿有母欲遺乎因更賜之

諫父慎嫌

東漢吳祐隨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方多珎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

此書若成則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恢撫祐首嘆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傷父被刑

顏氏家訓吳郡陸襄以父閑被刑終身布衣蔬食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假如親以噎死遂可絕食耶

拜讀父書

吳顧愷每得父書則灑掃几筵舒書于上拜跪讀之讀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涕語聲哽咽

能為父賦

宋歐陽公為鳴蟬賦他兒皆一視而過少子棐守之不去公曰此兒必能為吾賦也因以與之按棐字叔弼

求增父秩

唐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年且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乞擬母封

宋趙康靖公[illegible]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朝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遂以為例

傷指大啼

世說范宣字子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指痛不寢

梁甄甯有至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夜暴亡甯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凶問至又宋司馬池光之父也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已亡爲友人所匿也因詰其友而友止以疾告池遂號泣而歸

爲母炊爨

世說祖納字士言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于五羖之皮耶

爲母行傭

漢江革字次翁臨海人少失父遭王莽亂負母逃難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轉客下邳行傭供母人稱江巨孝

羞掩父德

晉袁宏字彥伯遷桓溫記室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溫父彝溫甚忿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因未呈啓不敢顯之耳

溫曰君欲爲何辭宏即答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于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君勳績如此君賦云何相忽略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胡奴乃止按胡奴是侃第十子陶範也範字道則胡奴其小字也

求顯父名

唐甄逢常以父不得在國史爲恨逢與元稹善稹移書于史館修撰韓愈由是父子俱得顯名

誦詩興嘆

見入仕

讀詩流涕

晉王裒字偉元父儀爲魏文帝所殺痛父死于非命未嘗西向坐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篇又南史顧歡隱天台山開館聚徒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廢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

不忍衣綿

南史朱百年家素貧薄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同縣孔思遠寢衣悉裌布飲酒醉眠

思遠以臥具覆之。旦至初不知。既覺。引臥具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之感泣。

不忍聞樂

宋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華。于河冥聞鈞天之樂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

為父禳災

唐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壠。或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竟不問。

為父禱疾

陳徐陵字孝穆。子份性孝友。陵疾篤。份燒香祈禱。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

五子知名

晉王羲之有子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獻之。操之。故唐孟郊詩云。羲之生五子。羲之又有之。又劉宋謝莊生五子。曰颺。朏。顥。崧。瀹。蓋名子以風月景山水也。

朏斐尾䣛三音

[illegible]子皆賢

唐郭子儀八子七壻。皆貴顯。八子。謂曜旰晞昢晤曖曙映也。曖尚昇平公主。曖四子。鑄釗鏦鍔。一女為憲宗皇后。

瑤環瑜珥

唐韓文公作殿中少監馬君墓誌。始余應進士舉于京師。見北平王燧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蓋魁傑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即殿中少監馬君繼祖也。按少傅。即燧子暢。少監。燧孫也。

發假收嚴

唐楊遺直為蘭陵主簿。名四子曰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已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假以夏為義。收以秋為義。嚴以冬為義。同居脩行里。比靖恭諸楊尤盛焉。

齧臂而盟

吳起出衛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後果如言。

絕裾而往

晉元帝大興初。溫嶠欲詣建康。母崔氏固止之。嶠裾絕而往。後母亡。阻亂不得奔喪。

導輿

唐崔邠拜太常。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幘。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又五代張遂清為淄州刺史。迎其母及郊。親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以為榮。

跨竈

吳崇質賀人生一子詩云。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祇須吏。又蘇東坡答陳季常書云。在定日。作松醪賦。令寫寄擇

等。庶開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煙樓。令子弟作文。頗有父風。咄咄皆跨竈之具。按竈有釜。故子過父為跨竈。撞李常子名。煙樓竈上煙囪。言子過于父。如[illegible]能撞破煙樓也。

任昉令子

劉宋褚淵。字彥回。嘗謂任昉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也。又唐鄭餘慶子澣為右補闕。敢言無忌。憲宗謂餘慶曰。澣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挺之眞子

唐嚴武母裴氏。不為父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奮然以

鐵槌就英寢碎其首。挺之奇之曰。眞嚴挺之子。

得父一能

劉宋顏延之。字延年。文帝召之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問諸子才能。對曰。（㚟音綫）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曜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illegible]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得父一絶

唐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詞。且工書。有力絶人。世謂三絶。後（悌音罷）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以精草隸名。世謂皆得父之一絶。

蘇氏有子

唐蘇頲子詵。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頲喜曰。吾家有子。

李氏有子

唐李晟收復長安。封西平王。子愬擒吳元濟。故平淮西碑云。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終身不引鏡

唐路隋。字南式。父泌從渾瑊會盟于平涼。被虜執。歿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知父歿虜中。日夜號泣。坐不西向。不食肉。母嘗告隋貌類父。遂終身不引鏡。

平生不踐石

宋徐積。字仲車。楚州人。積生三歲。父羅城右卒。晨昏匍匐冰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流涕不止。壯以

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一日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曰。見貴官尚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遂朝夕具公裳揖其母。

親老不仕宦

宋包孝肅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

親在不赴官

宋范純仁。文正公次子。以父母在。調官皆不赴。文正遣之。公[illegible]曰。純仁豈為重于祿養。而輕于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入闕得母

宋司農少卿朱壽昌。天長人。字叔康。父巽守京兆時。接劉

有娠。爲嫡母所害。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相別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既仕。行四方求之不得。與人言。輒流涕。熈寧初。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遇雨旅舍。見老婦冒雨擔薪而來投舍。嘆曰。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此之苦乎。壽昌聞愕然。近前問故。乃知爲生母也。年已七十餘矣。壽昌迎回。與同母所生弟妹皆歸。爲買田宅居之。天下知其孝友。京兆尹錢明逸以聞。詔壽昌還就原官。爲王安石所忌。出爲河中府通判。居數年。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按同州。今陝西西安府。東坡集又曰得之蜀中

入蜀迎父

宋番陽張吉。方在娠。父介。客東西川不還。及爲兒時。與彭器資同學。作詩有應是子規啼不到。至今我父未歸家之句。聞者憐之。既長。至蜀迎父。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關。往返者三。其父以熈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嘆息。器資因贈以詩

五桂

五代竇禹鈞。漁陽人。生五子儀儼偁侃僖。俱登科。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三槐

宋王晉公祐。太祖朝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宰相也。使還。帝怒。安置華州。七年不召。初祐赴貶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文正公旦也。祐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文正公果作相。天下謂三槐王氏。

不辯菽麥　（已下不肖子）

晉桓溫第四子。不辯菽麥。

不奉教令

佷痕上聲

漢有佷子者。家貲萬金。自小不從父命。父臨亡。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

狄子暴橫

狄仁傑子景暉。爲魏州司馬參軍。恣行暴橫。人患焉。遂廢梁公生祠神像

宋子贓貪

宋璟五子渾恕尚。並以贓敗。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平之風衰矣。

尚主驕恣

見公主。

馮道請託

見父。

角集一卷終

笄音春

山堂肆考親屬第一卷

○女

禮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家語。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有喪父長子者。

佩環

列女傳。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

琢玉

呂溫集。顧復長之。如滋芳蘭之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注云。顧復。父母也。

設帨

禮內則。子男生。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

臥牀

列女傳。古者生女三月。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娩音免 枲音徙 紃音巡

治織紝

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注云。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于內也。

鞶音盤

施鞶紳

白服不庶

陬音鄒

穀梁傳。女嫁。諸母施鞶紳。戒以謹慎從爾父母之言。佩囊也。紳帶也。言諸母為施佩帨而戒之也。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唯俞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

從父所制

顏氏有三女。叔梁紇求婚。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為士。武力絕倫。誰能事之。小女徵在曰。從父所制。父曰。即汝能矣。遂以歸紇。生仲尼。

代父出征

晉女子木蘭者。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無知其為女也。樂府有木蘭詞曰。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

汗音寒

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代爺去。秣馬備戎行。易卻紈綺裳。洗卻鉛粉粧。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唐杜牧題木蘭廟詩。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憂國

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笑。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食葵。

鄰女奔[illegible]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illegible]潤

九里。漸洳三百步。今[illegible]庶婦人獨

安所避乎

投堂

陳紀竇毅之女。聞隋楊堅受禪。自投堂下。撫[illegible]曰。恨我不為男。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及長。適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

次室傷民

次室女。魯處女也。常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

潔而為鄰人所疑。于是褰裳而去之。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蘋有女貞木焉。喟然嘆息。援琴而歌。自縊而死。按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不落葉。即今冬青樹也。

緹縈贖父

漢太倉長淳于意。臨淄人。少喜醫術。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有罪當刑。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云。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上悲其意。釋其父。

聘為王后

（瘤音留）

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於東

郭。百姓盡皆觀王。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召問之。女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禮往聘迎之。女不飾如故。隨使者之宮中。夫人皆掩口而笑。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不飾。固相去千百也。女於是論堯舜不飾。為天下歸善。桀紂飾。為天下歸惡。諸夫人聞之。皆慚。閔王大感。以瘤女為后。

召為才人

唐徐惠妃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能通論語。八歲能屬文。父孝德嘗使擬離騷為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為才人。

攘拳操檝

（檝音接）

趙河津吏之女。曰女涓者。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召欲殺之。涓懼。持檝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起。故禱於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如此。妾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遂釋不誅。將渡

（為去聲）

用檝者少一人。涓攘拳操檝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歸。納為夫人。

延頸就刑

列女傳。東漢孔融被收。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幼弱得全。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女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代傳父書

漢伏生名勝。濟南人。嘗為秦博士。文帝即位。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文學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注云。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踵成兄史

扶風曹壽。字世叔。其妻名昭。字惠。班彪之女。固之妹也。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漢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家音姑）曰曹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內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

袖劒刺讐

三國酒泉趙安女趙娥。父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有兄弟三人。同時並死。娥傷父仇不報。乃帷車袖劒。白日刺壽于都亭前。詣縣請受戮。縣長尹嘉之。欲縱娥。不肯去。遂強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嘆賞。刊石表閭。

抵甓報冤

唐衛孝女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女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王父不持

魏荀爽女誡。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

太史不覩

齊閔王被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傭。夫太史敫（敫音皎）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常竊衣食之。與私焉。及齊亡。其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女為王后。生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王后賢。不以不覩失人子之禮也。

慎勿為好

世說。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按趙母。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

願與相近

漢書。張禹病。帝臨問。親拜禹牀下。禹因言臣有一女。愛之甚於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恩。願與相近。帝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

大家女誡

列女傳。曹大家女誡七篇。一卑弱。二夫婦。三敬順。四婦行。五專心。六曲從。七和叔妹。

程曉女典

魏程曉女典。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是

晟音盛

以禮有公宮宗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成婦道
允。儀則表見于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辯。縱見傾城之
足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負土葬父

方輿記。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負土葬之。

治具待賓

唐李晟女嫁崔氏。正歲歸寧。晟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具。以待賓客。何遽歸耶。乃卻之不得進。

王女識文

王隱晉書。王肅女於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朗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惜不為男耳。後為文明皇后。

犍音乾

常女續訓

唐常溫一女歸薛家。每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

繫環別兒

漢叔先雄者。犍為叔先泥和之女也。永建初。泥和為縣功曹。縣長遣詣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而溺。求屍不得。雄晝夜號泣。常欲為自沉之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數為訣別之辭。欲赴水求父屍。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乘小船於父溺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後六日與父屍相持浮于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其像焉。

突圍救父

晉荀灌。崧之小女也。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又代父作書。與南中郎將周訪。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救崧。賊聞兵至。俱散走。父得解圍。

不作凡妻

晉書。賈儀女元妃嘗語妹季妃曰。我終不為凡人妻。季妃曰。我亦不為庸人婦。隣人笑之。後慕容垂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范陽王聘季妃。竝如其言。

不與凡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有王適瓌奇負氣。謂媒嫗曰。吾明經及第。卽官人也。嫗諾曰。若官人。卽取文書來。適計窮吐實。嫗曰。無苦。我袛得一卷書。若告身者。我袖以往。公必取視。公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適王氏。

知琴絕絃

東漢蔡琰父邕。夜鼓琴絃絕。時琰年六歲。聞之曰。第二絃也。邕故折一絃問之。曰第四絃也。邕曰。偶中耳。琰曰。季札觀風而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而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謂不知也。

知詩佳句

晉謝奕女道韞聰慧有才辯。叔父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以為最佳。

恭承太后

皎音民

六帖唐柳公權開成三年。上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玷缺。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旼誠勳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恭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户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内送女還郭旼家。

出拜將士

伾音批

唐德宗建中二年。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不敢言賞。李抱貞告急于朝。詔馬燧李晟等討悅。大破之。

左思驕女

左思詩吾家有驕女。皎皎頗白皙。

陶潛弱女

陶潛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忽書移文

白樂天女金鑾。年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刊文士傳。乃輟以刊女書。

能解挑紋

唐元稹織女詩。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自注云。余掾荆時目擊貧户有終老不嫁之女。

嘉貞五女

唐張嘉貞有五女。一適郭元振。

子由六女

東坡別子由詩。森然有六女。包裹布為褐。蓋子由有六女也。又詩云。平生無一女。誰復嘆耳耳。按諺有生女耳耳之言。故云。

孫女頑僻

晉王坦之弟小字阿智。年長昏愚。無肯與為婚者。孫綽曰。我有一女不惡。坦之白父。驚喜。及成婚。女之頑僻過於阿智。

任女清廉

宋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徒四壁。有二女賢甚。趙清獻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曰豈敢污先君清德。趙倅成伯為意勉之。遂納于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原物榜于門壁。付之守吏。二女廉潔如此。且文墨議論皆士人所不逮。清獻以子姪娶之。

竇女行烈

唐京兆人竇氏有伯仲二女。永泰中為賊所劫。將私之。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污于賊。自投崖下而死。仲亦隨之。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其門。

砼音麥

祝女位高

宋祝景先，字二翁。子礶，字永叔。礶女妻朱松，生晦翁。又先兄女妻汪勃，位至樞密。礶弟砼，女妻汪勃之子作礪，位至提刑。故其鄉人相傳，祝女位最高。又祝堯臣，首景先第八子盤之子也，常奇第三女，曰：雖家貧，不與凡子。堯臣卒後，與呂午成姻。兩窮相值，越七年而午復中第。于是祝女位高之語，復喧傳于鄉閭。按呂午，字伯可，朱文公書祝氏遺事，午嘗跋其後。

齊女兩袒　（已下皆不正之女）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鄭女雙屐

鄭女，宋時高安人，棄俗出家，自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屐。四方洶洶，祈福者塡委。值洪起畏來宰是邑，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淫奔。因籍女為官妓，道士為樂工。

文君感琴

見市。

賈午偷香

晉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午於青瑣中見壽，兊之，常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幷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過人，踰墻而入，家人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至密，門閤極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脩墻。使者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乃取左右婢考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魂隨

唐張鎰為衡州太守，有女名倩女。初，鎰與王生父母指腹為婚。後王生父母俱亡。及長成，至衡州謁鎰，鎰不言親事。令王生居花園館中。忽一夜，倩女于月明中聞王生撫琴，有求鳳就鸞之曲。王生辭鎰去，倩女即病，魂隨王生至京師，不醒如醉。王生歸，即愈，始為夫婦。

情契

煙花錄：昔有一商，美姿容，泊舟於西河下。岸上高樓中一美女相視，月餘而情已埶，弗遂所願。商貨盡而去，女思成疾而亡。父遂焚之，獨心中一物不化，如鐵，磨照，見中有舟樓相對，隱隱如有人形。其父以為奇，藏之。後商復來訪其女，得所由，因獻金求觀，不覺淚下，成血滴心上，心即成灰

為家主祠

齊襄公淫亂，令民間長女俱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

也。

與人容約

浙東張忠父與羅仁卿隣居。張宦族而貧。羅崛興而富。宋端平間。兩家同日生產。張生子。名幼謙。羅生女。名惜惜。稍長。羅女寄學於張。人常戲曰。同日生者。合為夫婦。張子羅女。私以為然。密立勸約。誓必偕老。兩家父母罔知也。年十數歲。嘗私合於齋東石榴樹下。自後無間。張登科後。竟為夫婦。

○姊妹

儀禮。房中內賓。姑姊妹也。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檀弓。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諭弟自寬

嬃音胥

女嬃。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嬃。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來歸。諭令自寬。故離騷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戒弟勿至

世說。王右軍夫人郗氏。戒二弟司空愔。中郎鑒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毋煩復至也。

知弟有禍

魯乘姒者。乘子皮之姊也。其良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之曰。安之。吾今嫁子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姒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不復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人之故。而數子乎。子誠相一國。據大衆之譽。猶掩目而別黑白也。不有天咎。必有人禍。子皮勿聽。卒受為相。未期年。果被誅。

匿弟免難

東漢李固。自知不免於難。遣子基茲燮歸鄉里。時燮年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沒。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悲弟滅名

郤音隙

濮陽嚴遂。字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得聶政。殺俠累。因自抉眼出腸以死。韓取屍暴于市。購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與千金。

軹音止

政姊榮聞之。乃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人聶政也。妾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

悲哀。而廢政之旁。

論弟無行

漢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為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官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為郎。

隨弟赴官

晉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奕之官。姊僮僕多有奸犯而為人所糾者。奕按省畢曰大丈夫豈可以老姊求名。乃遣而不問。

抱弟聽讀

漢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隣家讀書。每抱逵就籬聽之。上乃暗誦六經。

召為美人

史記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漢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有姊能鼓琴。高祖召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官至孝文時。積功勞為大中大夫。又為太子太傅。孝景立。以為九卿。從為諸侯相。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帝因號為萬石。

封為夫人

綱目。唐玄宗天寶七載。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是封韓虢秦國夫人。小說。大姨為韓國夫人。三姨為虢國夫人。八姨為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為脂粉之資。

待姊有禮

唐蘇頲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

處姊薄恩

宋朱脩之薄於恩情。有姊在鄉里。饑寒。脩之為荊州刺史。未嘗供贍。一日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激之。脩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姊妻代王

史記趙襄子以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酒使廚人反斗以擊殺之。其姊聞之。因磨笄以自刺。至今有磨笄山。

姊嫁陸氏

唐張巡姊嫁陸氏。軍中號陸家姑。

刖姊失官

韓子曰。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之。暮而後至。郭門閉因踰郭入。而車新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璽而逐之。

悲姊辭職

李元素少孤。事長姊甚謹。及姊卒。悲痛成疾。辭職。

留錢還姊

東漢范丹字史雲。候姊。姊飯之。以姊夫不德。留錢百文。姊使人追還。丹竟不受。又太原郝子廉。曾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

捐廩奉姊

唐裴守真養寡姊甚謹。於淳初關中旱。悉以廩祿奉姊。

以姊為師

見宮嬪

事姊如母

唐楊謹於兄弟友愛。事姊如母。

輟饌餉姊

因話錄。庾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庾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姊。同官嘉嘆。

作粥進姊

唐李勣性友愛。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甚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煑粥。其可得乎。

圖增不諾

見夫。

怒弟不斷

宋廖瑩中江行雜錄。周恭帝幼沖。軍政皆決於韓通。時宋太祖為殿前點檢。多智略。屢立戰功。將士皆歸心焉。及將

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作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獨宮中不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決諸胸中。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為。

使備嬪嬙

適音嫡

左昭一年。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人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命為妯娌

北魏崔休弟之子懿。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又為子陵求尚之次女。曰。宗道多由婦人。欲命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園妹進春申

史記。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娠。園乃與女弟謀。使女弟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千歲後。將更立兄

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大然之。迺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后。李園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殺春申君以滅口。

權妹妻劉備

蜀先主在荊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內。心常凜凜。

膺妹妻鍾瑾

東漢李膺之姑為鍾皓兄之妻。生子瑾。好學慕古。與膺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

生四子。亮叔訓秀。號四龍。安帝時俱為牧守。

圖妹妻常修

常修娶關圖之妹為妻。

班妹上書

曹壽妻大家。班超之妹也。超為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玉門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上因徵超還。

李妹臨畫

宋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竹木石等畫。黃山谷有詩。

妹能吟詩

張奎妻。王荊公之妹也。能詩

妹能僞文

南楚新聞。關圖有妹能僞文。嘗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悵不櫛耳。

為妹擇對

世說。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按此王渾字玄沖。是魏司徒昶之子。濟之父。所謂

太原王氏也。

言妹有才

南宋鮑令暉。昭之妹也。歌詩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

鄭妹被強

左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李妹見誣

河南李淑卿為功曹。應舉孝廉。同時應舉人欲害之。使婢宣言淑卿淫其寡妹。不合應孝廉。淑卿杜門自絕。其妹傷被淫名。遂到府門自殺。淑卿亦自殺。明已無他也。後三年

霹靂駮字淑卿者以其屍置淑卿塚前。

孝標三妹

梁劉孝標有三妹。一嫁瑯琊王叔英。一嫁吳郡張嵊曰山。一嫁東海徐悱敬業。並有文才。而徐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字令嫺是也。悱卒。令嫺為祭文。辭甚悽愴。父勉欲為哀辭。見此文乃閣筆。又令嫺兄孝綽罷官不出。為詩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弔。高臥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仍合。蘘蘭摘復生

嫺音閑　蘘音叢

彥道二妹

晉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深源。一適謝仁祖。

適謝顧

晉王凝之妻謝道韞朗之妹。遏之姊也。有才辯。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玄嘗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二家。或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適巴鄒

元時李氏女適巴長卿。甚貧。女亦安之。諸姊妹中有適鄒者甚富。而笑之。巴妻遂作巴家富詩。誰道巴家窮。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挂銀鉤。

憂妹饑寒

後魏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亮從兄光往

依之。因謂亮曰。安能久[illegible]筆[illegible]何不往[illegible]固可得學。亮曰。[illegible]看人眉睫乎。

稱妹慈惠

馮左藏娶開封張顯女。早世。女臨終曰。吾[illegible]孤遂娶之。

○姑　附姨

釋名。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為久故之人也。爾雅。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又妻之姊妹同出曰姨。母之姊妹曰姨母。女子謂姊妹之夫曰私。男子謂姊妹之夫曰出。同出者。謂俱嫁也。

魯姑存姪

列女傳。魯義姑者。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遙見一人携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携者。將欲射之。就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己子也。妾見大軍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子之於母甚痛于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于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

義姑

呂姑怒姪

通鑑呂祿時出游獵過其姑呂氏媭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上曰毋為他人守也

郤姑祠具

東漢桓曄姑為楊賜夫人父鸞卒姑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遺吏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楊氏

作姑墓誌

唐柳宗元亡姑陳君夫人權厝誌陳君謂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吾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願以為誌

自婚姑女

昔溫嶠喪婦從姑劉氏家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嶠覓壻嶠自有婚意答曰佳壻難得但如嶠如何姑曰何可希汝比也他日公報云已得壻矣門第粗可壻身才名位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毋姑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幼養姑家

孔帖周世宗柴后兄守禮之子幼從姑養太祖家以謹厚見愛按太祖謂周太祖郭威世宗謂晉王榮威之養子也柴后太祖之后姑指柴后而言

班姑

班彪之姑婕妤人謂之班姑

徐姑

黃山谷之姑適徐氏曰徐姑嘗有題徐氏姑壽安君壽梅亭詩

自執勞苦　已下姨

魏宦者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王聞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癡音痴

甘守貧賤

朝野僉載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歸仁傑因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意姨曰相自貴耳老姨止此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甘守貧賤分外無所望也仁傑慙而退

再娶小姨

歐陽文忠公與王宣徽（拱辰）同為薛簡公肅子壻。文忠公先娶長女。拱辰娶其次。俟文忠妻卒。再娶其妹。故文忠客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蘇東坡先娶鄉貢進士王弗女。其繼室。又其從女弟也。

擇娶小姨

龍圖劉公曄未第時。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晃捐館。趙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有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親故也。夫人謂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於便揀點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几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竟不第。落泊窮餓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山堂肆考親屬第二卷

○寵妾

禮曲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注妾賤）不任。妾御不敢當夕。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

外婦

漢書。齊悼惠王肥。為高祖外婦。

旁妻

漢書。王禁多娶旁妻。禁。元后父也。

專房

霍后傳。寵之專房。燕。又陳鴻長恨歌。宴專席。寵專房。

列屋

韓文。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能道舊事

東漢伶玄之妾樊通德。乃趙飛燕女史也。能道飛燕姊妹事。伶玄曰。其人俱灰滅矣。疲精神。馳嗜慾。寧知終為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凄然泣下。伶玄因作飛燕傳。按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名

能為新聲

顗音以

晉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

琲被倍二音

原之

綠珠

綠珠姓梁。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美而艷。[illegible]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一斛買之。崇有別館在河南金谷[illegible]崇乃即川阜製園館。處綠珠于此。[illegible]孫秀使人[illegible]秀因譖于趙王倫。收崇。[illegible]綠珠曰。我[illegible]珠曰。願效死于君前。崇[illegible]之[illegible]樓而死。[illegible]季倫生于青州。故小字齊奴。又季倫嘗屑沉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妾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碧玉

唐武后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教歌僮。納之不還。喬知之作綠珠怨寄之。其末云。辭君去君終不忍。欲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華為君盡。碧玉見詩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羅吉告知之。族誅之。

夏侯妓樂

梁夏侯亶字世龍。性儉嗇。有妓妾十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申王妓圍

天寶遺事。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

圍。

延之墜牀

南宋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illegible]延之墜牀。至損。子峻殺之。延之痛哭。云貴人殺汝[illegible]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illegible]卒。

楊憑幽舍

唐楊憑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及他不法。詔李鄘趙昌即臺雜訊。時憑幽累三年。求樂別舍。謗議頗讙。故夷簡籍之痛摘發。欲抵以死。

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按渡在金陵秦淮口。不用楫。謂橫波急也。

柳枝

唐語林。韓退之有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迨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竄去。家人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挾寵願封

唐劉從諫之妻裴氏。方其妾以寵請封夫人。裴許之。及詔至。裴怒毀詔不與。從諫他日命裴。裴復出詔。裴擲去曰。淄青李師道四世。但命不聞側室受封。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以求洗濯。顧以婢為夫人。族不日滅矣。從諫慚赧而去。

念愛不嫁

唐貞元中尚書張建封節制武寧。納歌妓關盼盼於燕子樓。後公歿。盼盼念舊愛不嫁。處是樓十餘年。嘗題詩見志。白樂天賡和之。復贈一絕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世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快快旬日不食而卒。

易馬

異聞録。酒徒鮑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于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紫叱撥。馬名。又蘇東坡謫黃州。臨行有蔣運使餞公。公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隨去否。公曰。欲還其母家。蔣曰。公去必須騎馬。我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斂衽而前曰。妾聞景公斬　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廄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因占一絕。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賤畜。胷中怨恨向誰伸。遂下階觸槐而死。

隨鴉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忤。惟妻有過。亦以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illegible]所為。一日大中[illegible]妾至。見几間有紙筆。信手[illegible]一[illegible]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illegible]而死。

通意韓翃

翃音宏

異聞録。昌黎韓翃。字君平。有詩名。落托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李生居之別第。而館翃于其側。柳氏遂得通意焉。李生後知韓意。遂以柳贈韓。又以資三十萬佐韓之費。明年禮部侍郎楊渡擢翃上第。後別柳省家于清也。歲餘。柳氏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淄青節度使侯希逸。素聞翃名。奏為從事。及宣宗皇帝以神武反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番將沙吒利者。竊知柳名。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偶于龍首岡見柳氏。柳氏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請詰旦幸相待于道政門。韓及期而往。柳以輕素結玉盒。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韓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翃。翃

吒音乍

縵慢去聲　鞬音堅

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淒咽。有虞候許俊者。撫劍言曰。此必有故。願一效用。翃具以實告。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吒利第。伺其出行數里。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翃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倏忽乃至。四座驚嘆。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翃懼禍及。訴于希逸。希逸以事聞諸朝。詔柳氏還翃。按此韓翃。即是唐德宗時知制誥者。與韓通意乃翃少年之事。

注目李靖

唐李靖謁楊素。素有一姬。執紅拂侍側。注目于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叩門。靖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驚詰之。答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乃與俱適太原。

安石攜遊

晉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攜妓以從。

孫晟環侍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謂之肉臺盤。

任其所之

世說。晉王處仲敦。荒恣于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若如此。甚易也。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未能遣此

齊張環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桃口柳腰

雲溪友議。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後樂天年老。又病風。欲放樊素。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亦愍然不能對。遂作不能忘情吟。

仙資玉質

唐元載寵妾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仙資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載處以金絲帳。卻塵褥。衣以紅綃衣。又以瑤英不勝重衣。乃於異國求龍綃衣一襲。無一兩重。惟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往往得見其歌舞。

誦賦

蜀劉琰字威碩。侍婢十人。悉教讀書。能誦魯靈光殿賦。又世說。王丞相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賄賂。蔡公謂之雷尚書。

主書

陟音隻　郇音旬

唐韋陟字安卿。遷吏部侍郎。常以五彩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效死報主

十六國春秋。張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二人國色。並有殊寵。天錫每謂曰。汝二人何以報我。我死後豈可更為人妻。皆曰。尊右不諱。妾請效死於前。灑掃地下。無他志。

懷妊嫁人

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

回面避之

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邀琨。傳酒行炙。皆命妓。每行至琨。琨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上皆笑。

聞聲幸矣

天寶遺事。寧王有寵姬。美姿色。善謳唱。客莫得見。李白侍酒。戲謂王曰。聞王有寵姬善歌。今酒殽醉飽。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不示於衆。王笑謂左右。設七寶花障。召寵姬歌於障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翾音暄

翾風別玉

石季倫愛妾名翾風。魏末于胡中得之。年十五。容貌無與比者。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驕侈。其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翾風辯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柔。而性清涼。佩服利人精神。石氏侍兒美艷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詞擅愛。後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崇受讒。即退翾風為房老。使主群少。或作翾風非是。

玉簫遺環

雲溪友議。唐韋皋少遊江夏。居姜使君之館。有小青衣曰玉簫。年七歲。常令侍皋。後年長有情。及皋歸覲。與玉簫約曰。後七年再來取玉簫。遺以白玉指環。并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逾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殞。後十年。皋理蜀不替。因作生日。東川盧八坐中。送一歌姬。未滿破瓜。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玉簫也。

立指

崑崙奴傳。唐大曆中。有崔生。其父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發言清雅。一品命妓引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命坐與語。遂命衣紅綃妓者。擎緋桃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因命紅綃妓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云。記取。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日不暇食。但吟詩自娛。時家中有崑崙磨勒。曰。郎君心中有事。何不報老奴。即當為郎君什解。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又白其隱語。磨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者三。數十五指。以應十五之數。胸前小鏡者。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

暨音棲

磨勒乃于十五夜撾殺一品宅守院猛犬。三更時負生逾十重垣。入第三院門撥簾而入。後又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之家守御寂無有驚者。遂歸學院匿之。按一品卽郭汾陽公

破顏

唐杜牧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閑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多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坐客達意。願預會。李邀之。既至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問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乃自飲。起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

紅粉一時廻。意氣閑逸。傍若無人。

納沈述詩

麗情集。張好好善歌。為沈述師著作。以雙鬟納之。

贈鄭還古

沈眞眞。柳將軍愛妓也。以贈鄭還古。

屛姬待杞

唐盧杞鬼而藍色。郭子儀病甚。杞問疾。將至。子儀乃屛姬侍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杞外陋而內險。婦人見之必笑。使此人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出妓宴京

見翰林學士。

呼盧易妓

開元遺事。嚴續相公有歌姬。唐鎬給事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屛氣六骰數巡。唐采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公悵然遣之。按續字興宗

出貲嫁姬

言行錄。宋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

晚年有蔽

唐杜佑字君卿。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

有所蔽云。

暮年不留

宋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熙載濡筆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封還。尚冀改竄。熙載不許。亟以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

于泥金雙帶而去。詩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逢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子京仲紙

宋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于本任。[illegible]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脩唐書。望之如神仙。子京多内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俱不敢服。忍冷而歸。

李愿家藏

唐寶曆中。太尉李愿晚得一青衣。乃邑中之尤者。字之曰。女寶。及愿老。乃曰。今老矣。家藏一女寶。曾不問非臣所宜知得善文者。希一表進之。吾無恨矣。

世衡出掩

宋种世衡知環州。胡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恐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羌有叛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逢吉強留

唐太和中。劉禹錫為御史。分務洛京。有一妓甚麗。為衆所知。時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衆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信宿耗

懣音門　幌音晃

絶。劉怨嘆不已。遂憤懣作四章。以擬四愁詩投獻。其一云。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將紅淚灑窮泉。其四云。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幌暗想空相憶。書幌誰憐獨苦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李得詩。但含笑曰。詩大好。

晉卿畫逐

兩清詩話。宋王晉卿謫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絶。不知流落何許。二年内徙道過許昌市。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問之。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成章者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絶。春鶯休囀沁園花。

聲音清高

世説。魏武有一妓。聲音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

軀幹肥偉

蘇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肥偉。豪特所鍾

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囀。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秋娘沒入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李錡叛。沒入宮。又放歸。

朝雲隨遷

蘇子瞻朝雲詩幷序。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子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

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詩曰。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應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按朝雲姓王。本錢唐名妓。子瞻宦錢唐。絕愛幸之。納為常侍。

雪兒協律

北窻瑣言。雪兒。李密愛姬也。每賓朋文章有奇麗者。即付雪兒協律歌之。故韓宗詠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付雪兒歌。

蒨桃呈詩

宋寇萊公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

（蒨音倩）

闋。贈之東綾。侍兒蒨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東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影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豔歌。

萬轉千回

唐貞元中。張生與崔氏女鶯鶯往來。後棄之。鶯鶯已委身於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竟不見。元稹嘗為作鶯鶯歌。

四絃三弄

宋王晉卿詵有二女奴。名穠李。昭華。黃魯直嘗改竹夫人為青奴。有詩云。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夜涼。

上元出遊

（鰕音蝦）

古今詩話。遊鰕。浙人。有美妾。洵計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妾為鶴林之遊。州帥見之。掩為己有。明年鰕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聞之。乃遣還。

上元侍飲

宋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其尤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

浪歌搖日舞羅花敓縫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illegible]

○炎海清涼

東皋雜錄。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詞幷序。定國歌兒名柔奴。姓宇文氏。家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是家鄉。因為綴詞曰。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豪門迎致

元楊廉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鐵鶴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理家。蓄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一致

天游屬意

詹天游蒼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楊震有十姬皆絕色。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天游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于粉兒。口占一詞。淡淡春山兩點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眞個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眞個銷魂也。

持正傷心

宋宰相蔡確。字持正。貶新州。有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

甚慧。公每呼琵琶。即叩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及琵琶亡。一日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公感傷成疾。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悒悒不樂。久之亦終。

侍姬溪山

復齋漫錄。龍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服騎馬至溪山佳處。輒住終日。見者以為異人。然季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蘇東坡有河東獅子之戲。則知季常蓄二女侍以遠遊。及暮年。甘于枯寂。蓋有所制然耳。

執事左右

宋王荊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荊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又不足。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買妾非時

宋張子野。名先。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守杭。蘇東坡為倅。述古令東坡為子野作詩。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按燕燕。唐張祐妾名

嫁妾非偶

荆渚田氏侍兒名國香黄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郎留荆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為隣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閒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山谷因賦水僊花寓意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黄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

禁妾作妝

唐崔樞夫人治家嚴肅容儀端麗不許羣妾作時世妝

敎妾自飾

宋司馬温公從龐潁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敎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潁公知之對友稱其賢一說妾至書院思所以動公取一帙問曰此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即賜從吏

史記漢袁盎以太常使吳吳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盎自為吳相時從史私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

鴆　沈夫

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盎乃驚謝司馬遁以刀决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衣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按盎楚人字絲

不阻諸生

湘素襍記韓熙載本高密人李後主即位頗疑北人至宥鴆死者熙載恐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集妓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所受月俸即散為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反以為喜然日不能給遂弊衣履作瞽者持獨絃琴隨房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妓出入或竊與諸生揉襍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及有夜奔客寢者客為詩曰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着衣裳時人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

選士嫁姬

唐李翺尚書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遽命更舞衣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輿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按韋左司韋應物也建中初改左司郎中韓夫人翺之妻吏部愈之姪女

擇壻遣妾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其妻為置一妾妾色美麗仲說詢其父名姓女對曰妾范復初之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

子此。仲說惻然淚下。語其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為妾。即召其母。令擇壻。仲說具奩遣送。郡人稱之。

○外祖孫

爾雅。母之考為外祖。母之妣為外祖母。女之子為外孫。

讀記

（惲音蘊）漢書。楊惲字子幼。其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又云遷於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以司馬遷外孫故也

得書

唐蔣乂。字德源。常州人。幼從外祖家學。得其書。遂博覽強記。

為甥解忿

東漢樊重。貲至巨萬。而賑恤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勸甥緝歡

劉宋蕭惠開。思話少子也。初為秘書郎。意趣與人不同。其著作並名家年少。蕭與比肩三年。未嘗共語。其外祖劉光祿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正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少傷多異。以取天下疾患邪。蕭曰。人間宜相緝和。誠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作佞人。畫龍[illegible]多怍耳。

棄滯廣咨

諸葛亮誡外孫曰。大丈夫之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扶床坐膝

韓集。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床坐膝。嬉戲歡爭。元集。云扶床小女君先識。應有此此似外翁。

慶鍾羊祜

白集。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按羊祜中郎蔡邕之外孫。琰之子。續之孫。

韻似袁公

梁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之。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亦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甯氏出甥

晉魏舒字元陽。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舒位至三公。

趙氏出甥

宋趙[illegible]之姑適虞綜。生四子。[illegible]及[illegible]時稱[illegible]

宋[illegible]嚴訓

[illegible]甫纔三歲而孤[illegible]外祖[illegible]

[illegible]督以嚴訓纔令左右[illegible]杖[illegible]對之流涕

由是博涉經史。

純仁推恩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於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中書論辯得罪。純仁亦坐黨人謫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朴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後以純仁遺恩補官。

孟嘉外孫

陶潛作晉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君諱嘉。字萬年。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採行事。撰為此傳。

謝安外孫

晉袁湛少有雅操。為外祖謝安所知。以姪玄女妻之。

外祖稱賞

晉荀勗少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曰。此兒當及其曾祖。

外祖見期

唐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程公遺事

蘇子瞻記外祖程公遺事。紹聖二年。三月乙日。某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淒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亦庶幾[illegible]

祝公遺事

朱晦庵記外大父祝公遺事。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好善聞于州郡。生業幾有郡之半。時稱祝半州。有諱景先者。字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於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

李勣外孫

唐溫造字簡輿。上愛其才。問家世及年。造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六。帝奇之。

介甫外孫

王介甫贈外孫詩。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

劉晏外孫

唐潘孟陽之母。劉晏之女也。

張岱外孫

梁陸倕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角集三卷終

晜音昆

山堂肆考親屬第四卷

○舅甥

爾雅。母之晜弟為舅。母之從父晜弟為從舅。又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而生也。左氏注。姊妹之孫謂從孫甥。

出封謝邑

詩大雅。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此周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遠送渭陽

詩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注云。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

與舅同心

見河。

與甥共事

晉何無忌少有大志。舅鎮北將軍劉牢之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桓玄聞義軍起。大懼曰。劉裕一世之雄。勇冠三軍。劉毅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得備彌甥

左哀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曹氏也。季桓子之外祖母。肥季康子名。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自稱皇舅

隋呂道貴。文帝之從舅也。凡與人言。自稱皇舅。

同為洗馬

史記。漢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為太子洗馬。

奏試主簿

宋周濂溪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學士鄭向奏。試將作監主簿。

別墅乞甥

晉謝安與姪玄賭別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爾。

鄠音戶

鄠莊賜舅

見莊。

蕭勵愛甥

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性聰敏。為舅平光侯蕭勵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來知名。當出吾右。

季元託女

韓充依舅季元元為河陽節度使署充為牙將曰我知吾舊矣吾兒不才不足累卿二女方幼以為託後元歿充為嫁之

與甥同遊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與吾外甥並坐烱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映人嘗從豫章至都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歿時人謂看殺衛玠按玠曜之孫恒之子璪之弟

與甥俱達

六帖唐郝處俊事諸舅謹甚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

稱甥風流

六帖王悅字元達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俊望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按甯字武子

許甥器識

晉鎮南大將軍劉弘乃應詹之祖舅詹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當代老子于荊南矣

不忍致法

漢書丞相翟方進劾紅陽侯立懷奸邪亂國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

不敢亂法

王師範舅殺人其家訴之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進

為立家産

（异音異）唐姚崇外甥任异少孤養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産謂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命與其子同名冀無以別也又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非疎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悉給廩祿

六帖裴守真因關中旱悉以廩祿奉姉及諸甥

等于子姪

南史丹陽徐湛之素為彭城王義所愛雖為甥舅恩過子弟又六帖王佖（佖音弼）乃李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晟視佖與子姪等其給與過之

倚為腹心

六帖竇軌以甥為腹心嘗夜出呼甥不時至斬之

名著當時

晉劉輿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也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賢歸盛族

（郴音琛）杜甫送舅錄事攝郴州詩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怨舅訞謗

摭言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也。怨公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真珠寶朝遊玳瑁筵。按真珠。公侍妾名。

選甥坐貶

唐王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以不先上言。坐貶。

戲舅無禮

南史陳郡謝重。王相之外甥也。重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袁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戲調其舅。湛不堪曰。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無禮可謂兩世無渭陽之情矣。絢有愧色

誣舅着緋

唐書李子慎。誣告其舅。獲五品官。其母見其着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助舅爭豪

世說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

斬甥非罪

六帖。劉昌靈陵之圍。令守陴内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内顧。命下斬之。士有死志。史臣曰。勸兵乘城。方與賊抗。所賴者。惟賞罰明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志必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以甥為嗣

唐司空圖無子。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推甥為官

張克勤為左環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寬。直劾曰。克勤亂有司法。引被他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之。遂著于令。

甚修甥禮

郄音隙

世說晉王子敬兄弟見郗愔。躡履問訊。甚修外甥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愔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按郗超字嘉賓。愔子也。有盛名。且寵于桓溫。故子敬因超敬愔。

有似舅形

世說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悅。注云。豹奴。桓嗣小字。嗣字恭祖。沖之子也。

助討橫江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東江。策因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注云。願助舅。策之舅吳景也。

諂出豫章

晉孝武太元中。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八座啟道子加殊禮。中書侍郎范甯等。為帝親信。數進忠言。補

正闕失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

女妻沈甥

沈鸞字廷元少有高名舉茂才其舅陸稠以女妻之公府辟為別駕從事

女妻程甥

宋彭思永程明道之母舅明道年十二三思永見而奇之許妻以女

類舅風韻

陸果舅張融有高名果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得舅圖書

朱梁時温韜盜發昭陵石函鐵匣中所得前代圖書及二王真跡甚富後韜死从其甥鄭元素盡得其圖書真跡避禍南徙隱居廬山青牛谷中四十餘年

○內外兄弟

兩姨之子為外兄弟姑舅之子為內兄弟一說舅子稱姑子為外兄弟姑子稱舅子為內兄弟

父母黨

禮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

內外屬

劉禹錫答蘇郎中論書儀我與子當內外屬當為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又隋文中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

乞封蔡襲

羊祜進爵乞封舅子蔡襲

嘆異紹安

孔紹安閉門讀書數十萬言外兄弟虞世南嘆異之

知晏必敗

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知晏必敗晏饋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

舉摛充選

梁方為晉安王選侍讀太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充此選

不餞梁柳

六帖皇甫謐從姑之子梁柳為城陽太守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過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

引入王鉷

鉷音洪

唐玄宗朝戶部侍郎楊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後譖殺慎矜

奏薦李泌

唐開元中員俶九歲升座詞辯如注射帝異之曰員半千

孫固應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賜束帛勅其家善養之

侮嫚彥昭

唐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憾之至是凝為兵部侍郎彥昭為相彥昭母敕婢多製履韈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曰不敢怨而凝遂得免

合謀報仇

楊阜與外兄姜叙合謀攻馬超大敗之以報殺本州刺史之讎

約會談業

黃直卿翰代仲兄作會表兄弟序此山黃東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吾嘗記為童子日外祖父母皆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于習俗迫于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所當慨念也今吾欲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于天寧之浮圖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器春蟂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皆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弟忠信相勸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晨而往戴星而歸于是重親戚厚風教其不善歟

（柈音盤　蟂音敎）

○婦翁女壻　附僚壻

爾雅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青城山記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峰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裂嶽因此又宋孫持正云俗呼人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峰丈人觀也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耳同門壻為僚壻又曰友壻京洛間謂壻為倩兩壻相謂曰婭言一人要姊一人娶妹相亞次也

壻必成材

東漢陶謙字恭祖年十四綴帛于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甚悅因許與女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何可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溧陽侯

壻將居座

見海抱板泛海。

謀殺婦翁

祭音債

左桓十五年祭仲專。鄭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離間婦翁

晉謝安壻王國寶。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

不拜妻父

陳涉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父怒。不辭而去。

當敬婦翁

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女夫乃是兒例。奈何不敬婦翁。

二壻足歡

周瑜字公瑾。為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二人為壻。亦足為歡。

七壻皆貴

唐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趙縱其一也。

壻為心膂

宇文泰諸子皆幼。稚以諸壻為心膂。

壻作文奏

六帖。崔行功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

佳壻

郗音希

晉王羲之。導從子也。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覩子弟。門生歸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各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餅。獨若不聞。鑒曰。此佳壻。及訪之。乃羲之子也。遂妻以女。

快壻

瑀音與

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壻。意在延明。設一席曰。吾有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而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快壻言快意之壻也。

不用為守

見薦舉。

不聽補吏

五代周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材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顏音上声

錢仆其顏

昔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戎然後乃歡

財付孝基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就食亦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産悉歸之

玉潤氷清

樂廣字参輔時人謂之氷鏡壻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

時人謂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

文振道大

臨川集昔韓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

不開書疏

唐劉晏方任權而潘炎乃其壻也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炎有古人之節

常誇珍玩

垍音忌

國史補張垍尚公主在翰林常以珍玩誇於同列張說曰此乃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白去内職

唐權德輿為相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去内職憲宗嘆曰德輿乃有佳壻我反不及耶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

悉還贐物

鉉音遠

馱音駝

唐宋遺史韋皐字城武京兆人張延賞累代台鉉選壻無入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韋皐曰此人貴無比以女妻之皐性跅弛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皐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辭東游張氏女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皐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册而已後五年皐擁節旌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代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翺入莫敢言至大回驛人有報曰

代相公者韋皐非韓翺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惕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殺之

謂翁信癡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如此論但晚合耳

謂翁可意

見女

悉力營救

唐杜黄裳初不爲婦翁韋執誼所禮及執誼敗黄裳悉力營救既殁表還其柩葬焉

大嘉獎挹

唐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人歸重李頻亦能詩走千里丐其品題合大嘉獎挹以女妻之

無如於陵

見主簿

無如舜欽

宋杜祁公衍有女其夫人鍾愛必求佳壻衍曰文章器業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按舜欽字子美耆之子易簡之孫

禮重崔樞

唐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又以一女嫁幕容崔樞禮重之過於彧彧怒遂附于張延賞

受薄彥允

孔帖韋皐見辱于張延賞崔圓受薄于李彥允皆丈人子壻也後韋爲西川交代崔赦李娣死韋皐事見前

閲翁圖籍

談藪楊玠娶慱陵崔季讓女崔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玠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遂令檢之玠抑腰曰已藏之經笥矣

得翁句法

宋謝師厚方爲其女擇對見黄山谷詩曰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往求之然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illegible]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富商見識

唐王琚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illegible]富商家富商識其非庸人以女妻之

處士見奇

五代史姚覬少蠢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

性似乃翁

宋呂公著壻范祖禹呂希哲壻趙演二人性氣酷似乃翁

夢爲子壻

蘇東坡哭王子立云予爲徐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爲徐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故詩云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先成兆清言未得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咄咄真相逼諸生敢厲行

名位風節

宋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于擇壻如趙參政昌言之壻爲王文正公旦王文正公旦之壻爲韓忠憲公億呂惠穆公弼之壻爲韓文定公忠彥李侍郎虛己之壻爲晏元獻公殊殊之壻爲富文忠公弼與楊尚書察富文忠公弼之壻爲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爲賈文元昌朝與曾宣

靖公亮其後翁壻名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未之有

性行家法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家法何如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壻苟不肖今雖富貴安知後日不貧賤乎

蔡侯息侯　已下僚壻

左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嬀音歸

子路子瑕

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俱娶韓女

李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皆為愈子壻

俱娶盧女

唐光韓愈俱娶盧貽府君女

同為曹壻

謝誨庾登之俱曹氏壻誨為荊州刺史請登之為長史登之意甚不愜故到任殘初無感謝之言

同為薛壻

宋王拱辰歐陽修同為薛簡肅公子壻後歐為叅政吏擬拜拱辰為僕射歐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任宰相者盖王文李文靖歐主范文正其黨不同故也

同為牛壻

唐牛僧孺長女適苗愔次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鄭叔四人為友壻

同為張壻

宋張方平子恕娶滕達道第五女與何洵直王澳之並為友壻

同為李壻

宋李昌齡長女妻范仲淹次女妻鄭戩

同為程壻

宋席延年與李正臣俱娶程珣女

○宗族

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按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也夏侯歐陽等以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周道既東棄其九族故作葛藟以刺平王不親九族骨肉相怨故作角弓以刺幽王

明長幼

禮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辨親疎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注云三族父子孫也又漢書注以父族母族妻族為三族

根音真

公族

詩周南麟之趾振振公族又[illegible]

族

后族

初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嫁娶必多資謂之[illegible]
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修氏族志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
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
俊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升降去取時稱允
當至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以為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
請改氏族志為姓氏錄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
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
人謂之勳格

四會三會

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
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
食服盡則不及焉非繫族而會食也

大宗小宗

禮大傳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注云別子為
祖者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為宗
者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為
小宗者謂父之嫡子也兄弟尊之故謂之小宗

三輔冠族

北史韋朗字友規世為三輔冠族

四海望族

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崔盧鄭王等為冠其後唐太宗嫉
山東人自矜門地既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
勳臣家而魏徵房玄齡李勣世勳皆盛與為婚常左右之
義府為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高宗禁其
弊詔山東六族不得自為婚姻然終不能禁其衰宗落譜
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

列國大族

种音充

列國齊大族二懷與田也楚大族三昭屈景也趙宋山西
望族惟种姚二家子弟各不相下

近世新族

剟音折

唐孔至明世族學與韋述蕭士穎柳冲齊名撰百家類例
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剟去之說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
族姓何預若等而妄紛紛耶

幸得末屬

漢成帝時王氏愈盛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
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
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已為路人

韻語陽秋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予於長沙公為族祖同

山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感彼行路眷馬跔躅盖深傷之也杜子美贈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公及濟之事尊祖之義掃地矣

爭先後

晉王導與諸葛恢戲爭氏族王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能勝馬乎

尚姻婭

唐柳冲論尚姻婭者先外族後本族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

陸顧朱張

世說吳四姓舊目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吳郡有陸顧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為盛

崔盧王謝

唐高士廉定氏族以崔幹為第一太宗曰昔齊據河北陳據江南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天下為一何容納賂舊門仍以貴婚為榮乎

王氏兩派

王氏于晉為盛門而有兩派一派漢王霸之後有王融融二子祥覽從兄雄雄生二子渾乂渾生戎封安豐侯乂

生衍為尚書令覽六子長子裁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逸少此瑯琊臨沂王氏也一派漢代郡守王澤之後澤生昶昶四子渾深淪湛渾四子尚濟澄汶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世封藍田縣侯故時稱述為王藍田此晉陽太原王氏也以後王姓者皆出此二族云

裴氏三眷

五代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又氏族大全裴遵從光武平蜀曾孫茂為侍中又為尚書生二子長曰輯號東眷次曰嶽號西眷嶽曾孫天明號中眷

五屬

漢匡衡傳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即五族也

六親

北史張普惠傳三從九親別疎昵之序五服六親等衰麻之心

韋氏會法

謝昌國善勸錄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一月一會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亦須更相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近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也

崔氏家法

見兄弟

九世同居

唐張公藝。壽張人。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四世同居

隋劉君良。四世同居。宋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

宗稱太傅

劉宋謝康樂。稱謝太傅安為宗衮。

姑事女巫

唐趙彥昭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宗時。有女巫趙氏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認為同宗。以姑事之。其得宰相。巫之力也。

遙遙華冑

南史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閔子騫。昌寓掩口而笑曰。遙遙華冑。

悠悠世祚

唐高儉傳贊。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世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夫墳墓子孫猶挾譜錄以示所承。而閥閱顯者。至賣婚求財。汩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不肯假蔭

六帖。李懷遠少孤。宗人欲其籍高蔭。懷遠退謂人曰。因人之勢。高士之恥。假蔭而官。豈吾志耶。

求與同譜

唐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與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其地有旺氣。故世多衣冠。及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以通水利。杜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乃止。自是南杜遂不振。

恥與共宗

唐李抱玉本姓安。名重璋。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詔賜姓李。

恥與為婚

唐高士廉傳。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為望族。恥與諸姓為婚。

尊為父兄

六帖。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及義府謫普州。亟削去。

呼為叔父

六帖唐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有詩名威還[illegible]賄遺自叙宗姪呼為叔父

好矜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為親戚或遇之曰與豐邑公相何親遽曰再從伯父戲者笑曰若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豐邑坊乃造凶器出賣之所也又林蘊為人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其君與林放問禮之本優劣如何其人俯首不能對

妄認

五代唐郭崇韜為樞密使用事自宰相竇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

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

乞列屬籍

六帖唐李叔明本姓嚴氏少孤養外家冒姓鮮于叔明初不知意醜之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又韋嗣立與韋后屬踈帝特詔附屬籍

○遜還告身

宋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

異派同根

唐李密與庶祖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

殊鄉異井

黃山谷贈黃威之曰予之竄嶺南道出瀟湘見主簿君益陽黃威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於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而後相識亦可悲也

○義田

宋錢公輔為范文正公義田記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義學

朱元晦為玉山劉侯義學記今士大夫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為州災害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于六品家雖溫而產未至于千金其所以用心乃如此可謂賢遠于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而非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

派在姑蘇

筆談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其嘗遊此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系出婺州

黃山谷作黃育字序。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婺州之黃。由
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字相近。復以兄弟合宗

出於高陽

蘇明允族譜引。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
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
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
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

出於夏禹

歐陽修譜圖序。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
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於
允常。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彊。為
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孫。分散爭立。皆受封于楚。而無彊之
子蹄。封于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
為氏。當漢之初。有仕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此。或居
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
為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居渤海之顯
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々歐陽堅石者是也。

山堂肆考人品第五卷

○忠臣

韓詩外傳。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
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
也。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
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左傳。忠為
令德。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

匪躬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竭力

左傳九年。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
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不事二君

蠋音蜀

史記。燕人入齊。聞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三十里無
入。使人請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
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
而耕于野。國既破亡。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
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于樹枝。自奮絕脰

脰音豆

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
位食祿者乎。

不事二姓

王莽簒位遣使奉璽書印綬馳馬迎龔勝勝不受曰吾受漢家高厚之恩無以仰報豈以一身事二姓哉

季孫相魯

左成十六年晉人執季文子舍之于苕丘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

○張良為韓

楚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綱目發明前此良已歸韓矣至是韓王見殺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為韓之心益暴白於天下矣

○勃蘇晝吟

戰國策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棼冒勃蘇對曰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遂以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戰于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注云瘨仆殫氣絕也

贏音盈
瘨音顛

許肅夜哭

許肅列傳肅為晉愍帝侍中劉聰陰行鴆毒帝食之心悶欲見肅肅馳詣帝前帝已不能語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床帝遂殂肅晝夜號泣哀感異類

縮高全義

綱目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為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令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屈原盡忠

文選楚屈原竭智盡忠蔽障于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以決疑故作卜居

○諫吳許成

史記越勾踐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伍子胥諫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氏還報吳王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抉音厥

、誑楚解圍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臣請誑楚。乃乘王者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乃燒殺信

○依墻而哭

左定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秦師乃出。

過塚而哀

東漢鮑永。字君長。行縣過更始塚。引車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獲罪司隷。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

弘演納肝

呂氏春秋。狄人殺衛懿公於滎澤。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因出其肝。以內公之腹。

申蒯斷臂

劉向新序。崔杼弑其君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毋內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而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列令入。申蒯援劍呼天而[illegible]

解衣伏質

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遷太后于雍萯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容茅焦請諫。王大

嫪芳去声毐音藹萯音倍

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遂行至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向秦者。竊為陛下危之。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正冠坐齋

劉宋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設饌。鎖送平城。魏主宥之。待為下客。

漆身吞炭

見市。

○嚙雪咽旃

漢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不從。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杖節牧羝。節旄盡落。流匈奴十九年。及還。鬚髮盡白。

不謀舊國

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放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隷。況昭王後嗣乎。

不忘本朝

唐李世勣父蓋爲竇建德所虜。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因誅侯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illegible]拜建德上地歸唐。建德父之不至。遂與郭孝恪帥數十[illegible]奔唐。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世爲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乃赦之。

不用王氏祖臘

見臘日。

不受高氏辟署（[illegible]）

朱梁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西魏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陋。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呼曰前輩。按依政西魏縣名。屬邛州。震邛州依政人

奕世忠義

彤音同

蜀志。先主退軍義陽。傅彤斷後拒戰。兵人多死。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其子僉爲左中郎將。後爲關羽都督。景曜六年。臨危授命。論者嘉其奕世忠義。

一門忠義

嵘音嵗

梁侯景使侯子鑒陷吳興。或勸吳興太守張嵘效袁君正逆降。嵘嘆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嵘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嵘曰。吾[illegible]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綱目發明[illegible]張嵘明于處死。遂使一門爲忠義之鬼。其視袁君正之徒。真狗彘之不若也。

引弓射景

梁侯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嘗置諸左右。及景反。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綱目書法。侯景之亂武帝子孫臨難無愧。永安侯一人而已。

奪笏擊泚

唐朱泚反。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段秀實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而中其額。濺血灑地。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

出身狗主

周赧王時。楚頃襄王病。黃歇侍楚太子完於秦。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

怒欲斬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

○以身衛帝

晉惠帝永興元年東海王越奉帝征成都王穎穎遣兵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前侍中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于草中亡六璽

受劒斷鬚

范曄後漢書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為隗囂將苟宇等所刼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宇賜以劍序受劒

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污土遂自殺

引刀刺心

唐田布度軍且亂嘆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必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書於從事李石乃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死

恥復仕宋

陶潛自以先世為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示不臣劉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太尉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休之休之上表罪狀裕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地下耳裕視書嘆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注云休之嘗為平西將軍故云

哭昭烈廟

魏鄧艾將兵至成都漢後主遣使奉璽綬詣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勑姜維使降漢遂亡

哭玄元廟

見將帥上

造棺置廳

魏立貴妃高氏為后高肇益貴重用事怨聲盈路群臣宗室皆卑下之東平王元匡獨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竟貶其官後肇伏誅元匡為中尉復治故棺奏任城王澄罪狀廷尉處以死刑詔削官爵而以侯剛代之郎中辛雄奏曰匡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寬之于後由是復除匡為平州刺史

懷節詣闕

唐以夏侯端為秘書監安撫淮左時河南之地皆入王世充惟杞州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晝夜兼行得達宜陽詣闕見唐祖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王復以為秘書監

追還子女

魏以崔楷為殷州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後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賊至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

不顧二兒

綱目王世充選驍勇集洛陽屈突通二子在洛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往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嘆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為郡乞師

唐玄宗時安祿山反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且願資以粟帛器械真卿

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辭之萼就館後為書説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兵六千借之

為國討賊

唐安祿山反常山太守顏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將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為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祿山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不杲卿含胡而死又御史中丞盧奕杞之父也留守東都聞祿山之亂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及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因數其罪臨刑西向再拜罵不空口

臥起抱符

宋洪皓在金虜抱印符臥起十五年金人啗以美官略不動心身雖在虜心不忘宋嘗以大讎未復為恥

臥起懷印

宋朱弁副王倫使金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

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暴疾以死。死不腐矣。倫辭以受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恐饑待盡。誓不為屈。

昴發書几

宋池州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昴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昴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延江陰。遣人納欵。而陽助昴發為守。昴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元兵薄城。昴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於從容堂。

萬里扁亭

元兵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死。故相江萬里死之。初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

縱火自焚

（瞠音撐 㬎音顯）宋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帝㬎德

祐二年。元伯顏次師皐亭山。以帝與皇太后全氏及福王等皆北行。應鑣與其子鄉貢士曰琦。曰崧。女元娘。誓不從北。太學乃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殽。祀飛祠。曰。天不祚宋。社稷為墟。應鑣以死報國。誓不與諸生降虜。乃率子女入經德齋。登梯雲樓。積諸房書冊。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見火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鑣父子儼坐如塑。驚報諸僕。壞壁撲滅之。鑣得不死。與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瞪音棖）之。翌日得尸於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為具棺殮。殯于西湖金牛僧舍。

酌酒自縊

宋欽宗至自金營。遣劉韐如兩河割地以畀金。金人使韓正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又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使親信持歸報其子羽。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自縊。

引頸受刃

（芾音拂）元兵破潭州。知州事李芾坐湘能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等皆死。潭民聞之。皆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

浮梁執弓

宋度宗咸淳七年。李庭芝使都統張順等救襄陽。造輕舟百艘。乘風破浪。直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舟蔽江[illegible]（綆音梗　栰音伐）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綆攅栰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illegible]披靡。以避其鋒。黎明至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斂葬之。

立信撫膺

宋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膺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又楊邦乂建炎中倅建康。金兵大至。公刺血書襟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文龍指腹

元軍至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求王如温

帝㬎德祐二年。楊應奎自元軍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大后遣文天祥與吳堅偕往。伯顏執天祥北去。天祥至鎮江。夜亡入真州。卽以書遺李庭芝。庭芝疑天[illegible]祥來說降也。使苗再成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天祥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庄。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温州。求二王。二王者。益王衛王也。

負帝赴海

（昺音丙）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㬎及衛王昺楊太妃等登舟。與北舟相遇。值大霧。海晦冥不辨舟。得以進。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得驚疾而崩。羣臣陳宜中輩多欲散去。陸秀夫與衆共立衛王。後遷于新會之厓山。元張弘範襲厓山。世傑兵潰。秀夫負帝赴海死之。宋遂亡。時御舟一白鷴奮擊哀鳴。與籠俱墜水以死。

山堂肆考人品第六卷

○功臣

周禮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封于營丘

周武王克商封功臣謀士以師尚父為首封于營丘是為齊

封于曲阜

武王封周公旦于曲阜是為魯召公奭于燕餘各以次受封

賜圭瓚

召穆公平淮南夷周宣王賞其功賜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祖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遂賜之策命

賜弓矢

左傳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獻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玈音盧卣音酉）彤赤色之弓玈黑色之弓矢千則弓十可知秬黑黍鬯香酒卣器名

紀于太常

見世官

藏在盟府

見賞賜

伐陳有功

左傳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按得臣字子玉大心其子也

獲狄有功

見薦舉

有功于衛

孔氏四代有功于衛至孔悝又有功焉衛莊公美之勒於鼎以旌之也勒鼎見禮祭統

有勞于晉

左昭三年鄭簡公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平公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汝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按子豐公孫段之父伯石即公孫段

報滅吳功

越語吳王使王孫雄行成于越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乘輕舟浮五湖

莫知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蠡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賞復楚功

吳戰敗楚師于栢舉。遂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謀復之。昭王反國。賞其功。申包胥曰。昔為君也。今君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定功臣位次

漢高祖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封酇侯。參封平陽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酈商曲陽侯云云

完功臣爵土

東漢光武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

剖符定封

漢高以陳平從征伐。數出奇計。以定天下。乃剖符定封。以平為戶牖侯。

增邑更封

光武建武中。大享將士。諸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巳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

勳銘景鐘

國語晉悼公即位。曰。昔晉克潞氏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景鐘景公之鐘也。

世奉粵祀

漢高五年。詔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初秦侵奪其地。使社稷不得血食。及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不立。至是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

圖于麒閣

漢宣帝地節中。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其人于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

圖于雲臺

東漢明帝永平中。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

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之

矜平蜀功

魏鄧艾字士載平蜀功多深自矜伐有識者笑之

論平吳功

晉武帝咸寧元年加羊祜征南大將軍初祜上疏請伐吳賈充荀勗馮紞為不可祜嘆曰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于後時哉唯杜預與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未幾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而卒及吳平羣臣皆賀上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封拜平吳功臣又策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

圖凌煙閣

唐貞觀十七年詔圖功臣于凌煙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二十四人

圖顯謨閣

宋徽宗崇寧三年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乃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

坐安社稷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爵邑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筭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於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

收復京城

唐李晟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德宗車駕還長安以晟為鳳陽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魏徵正違

唐太宗宴羣臣謂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房玄齡功也貞觀以後進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魏徵力也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德裕扞難

唐李德裕以身扞難功流社稷

安集于寘

東漢和帝永元五年以軍司馬班超擊匈奴有功詔曰先帝使軍司馬安集于寘以西出入二十三年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人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户

擊破突厥

唐太宗時突厥入寇王君廓擊破之帝大悅徵之入朝賜御馬令殿廷乘之而去又嘗謂侍臣曰君廓往擊竇建德發憤大呼目與鼻耳一時流血如此壯氣何謝古人不可

以常例賞之。後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

受孫皓請降

晉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王皓出降。武帝封拜平吳功臣。王濬王渾爭。功不已。帝乃進渾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不勝忿憤。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而所以居功則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

誘少誠歸國

唐韓全義為淮西行營招討使。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令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吳少誠歸國。其功大矣。何必殺敵乃為功耶。

功蓋一世

德宗即位。以郭子儀禦吐蕃有大功。詔攝冢宰。賜號尚父。封汾陽王。史臣裴垍稱其權傾天下而衆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

垍音寄

功被八州

見觀察。

平南唐功

宋太祖開寶中。潘美以行營諸軍都部署。征嶺南。既平。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復從曹彬平南唐。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及

征太原。討范陽。封代國公。改忠武節度使。進韓國公。謚武惠。

平北漢功

太平興國中。以平北漢功。齊王廷美進封秦王。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曹彬兼侍中。白進超崔翰劉廷翰田重進米信等。俱進秩有差。

迎鑾功

五代梁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號迎鑾協贊功臣。

啟運功

唐孔緯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啟運功臣。

○義士

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士不以存亡易心。

嬰匿趙孤

史記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吾為其易。子為其難。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以文褓匿山中。嬰謬謂諸將曰。吾知趙孤處。諸子發兵隨之。公孫杵臼謬呼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為匿十五年。因韓厥立之。是為趙武。程嬰自殺曰。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為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

成匿李孤

見姊妹

與祿助蒸嘗

唐柳仲郢先為牛僧孺辟客後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尹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奬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大中朝李氏有無祿仕者仲郢方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蘓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為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于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可痛惻綯深嘆美與從質正員官

分俸贍陵替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佖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者佖嘗分俸贍給之

贖歸石父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吾方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中晏子于是延入為上客

[illegible]者霍

營歸仲翔

唐郭仲翔元振弟之子也元振以託姚州都督李蒙蒙表為判官時吳保安以仲翔同里見仲翔曰願得因子得事李將軍仲翔力薦之蒙表為掌書記後蒙與姚巂蠻戰敗沒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縑乃肯贖會元振物故吳保安欲營歸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又以官貲助之保安即委與蠻得仲翔歸後仲翔為代州戶曹保安為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曰吾賴吳公生吾今親沒可行其志矣乃為服縗絰囊骨徒跣負歸瘞墓三年後仲翔又為嵐風長史迎保安子為之娶妻而讓以官

恥漏名籍

東漢靈帝時復治鉤黨殺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專取仁義

東漢山陽高平人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傳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嘆息而去

致求乞貧民

東漢梁商字伯夏常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所得俸錢及

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載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舉柩葬貧士

元杭人王溪月名壽衍字眉叟少為道士後管領浙之開元宮時浙省都事劉時中海内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眉叟親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于德清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闕人以為難

○裴度還帶

（緹音底 楯音忍）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度一日度香山寺見一婦人置緹緺於僧欄楯上祈祝良久不取而去度追付不及待亦不至乃挈歸遲明復往寺候之婦人果至公問故答曰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一犀帶二以賂要津不幸失于此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言遂還其帶婦人請留其一公不受而還之後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

思永還釵

宋彭思永字秀長八九歲時晨出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即付之吏謝以金不受吏嘆駭而去又漁陽竇禹鈞三十無子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階側拾得銀貳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詣寺候物主還之後八公至諫議五子皆登科

散絹助親

見宗族

出金付主

唐李勉字玄卿少貧客遊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謂勉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即君自取勉許諾既葬餘金置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

○不負名賢

晉兵伐吳張巨先督沈瑩諸葛靚等逆之牛渚吳軍大敗靚欲遁去使迎巨先巨先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何故自取死巨先流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遇今以身殉社稷復何所遁耶莫牽曳我靚流涕放之去數百步見巨先為晉軍所殺

巨先悌字襄陽人仲思靚字誕之子

為殯孤嫗

晉劉驎之字子驥盛德為當時所推百里外有孤嫗病將死語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子驥親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

收養孤弱

吳陸瑁字子璋丞相遜族弟官至選部尚書與同郡徐原素不相識原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為起墳收養其子又從父績早亡一子一女皆數歲瑁迎養至長乃別

叩解鬬爭

嵇康高士傳高鳳字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米囷濟之

囷丘上声

吳魯肅以賑窮為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告資糧肅家有二囷米各二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結定僑札之分按僑札子產季札也

○麥舟助喪

曼音萬

宋范純仁少時父文正公遣到蘇州販麥五百斛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舉留滯丹陽純仁即以麥舟付之單騎竟歸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否公道曼卿事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

乞人塡門

東漢尚書令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塡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刺客守墓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宋主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屛人語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乞分食邑

魏曹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眞乞分所食邑封二人子詔褒美之

○為置産業

張裔字君嗣與楊恭友善及恭早死遺孤尚未成人裔迎與分屋而居同事恭母恭子長為置産業使立門戶

請兵赴難

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

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洪時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雍丘遂潰超自殺洪怨紹絕不與通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嘆息

請獄明究

晉惠帝時宦人孟玖有寵於成都王穎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右司馬陸機固執不可玖深怨之及長沙王乂奉帝與

踝音瓦

潁戰玖弟起為小督不受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歿玖疑機殺之譖於潁曰機有二心於長沙潁怒使牽秀收機殺又收機弟雲及司馬孫拯下獄以拯嘗勸機殺超也玖扶潁入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劉鄴申冤

唐李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為復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劉鄴乃申其冤復其官爵世高其義。

○多祚誅逆

唐張柬之將誅二張以李多祚素有節槩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豎擅權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答曰苟利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柬之遂與定謀以敬暉李湛為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張易之張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輒首請歸死后病臥顧李湛曰我遇而父子

不薄亦豫是耶。

恐負翟黑子

見東宮官。

惎音忌

○不負賀拔惎

唐王丞相起字舉之再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為友惎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通意敏中使與惎絕復約敏中為具敏中許之既而惎果造敏中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呼左右召惎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具言于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餉錢濟餒

劉宋劉凝之隱居荆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頃刻而盡

○歛錢治裝

宋王回哲宗時為睦親宅講書與司諫鄒浩善劉皇后立浩論之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獨歛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詔下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對曰嘗預此不敢欺也

收葬生骸

益部耆舊傳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書生病甚生

珏音角　[illegible]音上声　[illegible]音雖　[illegible]音節

曰我命須臾腰下有黃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葬骸骨未聞姓名因絕怏責一斤以給棺槨九斤置生棺下後怏大度亭長有駿馬馳入亭而止大風吹繡被墜前怏乘到雒縣馬逸入他舍主人曰此我家馬也因問所由得馬怏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怏因言葬書生事主人悵然曰我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

○收瘞陵骨

宋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母元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怙寵橫行率其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棄骨草莽間珏

聞之痛憤乃貨家具并行貸道得白金具酒醪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乃斲木為櫃復以黃絹為囊各置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各絕地以藏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一白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元珏出觀燈歸忽坐寐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吏來告曰王召君因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數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珏乃陛陛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寠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而出遂寤明日見總浮屠敗以死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未幾越有袁治中為子求師有以珏薦者一見置賓館禮敬特加情款益篤且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寠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愜珏後獲三子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

選士嫁舞女

見寵妾

具貲嫁侍婢

輟耕錄錢伯全嘗納一女鬟丰姿秀雅其室勸伯全私之伯全正色曰我所以置此者欲侍巾櫛耳汝乃欲敗吾德耶具貲嫁之

必匿盧子遷

北史魏中書生盧度世字子遷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逮羆長子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以死卒無所言及魏主臨江問宋使者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使者曰不聞魏主乃赦度世後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郎度世乃為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終養王仁輔

元處士倪瓚字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于貲元鎮厭棄紛華清脩好義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為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愨當世稱之

壞室出喪

金兗州平陰人王去非。嘗就舉不得意。即屛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輙分惠於人。比隣有喪。忌東出西。此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蠶室。使南出。

○傾囊辦葬

宋查道字湛然。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道。親戚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無以葬母及兄。將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又嫁其女。

山堂肆考人品第七卷

○名士

左傳。令名。德之輿也。荀子曰。君子務積于身則貴。

名起之如日月。

天下高士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天下奇才

諸葛亮伐魏也。田渭濱。有星隕營中而卒。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司馬懿按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唐杜甫詩。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

名重天下

初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嬰有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爲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名稱郡中

漢洛陽人賈誼。年十八。名稱郡中。河南尹吴公舉之

關西孔子

東漢楊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又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收之父也。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之功作國僑贊。其後才名益著。裴獻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見其人。今復見薛君矣。

江左夷吾

晉渡江之後。制度草創。綱紀未立。温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譚。欣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

南州高士

東漢徐穉字孺子。南昌人。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置生芻一束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

西昌逸士

郎詠隱西昌。採樵為業。或擔入郡市。遇人買。則曰我西昌逸士。酒中人也。我既獻公所缺。公當惠我所無。

飛將軍

漢李廣隴西成紀人。武帝朝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號之曰。飛將軍。

行秘書

唐虞世南字伯施。外謹懦而內抗烈。唐太宗時為弘文館學士。上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上曰。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白馬將軍

魏麗德字令明。每戰嘗乘白馬。人謂之白馬將軍。

皂鵰御史

見御史。又唐王志情。人呼為皂鵰都督。

瘦羊博士

見臘

餓鷹侍中

南北朝魏侍中元暉。與盧昶侍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餓鷹侍中。按餓鷹侍中。雖非美名。大是的對。故存之。

號為儒宗

董仲舒為漢儒宗。又宋楊時。字中立。與游定夫謝顯道俱游明道先生之門。學有本原。行無玷缺。號為一世儒宗。

稱為學府

梁傅昭字茂遠。歷位戶部尚書。博極古今。稱為學府。

湘中琳琅

見致仕

宅南儀表

（惲音緼 惔音談）

南史柳惲字文暢。惔之弟。早有令名。與謝瀹鄰居相友善。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

令之董狐

見史官吴兢

令之韓愈

見薦與歐陽脩。

我家沈任

太原溫子昇博覽羣書。文章清婉。仕魏為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謝。梁有沈任。今我家有子昇。足以當之。

當今潘陸

徐陵仕陳為吏部尚書。虞世基一見奇之曰。當今潘陸。以女妻之。按潘陸謂潘安陸機兄弟也。

江東步兵

晉張翰字季鷹。有清才。善屬文。縱任不拘。時人號江東步兵。

方外司馬

王昕弟晞字叔朗。仕齊為并州長史。未嘗以世務為累。每遇良辰美景。登臨山水。以譚燕為事。時人謂之方外司馬。

曹劉沈謝

唐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也。

王楊盧駱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文章與王勃。楊烱。駱賓王等齊名。時稱王楊盧駱。烱曰。吾愧在盧前。恥居楊後。

江東獨步

晉王坦之字文度。述之子也。弱冠與謝安郗超皆有重名。時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又謝莊字希逸。作鸚鵡賦。袁淑見之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浙西高選

見幕官

風裁獨持

東漢李膺字元禮。桓帝時。拜司隸校尉。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人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又晉王衍口中雌黃。朝野謂之一代龍門。唐皇甫湜與韓愈文章德望。為一代所宗。人號為一代龍門。有能接見者。名為登龍門。

風節並著

宋江公望字民表。徽宗朝除左司諫。與王縉並以風節著稱。抗疏極論時政。累數百言。有云。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宗。十羊九牧。未知其孰從。願陛下不以先入已信之言。宿于心。不以未入遽告之言。拒于耳。決事如析薪。從理如破竹。上稱奇者數四。

名重軍中

五代謝彥章臨敵御衆。肅然有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整齊。相謂曰。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軍中若此。又苕溪漁隱蘇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譚笑臥江湖。蓋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之重也。

珽音挺

名播海內

世說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曰。陸遜。陸抗。是君何人。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祖父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按志字子通。珽少子。毓之孫也。

干將鏌鋣

唐李邕字泰和。揚州人。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南金東箭

東晉顧榮。人稱為南金東箭。世胄高門。

門中龍鳳

南史王僧虔戒子書曰。吾家門中。優者如龍鳳。劣者如虎豹。

廐中騏驥

杜廣初為劉景廐卒。景問其意。廣申叙有條。景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因告其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廐中有騏驥。遂以女妻之。後廣為商州刺史。又宋徐勉。字修仁。徐孝嗣見之曰。此人中騏驥。必能致千里。

北州人豪

東漢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嫉。竇武以至親操重柄。勦除奸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乎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違旦。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又皇甫規自負西州豪傑。耻不與黨人。

南陽人傑

晉鄧湛字潤甫。少以才學知名。實南陽之人傑也。

白衣尚書

東漢鄭均字仲虞。任城人。章帝建初中。徵拜尚書。數進忠言。以病告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白衣尚書。又宋仁宗時。有何羣者。嗜古好學。書嚴揚。人目為白衣御史。

青錢學士

鷟音卓

唐張鷟字文成。高宗朝。八以制舉。皆中甲科。員半千稱其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又青錢學士可對黑稍將軍。六朝于栗磾。少習武藝。材藝過人。劉裕嘗遺其書。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持黑稍。故有其號。明元因授為黑稍將軍。

稍音朔

龍駒鳳雛

見兄弟。

金山玉海

异音異

梁宋异字彥和。偏覽五經。明山賓表薦之云。金山萬丈。緣涉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武帝朝拜侍中。

名動衣冠

北齊邢劭字子才。在洛陽專以山水自娛。不暇勤業。飲讌既倦。方尋經史。時霖雨。讀漢書。五日便能誦記。年未二十。名動衣冠。文章獨步當世。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

名聞宮禁

宋王樞密曙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德初。夫人入謝慈聖宮。太后問曰。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之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子。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梅聖俞名堯臣。

願識荊州

唐韓朝宗。思復之子。玄宗時為荊州刺史。李白與書曰。白聞天下譚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景慕至此耶。

願見待制

宋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市井細民以為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

得聲梁楚

史記漢曹丘生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又鄭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閒。

知名東南

宋龍大初工詩。王荊公退居。與郭功父坐。有士人上謁。視其刺則曰。詩人龍大初。功父叱之曰。相公前敢稱詩人。令賦沙詩。頃之。即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閣筆。由是知名東南。

人中龍

晉宋纖字令艾。燉煌人。隱于酒泉南山。太守馬岌具威儀鐃鼓造之。纖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人不可覩。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

殿上虎

宋劉安世。元祐中為中書舍人。面折廷諍。人目之為殿上虎。紹聖初為章惇蔡卞所忌。遂謫嶺外。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隣。高竇雷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公歷遍其七。蘇東

坡曰。劉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

名題殿柱

宋陳恕字仲言。太宗朝為三司使。御筆題殿柱曰。陳恕眞鹽鐵使。後封晉公。

名動天闕

村普光

陳摶。亳州眞源人。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夫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毀之耳。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雍鎬間。遂喪清節。

金玉君子

宋傅堯俞字欽之。元祐中拜中書侍郎。名重朝廷。風節凛

然、太皇太后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

又章才劭、篤學能文、世稱為篤實君子、喜吟詩、有過清遠峽詩、岩頭風急樹款斜、江畔漁樵十數家、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水映蘆花。

忠孝狀元

宋鄭獬、字毅夫、皇祐五年、上御崇政殿試圜丘方澤與天地賦、擢進士第一、試前一日、上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遂得獬、

開元賢相

唐開元中賢相、前有房杜、後有姚宋、

元祐名臣

宋王存、字正仲、恂恂不為詭激、至于事所當行、確不可奪、呂希哲薦為元祐名臣。

水北山人

唐韓愈寄盧仝詩、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按水北山人謂石洪、水南山人謂溫造、

江南夫子

宋蔡用之、筠州人、天禧中登第、上萬言書、上喜曰、自朕有天下、奇才偉器、未有如用之者、出文以示諸學士曰。此江南夫子也、

眞儒者

唐裴休、字公美、能文章、善書法、為人醖藉、進止雍容、宣宗嘗稱曰眞儒者、

眞先生

宋嘉祐中有四眞之目、富彥國眞宰相、包希仁眞御史、歐陽永叔眞學士、胡翼之眞先生、又元伯顏稱廉希憲曰、眞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奇男子

北虜圖形

宋韓琦、字稚圭、所歷諸鎮、皆有遺愛、戎狄允畏公威名、凡使契丹、及契丹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後琦子忠彥使遼、北虜王問左右云、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令忠彥貌類父否、或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而去。

西賊破膽

見將帥下

[illegible]書向

後來王粲

唐蘇晉、珦之子、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嘆曰、後來之王粲

再世希夷

宋陳濂、字元德、號風岡、守正不仕。晚歲樂希夷大隱之道、人稱再世希夷

神智人

北史、史寧、字永和、少以功軍加持節征東將軍、突厥憚之曰。此中國神智人也。

忠清君

宋遊道少有氣節仕魏為殿中侍御史戒其子仕約仕慎仕素曰吾執法大剛子孫不足為師也兖州人為立生祠題曰忠清君。

山東六儒

隋竇仕榮馬光張仲讓孔寵張買奴劉祖仁皆山東文學之士也開皇初並徵授太學博士號為六儒。

會稽四族

世說會稽孔沉魏顗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顗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按長琳存字弘道奉字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服弘道之美也

大曆十才子

峒音洞

唐盧綸字允言與韓翃錢起李端司空曙吉中孚崔峒耿湋夏侯審皆能詩號大曆十才子。

熙寧三舍人

綱目宋熙寧中李定言新法甚便于民王安石薦于帝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屢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

涼州三明

東漢太尉段熲字紀明度遼將軍皇甫規字威明大司農

闓音凱

張奐字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涼州三明晉南渡後瑯琊諸葛恢潁川荀闓陳留蔡謨俱字道明號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諸葛清。

京師二穉

東漢周澤字穉朝孫堪字子穉京師號二穉。

一代風騷

唐鄭谷幼有名譽司空圖見而奇之因拊其背曰當為一代風騷又唐李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模楷故不相違。

一代冠冕

宋韓維字持國與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王荊公為四友名家文獻政事文學為一代冠冕。

六君子

鏞音容

宋理宗寶祐中丁大全既逐右丞相董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遣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四先生

礲音龍

宋陳襄字述古與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礲鐫琢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時謂之四先生述古嘗知河陽縣富公鎮河陽凡燕遊登臨必與之俱

吟詠樽俎更唱迭和。每曰。陳著作奇才也。又謝良佐與游酢楊時呂大臨號程門四先生。

北朝四雋

北魏高濟與邢穎李熙游雅號北朝四雋。又六朝何妥。字棲鳳與蕭眘俱有雋才。妥居白楊巷。眘居青楊巷。世號兩雋。又晉薛兼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為五雋。

南山三友

宋高懌字文悅。聞种放隱終南山。懌亦築室豹林谷。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

荀氏二仁

文中子曰。荀氏有二仁。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按二仁謂荀彧荀攸也。彧字文若。舉孝廉。何顒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後為曹操謀臣。及操受九錫。彧飲藥卒。攸字公達。彧從子。從曹操征伐。獻奇策十二。操曰。公達人之師表

楊家三喜

唐楊憑字虛受。與二弟凝凌俱有重名。大曆中登第。稱三楊。時謂楊家三喜。又何胤字子秀。遊會稽若耶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點為泰山。胤為小山。求為東山。是謂何氏三高。

海內一人

北史杜正玄。字知禮。耽志經史。隋世舉秀才。試策高第。時謂海內一人。

斗南一人

唐狄仁傑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嗟其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又仁傑初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所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謂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八司馬

唐元和初。劉禹錫程异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文而進者。及叔文敗。八人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

四學士

宋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

濟北五龍

濟北英賢傳。紀昭戴所徐宴夏隱劉彬。時號為濟北五龍。按紀昭漢桓靈時人。又晉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氾衷張甝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燉煌五龍。其餘五龍八龍。詳見兄弟。

紒音介

江東三虎

宋楊億作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喧譁。不妨緯思。以小紙細書。運筆如飛。文不加點。頃刻數千言。眞一代文豪也。與王禹偁王綸號江東三虎。

鉅下二卿

東漢馬嚴字威卿。弟敦字孺卿。援兄子也。居鉅下。交結英賢知名當世。三輔稱其行義。號鉅下二卿。

吳中四士

唐包融開元中為集賢學士。與賀知章、張若虛、張旭齊名。號吳中四士。

建安七子

瑒音陽

魏文典論。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號建安七子。

景祐四賢

宋余靖字安道。宋景祐中。右正言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落職。靖為上書論之。謫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抗疏。亦遠謫。士大夫號為四賢。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一不肖。指高若訥也。又喬執中以經術教授。與孫莘老、秦少游齊名。時號三賢。

潯陽三隱

陶靖節居柴桑。周續之入廬山。劉遺民入匡山。時號潯陽三隱。

江西三瑞

宋蕭定基字平一。景祐中為殿中侍御史。仁宗嘗題殿柱云。彭乘之文章。楊丕之清操。蕭定基之政事。為江西三瑞云。

飲中八僊

杜甫有八僊歌。謂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李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也。

幕中六客

唐杜鴻漸、張鎰、喬琳、陳少游、杜黃裳、高郢。六人皆郭汾陽王幕中客也。後俱拜相。

謝家千金

朏音斐

宋謝朏字敬冲。十歲能屬文。琅琊王景文謂其父莊曰。卿子足稱神童。莊笑撫朏背曰。吾家千金。至宋末領秘書監。

陸氏雙璧

見兄弟

一代偉人

魏鍾繇字元常。封平陽侯。一代偉人也。文帝嘗賜之五熟釜銘。善草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又北魏高允字伯恭。崔宏見而異之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

一代大儒

宋姜潛。石守道門人也。呂希哲薦潛及王回、吳回、張載。為一世大儒。

一臺二妙

晉衛瓘字伯玉。咸寧中加侍中。時索靖為尚書郎。俱善草書。號一臺二妙。

一門三秀

杜正倫。相州人。隋世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為世歆羨。

三河領袖

裴駿字神駒。魏太武曰。裴駿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崔浩目為三河領袖。又裴秀字季彥。八歲能屬文。時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歷世名節

唐袁誼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沛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甲門者。歷世名節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馬。何足尚耶。沛大慚。

時號三君

東漢陳紀字元方。弟諶字季方。與父寔並著高名。時號三君。又桓靈時黨人劉淑陳蕃竇武為三君。

時號四將

宋劉光世。與張俊韓世忠。岳飛。時號中興四將。

四休居士

宋孫昉字景初。為太醫。自號四休居士。黃山谷問其說。對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被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

三影先生

宋張先字子野。詩筆老健。倅秀州。創花月亭。其詞中警句。有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墻送過秋千影。世號三影先生。神宗朝為尚書郎。又因話錄。應子和詩有兩岸夕陽紅。風過落花紅。蠟炬短燒紅之句。人號三紅秀才。

二十四賢

宋真宗景德元年。密采羣臣有聞望者。得二十四人。召對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比唐修文館學士。號為二十四賢。遼蕭鞠仲謀。郝太冲。宋協。李玄。馬京。何亮。衛太素。陳昭度。崔端。趙湘。姜嶼。滕涉。曹廣。周絳。謝濤。高謹微。張若谷。陳越。皇甫選。陸玄圭。李奉天。崔遵度。原本遺失一人。俟更考

二十四友

見朋友

百紙參軍

暹音纖

唐杜暹明經擢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止受百番。衆嘆曰。此與昔清吏受一大錢者。何異哉。時號百紙參軍。

七字舍人

宋呂溱字濟叔。寶元中試鯤化為鵬賦。九霄離海嶠。一夕過天池。時有三魁。謂呂溱。王昂。李易也。仁宗見詩。升溱為第一。後為中書舍人。喜自貴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號七字舍人。

人比二陸

陳虞世基、與弟世南、俱歸隋。人比二陸。博學有俊才。善草隸。孔奐見之、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

人比二疏

見孫

世號小鍾

唐鍾紹京、繇十代孫。工草書。世號小鍾。

人號小杜

唐杜牧之詩情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云。

小東坡

宋趙逵、資州人。累遷至中舍。高宗以其文章似蘇軾。人號

為小東坡。有棲雲集行世。

小由基

宋陳堯咨善射。人號小由基。

大秦小秦

唐秦景道與弟暉。皆精漢書。時號大秦小秦。

大任小任

宋任孜、字道聖、眉州人。慶曆三年。楊寘榜登第。弟伋。字師中。嘗通判黃州、兄弟俱有名。蘇東坡謂之大任小任。且贈之詩曰、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溫毅老更文、寬柔慈愛小馮君、孜之子伯雨。元符中除正言。上章論章惇蔡卞。坐黨被貶。

四傑

宋韓范富歐、人號四傑。

三豪

宋杜默、字師雄。豪于歌、石曼卿豪于詩、歐陽永叔豪于文。世號三豪。

一絕

宋世軌仕魏、為大理少卿。執法寬平。時蘇珍之為大理正、明敏能斷、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人稱為寺中二絕。

三奇

宋彭淵材、家宜豐、元豐間人。與洪覺範、鄒元佐三人、號新

昌三奇。覺範奇于詩、元佐奇于命。淵材奇于樂。

李杜

東漢桓帝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唐玄宗時。李白杜甫俱齊名。

陰何

陰何字子堅。武威人。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仕梁。為湘東王法曹參軍。與何遜齊名。有陰何詩集行于世。號陰何體。

元白

唐元稹、字微之。能詩與白樂天齊名。時稱元和體。宮中呼為元才子。樂天嘗與之書曰。江南語才子。必曰元白。以子之故、使我不得獨步于吳越間、今垂老復得劉孟德。豈非

大不幸耶。

徐庾

徐陵字孝穆。摛之子也。庾信。字子山。為文綺麗。後進競相模範。盛為都下所稱。號徐庾體。

發越

梁顧越學兼經史。與賀元發名相等。都下謂之發越。

錢郎

郎士元。晚唐詩人。與錢起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蘇李

唐蘇味道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人號蘇李。

江高

後唐江文蔚字君章。長興二年進士。後歸南唐。與高越俱以能賦擅名江表。人稱江高。

裴馬

唐馬載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得人者。稱裴馬。

郝婁

唐武后時。酷吏殘虐。人不聊生。獨婁師德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言長者。稱郝婁。

李郭

唐李光弼平安史亂。與郭子儀齊名。

畢曹

唐畢諴與曹確同為相。俱有雅望。世謂畢曹。

燕許

唐蘇頲字廷碩。封燕國公。張說字道濟。封燕國公。俱以文章顯名。時號燕許大手筆。

楊劉

見翰林學士

蘇黃

宋黃庭堅。晚節位益黜。名益尊。世人以配蘇軾。謂之蘇黃。

孫丁

宋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又嘗言二人可使白衣充修撰。

三鄒

鄒忌以鼓琴見齊王。王喜之。後為齊相。齊有三鄒子。前鄒忌。次鄒衍。後鄒奭。俱有名于時。

二鮑

東漢鮑永。字君長。光武朝拜司隸。辟鮑恢為從事。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三蘇

宋蘇老泉父子。文章名擅天下。世稱三蘇。

三孔

宋孔文仲與弟武仲平仲。俱以文章名世。人號三孔。

三劉

宋劉敞字原父弟攽字貢父敞子奉世字仲馮是為三劉

又劉涣字凝之號西澗子恕字道原恕子羲仲亦稱三劉

劉夙字貫之莆田人弟朔字復之貌如其兄夙峭壁萬仞朔瀞以和俱有聲于時人號二劉

三李

宋李公麟元符中歸老作龍眠山莊圖自號龍眠居士又與二弟公庾元中號龍眠三李

山堂肆考人品第八卷

○志士

讚皇公臣子論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

希顔

揚子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顔之人亦顔之徒也

慕藺

東漢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故以相如為名

題橋

見橋梁

投筆

東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家貧為人傭書以養母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能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章兩朝出征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

擲板

東漢逢萌字子慶給事縣中為亭長時尉過萌迎候拜謁既而擲板嘆曰大丈夫安能為役遂之長安受學焉

破琴

晉中興書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晞怒又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操琴而往

桁音對

遲髡

見刺文。

撫案

齊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及為中書郎。撫案嘆息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槌車壁嘆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丈夫。按鄧禹佐光武中興。封梁侯時年二十四。今融自嘆年將三十。不能如鄧禹故云。

不窺軒冕

魏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

不事筆硯

隋宇文慶。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事耶。

當掃天下

東漢陳蕃。室有糞不除。父執薛勤曰。孺子何不洒掃。荅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願宰天下

唐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處約客宣城。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

不拜乞錢

東觀漢記。趙勤字孟卿。劉賜之姊子也。童幼時。即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不受致禮

東漢朱暉。家世衣冠。性矜嚴。外戚陰就往候之。不見。致禮亦不受。就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不作博士

魏志任城王彰。謂左右曰。大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又後周宇文貴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

不奉權臣

唐楊損與宰相路岩第相接。岩欲易其廄以廣第。損曰。尺寸土皆先人舊貲。安可奉權臣乎。

不事斗筲

東漢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丈夫安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宗彥學。

不作章句儒

唐李靖常曰。大丈夫遭遇要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耶。

橫行天下

北齊高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

體雄異。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捶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子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長驅中原

五代韓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征淮南。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又南唐遺事。韓熙載舉進士。投書李晟曰。釣大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焉用割雞之刀。又云。腰有劍而袖有槌。口有舌而手有筆。

趙來誦詩

隋趙來誦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捨書歎曰。大丈夫安能區區事筆硯乎。後為名將。

維翰作賦

五代晉桑維翰。字國僑。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與喪同。有勸其改業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不從嫁殤

邴音丙

邴原。字根矩。嘗為曹操掾。操幼子倉舒卒。傷惜之甚。因原有女早亡。操欲求為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與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其能守訓典也。若聽公命。是凡庸耳。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正。

不肯改姓

唐憲宗時。京兆尹李鑾欲以女妻戎昱。令其改姓。戎作詩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君家亦訝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遣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

齧臂而盟

衛吳起出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也。後果如言。

捫蝨而譚

蝨音瑟

秦王猛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聞桓溫入關。被褐詣焉之。捫蝨而譚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不須胡奴米

晉世說。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以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云。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注云。胡奴範小字。侃第十子。

不著趙家衣

宋陳師道。字無己。號后山。與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陳在館職。當侍祀郊丘。時隆冬。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己止有其一。其內子從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己詰所從來。內子以實告。無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卻之。既而遂以凍病死。按郭大夫。名槩。

仕必宰相

焞音純

見王府官

仕必狀元

呂蒙正少與溫仲舒讀書于洛陽龍門。誓不作狀元不仕

不對策議

宋尹焞字彥明。河南人。紹聖初嘗應舉。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遂不對而出。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至欽宗特賜號和靖先生。

不冀推挽

宋李侁字舜工。明道中。知絳州。還朝。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諸公欲用舜工知制誥。但宰相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侁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

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

○業師

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又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博古知今

家語孔子。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

長善救失

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記問師

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

章句師

柳宗元答嚴厚輿曰。馬融鄭玄。章句師耳

叩鐘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鳴鼓

東漢董春字紀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授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後還為立精舍。遠方門徒來學者。常數百人。諸生升講堂。鳴鼓三通。堂下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詡炎詼二音捭音擺吻音闔

蘇張從學

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蘇秦張儀從之學。授捭闔之術十二章。轉丸胠篋二章。二子乃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未有傾河塡海移山之力。先生曰。吾為子陳言至道。於是二子齋戒擇日而往。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房杜受書

隋王通字仲淹。諡文中。講道河汾。著六經。北面受學者。皆當時偉人。如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

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玄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文中子之子福畤襍錄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郤竇賈等。

閒三席

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非飲食之客。則是講說之客也。函。容也。言左右席間容一丈之地也。鄭玄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也。

立四科

漢許商從周堪受尚書。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林子高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齊幼卿為文學。如孔門四科。

立鄉

見鄉里。

成市

華嶽記。華嶽西北谷。有槐市。楊震講學授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

四術

孫卿子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凌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二餘

見冬。

表儀

韓詩外傳。智如泉源。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

模範

楊子云。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

八歲為師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為舜師。史記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十五為師

賈瓊曰。夫子十五歲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亦白首北面。豈以年乎。夫子指文中子也

大作講舍

漢何休。任城樊人。質朴吶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勸講。儒化大行。

廣招學徒

晉虞溥。字允源。篤志墳典。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謂學之染人。甚于丹青

鱣音儃

飛鱣

東漢楊震。嘗客于湖。有鸛雀銜三鱣魚。飛入講堂前。都講

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庖蛙

黄山谷戲答史應之詩。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煎鱔薦香醪。以應之常授館於人。為童子師故云。前輩有詩曰。來朝為送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鱔魚。

下帷

史記。漢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見其面。三年不觀于舍園。

施帳

東漢馬融。字文長。扶風人。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

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融才高博學。為世通儒。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

進粥致訶

東漢郭林宗嘗止於陳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行。求近其房。供給灑掃。林宗體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訶之曰。為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進粥。三進三訶。德公無變容。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一說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習。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照與德公不知是一人否。又後漢左原為郡學生犯法。為諸生見斥。郭林宗遇之于路。乃設酒殽以慰之。人譏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結客欲報諸生。值林宗在學。愧負前賢。遂罷去。

擔飯送役

晉王裒字偉元。城陽人。門生為安丘縣所役。求裒書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

吐授文石

西京雜記。五鹿充宗授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授

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為通儒。後成子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為名學。

令算渾天

世說。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唯令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勸罰有科

魏常爽置館于溫水之右。門徒七百餘人。立訓甚嚴。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魏之儒風始振。

皆授有法

唐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千數、皆數千里從宗元遊、凡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

文公師說

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南來、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信前所說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

表微師譜

唐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進。

山斗

宋景文贊唐興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棟梁

宋胡瑗字翼之、海陵人、號安定先生。其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時方尚詞賦、而胡學獨置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言談舉止。無不相類、不問可知為胡公弟子。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王安石詩。先收先生作梁棟。次第收拾桷與榱。

（桷音角　榱音衰）

教諭欵密

宋唐子西十五歲上任德翁序曰。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有少年書生曰唐庚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道。一日持一軸書。棹三寸舌。草衣麻屨。攫袂登門、危言高論、不識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矜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欵密。其久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諂之于客曰。公于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鍔。庶幾起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公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因書以為序。

學問淵源

宋呂希哲。始與程頤同遊學、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

先儆心

宋胡瑗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偎宕、所齋千金。溁病甚瘠。客於逆旅、若將斃者。其父偶至

（偎音喂）

觷音學

京師。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先生曰。是宜先徹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授之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未竟。痛悔自責。胡知其已悟。乃而誨之。二三年。遂登上第而歸。

先學走

朱子語錄。宋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京。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曰。福州有張觷。字柔直者。抱負甚奇。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諸生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聞先生長者之教

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發。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瞿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是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爲對。龜山自是有召命。

〇門弟

禮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

步趨

家語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乎其後矣。注云。瞠直目以視

瞠撐上声

也。

唯諾

曲禮。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此弟子待先生之禮也。按摳。揭也。欲便于坐。故摳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于應對也。

築宮

篲音遂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禮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除舍

見主簿

匿名聽講

世說。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將注春秋。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閒。既知其不能踰已。稍共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未及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髠頭訟寃

鄭弘。字巨君。楚王英反。引弘師焦貺。貺被收。道病亡。貺妻子禁獄。諸生懼連及。皆變姓名逃罪。弘獨髠頭負鎖爲訟貺寃。顯宗赦貺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

袪衣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以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

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業

負笈

東漢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典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挾笈書籍也

作字

漢揚雄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世用心于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侯芭師事之劉棻嘗從雄作奇字劉歆觀之曰（芭音巴 棻音分）

空自咎耳

乞言

王隱晉書魏高貴鄉公之入也將從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設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聽樂後堂

漢書安昌侯張禹字子文河南軹縣人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沛郡戴崇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于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執經壟畔

東漢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及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澤中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

嘲眠

東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常晝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應聲答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為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問病

荀攸字公達魏文帝在東宮時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太子問病獨拜床下又後秦姚泓為太子時受經于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病拜于床下

三年不學

說苑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

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數日辭歸

唐史沈重講學授徒。徐曠從之。不數日辭歸。曰。先生所講。紙上語耳。若奧境猶有所未見者。

從受春秋

（眭音雖）

漢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二子能質問疑義。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又後漢鍾興。從少傅丁恭受春秋。明帝召拜郎中。令授皇太子及諸王侯經。封關內侯。興辭無功。不受。讓于師。于是封恭關內侯。

往受尚書

見女

申公弟子

漢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夏寬為內史。魯賜至東海太守。繆生為內史。徐偃為中尉。

韓公弟子

盧仝傳曰。賈島劉叉皆韓門弟子。

貫械救師

東漢桓帝時。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立清河王蒜。梁冀因誣李固杜喬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太后詔赦之。冀畏其終為己害。更奏前事。固竟死獄中。又使人脅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於獄。注。貫。穿也。械。桎梏也。

貫箭救師

魏楊叔從范叔受易。叔後為出妻所告。繫獄。叔以箭貫耳。抱叔于伏道側。訟叔冤。帝感曰。乞賜楊生師也。

躡屐遠從

魏邴原字根矩。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其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屐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按家語云。孔子西家有愚夫。不能識孔子是聖人。曰。彼東家丘。吾知之矣。崧言原舍鄭君而來。亦如愚夫不知孔子也。又原家貧。隣有書舍。原過之。必泣。其師問之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其師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曰。有志徒相教。不求資也。原遂從學焉。

上疏特薦

唐李俗薦師疏云。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肇皓一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二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幸因家饗。輒敢薦聞。

不知是非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

姬言居

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曰。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出。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按夫子。指老商氏。若人。指伯高子。庚更也。向也。

必愧禮樂

唐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先生謂徵及房杜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

太守稱弟子

東漢應劭。字仲遠。博學多聞。舉高第。拜泰山太守。戰卻黃巾三十萬衆。郡內以安。嘗自贊于鄭玄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

帝王稱弟子

唐高祖鎮太原時。引張後胤為客。以經授秦王。後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

謚言客

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于先聖。帝為之笑。

獻粟來學

漢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裹糧受業

宋紀。詔徵士周勣於東陵立學。裹糧受業者。百餘人。

師事孔璠

北史李謐。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後璠復就謐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注云。青成藍。比謐從璠學。藍謝青。比璠復從謐學。又按荀子勸學篇。青出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

辱知韓愈

韓昌黎先生沒。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遺失。

少從劉歆

東漢孫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少從胡瑗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第。凡紀綱于學者。彝之力為多。後彝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于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

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對曰時援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而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國家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深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今學者皆明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

臨庠從師

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

設坐拜師

宋陳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客唯唯明日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錄

吟風

（珣音向）

宋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掾人程珦攝通守事與敦頤語知其學為知道也使其子顥頤受學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常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立雪

見雪

角集八卷終

山堂肆考人品第九卷

○朋友 附面交

禮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魏文帝集論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白虎通朋友之道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又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斷金

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盍簪

豫卦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注云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簪聚也又速也

講習

兌卦麗澤兌君子以明友講習注云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切偲

論語明友切切偲偲

攝儀

詩大雅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糾德

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文王四友

博物志文王有四友之臣閎夭太顛南宮适散宜生也。

孔子四友

家語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

傾蓋而語

子華子程本反自郯遭孔子于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顧謂子路曰取東帛十匹以贈先生虞喜志林傾蓋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也。

接塵而遊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尊寵之呂望與文王未嘗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又應璩與曹公書曰昔漢光武與黃子高有接塵之好接塵謂連跡也。

璩音渠

益親

家語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馬也而道加行注曰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于

衆而交益親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于魯君給以車馬故得以歷覽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

莫逆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

尻考平声

縞帶紵衣

左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注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所貴縞繒也。

丹雞白犬

北戶錄越人每相交于山下築壇祭以丹雞白犬歃血而盟曰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照見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

伐木

詩小雅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注云此燕朋友之樂歌也。

採葵

古詩採葵莫傷根交友莫羞貧。

班荊

左襄三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

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寄梅

陸凱仕魏。為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良吏。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芝蘭

見日商益賜損。

松竹

周祗執友箴。謙謙文侯。友賢好學。英英昭禮。敦詩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孟郊詩。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顏色。

投分

晉潘岳金谷集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孫秀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俱收送東市。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乃成其讖。按投分言交友當投分義也。石友言友如石之堅貞也。

隨肩

唐詩。四海絕隨肩。言無故舊也。禮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忘年

漢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及天下有名之士。晉

山濤舉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唐張鎰有重名。陸贄年十八。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友。孟郊性介少合。韓愈一見為忘年友。

總角

吳孫策下令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又晉中興書曰。庾翼與桓玄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

刎頸

漢書張耳陳餘俱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之交。朱買臣與同邑嚴助垂髫相善。結為刎頸之交。廉頗謝罪藺相如。卒為刎頸之交。廉范與慶鴻亦同

剖心

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又王智深宋記。孔淳之居剡山。遇桑門釋法崇于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把臂

東漢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見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于心也。

忘形

唐昭州刺史敬超。先有善政。超先與杜甫友善。甫寄高適

瑀音禹

詩序。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超先在。

違短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悋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取長

東漢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之。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知我鮑子

齊管夷吾。與鮑叔牙相友。夷吾嘗嘆曰。吾少困窮時。嘗為鮑叔賈。分才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修小節。而耻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惡我季孫

左襄三十三年。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按孟孫。孟莊子也。臧孫。臧孫紇。武仲也。

醊音綴

晫音卓

夢中往尋

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于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竹下從游

漢蔣詡字元卿。王莽居攝。以病免歸。舍前竹下開三徑。惟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厠上相尋

晉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厠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後璞終于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廐下相訪

世說。晉王尼為護軍士。王澄胡毋輔之詣護軍府。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遂入坐馬廐下。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為兵。

同乘

晉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同里也。侃詣之。晫與侃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謂晫曰。柰何與小人同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接席

晉夏侯湛字孝若。美容貌。與潘安仁友善。行則同輿。坐則

掾屬宗師謂之連壁

褁飯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褁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弗可得見

併糧

見雪

虎賁同坐

東漢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兵子共語

蜀漢劉巴不與張飛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當友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一龍

魏華歆與邴原管寧為友號三友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四夔

唐德宗貞元中以崔造等同平章事造安平人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人謂之四夔又摭言盧東美何長師李華韓衢為友湛酒間號曰四夔

王貢

漢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

彈冠言相薦達也按育字次君博字子元

尚禽

東漢逸民傳尚長字子平北海禽慶字子夏二人相[illegible]詠安得中山信致書與尚禽尚或作向

君班

東觀漢紀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對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明

荀李

司馬彪續漢書李膺性簡亮罕所交接唯與同郡荀淑陳寔為友

左杜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何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道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朱陳

見宦官

為式導騶

東漢范式字巨卿為荊州刺史友人孔嵩仲山家貧[illegible]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卒巨卿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為導騶迎巨卿巨卿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

俱以長椹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子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唐卿勑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恥祐牧豕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于長垣澤中。其父之友謂曰。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恥。柰先君何。

並著名節

漢書。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時稱楚兩龔。

但說平生

蜀漢關羽。與徐晃相友。及為將相拒。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出令曰。得關羽賜金千斤。羽曰。是何言語。晃曰。是國事也。

仰德誦詩

詩話。馮道明謁雍陶。時陶為簡州牧。呵曰。與公素昧平生。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遂吟曰。閑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香未是貧。陶延之上坐。歡仰如平生友。

示心旌信

文選。青松示心。白水旌信。言朋友交固。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性也。

停雲

晉陶潛有停雲篇。思親友也。

立雪

唐蕭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于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

不避風雨

漢書。朱博。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摶敢行。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蕭望之子育。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又唐陸羽與人相期。雨雪不避。

不負言誓

東漢書。王嬰。字仲豪。與范巨卿為友。推誠據信。不負言誓。

不離令名

孝經。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不出惡聲

樂毅書。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時請一言

晉衛玠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

相與一笑

曹修與南都劉損為友。嘗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冗。

同病相憐

吳越春秋。子胥河上之歌。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有過面責

隋秘書監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嘗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賃舂定交

東漢吳祐為新蔡長。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于杵臼之間。

告糧定分

見義士

與分甘苦

晉元帝時。應詹為建武將軍。家富于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遊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于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武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能保始終

唐魏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同門相友

漢鄭崇弟立與傅善同門相友善。又盧植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吳周瑜字公瑾。與孫策同年相友善。嘗因亂勸策徙家于舒。推道南大宅舍策。升堂拜母。有無共之。

異代相交

南史蕭允字叔佐。為會稽丞。經行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叙意。辭理清要。

千里結言

范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卲元伯為友。二人谷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為雞黍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千里命駕

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子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泥塗友妻

東漢趙熹避赤眉兵。以泥塗友人韓伯仲妻面。載以鹿車。

身代友命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皆空。汝何男子。敢獨在此。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乃旋軍

願交王丹

漢侯霸字君房。欲交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嘗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求交胡質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温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謂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

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方可考終武伯南。身為壯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來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顧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按伯南武周字也

屢聞得失

諸葛亮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直言也按州平。姓崔元直徐庶字幼宰董和字偉度胡濟字。

不變死生

白居易傷友詩。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善交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

神交

袁宏山濤傳陳晉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與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一說契若金蘭

淡交

莊子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深交

隋楊玄感與李密為深交

擇交

東漢郭泰遊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又魏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

審交

唐孟郊審交詩。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奔走交

漢書。何顒與陳蕃李膺袁紹結為奔走之交

雲霞交

南宋謝瞻。不營當世。與范泰為雲霞交。

桑麻交

杜詩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論

道義交

宋胡憲與劉子翬劉致中。為道義交相與講學。外無雜言。

爾汝交

禰衡。少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每敬衡。而忘其年也

貧賤交

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山水友

類說拾遺醉吟先生與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楚客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風雲契

唐詩千里風雲契。謂遊宦相遇也。又江淹曰。袁炳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啣杯酒而已。

折節不較

江表傳吳有程普。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折位願交

韓愈著王仲舒碑。字弘中。少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與[illegible]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行輩願與交

引見妻子

雲仙散錄杜甫每朋友至。則引見妻子。韋侍御退而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

拜告祖考

宣武盛事唐戴洪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于簡編。焚香拜告祖考。號金蘭簿。

共隱潯陽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潯陽。後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堅。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共入太白

隋杜淹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此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充為不仕者。文帝惡之。乃謫戍江表。

不交流俗

唐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不交權利

唐崔從善不交權利。

心期

文選。中道遇心期。按心期謂心約之友也。

冥契

劉義慶世說。支道林自喪法虔之後。精神阻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數年。支遂殞沒。

延于金谷

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謐開延賓館于金谷園。號二十四友。岳為之首。次石崇。左思。陸機與弟雲。劉輿與弟琨。歐陽建。杜斌。王粹。鄒捷。崔基。劉瓌。周恢。陳眕。劉訥。繆徵。摯虞。諸葛詮。和郁。牽秀。許猛。杜育。並附會于謐。

引入書林

何點字子晳。與梁武帝有舊。詔以鹿皮巾召之。引入華林園。賜以詩酒。恩禮如舊。

流涕別子高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子高將還。鄒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揮手而已。

握手託蔣湋

宋黃庭堅崇寧初謫宜州。與零陵蔣湋相友善。時庭堅名在黨籍中。士夫畏禍。不敢往還。獨湋日陪杖屨。次年庭堅召還。未行疾革。湋往見。庭堅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湋為棺斂。與舟送還。

諷友侍母

宋王稚川調官京師。久留鄂州。母老不歸侍。黃山谷和韻諷之曰。三更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矣。

讓友改官

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薦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

更相寄詩

唐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下。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聊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到涼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更相為傳

宋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相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君實司馬光字。景仁范鎮字。

堅如膠漆

東漢雷義字仲公。陳重字景公。相友善。義舉茂才。讓于重。刺史不許。義佯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同為尚書郎。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情如金石

范文正作王元之畫像序。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安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王公與二三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友道可知矣

訪友循州

宋巢谷字元修四川眉州人傳其父中學舉進士谷素多力後棄其業學古兵法遊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後存寶坐罪死谷逃避江淮間遇赦出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謫嶺海谷往循訪轍握手相泣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于朋友之義無愧高恭惜不遇褁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按循即今惠州府歸善縣也

訪友臨川

元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入為應奉翰林文學遷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為知己其在江浙時集歸田已數載欲為門候不計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

為友求醫

宋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倜儻有氣節少與申顏為友後顏病重千里為求醫未歸而顏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撫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地卒葬之一日可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索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可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賢

為友作僕

見主簿

八友

南齊竟陵王子良傾意賓客與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

十友

唐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又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自作北窗三友詩

著論矯時 已下面交

東漢朱穆字公叔著絕交論言劉伯宗交道之薄亦矯時而作也

著論作計

昉音紡

梁任昉字彥升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皆無術業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冬日西華着葛帔練裙生平舊交莫與相卹道逢劉孝標泫然驚曰我當為汝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一曰勢交二曰賄交三曰談交四曰窮交五曰量交到溉見其論抵几于地終身恨之

遂叛荊公

聞見錄王荊公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既得位遂叛荊公

極詆元獻

翰林學士。

翻雲覆雨

杜甫貧交行。翻手作雲覆作雨紛紛輕薄何足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落穽下石

韓文公撰柳子厚墓誌今夫平居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毫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方寸山海

李白箜篌謠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已久死何人繼其蹤。

肚裏荆棘

唐孟郊擇友詩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而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

角集九卷終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卷

○故人

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朱敬則五等論商鞅欺故友李斯因舊交

脫驂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云駕車者中兩馬為服馬兩旁各一馬為驂馬

遺馬

東觀漢記杜林與馬援同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且可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

蓍音詩

不忘蓍簪

刈音異

韓詩外傳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聞婦人哭於澤中其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蓍薪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不棄踦屨

賈子云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其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

贈以綈袍

史記范雎為秦相聞魏使須賈至雎乃微行見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綈袍贈之後雎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按綈袍綿絮衣也

遺以紈扇

古今注漢朱買臣字翁子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國人未之知也舊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故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

飯以脫粟

漢公孫弘起家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怨而去語人曰弘自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餚其偽詐也弘聞之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贈以生芻

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之當錢之具也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而得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

襚音遂

虞卿周厄

綱目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乃誘趙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魏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窮抵虞卿卿棄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乃歸平原君班固曰游俠傳序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是背公死黨之議成而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范雲營喪

南宋范雲字彥龍好氣節專赴人之急少與領軍王駿善駿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含斂

封故人子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給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迎故人妻

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

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壁。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又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隔宅而居之。

收養友子

東漢處士樊英。有鄰人子上英家。每醉呴呼。（呴音熅）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

收歛友尸

劉宋竟陵王誕反。廣陵范義為誕司馬。宋克廣陵。誕與義皆伏誅。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歛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塟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喜會故人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

囑薦故人

漢朱買臣與同邑嚴助相善。結為刎頸之交。且約曰。苟先貴。毋相忘。後買臣妻求去。遂聽焉。忽自嘆曰。古人功業成于激發。遂詣長安上書。時嚴助已貴。即謂曰。吾幸先貴。而故人猶寒如舊。負約之罪。鳴鼓難償矣。乃囑吾丘壽王同薦于武帝。後為會稽太守。

引與共臥

見星。

引與共榻

唐公淵踐天子位。擢劉文靜為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不可。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耶。

追恩舊恩

漢書。張安世兄賀。幸于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廷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廷。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硯書。指上追思賀恩。封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追思昔遊

魏王粲傳。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謂百年可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合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按徐陳應劉。謂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瑒音暢　楨音真）又何晏遷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期友同食

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終日不食。故人來。乃食。

與友共衣

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終養呂公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遠送臨賀

唐楊憑字虛受。為湖南觀察使。與客徐晦素厚善。後憑為中丞李夷簡所劾。謫授臨賀尉。姻友畏憚。無敢送者。獨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楊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為奸佞譖斥。晦敢自同於路人乎。德輿嘆其長厚。

孔李通家

孔融別集。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至洛。聞漢中李膺清節直亮。慕之。欲往觀其人。門下不為通。融曰。我是公通家子孫。門下具白之。膺見融問曰。君與僕何親。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同德度義。而相師友。故僕與君。亦累世通家也。膺與賓客大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

崔柳通家

唐柳子厚送崔羣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

何袁世舊

何邵袁毅。有累世之舊。

嚴杜世舊

唐書嚴武以杜甫世舊。待甫甚善。

感舊詩

曹顏遠有感舊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嘆。素絲與路岐。

思舊賦

晉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嘗與嵇康偶鍛于洛邑。與呂安灌園于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後二人俱歿。秀作思舊賦序曰。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練。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云。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

寵遇太過

初唐玄宗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臥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

寵太過、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按南陽故人、謂鄧禹李通賈復輩也。

契分愈密

裴寂歷晉陽宮監副。唐公淵雅厚之。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

垍音芰

不聽求官

唐裴垍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必與均禮

唐岑文本於生平故人。雖爵賤必與均禮。又劉仁軌雖貴顯、接故舊如布衣時。

携手笑語

唐韋表微篤故舊。雖庸下必與携手笑語。

傾身引接

隗囂歸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遇故舊必傾身引接。

嫁故人女

唐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又宋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于京師。奎使長子為主喪事。周卹其家。嫁其二女。

授故人官

褌音昆

孔帖。唐王顒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顒曰。王顒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顒詣帝。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官也。顒曰。朝貴而夕死可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大亮懷恩

隋末李大亮為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州都督。

李晟篤義

唐李晟篤分義。隆於故舊。

始賓匿王略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傳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藏之。熙弟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梁封為中山王。

光庭納薛昭

唐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為磁州刺史。

奏樂饗和靖

唐丘和靖與高祖有舊。後和靖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引入臥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

張盎迎東坡

宋陳慥。字季常。元豐二年。蘇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馬青盎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三日。賦詩而別。

薦陳揖子為吏

東漢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薦師魯子為官

聞見錄。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時子朴方襁褓。既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及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為或有過舉。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早卒。

子厚故人

高齋詩話。宋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蕭宮裏一閒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子先亦不通問。子厚寄詩。責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詩來。責我疎愚嘆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壓泥自與雲霄隔。驚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遷戶侍。

東坡故人

宋黎醇。字希聲。治春秋。蘇東坡之故人也。歐陽公亦善之。

署門絕友　把下薄故舊

見大理卿。

陳陛延友

東漢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見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

怒斬故人

陳勝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勝。門吏不為通。勝出。遮道而呼。勝乃召見。載歸後宮。

怒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勢處故人

楊公筆錄。南宋向栁與顏峻善。及峻貴。栁猶以貧自守。不推先之。峻戒栁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栁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以一旦勢利處之。及栁

為南陽郡。以義宣事敗繫獄。屢密請峻相申救。峻竟不助之。柳竟伏法。

○太學生

東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一千人。

師事李膺

東漢符融遊太學。師事李膺。膺每見融。輙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褎音宥）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從學楊厚

漢任安廣漢綿竹人。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行尚古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

才高行美

東漢董班宛人。少遊大學。尊事李固。才高行美。後固誅。奔赴哭泣盡哀。守尸不去。桓帝嘉其義。許送喪塟。

學成行尊

唐何蕃和州人。為太學生二十餘年。學成行尊。諸生不敢與齒。朱泚（泚音此又妻上聲）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之。故六館之士。無受汚者。韓愈為作傳。

豈使游談

東漢桓帝時考城令王奐。以一月俸資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正志士交結之秋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耶。高揖而去。

更相褒重

東漢桓帝延熹中。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舉幡救鮑宣

（幡音翻）

漢司隸校尉鮑宣字子都。以摧辱宰相下廷尉。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

詣闕訟皇甫

東漢桓帝時宦官。共譖甫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注云。文降。言以文簿虛降。非實情也。

持劒祭父

漢張武吳郡由拳人。父業為郡掾。送太守妻子還鄉。至河內。遇盜夜刼。業與戰死。武年幼不及識父。後詣太學受業。嘗持父遺劒。至父亡處祭泣。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為孝廉。遭母喪。過毀絕命。

扣閽留師

楊宏中。福州人。宋太學生。寧宗時。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而難其名。以秘書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

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遂竄汝愚于永州。祭酒李祥等連疏救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于誼安乎。乃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傳。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乞竄李沐以謝天下。韓侂胄大怒。悉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按衜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閽之事。皆其屬槀。

賈長頭

東漢賈逵。字景伯。自童時常在太學。身長八尺二寸。父徽受劉歆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諸儒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秦長脚

宋秦檜初為太學生。號秦長脚。一日睡于窓下。有異人來詣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其手者。

觀書一覽即誦

唐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

遊學十年不歸

宋餘杭洪皓。熙寧中遊太學。十年不歸。父已七十。寄皓詩曰。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里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南歸。因而去者

十有三焉。

送錢助葬

唐郭震。字元振。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大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吝。亦不質其姓氏同舍生薛稷誚之答曰。濟人大事。何誚焉。

質衣市文

宋趙明誠。字德甫。妻李易安。平生與之同志。德甫在太學時每朔望告謁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及果實歸。夫妻相對咀嚼展玩。後連守兩郡。竭俸以事鉛槧有窮天下古今奇字之志所著有金石錄三十篇行于世

頌雀

見校書郎。

題鴿

（鴿音葛　鵓音孛）宋高宗好養鵓鴿。躬自飛放。太學諸生題詩曰。萬鴿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高宗聞之。即命補官。

元忠少檢

唐魏元忠為太學生。跌蕩少檢。

元亮抱才

見薦舉。

滅竈更燃

東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生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入齋自焚

見忠臣。

乞斬思退

宋葉李。時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湯思退及王之望等三人。奸邪誤國。釣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張栻等。以濟大事。

請用李綱

宋欽宗時。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言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請復用之。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上書攻似道

宋蔡京。杭州人。少有奇質。為人剛直不阿。理宗時。以太學生攻賈似道。竄漳州。宋亡。隱歸富春山。

杖策謁天祥

宋王炎午。安福人。名鼎翁。為太學生。會文天祥舉義兵。乃杖策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天祥被執。鼎翁為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不仕。所著有吾汶稾。

請朝壽皇

宋光宗制于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羣臣連

章請過宮不聽。太學生汪安仁等一百八十人上書請朝不報。按重華宮。光宗父壽皇所居也。

請立康王

宋汪若海。歙人。未冠入太學。靖康初。金人侵擾。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又上書樞密使曹輔。請立康王為大元帥。摠兵鎮撫河北。及二帝北行。走謁康王于濟州。

詩嘲府尹

事見莊。

詩嘲學士

見翰林學士。

上書忤執政

宋劉黻。溫州人。淳熙中。丁大全劾丞相董槐去國。將奪其位。時黻為太學生。伏闕上書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母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

直言忤權相

宋陳之茂。無錫人。為太學生。與張九成同廷對。之茂以直言忤權相黜之。九成舉第一。因叩頭殿階曰。陳之茂能言人所不敢言。宜擢之。不宜黜。高宗覽對。悚然曰。忠言也。賜同進士出身。調休寧尉。以經學為諸儒倡。

說析二凶

宋馬康國。遂寧人。為太學生。負氣節。苗劉之變。張浚治兵

平江。先遣康國一至杭州。說折二凶。

請還二帝

徐揆。衢州西安人。宋靖康初游太學。試開封為舉首。會欽宗詣金營不歸。揆率諸生以書抵虜酋。責其敗盟。請還二帝。虜酋檄揆至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遂遇害。

心哂蔡京

見武科。

書論潛善

陳東。鎮江丹陽人。倜儻負氣。宋徽宗時太學生。率同舍生詣闕上書。請誅邪佞。命以官。不受。高宗南渡。復上書極論黃潛善汪伯彥等。潛善等誣以指斥乘輿。殺之。

應募使金

宋魏行可。建安人。建炎中。以太學生應募。假禮部侍郎使金。因留不遣。嘗遺金人書。警其不戢自焚之禍。金人逼其仕。乃仰天號慟。飲鴆而死。

自獻說金

宋朱弁。徽州婺源人。弱冠入太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假吉州團練使。至雲中。見金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而守節不屈。

論史嵩之起復

宋理宗淳祐三年。詔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論之。不報。

頌徐元杰暴卒

宋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獄竟無成。劉漢弼亦以奸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杰粥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

四俊

宋曹緯。字元象。潁昌人。元符三年擢進士第。初與劉壽劉執柔。劉正夫。在太學。號四俊。

三傑

宋何大正。大庾人。博通諸經。元祐間入太學。雖老師宿儒莫不推避。時稱上庠三傑。大正其一也。

考分三等

宋徽宗崇寧元年。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中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廱。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

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員增三千

魏王圭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一卷

○公子

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

傳龜襲紫

東漢陰識傳。恂恂苗裔傳。龜襲紫。注云。公侯皆紫綬金印龜紐。

擊磬吹竽

晉左思詠史詩。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隣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襁褓居榮位

抱朴子曰。貴游子弟。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

襁褓補清官

唐李義府諸子。雖襁褓皆補清官。

出錢市果

東漢劉祐為郡主簿。郡將少子出錢。令市果實。祐悉買紙筆書具與之。白郡將云。郎君年可入小學。今但知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郡將因使就祐受經。遂成學業。

量金買花

古詩云。量金上苑買花去。走馬長陵沽酒歸。

鬪雞

古詩。馬上抱雞三市鬬，袖中携劍五陵遊

薰鵲

唐李賀詩。練香薰宋鵲。注云。宋鵲。獵犬名。獵犬而以香薰之。惡貴游公子驕奢之習。猶莊子云。愛馬以蜃盛溺也。

扶入珠帳

古詩。醉後佳人脫錦袍。美人扶入真珠帳。

捉打玉鞭

唐僧貫休詩。自棒五色毬。迸入他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

玉門龍鳳

見名士。

謝庭芝蘭

晉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因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于階庭耳。

珥貂

晉左思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擎鶻

蜀王建僭位。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口誦近詩。時諸王貴將皆侍坐。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華鮮手擎鶻。閒

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

唯存簪笏

見祖父祖母。

能彈琵琶

宋石介聖政錄。太祖曰。資蔭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

手不把書卷

白樂天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山苗

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筆纔記姓名

顏氏家訓曰。士大夫子弟。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肉。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竝諳舊事

南史梁王淮之字元曾。曾祖彪之。愽聞多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竝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淮之究識舊儀。問

無不對。世謂王氏青箱學。

堪為顯官

唐李德裕云。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蓋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

傅粉施朱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即著作。起居何如即秘書。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才也。

褎衣博帶

黃直卿遂初堂記。始予識劉君正之於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垂巾苔屨。不見其瑤環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弄月。不見

嫵音武

其粉白黛綠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

門戶無餘

唐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撾殺之。然後以聞。

門閥不墜

宋李昉子宗諤。字武昌。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景德中為翰林學士。至右諫大夫卒。真宗悼之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耳。

恐罹譴責

麈音主

揮麈錄。宋沈義倫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今之朝奉郎是也。呂文穆為相。當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六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于巖穴。不能沾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受六品官。因為定制。以至今日。

不為驕侈

宋王文正公旦。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敢為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甚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

〇耆艾

冠去聲

禮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

粻音張　從去聲　耋音絰

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王制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又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說文。七十曰耆。八十曰耋。九十曰耄。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又曰百歲謂之大齊。

鑿井耕田

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于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披裘帶索

新序。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九十為師

韓詩外傳。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

七十無妻

韓子迂評。齊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何以令之有妻。仲曰。上有積財。則民匱乏于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乃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不為甸徒

禮祭義。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注云。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

不任公卿

漢武帝遣使徵龔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故東坡詩。棄官不得歸東郡。罷郡猶能作水衡。

色若孺子

偊音禹

莊子曰。南伯子葵問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貌似老嫗

漢蔡義溫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

賜金遣歸

見太子太傅

乘車朝見

漢田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號小車千秋。

音吐鴻暢

唐盧鈞為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嘆。

年力康強

石林燕語。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潞公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廉頗遺矢

見將帥。

高允墜車

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識無損。孝文以為光祿大夫。其年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觀。馬忽驚奔。車覆傷眉。帝遣醫療之。司鑾將處重罪。允啓無恙。乞免其罪。先是上命中黄門蘇興壽扶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以上聞。

之武退師

左傳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

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悅。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充國可將

見將帥上。

朝夕警我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警戒于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恪共于朝夕。以警戒我。

風光屬人

見致仕。

老當益壯

馬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且益堅。老當益壯。

老尚堪行

唐李靖字藥師。嘗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太宗謂侍臣曰。李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三世不遇

漢顏駟。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

敬晉親

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年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

一事無成

唐薛逢老去也歌云。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看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膽明。昔曾鑒我髭未生。朝巾暮櫛不自省。老皮皺皺文縱橫。老去也。爭奈何。敲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南庭樹柯。

倒行暴施

史記。漢主父偃。齊臨淄人也。上書闕下。武帝召見。拜為郎中。一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後拜為齊相。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注云。暴施言久困不得伸。須當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或作逆。

鐘鳴漏盡

見致仕。

年老思鄉

東漢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

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帝乃徵還。

年老憂國

見致仕。

年迎日迫

馬援征五溪蠻。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迎日迫。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身老齒宿

唐世說。李百藥字重規。德林之子。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嘗製帝京篇。命其屬和。上嘆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以詩酒自適。

睢陽一老

漢應曜。隱睢陽山中。與四皓俱被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睢陽一老。

香山九老

香山九老。與洛社耆英。俱見致仕。又李文公昉罷相。後與張好問。李運。宋琪。武允成。吳僧贊寧。魏丕。楊徽之。朱昂。思樂天九老之會。欲繼其事。為至道九老。會蜀寇起。不果。又有杜衍。與汪渙。畢世長。朱貫。馮平。共五人。為睢陽五老。錢明逸為序。朱光後與祁益論英師道。梁宏賈育彥張叔達及布衣唐愈為元祐七老

八十校書

唐向朗字巨達。位特進。潜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刋定謬誤。闢門接賢。引納後進。

七十充選

元魏尉元字茍仁。世為豪宗。進位司徒。元謝老。詔曰。尉元游明根。並明允篤誠。命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

不知紀年

左襄三十年。三月癸未。晉悼公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按每一甲子。該六十日。師曠合之。得七十三年。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移下亥字二畫。竪直身旁。當為身字。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數。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

未嘗識色

唐元德秀幼。族弟結哭之慟曰。吾兄生六十矣。未嘗識女色。

口授本經

見女。

手寫細書

唐沈麟。字庭瑞。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篋。按麟。唐末進士彬之子。嘗學道于玉笥山。後尸解去。

李嶠龜息

唐袁天罡。與李嶠同宿。袁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必壽。此龜息也。

裴度龍鍾

劇談錄。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以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榆年

漢孟嘗傳。年歲有訖。桑榆行盡。注云。謂日將盡。在桑榆間。言晚景也。

嵫景

江淹詩。屬我嵫景半。賞爾若光祁。按嵫景。崦嵫之景。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九十杖鉞

宋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曰。昔師尚父九十杖鉞秉旄。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衛武公百年

循警戒于國曰。無以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託衰病。自求引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

八十書屏

宋劉器之曰。富韓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十日一賜食

漢孔光拜太師。平帝詔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令為省中位坐設几。入省用杖。

一月兩經筵

宋哲宗元祐中。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時彥博年已八十一矣。

馮唐為郎

史記馮唐。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後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也。

子儀為帥

容齋隨筆。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使。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罷。

精爽不衰

北魏世祖燾即位。以羅結為侍中。結時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親任之。使為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歲。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進取彌銳

唐中宗以唐休璟同三品。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

為造腰輿

見太子侍讀。

不煩樞務

宋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瘞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以詩道意。

所竊已過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于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

餘生無幾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徙趙鼎於吉陽軍。鼎謝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曰。此老

倔強猶昔。

錢朗顏童

錢朗南昌人。讀書西山。以五經登科。仕唐累官光祿大夫。文帝朝隱歸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錢鏐（鏐音留）延至于杭。禮之如師。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為縣宰。已皓首矣。而朗顏貌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如生。時年一百七十餘歲。

喬琳耳聵

唐喬琳衰老耳聵。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

年老寫經

見司業。

年老及第

宋梁顥字太素。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猶知管任

世說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不復事人

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築室洲上。披鶴氅。稱荊臺隱士。曰。吾老。不復事人矣。

伯始練事

東漢胡廣字伯始。為三公時。年已八十。而心力猶壯。練達事體

公度攝生

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及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二卷

○神童

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舉小時。大中大夫陳韙已有是語。然未必然。蓋人性穎脫者。固易為善。亦易為惡。在所以養之耳。後人不論所養。而槩喜其早慧。可惟哉。

甘羅使趙

史記。甘茂孫甘羅。年十二。事文信侯呂不韋。文信侯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唐辭不可行。甘羅請行之。文信侯言于始皇。使甘羅于趙。趙襄王郊迎。羅因說趙王割五城。以廣河間。甘羅還報秦。乃封羅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奇化阿

劉向新序。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治。

往說項羽

史記。項羽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不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

竊隨鄧當

蜀漢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

大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母。母怒。蒙曰。貧賤難居。設若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世謂終童

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年十八歲。選為博士弟子。後除諫議大夫。願受長纓。以羈南越王。頸致之闕下。時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

時號孫郎

吳孫策年少。領父舊兵。時號孫郎。

不狎儕倫

東漢王充。字仲任。為兒時。不妄狎儕倫。不掩雀捕蟬。

專對賓客

東漢馬援子客卿。幼岐嶷。六歲能應接諸務。專對賓客。援甚奇之。以為有將相器。

願師郭泰

東漢陳國童子魏照。請于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

欲齊莊周

世說。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庾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又庾園客詣孫。值行。見齊莊在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在庾稚恭家。庾

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與奴父名。按齊由。孫潛字。齊莊孫放字。盛長次二子也。安國盛字。盛嘗為監軍。故曰孫監。園客庾翼子。釋恭翼字也。

喜習弓矢

有窮之君夷羿。姓偃。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喜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孤父者。生于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按此羿。乃逢蒙學射之羿。非堯時射日之羿也。

喜觀卜相

漢書。張禹。字文明。為兒時。數隨家至市。喜觀于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

王佐才

唐齊澣。字洗心。年十四。見李嶠。嶠稱其有王佐才。

宰輔量

南史。徐勉。字修仁。宗人孝嗣見之。嘆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王儉常目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其有宰輔量。

乘風破浪

見兄弟。

穿山築池

梁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羣兒游戲。便以穿山築池為樂。及冠。父誡之曰。三加彌尊。成人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孝緒答曰。願迹松子于瀛洲。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

讀書五行並下

東漢應奉。字世叔。自為兒時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梁昭明太子亦同。

試賦五篇立成

宋楊大年。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金闕詩。有願秉忠貞節終身立聖朝之句。

鼠獄

磔音責

史記。張湯。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注云。傳。考證驗也。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書獄。謂決獄之書。益律令也。

雞碑

晉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

鉉音遠

田錄序。有學慚鼠獄智之雞碑之句。鼠獄卽上張湯事。至雞碑，宋人又引宣室志云唐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上有謎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去肉為已。酒未熟無水也。去水為酉。破賊在已酉也。後平蔡果在是日。所謂雞碑，葢用此耳。

預玄文

楊子法言。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按童烏。子雲子也。後童烏卒。竟無子。

讀孝經

唐獨孤及字至之。河西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舉有道高第。

賦雀

南北朝顏歡。字景怡。年七八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田中稲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咏鷹

唐崔鉉為兒時。隨父元略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縧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九居廊廟。三擁節旄。封魏國公。

各賦一物

驃音票　隼音筍　墉音庸

初學記。吳郡張純。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三賢屈顧老鄙渴慰甚矣。其為我各賦一物。然後坐。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三人各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按純字元基。儼字子節。異字季文。據字子範。

各呼四聲

唐楊綰字公權。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座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嘆異。

方朔擊劍

漢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按方朔字曼倩。平原人。

僧虔累棋

見父。

領兵有功

吳張昭弟子奮。年未二十。作攻城大攻車。步騭薦之。昭不願。謂奮曰。汝年尚少。對曰。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雖不才年不為少也。遂領兵達有功。

屬文中律

宋蔡崇禮字叔厚。幼而穎邁。不好戲弄。讀書學文。日隱月

蒸儕輩莫敢望。甫十歲。屬文比事中律呂。又傅亮弱不好弄。王潛夫不喜兒弄。

安事治室

見志士

奚用觸藩

唐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母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里人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

食棗取小

東漢孔融字文舉。兄弟七人。嘗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

見李知苦

晉王戎字濬仲。年六七歲。與羣兒戲。見當路有李。羣兒競取。戎獨不取。曰。李當路而子繁。必苦李也。驗之果然。

竊事學問

漢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事學問。能書畫。年十三。求為獄小吏。又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應對如流。太守奇之。

倒諷案牘

唐盧莊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士廉以故人之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視之。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甚。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稱歎之。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并呈己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第六。擢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小兒耶。授長安尉。

彭修義士

東漢彭修字子陽。年十五。父為盜所劫。修乃拔刀持盜帥曰。父辱子死。盜帥曰。此童子義士也。辭謝而去。

任延聖童

東漢任延字長孫。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號任聖童。又唐孫思邈。京兆人。弱冠善談老莊。兼綜釋典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年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

鳳雛

見兄弟。

龍文

北齊楊愔字遵彥。六歲受史書。十一受詩易。從兄昱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賣曆

梁傅昭字茂遠。隨外祖袁覲於朱雀航賣曆日。袁為雍州刺史。嘗一日來。茂遠許。茂遠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雍州曰。

此兒神情不凡必是佳器。

展書

唐白居易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二字雖試百數不差十七登進士第。

秤象

魏鄧哀王冲字倉舒兒時智慧若成人時孫權致大象于操操欲秤其輕重不可得群臣以下莫有對者冲年方九歲乃曰載象于舟刻其水痕所至秤他物較之即知其輕重矣操大奇之操有三子曹彰曹植冲少子也彰字子文封任城王。

闘鵞

世說桓南郡為兒時與諸從兄各養鵞共闘南郡鵞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鵞欄間取諸兄弟鵞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為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按南郡桓溫子玄也封南郡公車騎溫弟冲也為車騎將軍。

諫罰老翁

（箸古著字）

世說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青袴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按太傅謂謝安奕字無奕安之兄也。

哭送故吏

世說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南郡曰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座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座還之鞠愛過於所生靈寶南郡公玄小字

楊脩答果

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按楊氏子謂楊修字德祖君平孔坦字。

德延賦蕉

路德延數歲能詩嘗賦芭蕉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又

吳陸績年六歲謁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因拜辭墜地術曰陸郎何得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將以遺母術甚奇之

令兼記室

（懍音廩）

梁宗懍字元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梁元帝鎮荊州謂劉之遴曰貴鄉多士謂我舉一少年乃以懍應即令兼記室所撰有荊楚歲時記

遂授校書

唐楊炯中童子科授校書郎年十一待制弘文館。

神悟夙成

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父鯤携之送客或曰此兒

一座顔回。尚應聲曰。座無仲尼。焉別顔回。席賓莫不感歎。

神采秀徹

晉王戎幼而頴悟。神采秀徹。目視日不眩。又謝安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樂彥輔八歲。夏侯玄謂其父方曰。廣神姿朗徹。終為名士。

十二補中書

元魏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年十二為中書學生。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

十二補國子

南史謝幾卿。靈運曾孫。超宗之子。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幾卿辯釋無滯。大見稱賞。

七歲讀湯誓

唐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年七歲時。讀尚書至湯誓。跪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乎。貞公異之。無以答。

九歲讀漢書

唐王勃。字子安。九歲得顔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十三作滕王閣序。

專席獨立

魏何晏字平叔。武帝納其母。平叔少養于魏宮。至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武帝欲以為子。每扶侍遊觀。令與諸

子長幼相次。平叔微覺此意。坐則專席。行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異姓不相貫。一說晏在宮內。武帝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帝知之。即遣還。

枕石漱流

晉張光祿永。嘗携內外孫遊武丘山。顧正禮時年數歲。光祿撫之曰。兒欲何戲。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

誦王羲之書

魏宗室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也。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白文宣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其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矣。文宣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按文宣。任城王諡。

誦左太沖賦

隋李德林。字公輔。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皆通利。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人服機穎

刈音異　鄅音矩

隋李百藥。字重規。年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琊之稻。坐客竝不識其事。百藥進曰。春秋傳稱鄅人籍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容許敦龐

宋黃相字小德。山谷子。生母出于微賤。故山谷詩云。解著潜夫論。不妨無外家。東坡次韻云。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山谷在黔中。與王瀘州帖曰。小子相今年十四。骨相差龐厚。又詩曰。小兒未可知。容或許敦龐。

了無遽容

東漢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尋亦收

了無恐色

世說。魏明帝于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觀。虎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封倫識略

見舅甥。

嘉隱聰明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徒李勣。于朝堂立語。戲謂嘉隱曰。吾所倚者何樹。對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對曰。以木配公。則為松耳。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為宰相

獠面何廢聰明。以勣狀貌類胡。故云。

當致高名

世說。晉卓胤父京。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亂。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歲。胡之每出。嘗于籬中窺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

頗有異望

晉衛玠字叔寶。在羣伍中。頗有異人之望。五歲時祖太保瓘見之曰。此兒神爽。聰慧與衆大異。然吾年老。不及見耳。瓘子名恒。恒二子璪與玠也。

折草為旌旗

六朝周宇文深。幼時為兒戲。累石為營壘。折草為旌旗。父曰。此兒必為良將。後仕為大將軍。

坐石為隊伍

（鏐音流）

五代吳錢鏐字具美。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販鹽為盜。

絕乳郎能詩

洛陽楊牢有至行。同縣宰井始以書薦于尹曰。牢絕乳郎能詩。洛陽兒曹壯于牢者。皆出其下。唐駱賓王七歲能詩。宋盧允文十歲能詩。

總角為成器

世說。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

（頠危上聲）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純。愛髦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歸責盛允

（琬音婉）東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年方七歲。時司徒盛允有疾。琬祖太尉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于司徒府。允發書視畢。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因拂衣辭去。

追步惠連

（從去聲 筠音君）陳書。謝貞。字元正。八歲為閒居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詩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之句。追

步惠連矣。

每嗟早就

陳徐陵。字道穆。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其早就。謂之顏回。

不求早成

魏司馬朗。字伯達。年九歲。有人道及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後舉童子科。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其匿年。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志不為也。

賦水碓（碓音偽）

晉褚陶。字季雅。錢唐人。以墳典自娛。嘗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

賦土爐

唐孫逖。博州人。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嘆。遂與定交。

思夢

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云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噉音淡）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無膏肓之疾

談玄

晉謝朗。奕子。玄弟。為叔父安所器重。博涉有逸才。總角時。與林道人談玄理。又梁書。明山賓。字孝若。僧紹之子。七歲

能談玄理。

不顧父友

世說。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是無信。對子罵父。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不拜父黨

魏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奇之。

可為人師

東漢荀爽、字慈明、十二通春秋論語。喬玄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當為國器

隋高孝基見房玄齡。語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玄齡字喬、彥謙之子。

辭醉先臥

初晉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慧、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舉火照視、其允之臥于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

侍疾不眠

顗音以

南史袁君正字世忠。祖顗、父昂。陳郡陽夏人。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未痊、眠亦不安。

李不先嘗

梁書、王僧孺、衛將軍肅八代孫。五歲便機警。嘗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枚與僧孺。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栗不競取

梁書、王泰字仲通。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于牀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

虞荔對十事

陳書、虞荔字山披。祖權、父檢。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異之。弟寄亦機敏。數歲時有人造其父。遇寄于門、嘲寄云、郎子姓愚、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孔文舉之流也

德輿辨四聲

唐權德輿三歲知辨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綜貫。

追客與書

吳虞翻字仲翔。年十二、有客候其兄、不過翻。翻追與之書曰、僕聞琥珀不受腐芥、磁石不受曲針。客奇之。

逐盜揮劒

見治盜。

十五奏記

東漢霍諝字叔智。舉明經。有人誣其舅宋光于梁商者。諝年十五、奏記于商。商高其才、即為奏原光罪。

十歲上書

唐蘇世長十歲上書。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二書何語為要。對曰、為國者不敢侮于鰥寡、及為政以德、此為要語。帝善之。宋蘇子由十九上韓太尉書。

一年通三經

（嘏音假）魏樂安任嘏年十二就學。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梁昭明（郗音唏）五歲能讀五經。顧野王七歲讀五經。唐郗士美十二通五經。李華七歲誦數經。宋張九成八歲誦六經。

五歲誦六甲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遊翰墨場

杜甫審言孫。七歲善屬辭。又有詩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知臺閣事

宋賈黃中。滄州人。六歲多知臺閣事。七歲神童及第。故李昉贈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又黃中幼時聰悟過人。父嘗取書與其身等高。令誦之。謂之等身書。

七歲能詞章

唐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立就。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知名。

十歲通老易

唐劉弘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裴子野甚賞愛之。

十過誦萬言

唐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謂能一遍誦千言。張燕公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七過已通熟矣。

一覽誦千言

唐蘇頲字廷碩。五歲便措意于文。每坐臥。即吟諷。未嘗少輟。至八九歲。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者。京兆尹嘗令咏尹字。即應聲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十七歲遊大學。對策甲科。

不觀龍

唐褚無量字弘度。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

不啖鹿

唐裴休字公美。方兒時講經著書。經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曰。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戲為旗幟

楊行密少孤。與羣兒戲。好為旗幟戰陣狀。

好為營陣

（犨抽儔二音）趙犨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兒當大吾門

誇麒麟

見伯叔。

認獐鹿

（雱音芳）宋王雱。字元澤。安石之子。數歲時。有客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者。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獻泰山頌

唐劉晏字士安。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年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

吟華山詩

宋寇準字平仲。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準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

戴逵作畫

晉戴安道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岳柱觀圖

元史。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年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易之。

釧音串

方對聖賢

唐狄仁傑。太原人。為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與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如見父母

宋楊億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十一歲。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之。

間關江左

唐楊於陵。字達夫。父清。客河朔。歿于祿山之亂。於陵年方六歲。間關江左。尋訪父歿。

配流嶺南

唐劉易從。工部尚書審禮子也。為彭城長史。後為周興所陷。繫獄將就刑。百姓痛其誣枉。競解衣擲地曰。為長史祈福。其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語忠信。為首領所保護。獲免。

不拜尚宮

唐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問起居。太宗弟舒王元名。纔十歲。保媪謂曰。尚宮有品。見之當拜。元名曰。此帝

媪音襖

侍婢耳。何以拜為。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

不應宰相

唐李衛公德裕幼時。父吉甫誇其敏速。武相元衡召見。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所問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九歲升座

見祖父祖母。

八歲題屏

宋袁植字幾仲。幼穎悟。年八九歲。題詩于屏云。泰山一毫輕。滄海一滴水。我觀天地間。何啻如一指。乾道間。魚史燒

編修。

小友

李泌為張九齡所獎愛。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傍。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為小友。

佳兒

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方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按蒼梧。諱鎮。字義遠。泰安中。為蒼梧太守。憑字長宗。嘗舉孝廉。能清言。劉長卿薦為太常博士。

擬硯銘

南史陸從典。字由儀。八歲時。讀沈休文集。見迴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作磨詩

宋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愛其才。聞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一日文簡公在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蠶。公嘆息。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

為小兒長

唐賈昌七歲時。為雞坊五百小兒長。

辨先人功

宋李師中。字誠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于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議論。誠之曰。先人功罪未明。深恐先犬馬塡溝壑。無以見于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魏公于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公聞其語。赧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誠之。終身不能平。按李緯嘗為涇原路都監。屯鎮戎軍。夏人犯鎮戎。緯師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逗遛不進。緯遂謫降。故師中上書辯之。

齠齔音迢寸

以石擊甕

冷齋夜話。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失足跌墜甕中。羣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迸出。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以沙列卦

宋朱文公。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于孝經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屬文不起草

宋張方平。字安道。十三入應天府學。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還之。曰。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屬

文不起草。

聯句不淹思

宋蘓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携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因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求之信因與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煙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思純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逓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樹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

觀門生樗蒲

晉王獻之字子敬年數歲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

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于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去。

效羣兒囁嚅

唐陸羽字鴻漸幼時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誦狀其師拘之令薙草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因亡去。

囁嚅音　聶如　薙音推

口授為詩

梁到鏡字圓照溉子也五歲口授為詩婉有詞致位太子舍人鏡子蓋小時聰慧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覧以示其祖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將來文章假手于蓋。

言出為論

魏曹植字子建十歲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喜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經目輙識

夏侯榮字幼權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輙識之。

過目不忘

元許衡年七八歲受學鄉師過目輙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如師曰應舉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矣固辭而去。

賦牧童詩

宋黃庭堅七八歲賦牧童詩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弄盡不如君。

作明妃引

宋邢居實字惇夫年十四作明妃引。

能活羅漢

宋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鬬于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决死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蘓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願為范滂

見長。

童子弄文史

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詩。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辯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

童子撰春秋

唐韋述以童子應進士舉。考功郎宋之問謂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他惟命。之問驚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擢上第。又韋綬子溫。年十一。舉兩經及第。

名士與游

斌晉賓唐韋陟字安卿。與弟斌俱秀敏異于常童。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風格方整。善屬文。詞書有楷法。一時名士。皆樂與游。

伯父見許

唐柳公綽。字子寬。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必此兒也。

出毬

宋文彥博。字寬夫。幼與羣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

執帽

宋杜衍。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援一竿與公。使挾以自浮。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得免。而帽不濡。

數歲知孝遜

東漢張霸年數歲。而知孝遜。出入飲食。自然合禮。人號張曾子。

七歲志顯揚

見孝廉科。

必為重器

唐楊元琰。字溫卿。生數歲。未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重器也。中宗即位。以誅二張功。封弘農郡公。

凜若成人

司馬光在兒時。凜若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大義。

攝相事

家語。荊公子年十五。攝荊相事。孔子使人往觀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

衛社稷

家語。齊師侵魯。公叔務人。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于孔子。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童汪錡。言童子姓汪。名錡也。魯人欲勿殤言錡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禮葬之也。錡。禮記已作踦。

角集十二卷終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三卷

○隱士

易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班嗣曰。漁釣于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西山採薇

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將安歸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東陵種瓜

召一作邵

召平。廣陵人。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東門。世謂東陵瓜。

洗耳潁濱

見水由居箕山。以手掬水飲之。時人憐其貧。以瓢與之。飲訖。挂瓢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為煩。乃棄其瓢而飲。

擁厀巖側

世說。阮步兵嘯。聞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籍往觀。見其人擁厀巖側。因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復叙[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矚音竹

術以觀之。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

唒音由

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按此人。卽魏末居北山中。好讀易彈琴。姓孫名登。字公和者。

築巖

見丞相。

開徑

見朋友。

披裘採薪

見夏。

披裘拾穗

畦音奚

列子曰。魏人林類。年且百歲。方春被裘。拾遺穗于後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嗟嘆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欲。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其不生于彼。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于昔之生乎。子貢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指龜辭使

莊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號南華僊人。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使大夫以

百金。取。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爲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掉尾于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子往矣。吾方掉尾于塗中。

（掉音調）

畫牛獻帝

梁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永明中。脫朝服。挂神武門。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游。及即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于帝。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句音勾）

踰垣而避

魏段干木。有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文侯造其門。踰垣而避之。

鑿垣而已

漢應劭曰。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也。一說作鑿坏而遁。坏。即垣也。

（坏音培）

耕于石巖

漢鄭朴。字子真。居褒邪谷中。修身自保。耕于石巖之中。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出。

隱于屠肆

漢胡剛。廣六世祖。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門。

垂釣澤中

東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會稽餘姚人。光武少與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釋耕隴上

龐德公者。居峴山之南。平生不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屈。因釋耕于隴上。妻子耘其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龐統。其從子也。杜甫孟浩然俱有詩。

國事不答

東漢徐孺子。名穉。豫章人。初黃瓊教授于家。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絕不與交。至是瓊卒。乃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有識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選能言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穉飲食之。容因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時稱南州高士。

（酹音雷）

家事勿關

東漢向長。字子平。讀易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建武中。男婚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遂與同好禽慶等。游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向或作尚。慶字子夏

爭田自汚

漢高鳳字文通，屢辭徵辟，恐不能免，乃與寡嫂爭田以自污。

為商自穢

東漢王烈字彥方。太守嘉其行，欲以為長史，烈為商賈以自穢，乃得免

躬耕南陽

孔明上疏：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高臥北牕

見風。

托盲避世

東漢馮信嘉定人。公孫述徵之不起，託盲以避世。及述敗，乃洗盥更視。

變形入山

東漢靈帝建寧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音閭）慮山中，隱姓名為酒家傭。

袁閎土室

東漢靈帝時，黨錮事起，閎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不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按閎字夏甫。 汝陽

萬頃茅齋

袁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召為司直，在朝賦詩曰：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夢，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乞歸。

為市門卒

見縣尉。

稱山谷臣

齊顧歡字景怡，被高帝徵，既至，稱山谷臣。

因樹為屋

東漢申屠蟠字子龍，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

（篲音遂）之君至為擁篲先驅，卒有焚書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于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編草為裳

見立夏

鄭敬蟻陂

東漢鄭敬字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以漁釣自適，常方坐于陂側，隨杞柳之陰，鋪茅蘼為席。

焦先蝸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蝸廬于河間，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袒臥雪中

姜肱韜面

東漢姜肱、字伯淮、桓帝徵之、不至、詔圖其形貌。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畫工竟不得見。肱告其友曰。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遂遠遁海濱、賣卜給食

索襲棲心

晉索襲、字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日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于慌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在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諡為玄居先生。

蓬蒿滿宅

漢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苔草沒階

南北朝。江湛舉王景元為吏部郎、景玄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閫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按景玄王微字。

伯休賣藥

見市。

德操採桑

世說、南郡龐統、字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丈夫處世、當帶金佩

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許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在邊陲、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漢濱老父

東漢桓帝幸竟陵、過雲夢、百姓聚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焉。笑而不答。溫遂下馬與言。老父曰、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昔者聖王宰世、茅茨不剪、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何忍觀乎

[illegible]音詞

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伊川田父

唐郗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號伊川田父。

法真逃名

東漢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欲致之、四徵不出。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

李渤索價

見拾遺。

身名竝存

晉戴逵、字安道、孝武徵之、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逃匿于吳

謂玄上疏曰。遂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

心迹相并

梁阮孝緒有高志。張有道謂曰。子迹隱而心難明。請驗之蓍龜。既揲五爻。曰。此將為咸。乃感應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曰。象應實德。心迹相并也。

不拜榮顯

後魏賈景興栖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顯故也。

不樂京師

晉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

山水自娛

晉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至。寓居會稽之東山。以山水文籍自娛。士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溫司馬。于時人有餉桓溫藥草者。中有遠志。溫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

汜似泛二音

琴書自適

汜騰舉孝廉。為郎中。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

琴書自適。

白雲自怡

見雲。

譓音位

明月對飲

南史。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

軹音支

逃入藍田

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見秦政暴虐。逃入藍田山中。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與其富貴而畏人。不若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東園公。姓蘇

名秉。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綺李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用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至陳留志所載。又云東園公。姓唐。名字同上。襄邑人。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名字俱同上。齊人。隱居黃里。修道。因號焉。用里先生。河內軹人。泰伯之後。姓字同上。名術。又與上述字不同。京師號灞上先生。卻失綺李季。

甪音祿

隱居白社

甄音堅

唐董威在洛陽居白社。以殘絮纏帛為衣。號百結衣。又甄濟居青巖山下餘年。遠近服其仁。環山不敢漁獵。採訪使苗晉卿表薦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

挂檄而逃

梁劉訏字彥度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尅日成婚。彥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彥度挂檄于樹而逃陳留阮孝緒與之交好。

被苫而耕

劉宋衡陽王義季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故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曰賢者也。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賜。老夫何敢獨飽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蛛隱

金樓子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粟。四

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嘆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歲月耶。卽挂冠而去。人謂蜘蛛隱。

鶴樓

（嶼音序）

李白送賀監歸四明詩。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茅氏得。恩波應許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指鴻

（瑀音與）

晉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松薤谷。張天錫備禮徵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呼鼠

會稽山有一人姓蔡者。養鼠數十頭。呼來卽來。遣去卽去

言語狂易。時人呼為謫仙

立舍懸霤

（霤音溜）

晉許邁字叔元。小名映。後改名遠遊。丹陽句容人。性好恬靜不慕仕進。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乃洞庭西門潛通五嶽。于是立精舍于懸霤。朔望歲時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遂徧遊名山。

定居陸渾

唐元德秀字魯山。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焉。歲歉廚不克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為高人所稱

漱石枕流

見石。

棲丘飲谷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廬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已至。名山恐難徧識。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東晉末劉毅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棲丘飲谷三十年。豈于王門折腰為吏耶。

雲棲木食

（璩音渠）

齊褚伯玉字元璩。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娶。婦入前門。褚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

隔絶人物。滅景棲雲。抗高木食。

鶴怨猿驚

齊周顒字彦倫。隱鍾山。立隱舍。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再過此山。孔稚圭字德璋。假山神作文以卻之。號北山移文。其略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山鳥集掌

齊顧歡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掌取食。

池魚呼名

南史盧度世字孝章。隱居盧陵。所居前有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賓客不通

南齊書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典為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

寒暑不出

北夢瑣言。唐孔緯侍郎朝回。避雨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暑不出。風雨不出。未嘗置油衣。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荷擔入蜀

晉惠帝元康中。皇后賈氏誣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楊氏。陳留

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國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孫殺祖父母子殺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乘船歸吳

劉宋何子有。清退少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戶。人不見其面。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于野外拜受詔命。許之。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

馳騁日月

齊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獨重之。餉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敻兄去聲

枕帶林泉

周處士韋敻字敬遠。尚志夷簡。澹于榮利。魏周之際。十徵不出。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明帝嘗貽以詩。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賜號曰逍遙公。按此周是宇文周。

草屋容身

晉陶淡字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絶穀。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纔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

花裀為坐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令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居清心亭

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

居履道里

唐白居易與弟行簡。從弟敏中。友愛。晚年任意詩酒。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創石樓。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所。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

竹林七賢

晉嵇康。字叔夜。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向秀。

瑯琊王戎。沛國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竹溪六逸

見溪。

五柳先生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歸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

七松處士

唐鄭薰。字子溸。再知禮部。擧引寒俊。士類多之。後告老。隱所居為隱巖。蒔七松于庭。自號七松處士。

蒔音侍

逃避竹中

[illegible]音哥

晉張廌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于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躍入瓶中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瓶。一日躍身入瓶中。時號瓶隱。

養志衡門

東晉何琦。養志衡門。耽玩書籍。公府辟命。皆不就。又伍朝字世明。游心物外。守靜衡門。

鏟跡民伍

[illegible]音[illegible]

唐孔巢父少力學。永王璘稱兵江淮。辟巢父為幕府。不應。鏟跡民伍。

勝賓

藝文類聚。晉高士許遠遊。乃雲霄之勝賓。太虛之遁客。

遁客

遁客。避世之隱士也。北山移文。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遁客。又隱者曾為朝廷禮聘而不起者。謂之徵君。一曰聘君。

奴婢種黍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江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名士伐薪

邢和璞曾居終南山。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

焉伐薪汲泉都，延名士。

煙波釣徒

唐張志和，字子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自號玄真子。顔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苕霅音迢颯）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為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煮茶。

江湖散人

唐陸龜蒙，字魯望，舉進士不第，居松江甫里，以舟載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涪音浮）又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耐辱居士

唐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名休休，且為文以見志。自號耐辱居士。至昭宣帝天祐中，以詔徵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放還山。

離垢先生

見園。

儈牛自隱

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注云：儈謂平會兩家買賣之價。

養猿自隨

唐李約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自隨。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桑苧翁

唐陸羽，字鴻漸，上元初隱苕溪，自號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裴回不得意，慟哭而歸。人比今之接輿。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

扶摇子

五代周陳摶，字圖南，號希夷先生，隱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臥，經月餘或至百日不起。周世宗召至，拜諫議，不就。所著有指玄篇及寓言釣潭等集。又號扶摇子。

量腹度形

南史：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敬微，宗測字。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耕雲釣月

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游。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塢烏上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虎渡龍洲

宋張景荆州府公安人仁宗召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西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煑鱉裙羹

妻梅子鶴

宋林逋字君復錢唐人少善詩不務榮利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與漁樵往來畜雙鶴縱之入雲霄歸復入籠中或遊西湖諸寺有客至童子放鶴則棹小舟歸眞宗賜號和靖先生元至正間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為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

與道士遊

唐王龜字大年從父起在河中乃于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又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氷敲其精瑩者煑建茗共賓客飲之

作樵夫拜

宋种放字明逸有別業在終南山豹林谷自號雲溪醉叟一日往見陳希夷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耶二十年後當為顯官放曰某為道義而來官祿非所願也希夷笑曰君骨相當爾後因張齊賢薦眞宗召為左司諫携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賜第一區辭歸山

道服對談

蔌音速

宋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張呂作相更薦之不出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西京留守錢文僖公率僚屬往遊去延卿居一里外即屛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頗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幕下尹洙指而告曰留守錢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進數杯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因稱嘆累日

按錢文僖名惟演字希聖

布袍長揖

宋魏野字仲先陝西人母夢引袂于月中承兎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眞宗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野方教鶴舞俄報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帝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後寇萊公鎭洛凡三邀不至萊公暇日寫刺訪之野乃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歡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當留為山家之寶

泉石膏肓

唐田游巖三原人永徽中隱太白山後入箕山居許由祠

旁自號田東鄰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上曰先生在此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處于林泉之下以度歲月耳餘復何求按箕山在今河南嵩少之間。

花木僚友

宋方孚若有隱操新居成劉后村賀以詩曰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郎事權。

小隱丘樊

白樂天詩大隱隱朝市。小隱隱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

轉居窮僻

宋太宗淳化三年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人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轉運使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谷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貴人　（與仕進世宦參看）

家語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佩六印

史記蘇秦洛陽人說六國以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合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擬于王者諸侯各發使送

日磾音密低蛇青托

之周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秦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垂三組

漢書楊僕宜陽人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

金張

漢金日磾字翁叔武帝拜為侍中頗信愛之封秺侯二子賞建昭帝時俱為侍中張安世字子孺宣帝時以定策功父子皆封侯安世三子千秋延壽彭祖是也史云自宣元以來金張之家七葉皆侍中漢代衣冠金張為盛。

許史

漢書許廣漢封昌成侯女為宣帝后弟舜封博望侯延壽封樂成侯延壽子嘉封平恩侯嘉女為成帝后漢武帝時史恭有女弟為衛太子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帝微時依史氏及即位而恭已歿三子皆以外偶舊恩受封長子高封樂陵侯次子曾封將陵侯少子玄封平臺侯霍氏既衰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將悉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許高之子丹字君仲元帝朝拜侍中成帝即位封武陽侯丹子二十人九為侍中四人封侯餘皆至大夫二千石又史云自宣元成哀以來外戚許史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極富貴丁傅謂丁明傅晏輩也。

耿鄧

時青止

東漢耿弇字伯昭。况之子。光武時以建平齊策封好時侯父有疾兄弟六人皆衣青紫侍醫藥耿秉字伯初大司馬國之子弇之姪永元初與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封美陽侯秉弟夔與任尚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出塞五千里而還封粟邑侯從弟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永平中為戊已校尉又拜騎都尉東觀漢紀耿氏自中興以後至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與漢盛衰漢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有大志閨門甚嚴兄弟敬憚為張掖太守訓五子隲京悝弘閶是也。女為和帝后。史云鄧氏自中興以後累世寵貴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梁竇

東漢梁竦字叔敬明帝朝辟命交至竝不就章帝納其二女為貴人生和帝。梁商字伯夏竦之孫順帝選其女為后。拜商大將軍商居大位每存謙柔京師稱為良輔商子冀字伯卓威行內外百僚側目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相尹校五十七人竇憲字伯度永元初拜車騎將軍擊破北單于封冠軍侯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為太將軍食邑二萬户。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

傳龜襲紫

東漢陰興識之弟也顯宗詔曰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恂恂苗裔傳龜襲紫

擊鍾陳鼎

貴者食必擊鍾故文選曰擊鍾陳鼎食鼎食謂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

貂蟬盈幄

懷吾齋

漢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又楊惲嘗曰。吾家全盛時乘輪者十人。

朱紫滿門

唐田弘正。朱紫滿門榮冠當時

同日封侯

漢成帝封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榮貴絕代。

同日拜官

唐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第幼沖右庶子男曜太子少保晞檢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侍郎暧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太常丞

九列三事

漢劉寵字祖榮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二相五侯

世說。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明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呼為裴監

唐裴寂拜右僕射。入閤則延至臥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貴震當時。

呼為蕭郎

見駙馬。

勳力相高

峘音桓

唐李峘從上皇。弟峴翼戴肅宗。以勳力相高。同時為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兄嶧。為戶部侍郎。銀青光

祿大夫。同居長興里門列三戟。

冠蓋相望

唐崔琳長子儼。為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皆與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

一門盡貴

唐宣州夏榮善相。嘗相陸象先與蕭嵩曰。陸郎位極人臣然不及蕭君一門盡貴。位高而有壽。

一門歷官

唐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學居要官。每宴私自比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

珥貂

珥音二

左思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列戟

唐韋斌陟之弟。拜銀青光祿大夫。時陟守河東。而從兄晉為右金吾。縚為太子少師。同時列戟衣冠罕比。

兄弟恩寵

唐唐休璟拜檢校安東都護。時中宗為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啟曰。張易之兄弟。恩寵過甚。數入禁闥。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

甥舅官達

唐郝處俊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官達。時鄉人彭氏田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語曰。貴如郝許。富如彭田

重金疊蓋

退朝錄。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戴。歸田錄。國初兩制出入。皆重戴。

鳳閣鰲宮

宋李昉字明遠。仕漢周歸宋。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棲鳳閣。五年提筆直鰲宮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四卷

○富人

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有馬千駟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

致羊萬頭

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唯橋桃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為萬鍾計。注云。塞斥。言邊塞主斥堠卒也。或曰。斥開也。因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橋桃

人姓名。

結駟連騎

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病乎。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乘肥衣輕

論語。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埒音列

富埒卓氏

漢書。程鄭。山東遷虜也。因冶鐵富埒卓氏。卓[illegible]宗三[illegible]也

富過猗氏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

猗音[illegible]

盬音古

公富。而往問術焉。朱公告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富于猗氏。故曰猗頓。又貨殖傳。猗頓以盬鹽起

陶白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陶為天下之中。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巨萬。謂萬萬也。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按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以為號也。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可卷而懷之。不忤于物也。或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又鴟夷子皮。嘗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此出韓子。

石羅

成都人羅裒。初賈京師。為平陵石氏持錢。石氏貲次如苴親信之。乃厚貲遣裒。令往巴蜀。數年間致十餘萬。裒舉半遺曲陽侯。依其權勢。凡貸于郡國者。人莫敢負。注云。如苴

謂如氏宜氏皆富人也。

鐵冶成業

貨殖傳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致富數千金又云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漁鹽逐利

貨殖傳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逐漁鹽之利終得其力致富數千萬。

師史久賈

貨殖傳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故師史能致七千萬注云纖儉嗇之[illegible]相矜久賈言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齊秦[illegible]諸國也師史人姓名。

王孫遠遷

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于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窖粟起富（窖音教）

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illegible]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illegible]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illegible]善故富者數世注云獨取貴善言買物必取[illegible]而善者不爭賤價也。（賈音價）

貸金致富

貨殖傳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illegible]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素封

貨殖傳今有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注云素空也樂與之比謂人之富者其樂與王者同也。

丹穴

貨殖傳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懷清臺。

谷量馬牛（倮音裸）

貨殖傳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因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注云烏氏縣名倮人名及眾斥賣言畜牧及至

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

閣秤珠玉

通鑑。光武以郭况為大鴻臚。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京師號况家為金穴。又拾遺記。况庭中起高閣。歷衡石于其上。以秤量珠玉。又懸明珠于四壁。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

銅山

見賞賜。

金塢

塢音五

東漢董卓。字仲穎。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藏

金二三萬斤。銀九萬斤。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知其數。號金塢。

焚削契券

東漢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計數百萬。遺令焚削契券。債家慚。爭往償之。諸子從父勅。竟不受。又宋顧綽。善殖。家甚豐厚。鄉里多負債。父覬之誘出文券一廚。悉焚之。綽懊惱彌日。

周施親疎

析音哲

東漢析像。字伯式。父國。為鬱林太守。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貲產。周施親疎。或言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勢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輜車千乘

史記。穰侯魏冄。富于王家。出關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

蜀糜竺。字子仲。僮客萬人。貲產巨富。

食口數百人

饉王入　盬

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illegible]饉作糜瀋凡。其啜聲聞數里。

食邑一萬戶

漢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一萬戶。然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貨。富于大將軍光。

井得錢

風俗通。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歲。母繦抱轉客廬中。一口鑿井。得錢千餘萬。遂至巨富。多置奴婢。堂上宴客作樂。有老蒼頭在竈下。竊言曰。堂上母。我婦也。婢以告母。母問其故。對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癭。母曰。我翁也。因抱頭而泣。復為夫婦。時人諺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按癭寄肉也。

癭音胥

作埒編錢

邙音忙

世說。王武子濟被責。移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作埒。作馬埒也。

處回寶精

九國志。王處回積財巨萬計。蜀中罕比。初在太原。家甚貧。有相者周玄豹。指謂人曰。此子寶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

和嶠錢癖

晉和嶠。字長輿。富擬王者。而性至吝。人謂之錢癖。

朱門青樓

晉麹允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人語曰。麹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起青樓。

名園甲館

唐郭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散籌算契

世說。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契。

撞杵施錢

唐黃巢亂後。修宮闕。有商兒王酒胡。助錢三十萬貫。後修安國寺。上幸之。為擊十杵。施錢萬緡。舉公有擊至五千者。一日王酒胡東醉入。連撞百杵。徑輦十萬緡。實寺而去。

載金一舸（舸音歌）

唐馮盎性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

堆錢百屋

唐杜牧詩。崔昭生崔芸。李兼生李訦。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未即死。饑餓將安歸。

財役里閭

孔帖。嚴震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數出貲助邊。又馬燧請其子暢。亦善殖財。遂以貲甲天下。晚為豪奪侵牟。

富傾郡縣

貨殖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奕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郅音只）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信陵下貧

[illegible]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于不肖。唯信陵君能行之。

元寶敵貴

南部新書。唐王元寶。人稱為富窟。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有白雲橫亘山間。左右皆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啟曰。臣等俱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至貴。朕天下之貴。寶天下之富。

守錢虜

東漢馬援。字文淵。嘗謂人曰。凡殖財貴能施。不則守錢虜耳。

多田翁

唐盧從愿。字子龔。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目為多田翁。

金釵十二行

唐牛僧孺。字思黯。白樂天酬以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又元載。字公輔。多受賄賂。後事敗。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

錦障五十里

晉石崇。字季倫。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

碓三千區。他物稱是。嘗與武帝舅王愷君夫爭豪。愷作紫絲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積粟數千鍾

唐李勣。字懋功。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

鑄財三十爐

見丞相

慶封天殃

左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惡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之富。謂之賞。惡人之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齊慶封已。分其[illegible]與[illegible]晏子不受。人問曰。富[illegible]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illegible]

[illegible]晋里

貫。不義之富。禍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恐失富也。

李憕地癖

唐李憕善殖產。自都至關口。田疇彌望。人謂之地癖。

不載富人

王充論衡。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虎。檻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不交富人

朱子語錄。先人嘗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

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之累乎。竟不往。後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前輩立己接人之嚴如此。

虞氏滅家

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財無量。登高臨大道。陳酒擊愽。俠客相隨行樓下。愽者射中。兩擒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又辱我以腐鼠。必當滅之。乃聚眾攻滅其家。注云。此見驕奢之致禍非一塗也。

子昻死獄

唐陳子昻。字伯玉。梓州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

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貧士

孫卿子曰。貨財米粟之於家。少有者謂之貧。至無者謂之窮。

十盜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也。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娶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六極

晉束晳貧家賦。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無原憲之厚德。有斯人之下貧。按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簞食瓢飲

論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糲飯菜羹

（饌音撰）韓子迂評。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飯菜羹。枯魚之饌。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蓽門圭窬

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衣而出。併日而食。上答之。不反。以疑上。不答。不敢[illegible]任有如此者。注云。蓽門。以荊竹織門也。圭窬[illegible]之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為戶也。[illegible]圓如甕口也。一說以敗甕口為牖。

蓬戶甕牖

（茨音詞）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不辭而去。

縕袍無表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在衛。縕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裘。子思曰。伋聞妄與如棄物于溝壑。伋雖貧。恐以身為溝壑。故不敢當。

弊屨無下

見雪

三日不火

（胝音知）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經日無煙

（銼音剉）漢王褒家貧。土銼經日無煙。注云。蜀人呼釜為銼。杜詩。荊

鮒音付

霤音溜

雍深蔓草。土銼冷無煙。又第五頡。字子陵。倫少子也。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

家徒四壁

孫卿子曰。卜子夏家貧。徒有四壁。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荅曰。諸侯驕我者。吾不臣。大夫驕我者。吾不見。椄徒空也。言但有四壁更無貲產也。

屋止數間

韓文公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莊周貸粟

莊周家貧。故往貸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予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楚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即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求我于枯魚之肆。

范丹絕糧

見縣令上。

棘宇

抱朴子。葛洪字稚川。家貧。荆棘叢生于庭宇。蓬蒿塞乎階霤。

蒿牀

蓐音肉

珦音向

高士傳。漢田何。年老家貧。常居蒿廬。守道不仕。

家窮巷

漢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家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注云。負郭。背郭居也。

宿白社

唐董威家貧。常宿洛陽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輒繫以為衣。故白帖云。業保青氊。身安白社。

寄食亭長

史記。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就食寺僧

唐王播。字明敭。貧而好學。客居揚州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食。播每聞鐘聲。即赴會。衆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則飯已完矣。播題詩于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播去後二十年。得官來守是邦。復至木蘭。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塵拂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又監戒錄。唐羅珦。廬陵人。不事產業。以至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而力學不廢。二十年後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題詩壁上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吏追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

欸音于

官路拜沙鷗逢迎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唯有泉[illegible]

素機又宋陳后山娶郭提刑槩女家貧寄食外家

牛衣

見妻

蝸舍

魏隱士焦先字孝然家極貧不變所守築造圓舍形如蝸

牛殼謂之蝸牛廬

地無立錐

見故人

家無擔石

魏志華歆字子魚初為御史大夫素清貧所得祿賜以賑

罌音英　蹻音喬　緱音溝

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按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

為擔石斗石也蘇林云齊人名小罌為擔石

猶有一劍

史記初馮驩躡蹻見齊孟嘗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君問

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且劍

緱彈其劍而歌注云蒯草名緱謂把劍之物無物為裝[illegible]

以蒯纏之也

但有一錢

晉阮孚字遙集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

一錢看囊恐其羞澀故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飯牛干君

矸音許　骭音幹　糝音參

春秋衛人甯戚家貧無資為人挽車至齊國宿車下飯牛

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

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

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管仲迎之拜為上卿後遂相國

賣犬嫁女

晉吳隱之字處默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

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老蒼頭牽一犬賣之此

外蕭然無辦按謝石字石奴安之弟

藜羹不糝

漢貢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妻子糠豆不贍藜羹不

糝

新米俱無

宋張文潛曰唐詩人多窮賈島為甚孟郊詩云種稻耕白

水負薪斫青山島詩云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

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新米自足島則薪米俱無也故

曰郊寒島瘦

蓋幅自障

東漢郭泰字林宗家貧游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

至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

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

束脩自給

宋秦檜微時為童子師仰束修自給故有詩云若得水田

反以軍功封俞侯。

為掾詈辱

漢翟方進字子威、年十二而孤。後給事太守府小吏、號遲頓不及事、為掾史所詈辱、永始中拜相封高陵侯。

蔡澤匹夫

（顩音[illegible] 頞音遏 搤音阨）

楊子解嘲、蔡澤山東匹夫也、顩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強臣之相、搤其咽、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石奮小吏

見姊妹。

耻出寒微

唐太宗擢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少時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廷問之、玄素深以為耻、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賛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又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賢、或廣坐中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可終羈賤

（堞音疊）

孔帖、裴寂初與劉文静友善。夜見邏堞傳烽、叱文静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静笑曰、如君所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

令奴同席

漢任安過平陽公主家、主家令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劍斷席別坐。

為人操舟

唐南霽雲少微賤、為人操舟。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五卷

貰音世

○娼妓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其家在教坊。謂之內家。又營妓。古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雙鬟唱詩

唐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并妙妓四輩。尋續而至。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唱詩不及。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列拜牀下。奉吾為師。須臾名妓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里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

鏁音欒

史鳳致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其上者以迷香洞。神機枕。鏁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有馬垂客于鳳。罄囊所有銅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青屛而歸。

寫眞寄書

崔徽。河中妓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幕白知退歸。徽乃寫眞寄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稹為作歌。

刃髻為信

唐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遊太原。悅一妓。將別。約至都相迎。因寄詩與妓。妓得詩。思之不已。疾且甚。乃刃髻藏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為信。又題一詩云。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

鏡湖春色

唐元稹廉問浙東官。官妓劉采春。嘗贈以詩。末二句云。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又因醉題東武詩中有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之句。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為戀鱸魚。為好鏡湖春色耳。春色。謂采春也。

越樓歌聲

[illegible]

李尚書詠為浙東廉使夜登越城樓聞歌聲激切召至乃去籍妓盛小叢突厥三臺詞也詞云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言語文章

唐蜀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卒母孀居韋臯鎮蜀召令侍酒因入樂籍元微之元和中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與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濤歸浣花溪其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于是濤別模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律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皇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

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又嘗辟為校書贈之詩曰萬里橋西旾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精神意態

宋餘杭名妓周月僊意態丰采精神艷冶尤工詞翰柳耆卿東京才子年甫二十五歲來守茲郡造翫江樓于水滸舟召月僊至樓上歌唱柳欲私之周拒而不從柳訪知與隔渡黃員外情密每夜用舟往來柳命舟人淫辱之舟人聽命一晚見月仙獨下舟渡河舟人強淫月仙月仙不得已從之惆悵作一絕云自嘆身為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次日柳排宴于翫江樓召月仙佐酒令

舟人在傍酒半歌月仙之詩月仙惶愧拜謝遲耆卿次[illegible]耆卿大喜而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孫角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弄肯教辜負此時情月仙謝耆卿而歸耆卿因此自損其名

曾棲鳳凰

侯鯖錄元微之貶江陵士曹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檯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營妓與二吏爭相好此妓乞書扇子謝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檯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令咏鸚鵡

宋杭妓周韶有詩名好畜奇茗嘗與蔡君謨鬪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因求落籍子容指簷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遂成云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一座笑賞述古許令落籍時韶適衣白故云雪衣女

[illegible]

蜂蝶相隨

唐都中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貴門子弟多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金帛不惜

唐東海妓女吳盈盈者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艷甚召詞翰

惜悉。翹翹出群。少年子爭欲賃其門。不惜金帛。盈盈滿[illegible]耦方許一笑。

嘗作古詞

蘇小小者。錢塘名妓。南齊時人。嘗作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按西陵今在錢塘江之西。錢塘名娼有二蘇小小。此是南齊人。卽白樂天劉夢得有詩稱之者。及春渚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是也。一是宋人。卽蘇小娟。

能變新聲

唐許子和吉州永新娼家女。入宮名永新。安祿山亂。子和流落民間。爲士人妻。士人歿。復爲娼。能變新聲。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衫嚲望哀

唐揚州崔涯張祜二人齊名。每題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二人作詩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蓋謂端端黑而且長也。于是端端遂往見二人。再三請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至其戶。或嘲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題詞寓意

名妓楚娘。以姿學自負。三山林茂叔與之相厚。因官建昌。攜楚回家。其妻李氏不能容。楚題詞于壁以寓意云。去年梅雪天千里人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追怨。鐵石作心腸。鐵石剛猶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李氏見詞乃曰。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置長衾大被。三人共寢

月英善謔

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妓歿。乃焚之。時有妓徐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善謔。

逢僊巧言

平康里前曲中有老妓曰萊兒。字逢仙。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最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有天水山光遠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明俊少。尤謟附之。及光遠應舉。自以俊才。期于一戰而捷。而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萊兒正盛飾立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婿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過。光遠何曾解一鳴

悲戀希孟

宋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儁。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

何。郎[illegible]云。自遜抗機雲之歿。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于男子。而鍾于婦人。衆人默然。知其悔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發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再傍他人呵。

怨恨王魁

宋山東名妓桂英與王魁厚。誓不他適。凡魁服食。皆取于英。魁赴科。英為祖餞。仍贈以詩。魁登第。英以書賀。并寄詩章。魁竟不答。後除徐州僉判。娶崔氏赴任。英聞之。怨恨。乃自殺。魁忽白日見英。罵其負義。遂得病卒。

乞詩東坡

見寵妾

求詩參寥

宋僧參寥至徐州。訪東坡。坡席上戲令一妓求詩參寥。參寥詩曰。

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偕老趙判

宋蘇小娟。錢塘妓。[illegible]精音律。才工文翰。與姊盼奴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歡。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于業。遂捷南省。得授官襄陽府司戶。奴[illegible]偕老。不敏赴宦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illegible]趙院

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以[illegible]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illegible]言至錢塘托[illegible]倅錢塘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歿矣。小娟亦為[illegible]奴所歡者。以於潛官絹誣攀繫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illegible]商人官絹百匹。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乃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詞婉。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盼奴相思致疾而歿。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彼遣人附一緘。及饋物一簽。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

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

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不得已和詩曰。

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官絹無。

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院判偕老焉。

續婚符郎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邢之妻。即單之姊。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中。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闕。約官滿歸成婚。是年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玉能作小詞。每公庭侍宴。本州前後守倅皆重之。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戶。見楊

王甚慕之。有司理與司户契分相投。將與之為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後司理置酒請司户。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户佯醉嘔吐。偃息于書齋。司理令楊玉侍奉湯藥。因得一遇。因謂玉曰。汝必是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是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媼所生也。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姓邢。在京師孝感坊住。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父授某處知縣。不幸父母遇寇隕命。妾被掠賣至此。司户復問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各以實對。因大泣下。司户心知其春娘也。未敢言。後一日司户置酒回司理。復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因好言正色問之曰。我今喪偶。汝肯隨我乎。玉曰。妾所願也。司户知其厭

惡風塵出於誠心。乃發書告父。時父在省為郎官。乃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父又致書全州太守。竟如法成婚。按符郎名飛英。字騰實。

好笞官妓

魏泰詩話。宋呂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笞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憫而捨之。梅聖俞聞之。作莫打鴨詩以寄意曰。莫打鴨。打鴨

鶬音郭

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鶬鶬。

私幸營妓

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

廬。王荊公往迫之。溫公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其事。荊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頗通佛書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片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鞍馬稀。老來嫁作商人婦。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

尤喜樂府

李次山義倡傳。義倡者。長沙人。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及妓籍中可與譚者。或言娼。遂往焉。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竟。皆已平日所作者。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具道所以。少游曰。若素愛秦學士。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秦學士京師賢人也。焉得至此。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亦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娼大驚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于堂。娼立階下。北面拜。且

覰猪去聲

張筵虛左示不敢抗。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娼乃寢。先平明起。立帳外以俟。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將別。娼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又不敢從行。恐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娼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覰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絰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拊棺繞之三週。一慟而絕。京口人鍾將之常州教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既為作義娼傳。又系之贊云。

不肖破顏

宋淳熙中。有妓湯賽師。居抱劍營。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顏。猥客恐為所侮。不敢登門。有惡少詭為外方富民部綱者。僦館其鄰。因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惡少揮金不吝。且能調弄風月。舉家大喜。頃之。惡少復舁釵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察。受而緘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一夕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部中料理某事。欲夙起。賽師唯唯。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覘之。寂無蹤跡。然後視之燦然者。皆偽物也。舉家恚恨。賽師愧赧而死

囁嚅音攝濡

無如眇目

秦少游云。有美娼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于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目焉。其瘠于溝中矣。娼曰。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無知我者。遂行抵梁。舍河濱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飯少年亦飯。娼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如一目者。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

不事叛逆

毛惜惜。高郵妓也。宋端平初。別將榮全。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應。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殺之。後人為立廟祀之。

長佐歡娛

宋成都官妓趙才卿。性黠慧。帥府與都鈐帥會飲。命才卿佐酒作詞。應命立就。歸梁燕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皇拓境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贏得淚流珠。

歌以侑觴

蘇東坡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營將催督也整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多屬意於秀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為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凉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佳府僚大悅劇飲而罷

鄭音談

舞以佐酒

聞見錄宋文潞公知成都嘗行樂有飛語至京師會御史何郯字聖徒蜀人當歸上遣察之李少愚謂文潞公曰此無足念慮因迎謁聖徒于漢州同郡有妓善舞命之佐酒聖徒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徒曰所謂楊臺柳者也少愚因取妓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且命其妓歌之數日聖徒至成都頗嚴重潞公一日宴聖徒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其詞以酌聖徒聖徒每為之醉此與陶秀實事同

涪音浮

拜謝涪翁

涪翁過瀘南瀘帥留府會有官妓盼盼帥嘗寵之涪翁贈浣沙溪詞曰脚上靴兒四寸羅脣邊朱麝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廻波料得有心憐宋玉祇因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麼盼盼拜謝涪翁瀘帥令唱詞侑觴盼盼唱惜花容

涪翁大喜醉飲而別按涪翁黃山谷號也貶涪州別駕故云

驚逝陳烈

宋蔡君謨守福唐會李泰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籍妓侑酒妓方舉板一拍烈怖駭越墻攀木而逝李因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夕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榜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榜與櫓同

戎昱寄情

唐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至厚浙西樂將聞其名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于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妓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不覺淚下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寄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笞之命與妓百縑即時歸之

紫山鍾愛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甚姝麗雜劇尤當今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閑情任卷舒掛盡朝雲暮雨

喜偶任生

唐長安中。娼妓曹文姬。工翰墨。為關中第一。號為書仙。求為偶者。先投詩以待其自擇。有岷江任生投詩云。玉皇殿上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透骨。雲衣曾惹御爐煙。文姬得詩喜。遂留為偶者五年。後因歌送春詩。乃與生曰。妾本上天司書仙。以情愛謫居人世。今當回。子宜偕行。偶見朱衣吏持玉版至曰。李長吉新撰白玉樓記召汝書碑。生方悟妓為仙女也。遂同拜命。舉步騰雲而去。

不誣仲友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名藝冠絕一時。唐太守仲友命賦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一闋。七夕郡齋高會名士。謝元卿命以己姓為韻。賦七夕。酒未行而詞已就。名鵲橋仙。或與仲友有隙。欲擿其罪。指唐與蕊為濫。繫蕊于獄月餘。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吏勸其認罪不過杖。蕊曰。賤妾縱與太守濫。罪不至死。然妄言以汙士大夫。則死不可誣也。獄再兩月委頓幾絕。而聲價愈騰。未幾與唐有隙者改除。而岳商卿代之。命蕊作自陳。蕊口占卜算子呈覽。岳喜。即時出罪。判令落籍。而宗室納之。

禹錫亂腸

唐劉禹錫罷蘇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于席上賦詩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一說劉禹錫罷和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illegible]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其來。問何詩。曰云云。又一說韋應物罷蘇州。過鴻漸。非禹錫也。杜韋娘曲名。

文正屬意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因鬻以惠公。

句嘲阿軟

唐元稹到通州。見廳壁間有詩。落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不知何人題也。錄此詞寄樂天。乃樂天十五年前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故白復有詩云。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嘲阿軟。那知傳誦到通州。

詩感峴娘

宋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見小妓峴娘。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絕非向時容態。感之作詩曰。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傍岸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悞人。

師兒密誓

宋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illegible]爲

姥音毋

惡姥所閒。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惟一婢一僕隨之。凡常遊湖者。逼暮即歸。是日王生與師兒[illegible]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已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市酒殽復遊湖中。迴還。更謂舟人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為棄物。經年無敢登者。

國容短書

長安名妓劉國容。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騎賫短書云。歡寢之濃。恨雞聲之斷

愛恩憐未洽。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

求納嬌如

京師名娼陳嬌如。姿藝並美。睦州尹一見求納焉。嬌如曰。願得錦帳十里乃可。蓋戲言也。翌日載錦帳數十車。陳大驚。乃如前約

願覓愛卿

宋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百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起龍卻鳳

梁孝元觀妓詩。起龍調節鼓。卻鳳點笙簧

迴雪落塵

弘執恭觀妓詩。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

年衰慕閒

角妓鄒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閒寂。及死。佯為坐化。有作詩以挽之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閒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平康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翠燒衣事。功德誰分孰後先。

色衰求嫁

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薄之。無委禽者。乃決

之術士。術士云。年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為然。數年閩人子有閹入內府為太監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于外地。翌日拜之。遽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語左右曰。此非吾母。當更求之。左右覘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曰隆奉養。十數年而沒。則術士可謂奇中矣。

投牒從良

蘇東坡在杭。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良。東坡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甚便。

出家學道

輟耕錄。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流輩。忽翻然若

[illegible]音紫

有所懷。遂著道服。出家遨遊浙江。[illegible]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illegible]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illegible]館月明簫鳳下。[illegible]却嫌癡絶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郵亭掃地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留寫六朝實錄。[illegible]進見嚴吟。下視江左韓熙載曰。五柳公雖若端整。其守可隳。乃命妓秦弱蘭衣弊衣。為驛卒女。每日擁箒掃地。陶微見悅之。詢其故。答曰。妾守驛者之女也。父喪夫。歸託父母。陶因與狎。與一詞名風光好。詞云。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數日。李後主開宴。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沮。即日北歸。

僧寺拂塵

宋魏仲先與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復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六卷

○奴隸

周禮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注云。謂坐盜賊則沒入。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世俗呼奴婢曰臧獲。臧者。被贓罪沒入官為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楊雄方言。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一說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又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之間。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

秦綱

左傳二十四年。晉侯迎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綱紀之僕。注云。晉侯。文公也。嬴氏。秦穆公女也。穆公以文公新有呂郤之難。故以三千人衛送之。

晉侮

秦晉之間。罵奴曰侮。

周奚

周禮奚三百人。注云。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

齊娠

娠音申

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廝。皆謂之娠。注云。女廝。謂婦人給使者。

鷹犬才

魏陵琳檄。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牛馬走

史記。太史公牛馬走。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也。

廝養

公羊傳。廝役扈養。唐皮日休記。趨廝走養。注云。析薪為廝。炊烹為養。

牧圉

左傳二十八年。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注云。養牛曰牧。養馬曰圉。

應門

李令伯表。應門無五尺之僮。

置市

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民。顓斷其命。今改奴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注云。闌遮闌也。即牛馬闌圈。

廬兒

漢蕭望之傳。望之與王仲翁同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門東候。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注云。漢名奴為蒼頭。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家僕

史記。與家僕襍居齊處也。故今奴隷謂之家僕。

遺賈

史記。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於是陳平遂交歡太尉勃。以奴婢百人遺賈。

賜光

漢宣帝賞賜大司馬霍光奴婢。前後共百七十人。唐李大亮以功。上賜奴婢百口。大亮謂曰。爾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忍錄而為隷乎。縱遣之。高祖聞之。嘆美。更賜他婢二十口。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之親戚。

侯相

見賤士。

士風

晉石崇蒼頭雄翹者。性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歸鄉里。

典琴

啓顏錄。北齊王元景有奴名典琴。

執鞭

晉陶侃家僮千餘。有胡奴者。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奴乳主孫

淯音育 湩音動

東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疫疫相繼死沒唯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湩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

奴匿主子

晉祖逖有胡奴曰王安者逖甚愛之及逖子紹之誅安嘆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引泉灌蔬

見泉

接水釀酒

瑲音槍

酉陽雜俎魏賈瑲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所絕有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訴主藏甲

鎧音愷

唐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具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畏誅按之無他狀竟投曙嶺外慶免罪魏謩引律固爭卒論慶死

衛主持兵

唐武元衡被害自是公卿入朝俱以家奴持兵呵衛

買奴置田

史記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約奴過舍

唐崔覲老無子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具酒食夫妻嘯詠相視為娛

醉罵縣令

种音充

東漢班孟堅在竇憲幕府有奴干洛陽令种兢車騎吏呵

之奴醉罵兢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及憲敗賓客皆逮拷兢捕繫固遂死獄中

合役秀才

噀音遜

酉陽雜俎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僱得一僕已一年矣後疾漸差秀才謂僱者曰余貧迫若此無由寸步因褫垢衣授之令辦酒肉予將會村老焉道路資僱者笑曰此固不足辦亦當營之乃斫苦楝聚於盤上噀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慙謝僱者皆返清為僕僱者曰予固異人有失謫於下賤合役於秀才皆限未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

而學處不安席者乃辭曰秀才苦學未[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因說秀才脩短之數遂去不知所之

為奴報仇

見賊士

為奴償德

唐山東節度府閭陽城義士發使遣五百縑戒使者不令反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所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非也能與我為學乎俶謝叩教以書

抱頭就戮

東漢宋則為鄢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絃斷矢激誤中子即死奴抱頭就戮則察而恕之頼川荀爽深以為美

鬻身辦喪

唐盧懷慎死家無餘畜惟一老蒼頭請自鬻身以辦喪事

助勞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估勢

唐柳子華為昭應令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恣縱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發其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

厮臺掠民

唐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厮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駒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不忍屈陛下法以偷生也又李絳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

璀 推上 瑩

厮豎預政

唐崔蕘為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群盗竝起蕘簡脫不曉事委政厮豎

作車

韓愈送窮文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按奴星韓奴名又按齊王元景奴名典琴江表傳吳太奴名谷利

鋤藥

唐施肩吾詩鋤藥屋老叟焚香呼小青

悼亡奴詩

唐溫州刺史朱褒悼亡奴詩魂歸冥漢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注云唐人亡者遇七日則以亡者衣物施僧事見唐楊氏談藪

詔跛奚文

黄山谷作跛奚文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得跛奚蹣跚離跛不利趨走主人不悅廚人怒罵婢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呼跛奚來前善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群狙賦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闚門之內閫無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晨入庖舍滌鐺瀹釜料（犓音麤）（肪音芳）（滐音肩）簡蔬茹留精黜犓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煑餅深注湯和虀勿投醯虀臼晚用薑菍滐不用焦旋葅（爁音濫）不用黃飯不欲着牙揚盆勿駐沙姨爁臨食爬垢捲髮染（舐音是）指舐約嚴裁懷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凡前之為汝能之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懶鬚

初學記王褒有奴號髯奴嘗有辭責其鬚曰我觀夫人鬚長而黑髯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若子之鬚既亂且赭枯槁禿瘁濁垢流離汙穢泥土無素顏可依無豐顙可恃懶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尾為爾鬚者不亦難乎

蓬首

輟耕錄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

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易馴人下等良善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僕以實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不肯行酤

漢王褒僮約蜀郡王子泉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泉即讀券文其略曰舍有客至題壺行酤汲水作餔滌盃整桉撥蒜斷蘇切（[illegible]音[illegible]）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鱉烹茶盡力具鋪犬吠當起驚告鄰（振音[illegible]）里振門拄戶上樓擊鼓持楯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咋音責）事浣衣當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仡（仡音乞）仡叩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不服執燭

後秘[illegible]才入都嘗與客奕碁蒼頭執燭或睡則加杖奴曰郎君若為[illegible]書執燭不敢辭今侍奕定何[illegible]也[illegible]大慙遂研習經史

易酒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取漿

唐竇軌戒家奴無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

奴能斫石

林邑記夷奴范文夷師父奴也以刃斫石如斬蘆葦後為國王

奴可託金

宋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付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嘆服

操箠出主

戰國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以杖擊臣

宋武帝寵一崑崙奴嘗以杖擊群臣

恃愛挾權

漢霍光監奴馮子都有殊色光愛幸之常與計事頗挾權傾郡邑注云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

感恩刻骨

宋李沆字太初一僕逋宅金數十忽一夕循去其僕有女將十歲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沆大惻然祝（笄音雞）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夫人如言教訓婦德及笄擇壻（刲音奎）且奩歸之後父歸京聞之感佩刻心骨沆病僕夫婦刲股為羹饋之沆薨衰絰三年以報

奴知文章

（愔音因）晉郗愔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於劉

（惔音炎）惔惔問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惔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奴善射騎

唐王毛仲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射騎王市得之與毛仲[illegible]

愛才

唐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化德

唐陽城值歲饑屏跡不過鄉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illegible]

㲉數杯乃受之

守主不離

（涑音速）涑水記閻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父覯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繫械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别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死窮無家人達使毋守其屍出為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

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事主不貳

宋黄山谷曰役者余成忠信不貳事鄙八年未嘗見其過蓋自少時至於今行年六十矣猶一日也吾嘗與僚友論其為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强而厚於德如第伍公胡威未能遠過也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云

詩曰丹籍生涯無列爵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按王尼晉人字季孫嘗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皆與尼友大將軍聞之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奴盜銀盃

唐柳公權字誠懸善書公卿既遺巨萬多為主藏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别貯盃盂一笥縢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音頗）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奴竊銀器

宋張文定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置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寸祿

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通主愛婢

齊張敬兒家貧傭賃自給嘗為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殺之逃竄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後宋明帝立四（着以）方反叛敬兒為將啓帝云吳泰以絲助哀顗為督弦諂收籍吳氏家人保身得出其財貲數十萬敬兒皆有之取所通婢以為妾

私主侍兒

沈洵為節度使奴私其侍兒洵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為亂

夜攻滔。滅其家。

奴享長壽

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二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風俗通。公孫志節有蒼頭。名餘地。年七十二。

奴得封侯

東漢光武朝。漁陽太守彭寵。自負其功。帝接之不滿意。遂反。其蒼頭子密等。斬寵及妻首來降。封奴為不義侯。

○婢妾

覆酒

劉向列女傳。周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隣。主父還。妻恐覺之。為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念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佯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將納婢。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翻羹

善音 仕

東漢劉寬。字文饒。性度溫仁。多恕。雖在倉卒。無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服。寬令收之。神色無異。徐顧婢曰。羹爛汝手乎。天下以此稱為長者。

沒身贖父

晁女

挺身代主

皇甫謐列女後傳。會稽翟素者。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青。乞代素死。賊殺素。後欲犯青青。青青曰。向欲代素。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尚死。何以生為。復殺之。

家婢知書

劉義慶世說。鄭玄家奴皆讀書。玄嘗怒。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胡婢善射

三輔決錄。金禕為郎。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禕與必相善。知禕有胡婢善射。嘗使之從其後也。

執爐

漢尚書郎入直。給侍使二人。選端正妖麗者。執香爐護衣服。

添香

劉禹錫和白樂天誚失婢詩。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又劉謐之賤曰。方欲教奴學耕。使婢執杼。

遺婢主爨

晉祖訥。字士言。家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大將軍王敦聞之

遺其一婢。辟為從事中郎。人戲曰。奴價倍婢價。訥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羊皮耶。

遺婢掌牋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曰紅線。善彈阮咸。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內記室。後田承嗣欲併潞州。嵩深以憂。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乃夜潛至魏城。竊承嗣床頭金盒而回。嵩即作書遣承嗣曰。昨暮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盒。不敢留。謹用封納。承嗣見盒驚倒。麗青池自是與嵩和好

吹篪降羌

後魏河間王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之不降。有婢曰朝雲。善吹篪。王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人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出財募士

唐崔寧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寇瀘州。寬與戰力屈。寬婢奏任素驍勇。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而退。

侍婢殺主

漢大司空扶平侯王崇。就國歲餘。為侍婢所殺。

舊婢告主

唐楊謹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會婢春草有罪。謹矜欲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謹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問所從來。婢奏為謹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謹矜。坐庭步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珙等。與李林甫作飛牒告謹矜。有詔賜死。

誣人為姦

殷芸小說。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甲欲姦。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由是武子經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

失身遭辱

青瑣王郎中幼女名瓊奴。因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婢妾。遭主母凌辱。尚至奉常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歌。

焚券遣歸

唐羅遜嘗有以婢遺之者。遜問所從來。答曰。女父兄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遜憐然。為焚券召母歸之。

質錢許贖

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

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著約令還

李德裕為蜀時。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德裕為著科約。凡年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令還其父母。

輟資遣嫁

東軒筆錄。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為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我父兩政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

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奩篚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黃涉念亡婢

蜀普錄。閬州參軍黃涉。有婢笑春紅死。涉念之。洒淚爛損屋簾。

樂天誚失婢

樂天詩。宅院小墻庫。坊門帖榜遲。舊恩慙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私通王令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私通。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復歸崔生

頔音狄

從事崔郊。唐末進士也。初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得錢四十一萬。寵盻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公座。公覩詩。令召崔生。曰。此詩是公作耶。遂命婢與生同歸。

細過輒殺

張直方。婢有細過。輒殺之。

詐疾送還

小說。唐柳僕射仲賢。鎮西川日。嘗怒出一婢。鬻於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賣縑者。親於束內手揣厚薄。酬酢可否。柳婢於總隙偶見。因作中風狀。失聲仆地。自是送還既出外舍。或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耶。一說作出婢於許金吾家。

山堂肆考形貌第十七卷

○美男　（附孌倖）

家語。息土之民美。

懸珠編貝

東方朔曰。臣年二十有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凝脂點漆

語林。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按弘治。杜乂子也。

美如冠玉

漢陳平。陽武人。挺身伏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大悅。即拜為護軍中尉。周勃等言於上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注云。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炯若明珠

見舅甥。

狀如好女

太史公曰。余以為留侯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貌如美婦

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世微賤。織屨為業。侯景之亂。子高從父寓都下。年方十六。尚總角。容貌艷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見者靡不嘖嘖嗟異。遭亂卒揮白刃縱揗閃咲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數矣。

眉目若畫

東漢馬援眉目若畫。又劉宋謝晦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與謝混同在武帝坐。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姿采如玉

（畋音田）唐鄭畋。字台文。為人仁恕。姿采如峙玉。

狀貌異人

東漢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遁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貌異於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

鬚目驚人

晉劉牢之。字道堅。鬚目驚人。沉毅多計畫。

奏事目送

漢田鳳。字秀宗。儀容端正。為郎。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又題柱曰。堂堂乎京兆田郎。又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預朝政。容止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送之。特賜輿服。

相遇手縈

世說。潘岳。字安仁。妙有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縈之。又岳每行於道。群嫗以果擲之。常盈車。

張蒼如瓠

鑕音只

漢張蒼當臨刑解衣伏鑕。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於沛公赦之

和嶠如松

頠音隗　磥音壘　砢音科

晉裴頠云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然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相如閒雅

漢司馬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注云都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

張緒風流

齊書。劉悛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嘗嗟玩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色皎

世說何晏字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膚清

晉謝尚論中朝人物。杜乂膚清叔寶神清。

龍章鳳姿

晉嵇康字叔夜長七尺八寸。雖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又山濤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按傀俄即巍峩也

麈音主　寗去聲

瑤林玉樹

晉王衍字夷甫。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表物執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山濤見而嘆曰何物老嫗生此寗馨兒又王敦稱夷甫處衆中。如珠玉之在瓦礫也

市嫗遺帽

晉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嘗帽破。入市買之群嫗悅濛遺以新帽

酒家益罇

王夷甫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益罇饋食。以延留之

乘羊車

衛叔寶齠齓中。乘羊車入洛陽市。見之者以為誰家玉人

披鶴氅

見雪。

蒹葭倚玉樹

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按玄字太初。為黃門侍郎。以與玄並坐為恥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

野鶴在雞群

晉嵇紹字延祖康之子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容儀高邁

晉裴楷。容儀高邁。時謂之玉人。又曰。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照映人也。

風神峻整

唐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儀止秀偉

武后召張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嘉貞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威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廷。天顏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見。拜監察御史。

舉止秀峙

唐崔湜舉止秀峙。若玉而冠者。仕至吏部侍郎。遠之父也。

見者改容

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遠國延首

宋褚太宰淵美儀觀。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明帝嘗嘆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時人以方何平叔。

軒軒如朝霞

世說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又玄宗召見李白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濯濯如春柳

世說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日月入懷

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琳琅觸目

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德秀眉宇

唐元德秀。字紫芝。房琯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蔣凝風標

唐蔣凝美風標。號玉筍班。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

質等珪璧

宋明帝。姿貌豐潔。與珪璧等質。

光映殿庭

頫音俯

元趙孟頫。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庭。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閉門而泣　（已下嬖幸）

左定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共船而釣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涕下。王曰。何為泣。對曰。為

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得魚矣。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於王。則褰裳趨者衆矣。而臣亦猶前所得之魚。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泣乎。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乃遺之虞

戰國策。獻公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去。因而伐虞取之。按破老。言破其老成人。使之雖有言而不用也。

有寵於衛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以色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靈公遊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公曰。愛我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心變也。

賞賜擬鄧通

（嫣音偃）韓嫣字王孫。漢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及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臥起。

愛幸埒韓嫣

漢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女弟得幸於上。號為李夫人。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由是延年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同臥起。其愛幸埒韓嫣。

○美婦

（娃音娃）服虔通俗文。南楚以美色為娃。楊雄方言。宋衛晉鄭之間美色曰豔。秦晉之間美貌為娥。美粧為窕。

美心為窈

髮不屑髢

（鬒音軫 髢音第 髲音避）詩鄘風。鬒其髮如雲。不屑髢也。注云。鬒黑髮。髢。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

眉不施黛

東漢明帝馬皇后美髮。為四起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南威

戰國策。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西施

吳越春秋。諸暨苧蘿山若耶溪。有東施家。西施家。西施姓施。在溪之西。故曰西施。越王用范蠡計。取獻吳王。後滅吳。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莊子天運篇。西施病

矉與顰同

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遺郭

戰國策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亡去因而伐郭破之按舌謂諫臣也。

啖蜀

昔蜀與中國不通自秦以金牛美女啖蜀始通中國。

目逆

左桓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

顩音偘

美而豔。

意移

司馬喜見趙王曰臣周流無所不至未見人有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其容貌顏色固絕人矣若其眉目準顩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勿泄也。

尤物移人

左昭二十八年初叔向娶申公巫臣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甚美必有甚惡夫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强使娶之生楊食我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遂滅焉。

禍水滅火

見宮嬪

高唐

見雨。

下蔡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其言問玉玉曰天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

靚音請

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子登墻闚臣三年臣未之許。

處以椒房

越王謀滅吳以美女夷光脩明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竝立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窺之者莫不驚心動魂以為人神。

按夷光脩明西施鄭旦之別名。

貯之金屋

見皇后。

忘犁忘鋤

秦羅敷陌上桑行行者見羅敷下儋捋髭鬚。少年見羅敷。（帩音繳）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觀羅敷。

傾城傾國

見宮嬪。

芙蓉臉

西京雜記。文君卓王孫之女。眉狡好媚色。望如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楊柳腰

見寵妾

善為妖態

東漢梁冀妻孫壽。色甚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齲音矩）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冀甚憚之。冀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因與私通。

善畫長眉

隋煬帝御女吳絳仙。善畫長眉。嘗以紅牋進詩謝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解圍

漢高祖被圍平城。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其寵。謂單于云。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

破族

（誠音咸）唐崔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為相。宰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妹盛飾使獻綯。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我。破吾族矣。不受。

王簪搔頭

見宮嬪。

金訶遮痕

楊貴妃日與安祿山嬉遊。一日祿山醉戲。引手抓傷妃胸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為訶子遮之。

後宮中皆效焉。

唾石華

趙后飛燕與其妹合德坐。后誤唾妹袖。合德曰。姊唾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華。假令上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

垂王筋

六帖。魏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王筋也。

青琴

（嫺音閑）上林賦。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粧刻飾。便（嬛音瑩）嬛綽約。按青琴神女也。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於洛。遂為洛水之神。

絳樹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

蛾眉

（荑[illegible] 蝤蛴音[illegible] 四[illegible] 螓音秦）

詩衛風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擢鬢

見宫嬪。

弗御鉛華

曹植洛神賦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按芳澤香油。鉛華粉也。

不施脂粉

唐楊貴妃有三姊。封韓國。虢國。秦國夫人。姊虢國夫人不施脂粉。自衒美豔。常素面朝天子。又常乘驄馬入禁門。張祜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療饑

南部烟花錄隋煬帝每覩御女吳絳仙。顧謂內侍曰。古人謂秀色若可餐。絳仙者可以療饑矣。

解語

太液池千葉蓮開。明皇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秀色可餐

晉陸機豔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穠華可鬒

（鬒音診）

白樂天詩。秀色似堪食。穠華如可鬒。又左昭二十八年。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注云。鬒黑言髮稠而鬒黑也。

沉魚落鴈

麗情集。有沉魚落鴈之容。有蔽月羞花之貌。又莊子齊物論。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入。麋鹿見之決驟。

驚鴻游龍

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水之迴雪。

四妓不易

南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與蕭有舊。吉設女樂。中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欲以四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斬吉。納其妓。乃啓孝武云。謗訕朝政。

一軍皆驚

唐憲宗時。都統韓弘。欲倚娛自重。不欲淮西平。惡李光顏忠力。乃飾名姝。教歌舞。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大會諸將。引使者以待姝

至。秀曼都雅。一軍皆驚視光顏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柰何光顏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悲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

迴車

藝文類聚。欲以千金笑。迴君流水車。李白詩。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

藏劍

蘿山子曰。麗色藏劍。厚味腊毒。

月妖

唐武三思置一妾。名素娥。有殊色。士大夫皆欲訪覩。狄梁

公亦在焉。妾遁逃不見。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花月之妖。天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可以見

花羞 巴蕪

五代梁故將[illegible]侍兒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

縫裳習歌

六朝詞。魏髮縫秋裳。趙豔習春歌。皆魏趙之美女也

彈絃擊節

文選。巴姬彈絃。趙女擊節。巴姬趙女。皆西蜀美女之總稱。又杜子美詩。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

態濃意遠

杜子美麗人行。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

郁音墨

肌香體輕

見寵妾

山堂肆考形貌第十八卷

○醜男

家語。耗土之民醜。

子羽修行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及觀家語所記、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充其辯、與史記相反

高柴知名

高柴、字子羔、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門

欲觀叔向

見蔿舉。

請說子光

呂氏春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按吳王、王僚也。故事也。

深目

見天。

醜頎

史記、蔡澤、燕人也。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illegible]（齃音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注云、曷鼻、謂鼻如蝎蟲也。魋顏、謂顏貌魋回、如魋梧然也。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

妻無與居

呂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椎顙廣顏、色如漆頳、垂眼臨（盭音利）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

注云、敦洽讎糜、惡人名。惡、醜陋也。制身、制陳侯身也。

母不欲舉

（頞音遏）周裴汝南先賢傳、周㚇、字彥祖。欽頤折頞、貌甚醜。母不欲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之狀、皆有異於人、興我宗者、必此兒。遂舉之。注云、欽或作欲。頤、頷也。折、曲也。頞、鼻莖也

睅目

（睅還上聲 皤音婆）左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注云、睅目、大目。皤腹、大腹。棄甲、言亡師。復、言復歸。于思、多鬢貌。譏華元多鬢而又多鬚。白帖、睅目佐宋。覽頞佐（去聲 頞與齃同）

缺唇

唐方干字雄飛。唇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不第。遂隱鑑湖數十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人號曰補唇先生。又性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作令譏李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醋。只見半臂着襴。不見口唇開胯。一坐大笑

貌醜口吶

晉左思字太冲。貌醜而口吶。遊遨於市。群嫗亂唾之。委頓而還。又張載字孟陽。貌甚醜陋。每出。人惡之。輒擲瓦礫盈車。

身短面長

五代桑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頤隱肩高

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頭大足短

前秦錄。苻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軍中號為大頭龍驤

不可示遠

漢書。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使求見宮。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臣狀貌醜。不可以示遠人。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又魏武帝將見匈奴使者。自以形衰而陋。不足以雄遠國。以崔琰眉目疎朗。鬚長四尺。有威重。使自代。帝乃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主何如。匈奴使答曰。魏主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更英雄也

不堪補隊

宋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及明帝之世。攸之以功為中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

自恥短陋

東漢馮勤祖偃。長不滿一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婦。伉生勤。長八尺三寸。仕尚書遷司徒。

先觀妍醜

胡訥見聞錄。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象觀其妍醜。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黥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脚跛

唐封常清素瘠。又脚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慇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足攣

孔帖。唐盧照鄰。客龍門山。疾甚。足攣。一手又廢。

土木形骸

世說。晉劉伶字伯倫。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侵音寝

獼猴狀貌

唐歐陽率更狀貌侵陋。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

貌侵而貴

史記。田蚡以武安侯為丞相。貌侵生甚貴。注云。生甚貴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也

貌醜而文

唐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輙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

狗面

裴景泰書。符朗堅從兄。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曰。是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麞頭

唐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乃不見用。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面狹長

後梁宗如周為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常戲之曰。卿何諂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諂。蔡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卿當不諂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按大寶字敬仁。

貌踈瘦

宋王冀公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希白。希白頗茂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錢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

盧杞面藍

見寵妾。

安石面黑

䵟音釬

宋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為䵟。用園荽洗之當去䵟。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醜婦

王子秀曰。以德論。王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以色論。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勃屑

楚詞。西施媞媞而不得。嫫姆勃屑而日侍。按。勃屑。古醜女也。嫫姆。黄帝次妃。貌醜而賢。帝愛幸之。又軒轅本記。黄帝令次妃嫫姆。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嫫姆為方相氏。

朧廉

窐音蛙

楚詞。珪璋雜於甑窐兮。朧廉與孟娵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按。朧廉。古之醜婦。孟娵。古之好女也。

孤逐

劉向列女傳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敬之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其人必有異者遂見之與語三日王喜以逐女妻齊相齊因大治

厚送

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其女欲妻屠門肚肚辭以疾其友勸之曰汝欲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女醜其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為問之女果醜肚一作吐

揚目銜齒

見皇后

偃肩皤腹

朝野僉載兵部郎中朱凝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肩皤腹陋惡之狀舉世所無朱悅之殆忘寢食

惠妃

見太子妃

允婦

世說魏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

入內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以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者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按允字士宗高陽人阮共字伯彥仕衛至衛尉卿其少子侃字德如

亮妻

見夫

誕女

世說魏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按公淵王廣字王陵子也公休誕字

○長人

周書仜陵之人卑而長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禮斗儀君乘土而王其人長

眉間一尺

續博物志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韓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又孫子卿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動天下

腰大十圍

晉書尹緯字景亮、少有大志、不營産業。身長八尺。腰大十圍魁梧有爽氣。

踐龜

東方朔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

釣鰲

列子曰、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鰲戴五山、龍伯國有大人、釣兩鰲、合負而歸、因灼其骨、天帝怒滅龍伯之國、又河圖玉板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一萬八千歲而死

枕鼓

新莽時連率韓博上言。逢萊東南五城。昭如海濱有奇士。身長一丈六尺。腰大十圍自稱巨無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莽以為壘尉。一作枕股、

扛鼎

東漢虞延字子大初生身上有物。如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腰大十圍力能扛鼎、又三十國春秋符堅時置左右郎。及拂蓋郎。帶香為拂蓋郎長一一丈九尺

銅頭鐵額

河圖龍文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

僬[illegible]

丈。又有金剛敢死士。長三千萬丈。

白髮黃衣

魏志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三丈餘脚跡三尺二寸白髮著單黃衣黃巾。又秦始皇時。有大人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

眉見軾

穀梁傳魯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狄長狄僑如也兄弟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又按左氏緣斯犯宋為皇父所殺弟焚如先犯齊為王子成父所殺簡如走至衛復為衛所殺長狄之種遂絶

骨專車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使問仲尼曰。此骨何為大仲尼曰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按防風氏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之長者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注云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索魂

楚詞東方長人千仞。唯魂是索。

食乳

漢張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面鼻雄異

袁宏漢紀長樂尉馬騰其長八尺餘體貌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體貌魁梧

東漢書趙壹字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望之甚偉恃才傲物為鄉人所擯

河流大屐

述異紀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長五丈六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健以為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汎溢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稍長尺餘文深七寸

海浮長袖

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注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頎討高麗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二丈即此長臂人衣也

頎音其

類長三丈

孔六帖東夷長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食人又郭子橫洞冥記文提國人長三丈二尺

有三手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

纍長七尺

孔六帖泰和十二年民皇甫乃八年十四纍長七尺餘長[illegible]大嚼三倍如初

守亮如鐵

楊守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

延翰如玉

五代王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

○短人

楊雄方言侏儒短人也

淳于使楚

談苑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飲酒

孟嘗之趙

史記孟嘗君之趙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

齊晏子

史記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楚葉公

孫卿子曰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其行將若不勝衣

優旃幸休

撕音警

史記滑稽傳旃秦倡侏儒也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霑寒優旃見而哀之曰汝欲休乎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有頃殿上稱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憑檻自恥

見醜勇

案行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為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

穴居

山海經周饒國其為人短小皆冠帶注云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為機巧

行步俯僂

漢書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夾持乃行

坐起端方

宋書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僬僥三尺

（僬僥音焦堯）

國語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按山海經僬僥國在三首之東詩含神霧云從中州以東西四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

鶴國三寸

續博物志鶴國人長三寸[illegible]善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群飛[illegible]下自乘身輕乃[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拾遺記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illegible]人長一尺東方朔神異經西北荒中有小人國人長一寸朱衣玄冠

貌不副聞

漢宣帝即位以龔遂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

智過其軀

陸俟多智長子馥有父風魏文帝常見而悅之曰吾嘗嘆陸俟智過其軀是子復踰其父矣

延年精悍

漢書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妻護為人短小精辯議論常依名節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魏王粲樂進竝為人短小

張松放蕩

益都雜記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

國人誦臧紇

左襄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駘國人誦之

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敗我於邾注云紇時服狐裘故曰臧之狐裘狐駘邾地名襄公年方七歲故曰小子紇短小故曰侏儒

慕容戲維翰

孔平仲續世說桑維翰身短面長後從第同榜四人秦王慕容傑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曰半人

（詒音怠 入音盈）

東方詒騶

漢書東方朔詒騶侏儒曰帝以若曹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軍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

西海畏鵠

神異經西海之外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百物不能犯唯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在鵠腹中不死

同列相戲

邇英閣講論之所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極小王邈叔父在講筵而人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令史致嘲

續世說五代崔籌為左丞以清察稱令史惡之以其頭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博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山堂肆考形貌第十八卷終

山堂肆考性行第十九卷

○德量

書曰有容德乃大國語德者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降猶無基而厚墉其壞也無日矣

（墉音容）

醉污車裀

漢丙吉字少卿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裀中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裀耳後因邊塞事吏得此吏之力

羹污朝服

見婢妾

善遇田甲

（溺烏去聲）

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能諒文然

蜀志蔣琬字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字文然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構戲于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

則顚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不留李邑

東漢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鎭撫于闐衛侯李邑譛之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受超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曰邑前毁君今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追訪簡虛

東漢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虛曾失禮于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屬縣追訪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時山賊爲梗景伯命人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

不辨盗嫂

漢直不疑爲郎或毁其盗嫂不疑曰我無兄終不自明。

不言失官

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别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謂同舟曰謝奉固是奇士注云奉字弘道嘗爲安南將軍。

追送餘縑

東漢戴封字平仲遇盗悉掠其財餘縑七疋盗不知處未持去封追與之盗曰此賢人也悉還其器物又劉宋褚淵有門生盗其衣淵見之謂曰可密藏之勿令人見門生慙謝而去。

奚恤長物

元楊鐵厓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盗伺其亡盡竊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足恤人服其量。

不顧墮甑

東漢鉅鹿孟敏字叔達桓帝時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泰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决勸令遊學。

不詰亡盃

見奴隸。

從容就席

晉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與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板汗流沾衣安從容就席語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于是矜莊之色頓盡命左右促宴行觴笑語移日。

談笑盡歡

唐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譏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披李宗閔居靖安坊時人因以稱之。

為置牛芻

東漢羅威字德仁。廣州人。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為斷芻。置牛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檢犢。不復侵威禾。

不受馬價

隋盧昌衡字子均。為徐州總管。嘗行部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價。昌衡曰。六畜相觸。非由人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

待客如舊

東漢王丹字仲回。光武時。徵為太子少傅。客有薦士于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亦坐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丹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更為設食。相待如舊。

待吏頗寬

宋元絳字厚之。錢塘人。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罪。

見鬼滅火

稽中散嘗夜中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須臾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皁帶。稽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吾不與鬼魅爭光。又阮德如嘗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愧赧而退。

避兵服膏

齊晉陽陷沒。王叔朗與同志避周兵。王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即去。同侶尤之。王曰。莫我尤。我行事若不慢。久作三公矣。按。叔朗。王晞字。

認馬不爭

東漢卓茂字子康。宛人。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者。茂心知其謬。默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還馬謝之。其性不好爭如此。又劉寬為司徒。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即解與。下車步歸。後其人得牛來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何謝之有。

盜牛不問

晉郭舒。有鄉人盜食其牛者。事覺。其人陳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

不治督農

憒音貴

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憒憒。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眾謂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不殺刺客

見義士。

舉止自若

魏夏侯太初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無異。舉止自若。又宋沈昭略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于華林園。時昭略言笑

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語昭畧曰。見卿使人忌夏侯太初。昭畧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逄比干。欣然相對。雲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當何辭答之耶。孝嗣不能對。

意貌恬然

晉羊欣字敬元。在隆安中見晉室漸亂。優游私門。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命草謝死表

唐劉禕之字希美。武后時。坐事賜死。既沐浴。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

不信攝生理

宋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主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果登台鉉

唐處士丁重。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其原不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其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旬浹。于果登台鉉。

超居廊廟

劉宋徐羨之。自布衣直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量。且沉默寡言。不以憂喜見色。

不信術數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不悲去來

常敬遠子。在隨州物故。曷寬子總于并州戰沒。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敬遠神色自若。徐語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撫琴如舊。

攝書圍棋

晉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置勑爭刧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終有異圖。詔賜之死。勑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觀勑訖。復置局下。神色不變。爭刧竟。斂子納奩。徐曰。奉勑見賜以死。方以勑示客。因舉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按景文上或字。

被收求紙

世說。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諸故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按叔則。楷字。楷子楷要

楊駿女駿被誅以楷爲姻黨收付廷尉。

臨刑索琴

世說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安坐讀書

孔文舉爲北海六年劉備表爲青州刺史爲袁紹子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

清歌鼓琴

謝鯤字幼輿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爲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擲面無言

世說王衍字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一處飲讌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不得行族人大怒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唾面不拭

唐婁師德字宗仁位同平章事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火發不驚

世說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印失不急

見丞相。

笑而授牒

唐戴至德胄子相州安陽人高宗時遷尚書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更日受牒訴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覽牒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可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

坐以俟刃

傳青岑

五代史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傳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

不加令史罪

唐裴行儉字守約嘗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令史懼而逃行儉招還不加罪又嘗爲將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以賚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示坐客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捧以升階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至于是。色不少吝。

不容門客言

宋呂公著字晦叔平章軍國事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按宋史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槀以示王安石逐斥公弼于外呂氏號嘉問爲家賊

不願知譖

唐狄仁傑字懷英武后以爲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爲有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專欲鎮浄

宋李文靖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文靖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胡復書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以非才謝病俄拜尚書陳參政以新任失旨退歸兩省其譽文靖甚力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眞優于是亦適遭逢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于是終爲秘監不復用

不衒昭德

婁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人覓不衒之

不疑朝恩

唐宦者魚朝恩嘗短郭子儀于上前子儀入朝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歟

力救竇參

唐竇參嘗傾陸贄後參爲李巽所奏上欲殺之贄上言臣于參無分陛下所知但參爲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得貶驩州司馬上又欲治其親黨併籍其家公請寬之

結驩陸贄

唐李泌竇參器李吉甫之才厚遇之陸贄疑其有黨出吉甫爲明州長史後贄貶忠州司馬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吉甫既至乃與贄置怨結驩時人器重其量

舉鞭徑去

宋富韓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曰弼其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

水南廵檢唱喏。公舉鞭徑去。

遺格送還

宋真宗時。王旦爲相。寇準爲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

不泄偷兒

遯齋閒覽。韓魏公琦。字稚圭。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持刃曰。不能自濟。求濟于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

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偷兒以他事坐罪當死。乃于市中。備言其事。且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于後也。又康定間。元昊寇邊。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七首至卧內。遂褰公帷帳。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此時張元在夏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樓上得金帶。公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嘆曰。非某所及。

不易侍兵

韓魏公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于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爲之感服。

申救蘇轍

宋蘇轍殿試策。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范忠宣公力爲申救。轍平日與公異同。至是乃服。因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獎拔仲淹

宋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

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大用之。豈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爲念乎。

不怨章惇

宋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爲一笑。舟行過橘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亦章惇所爲耶。

恐累宗道

宋王繕爲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爲司戶參軍。家貧食

衆俸祿不給每邀繕預貸俸錢宗道御下嚴吏深怨之訴宗道私貸繕錢州并罪繕繕諭宗道曰第歸罪某君無求也宗道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繕曰某仕無他志得罪無害君公輔器無以輕過有累遠業卒明宗道不知而獨認私貸之罪

不辨索賂

賕音求

宋呂蒙正初相時金部員外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絡中豪宗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匄索于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上乃黜之于是蒙正復相上謂蒙正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不慮構言

宋呂端字易直嘗爲李惟清所構公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

大用唐介

宋文彥博字寬夫初侍郎唐介劾彥博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階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潞公自許州被召即上言唐介所言多中臣病介未召臣不敢行于是上起介通州歷潭州尋至大用文與唐遂爲知己介子義問亦出入潞公門下薦爲集賢殿脩撰帥湖南

不較江鈞

宋寶元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爲兩浙轉運使惡池評以事條奏之降知虢州池未滿時吏有盜官銀者稱爲鈞償私債或謂公可以此報之池不忍與較人稱爲長者

碎玉盞不惜

宋韓魏公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公開讌召漕使特設一卓致玉盞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爲吏誤觸臺倒玉盞竟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碎玉器不驚

宋呂夷簡字坦夫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公語夫人曰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也至元祐中果拜相按文靖夷簡謚

不問呼名

宋富彥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

不問被仰

宋趙閱道爲成都轉運出行部內惟携一鶴一琴坐則鼓琴看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人不知是趙或

慢伊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拜受貶勑

宋寇萊公在道州丁謂遣中使賷勑往授之就賜以錢囊貯劒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公方與郡官飲神色不變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勑蓋貶公雷州也公乃從錄事借綠衫着之拜受于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

命去埋簽

宋司馬君實平陽夏縣人洛中新第初遷一日墻外步行見容埋竹簽數十問之或曰將以防盜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防之亟命去簽

避謝任生

宋李沆秉鈞日有任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避謝曰僕歸當得詳覽任生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于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耳終無忤色

謹拜郡守

宋龐籍爲郡掾日會郡守性褊好責人小禮常令掾屬羅拜庭下卒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會以疾在告月餘方出倒當庭祭偶值大雨守乃令張傘布茅于庭使人設拜公拜起唯謹人以爲遠到之量

不問朝士姓名

呂文穆公初叅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何損人服其量

願聞書生謗訕

金史毛仲攉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堪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記性

史記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劉劭人物志聖人之所美莫美于聰明

誦市肆書

東漢王充家貧無書常于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記爵里刺

魏夏侯榮幼聰明經目輒記文帝聞而詣焉時賓客百餘人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示之一過便能徧記不謬一人帝奇之

因徒坐狀

東漢應奉字世叔爲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對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

居民姓名

唐張巡初守睢陽。城中居民數萬。巡一見問其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又嘗見于嵩讀漢書。謂曰。何爲久讀此書。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卷試之。無不盡熟。

誦道旁碑

魏王粲與人共行。讀道旁碑。人問曰。卿能暗誦乎。答曰能。因使誦之。不失一字。

摸水中碑

北夢瑣言。唐太宗征遼碑。在水中。張建章以帛裹麥屑置水中。摸而書之。不失一字。

盡識部曲

吳朱威與一人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并其妻子盡識之。

徧讀秘書

唐李邕。字泰和。揚州人。自言讀書未徧。願得見秘書。李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異。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

一覽能識

魏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共讀蔡邕碑。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果如衡所書。

一目不忘

宋王安石。字介甫。少好讀書。一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暗寫五行志

陲音垂

南齊陸陲。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陲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暗疏列女傳

唐太宗命虞世南寫列女于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

口對兵事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約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光。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問禹。禹不能記。

心計簿書

吳顧譚爲左郎。每省簿書。屈指心計。未嘗下筭。盡發疑謬

辟即避字　共音恭

○儉約　（附慳吝）

易否卦君子以儉德辟難。左傳儉德之共也。

澣衣濯冠

禮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頹簷敗壁

宋李沆所居陋巷，頹簷敗壁，不以屑意。

伯恭草屋

魏高允字伯恭，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有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嘆息，賜以粟帛。

幬音導

羊續布幬

東漢羊續字興祖，爲廬江太守，卧一布幬，時或穿敗，糊紙補之。

裳不加緣

東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其夫人裳不加緣。

食不兼味

見三公。

妻子自親釜竈

東觀漢記周澤爲澠池令，性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妻子不免饑寒

唐盧懷慎不營貲產，既貴，妻子不免饑寒，常卧弊簀單席，門無簾箔。嘗卧病，宋璟及盧從愿同與訪之，甚喜，命設食，有蒸豆二甌、菜數盤而已，此外翛然無辦。

不愛輕肥

鄄音眷

宋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自奉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公退，閒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李畋嘗侍坐，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官，以至于此。嘗寄友人傅霖詩：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不忍富貴

宋范文正公既貴，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耶。

不好聲色

南史到溉性不好聲色，虛室單席，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不易，朝服或至穿補。

不畜財產

宋寇準初爲樞密直學士，嘗賜金帛甚厚，公乳母泣曰：大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好，寢處止一

青蠙二十餘年不易。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傷。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棄也。靳者愧之。

酒止五行

司馬温公與劉几席君從王尚恭等七人作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如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

食止一器

宋查道爲待制。每食止盡一器。度已不勝。則不下筯。雖蔬茹亦然。常曰。福當如是惜耳。

髹音休

髹器享客

宋杜祁公衍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讌器。陳于前曰。衍非之此雅不自好耳。

殘紙送人

韓莊敏遺事。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公相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飯。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

不擇滋味

宋范純仁字堯夫。平生食無重味。不擇滋味粗糲。

不喜華靡

司馬公訓儉文。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或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費寧相稱

鼾音汗

范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爲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

存亡如一

司馬公訓儉文。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酒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弘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在位去位。身在身亡如一日乎。按文節知白謚。仁宗朝拜相。

一爵一肉

鯖音青

侯鯖錄。蘇東坡在黄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

齩音咬

預以此告之。

一麪一飯

宋杜祁公衍。食千家。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公曰。某本一措大。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所賜。一旦去位。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宿舍惜錢（已下慳悋）

三輔决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悋。嘗宿客舍。僅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奮後爲梁冀徵財。下獄死。按士孫。覆姓。景卿。奮字。

隨步減錢

笑林載。漢世老人。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産業。聚斂無厭。而不忍輕用。或有人從之求乞者。不得已。入内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囊贍君。愼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餓死。田宅沒官。

動筋齩骨

廣五行記。鄧祐。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與。爲差曰。君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鷄食。動筋齩骨。哽其喉而死。

食物充腸

原化記。天寶中。相州王叟。家鄴城。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纔足充腸。莊宅尤廣。客坊二百戶。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飧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常足耳。叟遂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錄。云何得妄破軍糧。後至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于相。盛發其廩以供軍。

麄布送人

江表傳。沈峻。字叔山。有美名。性至儉悋。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内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無麄者。惠恕佳其顯非。

單衣責姪

世說。晉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怒裂餅緣

後周書。王羆鎭河東。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

怒去餅皮

唐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甥去其皮而後食。澣大嗟怒。謂曰。僕嘗病澆俗驕侈。自奉奈何澆漓甚于五侯家。紈綺乳臭兒耶。因引手取所棄者。

鄭撈錯愕失據以器盛而棄之辭盡食之又齊李英公爲
相有鄉人過宅爲設食客去餅緣公責之客大慙

青李鑽核

世說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啖薤留白

世說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性儉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于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盌酒設客

王琨儉于財用設客不過兩盌酒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糲音冊
舉音預

雜肴獻君

世祖幸芳林園就侍中虞悰求扁米糲虞獻糲及雜肴數十舉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甘果不散

世說王丞相導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按太郎導子悅也

好李被伐

世說和嶠字長輿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又語林嶠諸弟往園食李嶠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燭下散籌

見富人

衣下繫鑰

周太祖紀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于衣下行如環珮

陳饌杖姪

見伯叔父母

食肉夢神

唐侯白啓顏錄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

昉音倣

食止有韭

齊書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韭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常食二十七種言三九二十七也

食常無肉

魏李崇爲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言二九一十八也

數米秤炭

唐高莊性慳吝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折項去毛

太平廣記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餘慶呼左右

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illegible]
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器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羹諸人強
進而罷一說作盧懷慎事

○奢侈

左傳侈惡之大也又侵欲崇侈不可盈厭禮記奢
則偪上

鏤簋朱紘
（紘音宏）記禮器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注鏤簋
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爲之天子朱諸侯青大
夫士緇

丹楹刻桷

胡傳莊公將逆姜氏丹桓宮楹刻桓宮桷爲盛飾以誇示
之非特有童心而已

漿酒藿肉
漢鮑宣字子都上疏云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
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按漿酒藿肉者言視
酒如漿視肉如藿也

芸壁檀梁
唐元載末年造芸暉堂擣芸爲屑塗壁以沉檀爲梁棟
飾金銀爲戶牖

玉爲溺器
漢朝以玉爲溺器使侍中[illegible]以從

金爲彈丸
漢武帝時有韓嫣與上共臥起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
者日有十餘長安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
出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小兒含唾
裴景仁晉書符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宴會時賢並
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

肥婢遮風
唐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于前令遮風謂之肉
障

金龍吐旆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疋以銀爲槽窗戶之上以玉鳳銜鈴
金龍吐旆

寶龜負牀
元逸清談梁魚容性侈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
象齒沉檀造一眠牀四面周匝皆用銀鏤金花寶鈿四腳
別以金塗花棒琥珀龜以負牀腳

一食萬錢
魏任愷性豪侈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晉何曾字穎之
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曾子劭奢侈尤甚每食必盡四
方珍饌一日之供以二萬爲限時[illegible]奢飾服馬侍兒閨
童列左右常數十侔于王宫[illegible]治饌羞每食視所

羹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

一費萬錢

北齊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魏高陽王雍爲相一食數萬錢李崇曰高陽一飯敵我千日唐李德裕每食盃羹費錢三萬雜珠玉貝黄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于溝中

釀酒抱甕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欲酒速成而味好也

炊飯煉炭

東屏劇談唐乾符初有豪士承籍勲䕃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煙氣難饜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掃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草中不食者三日賊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于粱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爲豪士但慙恧而無對

厠置香汁

世說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客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語林劉尚書寔少貧儉素嘗詣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

饜音厭

恧音忸

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厠耳按大將軍乃王敦

壁泥石脂

世說王君夫以粘精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按君夫王愷字晉武舅

衣裳改制

南宋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號曰謝康樂

伎樂冠時

徐湛之字孝源爲南兗州刺史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途巷盈滿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

並精車牛

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盛脩宮室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脩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羃䍦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

鋪錦引泉

唐文宗與侍臣論及德宗奢靡有老宮人曰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鋪錦

粘精音稼陛

甃音奏

穿錢甃徑

唐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嘗以金銀疊爲屋壁。以紅泥泥之。別置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以鍮鐵甃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泥雨不滑。人呼爲王氏富窟。

請縑掛樹

獨異志。明皇嘗問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陛下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

剪綵爲花

隋煬帝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

渝音于

豘音豚

以乳飲豘

世說。晉武帝降王武子家。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豘肥美。異于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豘。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盛水養魚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玉釵飾首

玭音騈

唐柳玭。字直清。仲郢子。有父風。嘗作戒奢文以訓子孫曰。王相國涯。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耳。豈爲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言。數月。女因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員外妻首飾矣。乃馮詠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至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杖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賈王皆遭禍。

金盆濯足

唐段文昌。字墨卿。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點山燈

頔音狄

唐于頔。字允元。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

置水遞

見泉

廣津玉櫃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合玉爲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肉之色並如金。

祿山銀罌

帟音亦
橿音姜

唐安祿山起第宅。既成。其幄帟器皿。充物其中。有帖云。橿牀二。皆長一丈。濶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

笊音爪

○狂肆

論語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

罷朝走馬

見夫

到郡騎驢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守帝即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足加帝腹

見故人嚴光事按光小字狂奴。

手捋帝鬚

梁武帝與何子晳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子晳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子晳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居喪飲酒

東漢戴良字叔鸞遵子也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又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illegible]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又世說阮籍遭母喪[illegible]文王坐進酒肉。司隷何曾亦在坐曰明公以孝治[illegible]籍以重喪顯于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不輟神色自若按文王即司馬昭也籍。瑀之子

在制圍棊

晉王坦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撾鼓

東漢禰衡字正平太原人少有才名曹操欲見之衡不肯見操怒以其有才不欲殺之聞衡善鼓召爲鼓吏因會賓客閱試音節衡操撾蹀躞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解衣而輕進衡于是先解褻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着之復操撾顏色無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褻音右

衡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爲伶人之衣。

彈箏

謝尚字仁祖爲豫章上簿在桓大司馬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前取箏令彈仁祖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適桓大以此知之

弄笛

晉桓伊字叔夏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京泊舟清溪側與伊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徽之使人謂曰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訖上車去賓客不交一言。

吹簫

晉衍字子行。玩褻一世。人或來謁者。苟非所願見。輒從樓上遙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

徑入顧園

見園。

徑臥龐榻

先主初入蜀。彭永年詣龐士元。值龐有客。永年與龐素不相識。徑上龐榻上。臥語龐曰。俟客罷。當與卿善談。須臾客去。龐就永年坐。永年又先責龐食。然後共語。因留宿。至于經日。龐大善之。按蜀志。彭羕字永年。廣漢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先主拔為治中從事。羕囂然自矜。武侯密表羕心大志廣。雖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

王澄弄鷇

晉王澄字平子。為荊州將之官。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巾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

畢卓持螯

晉畢卓字世茂。新蔡人。嘗謂人曰。給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矣。

倒着接䍦

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永嘉初出鎮襄陽。諸習氏者。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于池上。輒醉而歸。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注云。彊乃簡愛將。并州人也。白接䍦。一云即今襴衫。一云用白紗作巾也。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

起索便器

世說。謝萬字萬石。安之弟。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八達

晉光逸字孟祖。為胡母輔之所器。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戶酣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便脫衣露頂。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必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不捨晝夜。人謂之八達。

七賢

見隱士。

盡哀哭兵女

阮籍任情縱誕。不拘檢節。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返。

重服追姑婢

世說。阮咸字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按遙集。阮孚字。咸

幸姑婢所生之子也。字始生，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于上楹。可字曰遙集。

執鐸挽歌

謝長史庾左丞，既免官，並肆情縱誕，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按謝幾卿，梁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庾仲容，字子仲，漪之子，蔚之之孫，嘗為尚書左丞。

懷杯就酌

宋慎伯筠，字東美，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買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寄卧何齋

王僕射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于他室。按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直造王坐

（韡音靴）

蕭侍中琛，初為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蕭年少，未為所知，自負才氣，欲往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着虎皮韡，策桃枝杖，直造儉坐。

不對殘客

張吏部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不喜俗人

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時或相逢，即便舍去。

手巾挿腰

（䭨音顛）

王戎顏脫，不持儀形，好乘巴䭨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挿腰。

玉簪挿髻

（䏶音璽）

徐孝穆陵為吏部尚書，搢紳之士，皆向慕焉。陳暄以玉冒簪挿髻，紅絲布裹頭，袍拂䏶鞾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初不識，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孝穆，孝穆名譽為之少減。

常呼父字

（尻考平聲）

晉胡毋輔之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酣醉，常呼父字。輔之亦不介意。輔之嘗酣飲，謙之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共飲。按輔之字彥國，謙之字子光。

好犯亮名

齊書，王亮為晉陵太守，晉陵令沈巑之，性麄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廢之。

與騶卒飲

謝幾卿爲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苑不得飲至醉及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脫衣換酒與車前騶卒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召豪吏飲

盩厔令附見

五代何承裕嗜酒任逸歷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不爲後名

世說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不拘小節

晉陽秋祖逖性通徹不拘小節永嘉中揚土大饑門下賓從多事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

醉眠婦側

世說阮籍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醉臥客懷

唐陽城字亢宗爲諫議大夫八年日夜與二弟痛飲客有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意乃強客飲客辭城即自引滿客不

得已與酬酢或醉臥席上或先醉臥客懷抱亦不聽客辭

寒入縣令被

晉光逸爲縣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舉體凍濕及還會令不在解衣入令被中臥令欲責之逸曰若不暫溫必然[illegible]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之

醉登鎮將牀

[illegible]官

哭途

[illegible]籍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車跡所窮慟哭而返

攫石

攫石書

宋米芾字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

以美名時楊次公傑爲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録爾後當録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願得宋禕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

帝疾危篤群臣進試請出宮人祿時朝臣悉在帝問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以遣出與之

長揖石苞

晉孫楚為驃騎參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輕石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

中庭曬頭

晉謝太傅安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

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乃還未至船呼太傅曰阿螭不作爾按王恬小字螭虎

逆旅濯足

馬周字賓王嘗客于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而西舍于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乃以斗酒濯足一說呼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狂不可及

見子

好不能改

馮吉字惟一洛陽人父道周中書令吉晉天福初任校書郎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不持檢操雅好琵琶教坊伎奏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

常苦饑貧

魏書胡叟字倫許不治產業常苦饑貧不以為恥養子螟蛉以自給養見車馬榮貴者視之蔑如不以經意

不喜拜揖

唐王績性簡放不喜拜揖其兄通知之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婚皆不與也

伏氣凌忽

梁劉長史孝綽小字阿士伏氣負才多所凌忽每于朝集公卿間無所與語輒呼騶卒訪道途閒事

恃才蹇傲

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嫉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延符求酒

齊張充字延符緒子也武帝時朝政皆取決于王中書儉王一日方宴聚親賓延符穀巾屬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

一坐盡傾。按南史。武帝欲以張緒爲尚書僕射。儉不可。元以爲恨。因與儉書。儉以書示緒。緒杖充一日。

曼卿載鹽

宋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疎闊。曼卿亦不爲人所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肩輿造竹

世說。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人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笑良久。主人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令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又宋袁粲事亦相類。

拄拐看花

齊音巨

宋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爲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又張丞相天覺。召自荊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張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逐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

揚槌鍛鐵

世說。鍾士季先不識嵇康。要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擁被對壺

齊孫僧與司馬子如。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穢。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

解帶偃伏

晉王公導嘗詣高坐道人。道人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嘆皆得其所。

岸幘笑詠

世說。桓宣武還荊州。引謝奕爲司馬。奕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殷安屈指

朝野僉載。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畫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不遜如此。

恕先效蟬

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太宗

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寳神輿含怨先長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輿驚問其故答曰聊以效顰

晏殊把柁

宋丞相晏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泛舟湖中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篙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

鐵崖榜門

元楊維禎字鐵崖晚年卧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于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二十卷終

山堂肆考性行第二十一卷

○游俠

（麑音倪）

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謂之游俠六帖鉏麑不殺宣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爲眞俠矣

聶政自屠

（軹音紙）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爲嚴仲子報仇刺殺秦相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腸以死

田光自刎

燕太子丹嘗質于秦秦王政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求爲報秦王者其傅鞠武言燕有田光先生者可與謀太子願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武即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光曰謹奉教乃造焉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光曰臣精已消亡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道太子言願足下過太子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願先生勿泄是疑光也遂自刎而死

散財養士

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

其賤妾之曰文通儻饒智畧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爲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又趙王封弟勝爲平原君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與孔穿者皆其客也

出身徇主

見忠臣

信陵竊符

見宮嬪

田仲喜劒

史記游俠傳楚田仲以俠聞喜劒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

及

朱家振貧

史記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吳不延頸願交焉

吳卿周厄

見故人

千里爭死

史記季布弟季心豪氣蓋關中遇人恭敬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

千乘送喪

史記雒陽有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一敵國云其行大類魯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

借交報仇

史記郭解軹人字翁伯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帝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鑄錢掘塚不可勝數及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

于心卒發于睚眦如故云後爲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族之

借客報仇

漢朱雲字游少通賓客借客報仇

戴遵好施

漢戴遵字子高多財好施食客常三四百人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

王磐擁富

東漢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間與貴戚友善

貫高對獄

綱目漢高祖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還過趙

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高祖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請爲王殺之。王不從。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栢人。貫高等乃壁人于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于是幷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剟（剟音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晉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顧王實不反。其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賢高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航（航音岡）而死。按敖。張耳之子。航咽也。不侵侵字猶言輕也。

萬章却財

（萬音禹）漢書。萬章字子夏。長安人。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與中書令石顯相善。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免官。從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問其故。章嘆曰。吾以布衣見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耶。諸侯以是服而稱之。

自卧大牀

東漢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禮。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君當憂國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自享大案

吳志。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内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今舍去。欲以爲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騭旌于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身自享大案。殽膳重沓。而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能忍此乎。騭曰。吾等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聲聞梁楚

漢鄭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之戹（戹音厄）。聲聞梁楚之間。按羽。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

名顯京師

漢原涉字巨先。哀帝時。涉父爲南陽太守。死官。郡人斂送葬錢至千萬以上。涉悉讓還之。行喪廬墓三年。由是顯名京師。

已然諾

史記灌夫字仲孺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好任俠已然諾諸所交通無非豪傑大俠家累數十萬食客日數十百人橫于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注云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喜縱橫

唐李白喜縱橫術擊劒爲任俠輕財好施

椎埋爲姦

漢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爲姦注云椎埋謂殺人而埋之也

掠貲餉客

唐郭元振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人口千餘以餉遣賓客百姓厭苦之

惡驅惡少

釂音醮　跗音敷

杓音酌

唐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胡証聞之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欒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俠按盡爵曰釂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强灌之也

徑揖群盜

倜音托

宋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逆旅有群盜千餘人飲逆旅中居人皆惶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

豘音豚

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豘肩以指分爲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錯愕嗟咨曰眞宰相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言語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人之辭游

唯叙寒暄

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唯叙寒暄而已既出客問三賢優劣安曰少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以此知之又五代孫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言道寒暄而已坐定則談論風生聽者忘倦

善叙名理

泠音零

晉裴遐字叔道綽子也以辯論爲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知與不知無不嘆服

談論興廢

蜀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師事司馬徽之不事小名人

莫之知。微之盤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助之。因與談論興感
移時忘倦。
陳說古今
張天錫世雄涼州。後以力弱詣京師。聞王彌俊才美譽。乃
遣馬既至見王風神清冷。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
天錫訝服。按天錫字公純。張耳之後。曾祖軌。永嘉中為涼
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
萇音長
苻堅使姚萇攻沒涼州。以天錫為侍中。從堅至壽陽。堅軍
敗。天錫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
平子絕倒
晉衛玠字叔寶。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

儆。每聞玠言。輒絕倒于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
衛君談道。平子絕倒。按平子。王澄字
王導忘疲
世說。王丞相導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
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
使人忘疲。按士少。祖約字。
靡靡可聽
世說。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
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漢史。靡
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按樂令。樂
頠音隗
廣也。廣嘗為尚書令。故云。裴僕射名頠。字逸民。茂先。張華

字。安豐。王戎字。
霏霏不絕
晉胡母輔之。字彥國。王澄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
不絕。
清談累日
晉潘京。武陵人。有機辯。後舉秀才。至洛與尚書令樂廣清
談累日。廣嘆其才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為一代談
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父子。亦善談
俱為京所屈。
飛談捲霧
晉韓伯。字康伯。殷浩之甥也。勝氣龍霄。飛談捲霧。

口中雌黃
晉王衍。善談老莊。義有所不安。隨即便改。世號口中雌黃。
醉後酬答
唐焦遂。口吃。對客不能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
戴良尚奇
戴良。字叔鸞。遵之子。東漢逸民也。才高倨傲。議論尚奇。曰
我獨步天下。誰與為偶。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
叔寶入真
衛叔寶善談老易。自抱羸疾。簡于酬對。時友嘆曰。衛君談
言。言必入真。
嘆美儁明

東漢符融字偉明在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性高簡每見偉明輒不聽他客前聽其言論偉明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常捧手嘆美。

賞愛彥伯

謝太傅賞愛袁彥伯機對敏速後彥伯出爲東陽郡時賢祖道冶亭太傅起執彥伯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之因謂云聊以贈行彥伯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惠彼黎庶按彥伯宏字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

言不虛妄

梁書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言極簡要

愔音因

北史魏愷仕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選書楊愔曰何慮無人若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沉廢積年後遇愔于路微自披陳楊曰發詔授官皆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數日用爲霍州刺史

公明要言

何尚書晏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易公明剖析玄旨九事皆明尚書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玄茂亦在坐鄧曰君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應聲曰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按何晏字平叔管輅字公明鄧颺字玄茂。

僧鍾名對

高僧傳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南遊京邑住中興寺永平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中帝以鍾有辯才勅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措日影小移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爲聲聞耶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

臧否人物

齊盧詢祖才辯機敏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士開門外見二陸兩渚森然與槐柳齊列又邢子才嘗戲盧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嘗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又詢祖初拜大夏男有宿德朝士戲之曰大夏初成盧即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按詢祖祖父儁封大夏男父恭道早卒詢祖襲祖爵也。

整飾音辭

世說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

鬐扃入聲

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鬐。林岫便已浩然。按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

言有次第

晉謝太傅。一生語未嘗悞。每與客共語。退後叙說向言。皆有次第。

言有頓挫

齊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時張思光音旨緩韻。周彥倫辭致綺捷。劉士章口吐有頓挫有風氣。時人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按繪字士章。

理致清遠

晉太保王祥卒。其族孫戎嘆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言乎。

辭義清玄

南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叱呼。

懸河瀉水

晉王衍曰。吾觀郭象清語。如懸河瀉水。久而不竭。按象字子玄。

下坂走丸

唐張九齡。字子壽。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服其俊辯。

不談糟粕

唐杜之松。貞觀中爲河中刺史。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先嚼沉麝

唐寧王每與賓客議論。先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于席上。

談論成句讀

唐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之下。時號粲花論。

咳吐成珠璣

鄭青力

宋王質。字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吐皆成珠璣。

不出一語

宋文潞公帥長安。見石才叔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跡。愛玩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臨本爲真。才叔時在坐。不出一語以辯。笑啓潞公曰。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按才叔名蒼舒。與黃山谷遊。

決以數言

宋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公以數言決之。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喜談政事

宋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一說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絕大抵不足則誇也

洞見肺肝

宋滕甫字元發東陽人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粉飾洞見肺肝

心神融暢

宋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嘗曰余昔雪中過范堯夫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

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辭氣和平

見丞相

○勇敢

莊子曰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獵夫之勇也白刃相交視死如歸烈士之勇也

子路救患

韓詩外傳孔子遊于景山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子路曰由也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

襢音但

哉

周處除害

綱目晉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府交辟

襢裼暴虎

鄭太叔段多才好勇能襢裼暴虎

空手搏熊

西京雜記廣陵王胥有勇力嘗于文帝太子思賢苑別圖

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

刼齊歸地

春秋時曹沫以勇力事魯莊爲將齊魯盟于柯沫以匕首刼齊桓歸魯侵地戰國策曰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

刼楚定盟

見使臣

擁盾直入

沛公謝羽鴻門因留飲范增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示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以卮酒一生彘肩

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持刀大呼

唐廣平王收復長安。李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

搏猾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齊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今君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

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猾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冶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雀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子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是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而冶獨生。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亦反桃挈領而死。使者復命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截蛟

晉鄧遐。遷水有蛟。爲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乃截蛟數段而出。

喪元荷戈

唐長安人花敬定。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功封嘉祥縣公。後又平冠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浣沙女語曰。將軍無頭。何以盥爲。遂僵

卧。至今眉州東館鎮。有花卿廟是也。杜子美歌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鑿骨出鏃

唐高開道有矢鏃在頰。乃召醫出之。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伎進饍不輟。

謂之飛豹

晉武帝時。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

號曰飛虎

李克用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爲

飛白虎。

躍馬挺槍

唐秦王世民每見敵有驍將銳士，震燿出入以夸衆者。秦叔寶往取之。叔寶躍馬挺槍，刺千萬衆中。

立馬舞刀

唐裴旻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敵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敵大驚，引去。

威敵萬人

三國張飛雄壯威猛，爲世虎臣。魏程昱等咸稱爲萬人敵。

聲殞二盜

見治盜。

憤擊建德

唐太宗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眥皆裂。今王君廓往擊竇建德。李勣過之。至憤發大呼。鼻耳流血。其勇何愧古人哉。

橫刺雄信

唐秦王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率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

揮殺數人

唐闞稜貌魁雄。善用兩刀。刀長一丈。名曰陌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

突入萬衆

唐肅宗時，雍王适爲元帥。討史朝義。僕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出賊栅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不能動。鎮西節度使馬璘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遂大敗

勇冠三軍

唐渾瑊從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破賀魯部，拔石堡城及龍駒島。其勇常冠三軍

氣雄萬夫

宋李顯忠，字君錫，紹興九年自夏歸宋，屢立大功。爲中興名將，氣雄萬夫，官至二府

輈音舟　閼音遏　犖音洛　縣音懸　抉音決

山堂肆考性行第二十二卷

○膂力

劉禹錫原力論。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宥[illegible]以威用之。可以繫六嬴而斷右臂。

挾輈

左隱十一年。鄭莊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按子都即公孫閼。鄭詩曰。不見子都是也。

投蓋

左莊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焉。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公蓋于稷門。注云。女公子。子般妹也。稷門魯南城門。蓋。覆也。言犖能走而自投。樓其屋之桷。反覆門上。言其勇力之甚也。

抉門

左襄十年。晉荀偃士匄。伐偪陽。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注云。諸侯之士門焉。謂諸侯之戰士見門開。故攻其門也。縣門發。蓋縣門。城門之捍。絛之以通上下。此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也。紇。聊大夫叔梁紇。仲尼之父也。紇多力。乃手抉舉縣門。以出攻門之士在門內者。

扛鼎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後武王與獲較力舉鼎。折肱而卒。又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伍員能舉千斤之鼎。繞席三匝而顏色不變。

負山

夸蛾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又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桀石

左成二年。齊高固入晉師。桀石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注云。桀。擔也。

貫弓三百斤

祭肜。字次孫。有勇力。能貫弓三百斤。光武拜遼東太守。臥鼓邊亭。又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二百斤。光武拜虎牙將軍。梁羊侃。所用弓至千石。馬上用六石弓。

袖椎四十斤

魏公子無忌使侯生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奪兵救趙。又魏大祖時有典韋。遷校尉。軍中謠曰。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五代楊行密。為人長大有力。手舉百斤。

撫梁易柱

皮日休鹿門隱書。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

羆走及虎兕。

捲鐵舒鉤

唐代宗時有梁崇義者力能捲鐵舒鉤

盪舟

孟子曰羿善射奡盪舟按奡一名澆羿臣寒浞之子也羿為家衆所殺浞因羿室生奡力能陸地行舟。

背船

百家鱣綿竹王俳優有氣力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

拔牛角

齊人孟賁能生拔牛角聞秦武王好力士往歸之過河先其五船人人怒而以楫摅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于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渉無先者况取于孱之手。又魏許褚字仲康禦寇乏糧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輙奔還褚乃以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不敢取牛而走唐李讜學詩書善擊劍有濟時之志少耕於野有牛鬭衆畏奔践讜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宋之問父令文有力絶人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攖令文直前按其角折其脛殺之

裂兕革

秦紀惡來有力能手裂虎兕革按惡來飛廉之子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事殷紂武王伐紂幷殺惡來。

擲三鈞石

野史羅穎膂力過人常擲美石毬可三鈞又雜俎張芬曲藝過人力能舉七尺碑

號一谷柴

談苑武行德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絶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晉祖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見其魁岸又所負之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中後至節帥

（）姦邪

書曰去邪勿疑楊子曰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楊興順指

齗音銀

漢元帝時周堪張猛為弘恭石顯所譖上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耶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由是疑之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猛為槐里令按光祿勳周堪也齗齗忿嫉貌又爭辯也。

王莽匿情

漢成帝時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獨王莽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孤兄子行甚勑備常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鯖音征 與脠同）

傅會五矦

漢婁護字君卿、齊人也。五矦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護豐辯傅會五矦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五矦所餉以為鯖、世稱五矦鯖。

巧詆六郎

唐張昌宗以姿貌幸。楊再思每言、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直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詆無耻類如此

誣奏李固

東漢馬融初應大將軍鄧騭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于鄧氏、不敢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疏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時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諂事劉騰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時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但出。晩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為方伯、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慚而去。

指鹿為馬

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指鳥為鸞

隋煬帝大業中。李淵遣建成世民擊西河郡、拔之。執郡丞高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其餘不戮一人

（睫音接）

俔眉承睫

東漢靈帝詔為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俔眉承睫、儌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

蓬首垢面

隋煬帝被突厥圍於鴈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多詐為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藁。帝以為忠、愈屬信之

心腹爪牙

東漢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

（眯音米）（蟊音茅）

眯充蟊蠹

陸贄奏議、小人之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蟊、粱米之有蠹也。

（叡音銳）

穢亂宮掖

南北朝齊主委任和士開、以為尚書令。威權益盛。太尉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請出之。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

涪音浮

傾危朝廷

唐周利貞貶涪州刺史。未幾復授黔州都督。黃門侍郎張廷珪奏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往日罰之。而今日又賞之耶。玄宗乃止。

候拜賈謐

晉石崇與潘岳。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下拜

營救伯仁

世說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知。仲知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于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呼為趙鬼

齊后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誦西京賦。言于齊王曰。栢梁既災。建章是營。齊王乃大起芳樂玉壽等殿。皆趙鬼贊成之也。

呼為郭尖

後魏郭景讓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搖頭轉目

唐中宗景龍四年。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柔性佞心

唐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善養君欲

唐玄宗深居燕適。沉蠱衽席。主德衰矣。李林甫善養君欲。每有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巧中帝意

唐韋渠牟。特用儉巧。以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上心也。

假子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或為之假子。一日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乞兒

天寶遺事。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

笑刀

唐永徽中。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人謂其笑中有刀。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腹劍

時人皆謂李林甫甘言如蜜。又謂其面有笑容。而肚中鑄

劒也故曰賽口腹劒

祈福代犧

易齋笑林武后有疾詔徧祭神廟以祈福消災給事中閻朝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加厚賜然亦鄙其為人

省疾放雀

唐成敬奇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頭捋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媚自茲不復接遇

蠖屈鼠伏

唐文宗時鄭注倚王守澄權勢熏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及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

蠅營狗苟

韓文公送窮文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宇文譽樹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首謝

國忠進禾

唐玄宗時大雨敗稼帝憂之楊國忠擇美禾以進曰雨不為災

海市

唐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illegible]湛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

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時進士張彖者力學有大志或勸其謁國忠以速榮顯彖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日大明誤人必矣後果如其言

足恭全軀

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抗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獻佞叩額

五代何澤外雖直言內實邪佞嘗于內殿起居班退獨[illegible]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

善為周旋

晉王道字茂弘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遍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疑其不懽道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群胡皆笑四座並歡

請視便液

唐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中丞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於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固

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嘗自愈。元忠大惡之。

為奉溺器

張易之有寵。宋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問與朝隱所為。甚至為易之奉溺器。

抱吮靴鼻

朝野僉載。唐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抱其靴鼻而吮之

褫服挽車

唐趙履溫諂事安樂公主。嘗褫朝服以項挽車。

反袍為舞

唐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楊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穀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座鄙笑。

納賄改官

唐代宗朝陳少遊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時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于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邀功賣友

唐中宗景龍四年。崔日用與薛稷爭事于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引用吉溫

[illegible]全五日容

唐吉溫性陰詭。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李林甫引用之。與羅希奭推鍛詔獄。相勉為虐。時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不敢耦語。

附會輔國

唐肅宗乾元中。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勑御史孫鎣中丞崔伯陽等鞫之。俱無冤。又使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等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之。貶伯陽嶺南尉。鎣貶播州。

呼為聖米

唐杜佑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籍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佑乃呼為聖米。

上言瑞鹽

唐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上以為秋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命蔣鎮馳驛。檢驗之。鎮奏與滉同。請置神祠。錫其嘉號曰寶應靈慶池。時池鹽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鎮庇滉。為之飾詐。聞之識者醜之。

稱足猷

唐中宗神龍中。以張易之張昌宗作威福。勑左右臺同鞫之。宋璟以法當死。昌宗辭有功無罪。太后問宰相云。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往因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

之功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

九尾狐

宋陳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性奸諂。人號九尾狐。

貨賂貴倖

唐宣宗時。王宰入朝。以貨賂貴倖。求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

財結權豪

外史檮杌。孟蜀時。潘左廷以財結權豪。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虎出縣境

唐大曆中。荊州馮希樂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虎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馮。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犬嗥山莊

見莊

媚檜改州

宋高宗紹興中。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交宣起獄

宋哲宗元祐中。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張璪奸邪便佞。善窺上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奸小人。而[illegible]高位。德之賊也。

姑事趙巫

見宗族。

舅事仁浦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時。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為舅。每見仁浦。望塵輒拜。

楊志哭妃

南宋孝武殷貴妃薨。與群臣上墓。令醫術楊志哭之。志哭甚為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妻耳。

程松獻妾

見樞密院。又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枝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

為太尉濯足

仇池墨記。太尉李憲用事。士夫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亦嘗為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

為宰相拂鬚

宋寇萊公為相。丁謂叅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羹汙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大慙恨

無異廝僕

宋唐坰言王珪曲事王安石。無異廝僕。薛向陳繹。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為安石鷹犬

共為鷹犬

宋理宗寶慶中。梁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史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眞德秀可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

屈膝可憐

宋許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云衰遲之大。不覺屈膝。侂胄憐之。以為同知樞密院事。

用心不正

宋神宗熙寧中。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故天下並指為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似亦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才辯。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

張洎附敏政

宋太宗時。叅知政事張洎。性險詖。巧于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為學士。帝曰。此唐衰政。朕安可蹈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

以道附師成

朱語録。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隨廖蔡子詩。此回休娓强。凡事且從容

獻畫日筆

五代蘇循獻大筆二十枝與李存勗。謂之畫日筆。存勗悅其佞。遂登帝位。

獻壽鼎詞

賈似道卧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材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諛詞囈語耳。陳惟善有壽鼎詞。廖瑩中有木蘭花慢。陸景思有甘州歌。郭安居有聲聲慢

上糖多令

宋史彌遠嘗作半閒亭。每治事畢。即入亭中打坐。有佞於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摘星班。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眞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撰福華編

宋廖瑩中字羣玉。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

辯奸論

宋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公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作辯奸論以譏之。曰。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

刺奸詩

后山詩話。熙寧之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蘇長公作刺奸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奸邪。又其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

為刺史教婢

（遜音巽）唐宋之遜。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執笏自教婢。在簾外吟唱自如。

為時宰彈人

倦游錄。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坐斥。劉謂時宰相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盡

沮抑宗澤

宋高宗建炎初。宗澤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汪伯彥。黃潛善所抑。二人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而死。

謹事蔡京

宋何執中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賈。初無過人。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而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

洵武獻圖

宋徽宗建中靖國時。鄧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必欲繼志述事。行新法以利民。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焉。凡以百數。帝出示曾布。布與洵武見異。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兼侍講

安石食餌

宋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上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盞盛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旦。上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五佞

陳有五佞。謂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景也。又宋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人目為五鬼

六賊

剛勁被譏

宋楊億以文檀名天下。然性剛勁寡合。有惡之者每以事譛之。億在學士院。忽夜召見于一小閣。既見賜茶。從容[illegible]問久之。出文稾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譛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眷顧大年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譛跡冠準見貶謫。

排斥安仁

宋真宗議立劉德妃為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上雖不悅。然察其守正。不[illegible]也。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嘗思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誣貸息錢

宋至和中。帝數欲大用吳育。而諫官或誣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遂命出帥延州。

誣販蘇木

宋熙寧二年。上欲用蘇軾同修起居注。王安石曰。軾非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其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

存俱稱之。安石曰。蘇軾作賈誼論。優游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歐陽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而軾欲附麗脩。乃作論排望之。其論都無理。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又元豐中蘇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于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咏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已知。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咏檜。何預朕事。珪語塞。章惇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

山堂肆考性行第二十三卷

○嘲謔上

以言相調曰嘲，以言相戲曰謔。

晏子諷楚

齊晏子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謂無人？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淳于諷齊

齊威王使淳于髠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篝音溝）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戲其口吃

世說魏鄧艾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中草吏。艾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戲其齒虧

劉昭幼童傳：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無犬為蜀

（闞音勘）蜀張奉使至吳，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近犬便狂

（誑音狂）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曰：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虗，生男則為虜，配馬則成驢。

偷狗賦

宋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寺大食之僧戲謂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滕賦云：僧惟不學，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兎之頭。一作馮當世。

換羊書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鵝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蹙眉樹鬚

閹音奄

李庶魏大司農諧之子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敎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庶言及之挼庶無鬚髯故人謂之天閹

惜命括囊

宋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髮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

忠臣大耳

唐節度使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

道弘濶臂

啟顏錄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臂濶李勣戲謂之曰封道弘汝臂要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丈夫牽船

裴啟期語林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和杼而操櫓嫗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一何遲乎衆賓咸悅

子瑜面長

吳諸葛恪字元遜父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兩字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元孚貌禿

後魏元孚為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

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撫掌大笑

仲堪眇目

旐音兆

轆轤音鹿盧

世說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故也

張裕饒鬚

三國劉璋從事張裕饒鬚先主在璋坐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

興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以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又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少游多鬚。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祖廣縮頭

續世說。祖廣字淵度。仕至護軍長史。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謂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下來。

伯茂聾耳

談藪。北齊中書侍郎裴伯茂患耳。新構山池。與賓客宴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乞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所居。宜名蓬萊。蓬萊反語裴聾。故以戲之。

瘻音漏

面病鼠瘻

琅琊有一姓諸葛者。面病鼠瘻。劉真長見之。嘆曰。鼠乃復穴人面耶。

鬚如蝟毛

喙音誨

梁鮑泉字潤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為通直侍郎。元帝嘗戲責之曰。面如冠玉。還如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鳳將九子

見著作。

羊將兩羔

拌音盤

劉寶字道真。嘗與一人共索拌草中食。見一嫗將兩兒過。並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豬共一槽。

宴會相嘲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王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王曰。如朗昔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地名相戲

晉習鑿齒與孫興公綽。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習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蓋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以相戲也。

青箱白簏

釋寶淵。廣寫義疏。賫市王征南書。緘封一簏。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簏未來。判無講理。淵曰。不然。此乃打狗杖耳。按寶淵本姓陳。

巴西閬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酷好蒲摴。使酒挾氣。師僧旻曉喻。反以為讎。因爾改圖。復從智藏採摭先業。自建講筵。

利錐鈍槌

晉鍾雅字彥冑。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貌短相狎

劉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為猿。延年目尚之為猴。一日同遊太子西苑。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以為似。延年喜笑。路

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眞猴。

年老被謔

白樂天嘗言牛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思黯復詩曰。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顛倒衣裳

邊讓字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驅使草木

世說。衛江州展在潯陽。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展甥也。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伍伯市魁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奸佞。欲遠之。與任愷共舉充鎮關中。充由是不平。一日充宴朝士。純獨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為伍伯者。充之先有為市魁者。因以相譏。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洶洶。由爾一人。充曰。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天下為之洶洶。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慚怒。上表解職。純懼。自劾免官。

精騎羸卒

北史。孫搴字彥舉。以文才著稱。然學淺行薄。邢卲謂之曰。卿更須讀書。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戲爭氏族

見宗族。

唫鄙文學

毘音皮

齊世有席毘。唫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答云。旣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

短尾貂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符堅強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愽奉表江表。覲日大聚。愽有口才。大司馬桓公甚稱之。當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之曰。君是韓盧後耶。愽應曰。卿是韓盧後。桓温笑曰。刁以卿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愽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為貂也。桓公大笑。一坐嘆以為佳。

秃角犀

唐杜悰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矣。故時號為秃角犀。

陳厖行賓

晉袁崧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袁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酣醉便歌。聽者流涕。又作挽歌。出遊令左右唱之。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謂張湛屋下陳屍。袁崧道上行[illegible]

惹踢招拳

唐皮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遍。都謂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一團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傖音撐

幾為傖鬼

世說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臠音辛

莫近禁臠

晉謝混少有美譽。晉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子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纔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臠。

豘音屯

混後尚主。襲父爵。按元帝鎮建康時。公私窘罄。每得一豘。以為珍美。而項上一臠尤美。羣下未敢食。輒以薦帝。予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

上地捲來

王知訓帥宣州。性貪婪。因入覲賜宴。伶人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來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故得至此。

滑音骨

河神扶出

蘇東坡滑稽帖。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于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又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虀。無處消破耳。

騤音葵

荀陸會坐

晉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按荀隱字鳴鶴。潁川人。祖昕。父岳。

楊牛退朝

隋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嘲蜀風俗

蜀張裔字君嗣。在益州。為雍闓所縛送孫權。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蓋買臣吳人。故裔言之。

笑侯言音

唐侯思正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正謂同列曰。今日斷屠宰。圭誅虞縷。㴾不得詰。蓋雞云圭。豬云誅。魚云虞。驢云縷。俱云㴾。喫云詰也。侍御崔獻[illegible]笑之。思正以聞。武后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正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以其雞豬之事對。則天亦大笑。乃釋獻可。

徐肺沈脾

語林。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飱。楊嗣復曰。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李日方口

見醜男。

忽瘦忽肥

晉庾亮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欣而忽肥。庾曰。君何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逼來。滓穢自去耳。

何癡何狂

劉宋沈昭畧。字茂隆。武康人。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畧也。何乃瘦而狂。昭畧笑曰。瘦既勝肥。狂又勝癡。

小草

見隱士。

弱條

見侍御史。

袁羊遺狂

晉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調云。角枕燦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明帝女。公主見袁詩。不平曰。袁羊。[illegible]之遺狂。

文潛佳謔

宋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金紫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為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太虛為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太虛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

沐猴冠

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按沐猴。獼猴也。雖着人衣冠。心不類人。久着之。即欲裭去。以喻楚人之性暴躁也。

裭音侈

麒麟楦

楦音斷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答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龐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於是。

嘲屏墻

唐溫彥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曰。冬月不肯凋。夏月不

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府墻。咨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立。幾許遮賢路。博曰。此語似傷博。（答曰卽拔）公肋。何止傷膊。博慙而與官。

嘲池亭

唐賈島。往狷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為詩嘲之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魏蝴蝶

北齊魏收。字伯起。在洛時。折節讀書。以文章顯。然素性輕薄。人號為驚蝴蝶。

鄭鷓鴣

宋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于此時。貴不數魚蝦。時盛傳之。劉厚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為梅河豚也。

被凍蠅

唐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鈍也。

着熱狗

唐狄梁公。謂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成二犬。仁傑曰。狄字火旁。非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着熱狗也。

口正心邪

唐王嘲蘇世長曰。卿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喙長手重

唐陸餘慶善論事。而短於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千斤。

刑於寡妻

謝吏部郎朓。初告王敬則反狀。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謝。謝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謝自叙謙挹。沈昭略謂之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耳。

許為長史

劉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融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司徒長史。

戲樂天乞馬

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卽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嘲懿宗騎豬

唐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形狀短陋。嘗統兵禦西戎。畏懦而返。張元一為左司郎中。善滑稽。嘲之曰。長弓短度

猧音槩箭。蜀馬臨高蹁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趍縒上聲）豬向南趍。則天未曉其義。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豬夾豕也。則天大笑。

郝隆蠻語

見幕官。

華老鄉音

黃魯直與劉華老同在館中。每食人請食。魯直治珍味。劉性朴厚。嘗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魯直不樂其簡倹。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整音[illegible]）黃遼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勑正整。如何其聲大似來力喫蒸餅之語。一坐皆笑。劉不樂。

諂道佞佛

（郗音希）世說。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萬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于佛。按二郗。愔與弟曇也。二何。充與弟準也

說法湊氛

宋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名子。結為一社。嘲誚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豬嘴關。時呂惠卿為京東察訪。貌清瘦。語言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法馬留。又湊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年不能對。一日。邵篪因殿上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捲髯。人目為湊氛獅子。仍對曰。湊氛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盡為虀粉。

戲崔正熊

晉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按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府丞。嘗作古今註。

戲陸彥深

陸澄字彥深。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終不能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麥姓為戲

隋麥鐵杖。始興人。少有勇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因朝集。考功郎竇威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竇不殊。那忽致怪。威赧然無以應之。又隋何妥。年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曰。先生之姓。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藥名為戲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令曰。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非半夏。即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戲嘲形狀

唐長孫無忌嘲歐陽詢形狀猥陋云。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漫

禧旻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耶又宋晏元獻為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最骨立亢目為猴琪常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戲嘲年紀

見探花

戲尊者名

（彧音郁）劉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念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蓋草翁謂尚之必舅謂尚之子偃也

捹言者口

（攽音班）宋劉貢父攽初入館乘一騍馬而出或曰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孶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捹言者之口耳

詩戲任谷

任谷當經術隱居于洛以俟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京師訪問知己有朝官贈詩曰雲間應訝鶴書遲身到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字戲壯輿

宋劉恕字原道日記嘗言終身不忘子羲仲字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輩相似

被扇遭釘

南唐野史冠豹謝觀同在崔脅相公門下豹辭去公為設祖席席上多蠅觀戲豹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見戶上白澤圖卽答曰白澤遭釘釘在門

着飯喫衣

蘇東坡滑稽帖貧家夜卧以藁薦作被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輙答云蓋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彼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貧人出見客而薦草掛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者耶又貧家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煑脫灰氣細研如粉酒煑麪糊為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過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荊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着飯之說曰夜寒蓋薦豈非着飯也耶

村老饋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未孚甲有村老方立春掣苜蓿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illegible]以餵驢也

處士種胡荽

湘山野録冲晦處士李退夫耆為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口誦褻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云云不絶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故皇祐中館閣或談話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木履楦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斵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天生乎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

杖鼓鞚

后山叢談蘇子瞻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待公昔聞撫州出杖鼓鞚撫人保

之已數世矣淮南豪子不遠千里厚價求售擊之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乃熟視嘆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

用歇後語

有禎民因大旱盜決人水灌己田為主者執赴到官伏罪其罪狀云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求得効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王怪問之對曰臣不幸穉子有疾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穉子服之卽愈遂索

以賜艾子拜賜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知其故憫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王亦大笑

書語相戲

隋侯白嘗與楊素竝馬見路旁有槐樹顦顇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卽活素問其說荅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又因話録唐姚峴好滑稽有文學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郡峴候見之南仲以峴為宗從之舊延於中堂門外忽投刺云大祠李過庭南仲云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曰不知問峴

知之乎峴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一說是陳亞事

詩句相嘲

檐音談

宋王介性輕率言語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荆公以詩送之曰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渾詩才未足多還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偱風卽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于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王見闕請速赴任

捏佛陀僧

唐張林奏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㢟寺見銀佛一

[illegible]

尺以下者多袖歸人號蘇捏佛溫庭筠遽曰好對寥陀傀

垂魚釣鼇

泊宅編關澥子容為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illegible]
徐容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朝士疑為攫徒
因詭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關答曰某之官。
皇帝騎牛低釣鼇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
對偶親切。

墜馬

[illegible]
石曼卿嘗出外。御者失鞚馬驚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illegible]
卿笑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移魚

宋李章姑蘇人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陋館進饌其主人
前一魚特大于衆客者章即請于主人曰章于主人俱蘇
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字不知合在左邊是合在右
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
取主人魚示衆云領主人旨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
移過右邊一座輟飲而笑終席乃已。

山堂肆考性行第二十四卷

○嘲謔　下

述句致嫌

梁劉諒字求信彭城人秘書監孝綽之子。少好學尤悉晉
代故事號皮裏晉書為湘東王所善。湘東眇一目一日與
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于北渚。
湘東以為刺已因語諒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擯
之按梁元帝初封湘東王。

作賦釋罪

宋郭景初嘗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召景初詰其狀景初
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

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郭操筆立就其略云事有不
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
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
笑乃釋之按郭朏字景初泉州人張公喫酒李公醉乃武
則天時謠言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多髯被嘲

魏鍾毓鍾會兄弟穎悟絕人善于嘲戲毓嘗語會聞安陸
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
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
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二鍾多髯故以為戲。

皆髯誤認

宋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貢父遣吏送與。誤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未得讓劉。劉曰。已送君矣。後知孫莘老誤留。以其皆孫而同為館職。吏輩莫能別。劉謂吏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身之大小為別。于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髯孫學士。巨源為小髯孫學士。

有腸無腸

楊誠齋戲呼尤延之為蝤蛑。延之呼楊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為人所食。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蟹類為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有尾無尾

東坡艾子雜說。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有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皛音孝　二音毳　音脆）

皛飯毳飯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皛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菔音白）見案上所設。惟蘆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為戲。援已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知其為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半許。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飯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而去。一說是蜀人郭震任介之事。至今俗呼無曰毛。

唐裝晉裝

宋翟伯壽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彥（髽音撾）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荃音千）吾晉裝也。公何怪。按張荃翁貴耳集。翟耆年。字伯壽。公巽參政之子。能清言。工篆及八分書。

宻雲旱雷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宻雲。謝公曰。非徒宻雲。乃自旱雷耳。

霖雨短晷

（淶音來）宋林瑀王淶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踈濶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踈濶。王曰何故。答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座主沙門

宋張亢性滑稽。有門客作坤厚德載物賦云。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戲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

雄名艾氣

劉貢父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按周昌楊雄鄧艾皆口[illegible]者。

馬默驢鳴

劉貢父熈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時馬默為臺官。彈奏攽輕簿。不當置在史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按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家貧徒歩從石介學。將歸。石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為名臣。

馬兄驢弟

王氏聞見録。馬涓。舊唐名士。唐帝幸梁。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被偽蜀王氏強縻于幕中。然涓恃才傲物。甚不相洽。且知王氏有異圖。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云賍物。王雖知之。憐其文藝。強為優容。時或忤旨。數擯出院。欲逼殺之。而涓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答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祭判為之。王氏不得已。邀請復職。使亟修廻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于是復聚前銜。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歛袵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陳之可乎。王許之。曰。涓少年多游謁諸侯。每行必廣齎書策。驢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

（馱音駝）

（僨音敗）

足僨。遍體汗流。廻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為弟搭取文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却廻顧驢曰。驢弟。我詢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我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illegible]皆遭凌誚。

曾子避席

宋呂嘉問字望之。提舉市易。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劉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

道民借輿

志林。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單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轎子。聞者絕倒。

作令取象

唐姚巖傑。崇之孫。與盧肇會飲于江亭。肇作令。欲目前取象一聯。即發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姚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按唐逸史開元末。一僧往終南。將回。寺中一老僧。令于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其所常吹者也。汝回可將此付汝主。僧歸進于玄宗。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又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篴。名尺八。

（噦音惠）

撒樂敗歡

宋乾道中。衆客赴郡宴。爾日伎樂甚盛。一年少勇子見色

甫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撤樂。勸酬次。少年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眞所謂不旨頭減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為之哄堂。

朝禁釀酒

曹操欲制酒禁。孔融以書嘲之曰。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

歠音啜　醨音離

戲不飲酒

苕溪漁隱。蘇東坡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詩曰。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味爾。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

子瞻從衆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請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延之移人

宋尤延之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賓寀。二公皆善謔。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衆皆嘆其敏確。

活剝生吞

容齋筆記。唐李義府詩。縷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己作。各增兩字。生情縷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剝生吞之誚。

逆取順守

宋吳敏。字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王氏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過省。以為學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

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平。

遂厄陳蔡之間

蔡絛鐵圍山叢談。翟參政公巽。字汝文。與蔡安世靖。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省。安世位在汝文之上。應賢在其下。汝文每共談論。二人交鬬之。一日辭屈。汝文曰。嗟乎。遂厄于陳蔡之間。

幸免瀟湘之沒

宋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于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一身淋漓。蔣穎叔之奇。言公曰。幸免瀟湘之沒。蔡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看天穿地

唐河中尹姜師度好為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故人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穴處巢居

宋熙寧間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邵堯夫見富鄭公。鄭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

豈敢望獅

石中立。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僚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及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鶻骨入声

豈可搦兔

東坡艾子雜說。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為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拔。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為鶻。可以獵兔。乃鴨耶。鳧舉掌示人。笑而言曰。看我這腳手。可以搦兔否。

賈盧相戲

文酒清話。宋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議有蝗蟲。盧曰。某聞乃賈蝗蟲。賈曰。某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

劉王相嘲

劉攽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王答曰。賣汝直甚分文。又王汾嘗嘲攽云。常朝多喚子。蓋嘗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攽應聲曰。寒食每呼君。

汾音焚

熟熟顏回

倦游錄。陳繹。字叔和。為舉子時。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質朴。時號熟熟顏回。後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天下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人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合坐大噱。

躁[illegible]入聲

鄙俚孫通

孫公談圃。司馬溫公薨。適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以止其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也。聞者笑之。

燠音奧

戲上官泌

宋石中立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之慎口。對曰。下官口。于上官鼻何事。

戲沈存中

宋沈括。字存中。為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與謁者報云。內翰方在盆中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者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成括。衆方悟其為戲。

作詩戲德建

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每清明過金陵上塚。即過先生居。清談終日。率以為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題一絕于門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清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嘗稱于王荊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解書戲荊公

志林。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共食。輟筯而問曰。孔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雋太公

御史臺記。辛郁。字太公。弱冠遇太宗于行所。上問何人。對曰。辛太公。上曰。何如雋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適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上遂命直史館。

㮚音胄

眞鄭郎

宋政和丙申殿試。何㮚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鄭少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眞何郎。榜眼眞潘郎。第三人眞鄭郎也。

陳惡蔡哀

宋陳少卿亞。維揚人。善詼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僧舍。君謨題詩壁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哀。

盛肥丁瘦

宋盛文肅公度。字公量。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踈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並以文詞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每晨起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時有竇文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文鑒頭閒

古今詩話。張逸。字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于其首。文鑒大怒。訴于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其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閒。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貢父鼻陷

后山叢談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蘇子瞻戲之曰。予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趨音蹌）而過市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幢音床）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也既去市人以為賢者所至不得復呼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王導調僧淵

世說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中立戲盛度

宋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石中立見其

喘甚問之度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郇音辛）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又章郇公得象與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又有章得象也。

正好掉頭

宋紹興辛巳葛王篡位使來修好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伴使約用敵國禮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扃音坰）乃盡卻回使依近例景盧不可于是扃驛門絕供饋不得食者一日景盧懼留。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年十九秋寄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方為吐氣

元趙魏公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窗以瑪瑙寺行者對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窗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魏公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按趙子昂（頫音俯）字孟頫封魏公周密。字公謹號草窗

嘲無學識

有錢塘葉生為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如韋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嶺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

有鯉趨而過庭

嘲好詰難

營丘有士性不通慧每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于迴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矣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凡鳥鵲多高巢以糞穢狼籍故塔之設鈴所以警鳥鵲也豈與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于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線偶為木枝所綰則振羽之際聞鈴聲可尋而索

也。豈謂防烏鵲之（巡）來乎。嘗立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為木杖所縮。而便于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也）。用繂乎。爻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道也。為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而樂其尸爾。

裁堪半丁

晉習鑿齒以脚疾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可謂連璧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除三公。徐孝嗣于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從）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

誦賦相戲

宋楊大年初與客圍棋。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石遽荅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屬對為戲

聖宋掇遺。曾宗道直龍圖閣時。滁陽公方用事。一日曾以公事造其第。盤辟之際。丁郎曰。學士拜時衫窣地。曾應聲曰。侍中宴處幕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仞。殆不能支

辟音闢　窣音率　悸音技

嘲趍時好

倦游録。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汝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

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諱其所學。熙寧末年。兩河荒歉。詔令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介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倚閣乎。

嘲畜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幡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古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已而又有持朽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為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于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為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以為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于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丐于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嘲文艱深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陽公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

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此類也、景文慙而改之、按宋祁諡景文、嘗與歐公同修唐書、學請傳、乃景文所作也

嘲文粗俗

楊大年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粗俗語。既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買生菜、于是公大笑而易之

嘲好色

唐司空圖詩、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蓋戒以色自戕者也、又宋楊誠齋戲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嘲好飲

（怵音出）

艾子好飲、少醒。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不諫止、唯以險事怵之、宜可誡、一日艾子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去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四臟乎

耳不成聰

（聵音位）

宋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只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蓋以聶姓爲戲也、崇義即答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謂忠恕也

口不足信

隋唐嘉話、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爲夏口時。有客辭焉。丞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船已在漢口。丞相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

嘲殺風景

（醪醑音 勞諝 騶音初）

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下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烟、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又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大澧蔣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曰、扶襄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傳于世。

嘲好水利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鑿八百里湖、即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因人品加號

（齴音眼 踣音白）

宋孝武狎侮群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曰齴、劉秀之儉吝、號曰老慳、宗靈秀體肥、每一集會、賜器服飲食、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王玄謨太原人、亦受老傖之目、

因姓名爲謎

夷堅志、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持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云、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又遯齋閑覽、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中似雪膚、走入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也。

作啓賀友

輟耕録、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于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脈。深嗅得油塩醬醋之香。按東坡嘗詠娵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故象翁用之。

作文別妻

輟耕録、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為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紼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歌兒也。卿能集曲調于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恭惟某人、秀鍾谷水、聲遏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纏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歌、終無孝順、逍遙樂、永遂逍遙、聽罷、一笑而卒。

看綠着朱

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笑事。元一對曰、朱前宜着綠、陸仁傑着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楊吾。

褁紙褁布

唐時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褁之。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為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驛吏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褁柑子事、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叙以布褁柑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久而方悟、聞者大笑。

起風下雨

宋陳恭公知揚州、陳少卿亞曰、近作一謎、四箇脚子直上四箇脚子直下、經年度歲不曾下、若下時、不是風起便是雨下。公未曉、亞曰、乃待制廳上茶牀、茍或設讌、即慳值風澁值雨也。此譏不常設讌者。

弔喪監廚

或問禰衡曰、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清客。荀儀容憔悴、故可弔喪、趙腹大噉肉、故可監廚

嘲生員

宋時朝生員十七字詩。聖駕臨雝。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按宋生員皆穿白衣故云　我朝初年亦同至洪武壬午二十四年。方命易玉色。

戲縣丞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殿幹。喜賓客。有美姬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殂。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脇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無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未幾病死。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五卷

○經術

事物紀原。太昊畫八卦。易之始也。又有網罟之歌。詩之始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書。謂之三墳。書之始也。易始八卦。而文王演為六十四。故曰周易。濟南伏生以書為上古之書。故曰尚書。二毛公傳詩名家。而鄭康成箋之。故曰毛詩。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記為七經。而七經之外。又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于是有十經焉。以六經加六緯。於是有十二經焉。以詩易書三禮春秋三傳。加孝經語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焉秦焚六籍。書亡其半。詩亡六篇。春秋偶完。易以卜筮得全。而禮樂之書。無復遺文矣

連山歸藏　（已下易經）

自伏羲畫卦之後。而易道著。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周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十翼。十翼謂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

彖卦　象爻

易之彖象二字。皆假獸以名之也。蓋彖為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六牙。故取以喻

六爻之[illegible]。

易傳田何

史記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

易出丁寬

漢景帝時。丁寬為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今小章句是也。初寬從田何授易。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高相治易。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相又傳授子康。以明易為郎。

受京房易

漢梁丘賀從京房受易。年老傳子臨。臨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于石渠。瑯琊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才郎十人。從臨講經。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

傳孟喜易

洼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漢建武初。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易家宗之。稱為大儒。按孟氏。即孟喜也。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故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子行鏗鏗

漢楊政字子行。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五鹿嶽嶽

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元帝令與諸易家論易。諸儒莫能抗。有薦魯人朱雲者。召入。論難連日。充宗遂屈。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九師傳

漢淮南王聘九人明易。傳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三傳謂公穀左三傳也。

六丁取

見雷。

仲翔注易

吳志。虞翻字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注。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

要理講易

梁書。馬樞字要理。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引為學士。時邵陵自講大品。令要理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

袁滋問易

涪音浮

宋程頥父珦。嘗守廣漢。頥與兄顥皆隨侍。嘗遊成都。見治篾箍筩者挾策。就視之則易也。篾者問曰。君嘗學此乎。因論未濟男之窮曰。三陽失位也。頥兄弟渙然有悟。後袁滋問易于頥。頥曰。易學在蜀。滋後見賣醬薛翁于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蓋篾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伊川著易

紹聖間程伊川削籍竄涪。居白巖注易。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胡憲劉勉之求得其書。皆潛抄默誦。夜以繼日。又聞涪陵譙定受易學於頥。即往從受業焉。

毛亨詁訓（已下詩經）

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詩亡六篇。存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魯人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長音長

鄭玄注解

東漢鄭玄。字康成。取毛氏詁訓所不及異同者。續之為注解。謂之曰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

言詩于魯

史記言詩于魯。則申培公。申公。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入見於魯南宮。呂后時。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郢卒。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敎。終身不出門。注云胥靡腐刑也。

言詩于齊

史記言詩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固。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帝前。帝以為廉直。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武帝即位。復以賢良徵。自是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弟子也。又燕人韓嬰言詩。見國子博士。

詩授元帝

魯詩有張唐許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議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琊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

詩諫昌邑

兒王府官、

常氏學

漢常賢治詩。官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官至丞相。傳於子玄成。以詩為淮陽中尉。講論石渠。亦至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常氏學。

酺音蒲

翟氏學

翟酺。字子超。四世以詩學相傳。漢安帝朝。詔六百石試對政事。酺對第一。拜尚書。

米音犁

匡衡解頥

匡衡。字稚圭。家貧好學。善說詩。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匡說詩解人頤。匡衡小名也。衡射策中甲科。補平原文學。

曼卿得旨

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衛宏從之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

治齊詩

蕭望之字長倩。治齊詩。射策甲科為郎。伏黯字稚父。明齊詩。其子恭字叔齊。少傳父學。為劇令。故北州有伏氏學。肅宗以為三老。又景鸞字漢伯。能理齊詩施氏易。作易及詩解。

習韓詩

夏恭字敬公。習韓詩孟氏易。門徒千餘人。漢光武時。遷泰山都尉。

古文尚書（已下書經）

魯恭王壞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五十八篇。書成。後遭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于人間得而傳之。東晉汝南梅頤奏上。始列于學宮。此古文尚書也。

今文尚書

漢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傳與歐陽生。及大小夏侯者。是曰今文尚書。歐陽教千乘兒寬。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於孔安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是曰今文尚書。又按伏生名勝。濟南人。以治尚書。傳至九世孫湛。相襲為名儒。取爵位。故世有伏氏學。勝又以書教同郡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孫地餘。及八世孫歙。皆為博士。故世有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是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是為小夏侯氏學。又孔子之後孔鮒之弟子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襄為惠帝博士。安國延年。皆為武帝博士。霸亦昭帝末為博士。光為成帝博士。皆治尚書。伏勝字子賤。湛字惠公。歐陽生字和伯。高字子陽。地餘字長賓。歙字王思。

執經壟畔

見門弟。

講經澤中

東漢楊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辟。講授于大澤中。

獄中受書

見獄繫。

御前講書

東漢張酺字孟侯。少從父充受尚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于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

王尊治書

漢王尊治尚書論語。舉直言。遷虢令。

賈復習書

東漢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將相之器有折衝千里之威

左丘明傳春秋（已下春秋）

左丘明魯人因春秋作傳世謂之左傳杜預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宋元豐中詔從祀孔子廟庭封瑕丘伯初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為之傳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

公孫弘學春秋

史記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

言春秋于齊

毋音無

史記孝景時胡母生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魯之間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按胡母姓也字子都齊人

言春秋于趙

見業師

為穀梁

史記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習公羊

東漢丁恭字子然習公羊嚴氏春秋教授數百人建武中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千人世稱大儒又北史高允好公羊春秋

作左氏傳解

東漢服虔字子慎作春秋左傳解舉孝廉後拜九江太守晉杜預作左傳注解武帝封當陽侯

著左氏條例

潁容字子嚴善左氏春秋著左氏條例舉孝廉不就又鄭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兼通易詩知名當世延篤字叔堅受左氏傳有名京師

鄭玄起廢

東漢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靈帝朝陳蕃辟之為諫議大夫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事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三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之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矛以伐我

元感振滯

唐王元感武后朝為四門博士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數百篇魏知古見其書嘆曰五經指南也

以春秋義正獄

史記董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温呂步舒褚

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
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遂者至于命
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仲舒子孫皆以學至大
官。

以春秋義斷獄

見京尹。

嚴顏學

見門弟。

鄭賈學

漢世言左氏春秋者。多祖于鄭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
世有鄭賈之學。按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名徽嘗從劉歆受

左氏春秋。而逵又傳父之業也。

晚學春秋

史記主父偃者。臨菑人。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
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孝武元光元年。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乃拜為郎中。數上
書言事。拜為謁者。一歲中四遷。

少習春秋

東漢張玄少習顏氏春秋。建武初。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
專心經書。方其講論時。終日不食。及有與辨難者。輒舉數
家之說。令擇所從。又崔駰字亭伯。亦東漢人。年十三通春
秋詩易。與班固傳毅齊名

以春秋為博士

漢疏廣以春秋徵為博士。後徙太子太傅。

以春秋補縣尉

漢梅福明尚書穀梁春秋。補南昌尉。

以春秋射策

漢翟方進受春秋。以射策為郎。

以春秋擢第

唐劉蕡字去華。明春秋。擢進士第。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

鍾繇屈嚴翰

嚴翰字公仲。善公羊。鍾繇字元常。好左氏。謂公羊為賣餅

人家數。嘗與翰辯析長短。翰口訥。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
高竟服左丘明矣。

日用折平一

唐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武平
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

傳春秋學

唐陸淳字伯冲。明春秋。師事趙啖。盡傳二家之學。順宗時
為太子侍讀。門人以其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私謚曰
文通先生。因避太子名。改名質。史氏謂其有功于春秋。名
在八司馬之冠

上春秋傳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胡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紀用夷變夏殆由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書上之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

周公制禮　（已下禮經）

周禮作于周公其建官以六典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威民以肉刑其公天下以封建其制田以井邑溝洫其聯民以比閭族黨次而冠婚喪祭之文以至服食器用之度微而羽毛鱗介之形以至蠹貍鼃黽之類無不竭心力以為之經畫區處各當而後已漢時有李氏者得周官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遂取考工

記以補其缺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信之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始置博士其書遂行于世杜子春受業于歆因以教授自是馬融作周官傳註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畧蘇綽王通皆尊信之惟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轍有不可信之評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

高堂言禮

史記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至秦焚書已散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魯高堂生能言之孝文時魯徐生善為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

（容漢書作頌亦音容）

（單音善）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按高堂生所傳士禮乃儀禮中士相見禮也公戶姓滿意名單姓次名魏時高堂隆即高堂生之後也

曹褒傳禮

東漢曹褒字叔通父充傳慶氏禮為博士褒結髮傳父業亦徵拜博士博物識古為儒者宗教授諸生千餘人

后蒼授禮

禮記者本孔門弟子共撰所聞也後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帝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

篇皆如此例至宣帝時東海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而后蒼說禮于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名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復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是也德為信都王太傅授禮于琅琊徐良游卿聖以博士講論石渠授禮于梁人橋仁季卿楊榮按曲臺殿在未央宮中

孫弘記禮

孔子弟子各述所聞以為書名曰禮記然議之者曰曲禮論撰于曲臺而不及五經之大義王制著述于博士而畫

失先王之大體。月令出于呂不韋。叙秦世之官。緇衣作于公孫尼子。改曾論之文。儒行皆遊說誇大之語。經解多易經緯書之文。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為公孫弘所記。他皆錯雜出自漢儒之言也。

劉向叙禮

漢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二篇上之。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前篇因第叙之。又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

多識容典

唐歸崇敬治禮學。多識容典。

闡記義宗

唐孔穎達字仲達。能闡。記三禮義宗。大曆中舉明經高第。

就質疑晦

緣遺闕

唐王紨字方慶。善禮學。嘗就徐堅質疑晦。堅為申釋。每得所未聞。許孟容字公範。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

淹識古今

唐王彥威淹識古今典禮。作曲臺新記。

伊川熟禮

朱子語錄。東坡見程伊川主司馬文正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之熟。若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曾丁母艱也。不消如此說。只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理一番。不是至居喪始來理會。

文公編禮

朱文公編儀禮上篇曰。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曰喪禮。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按儀禮是經）禮記是解。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至宋劉原父補成一篇。亦只是解他儀禮。

周官集說

宋陳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有周官講義集說。林之奇字少穎。三山人。有全解。楊恪字謹仲。永嘉人。有辯疑。

周官補遺

元真宗泰定中。清源丘葵吉甫周禮序。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為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篇。新安朱氏一見。以為冬官不亡。考索甚當。自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六官始得為全書。按廷椿字壽翁。次點字與之。

顏芝所藏

孝經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作也。遭秦皇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與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以此名家。按芝之所藏者。謂之今文孝經。鄭玄注今文。而陸澄則譏之。

安國為傳

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經文大畧相似。只多閨門一章。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傳。至隋王邵于京師得孔傳。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明之。議者以為閨門一章。多相排毀。宋司馬光始取古文為之指解

張禹兼通（已下論語）

論語。有齊魯。齊論多于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是也。初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皆名家。禹初授魯論。晚講齊論。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

鄭玄參考

齊論之外。又有古論語。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故有二十一篇。玄以張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陳羣王肅。皆為義說。何晏有集解。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

註于趙岐（已下孟子）

孟子註于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岐分為四十四篇。陸合為七篇。其音釋則張鎰丁公著也。

刪于馮休

宋馮休以軻書有叛經者。作刪孟二卷。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辯者東坡。又虞允文以溫公作疑孟。及李泰伯鄭厚叔。皆有非孟之言。故作尊孟辨五卷。

成于子夏（已下爾雅）

爾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蓋九流之奧旨也。中遭寢微世罕聞之。

辨于終軍

自漢終軍豹鼠之辨。爾雅之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畢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

五經無對（已下各經）

漢陸乂。聰敏博學。于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五經無雙

東漢許慎。字重叔。南召陵人。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舉孝廉。為洨長。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傳于世

遣受七經

索隱曰。文翁遣司馬相如受七經。

典領五經

漢劉歆。字子駿。向第三子也。好古篤學。成帝綏和中。王莽薦為侍中。更名秀。上詔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于是

[illegible]七略。曰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illegible]略。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

五經紛紜

東漢井丹。字大春。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紜井大春。

五經縱橫

東漢周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舉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得失。詞甚切。止拜尚書。名重朝廷。遷諫大夫。又遷侍中。

徧習五經

梁卞華。字昭雅。徧習五經。為五經博士。

徧誦五經

梁武帝太子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通涉六經

（瓛音桓 璡音浸）劉峻。字孝標。辯命論云。近世沛國劉瓛。與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

釐正五經

（籀音紂）唐顏師古。名籀。少博覽。精訓詁。唐太宗嘗嘆五經去聖愈遠。傳習寖訛。詔師古于秘書省考定五經。多所釐正。

研綜五經

魏常爽。字仕明。少聰敏嚴正。五經百家多所研綜。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號為儒林先生。高允稱之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

默誦六經

宋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八歲默誦六經。

定五經正義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幸國子監。以師說多門。章句煩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著九經要義

宋魏了翁在靖州。湖湘江浙之士。負書從學。因著九經要義。

五經及第

唐殷侑。貞元中。以五經及第。

九經及第

（鄆音運）宋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徙居鄆之項城。舉九經及第。為國子監直講。

論定五經

東漢明帝詔丁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于北京白虎觀。帝親制臨決。鴻才高。論難最明。帝數嗟嘆。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註脚六經

宋陸九淵。字子靜。乾道中登第。呂東萊識其文于數千人中。或勸其著書。答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也。

卷終

羑宮布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六卷

○著書上

漢太史公自叙曰。昔西伯拘于羑里、演周易、則著書之始也、宋劉器之曰、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人著書者。多在晚年、蓋為此也、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

國語

周曾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語也、宋氏謂左氏書。而朱子則謂後人所為也、唐柳子厚嘗作非國語。或謂子厚平生為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為沒前程

家語

孔子家語總目。自相魯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獻堂王廣謀句解

管子書

齊管仲。名夷吾、字敬仲。著管子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恥為重

墨子書

墨子。名翟宋人、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所著有墨子十六卷。自親士至雜守、凡六十一篇

慎子書

慎子名到趙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又好黃老道德、因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至漢劉向所定慎子書、則有四十一篇。

孫子書

戰國孫武子作兵法、宋儒謂武子十三篇、文士亦當盡心、

晏子春秋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維人、著書六篇、名晏子春秋、漢劉向序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有合六經之義。

呂氏春秋

呂不韋。陽翟人、秦莊王時為相、封文信侯。作月令。及集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曰呂氏春秋。

著書五千言

老子西遊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共五千言而去、

著書十萬言

莊周。字子休、睢陽蒙縣人、與孟子同時。著書十萬言。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大率皆寓言、其洸洋自恣以適己也、名曰南華真經

列子書

列禦寇鄭人。自云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著書自天瑞至說符、共八篇、大抵多寓言。與莊子

相類。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

荀子書

荀子名況。尊稱曰卿。後避漢宣諱。號孫卿。著書數萬言。羽翼六經。

太玄法言

漢揚雄家貧好學。以經莫大于易。作太玄。以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莫善于蒼頡。作訓纂。箴莫大于虞箴。作九箴。賦莫深于離騷。作反騷。又著書自學行至孝至共十三篇行世。按反騷者擬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以弔屈原。故名。

元經中說

隋王通為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居河汾。以著書講學為業。作元經中說。董常。程元。房玄齡。杜如晦。魏徵之屬。咸北面授王佐之道。

玉鈐

玉鈐。呂尚兵書也。及尚死葬之。失尸所在。惟有玉鈐六篇在棺中。

玉杯

漢董仲舒。所著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等數十篇。皆假託一物以名書也。如漢魏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相似。西京雜記。仲舒夢蛟龍入懷。故作繁露詞。宋程大昌。字泰之。又因仲舒繁露之作。作演繁露。

爾雅

或謂爾雅周公所作。爾。近也。雅。正也。或謂爾雅有張仲孝友之文。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所制也。至楊子雲又謂孔子弟子游夏之徒所記。以解六藝者。劉歆西京雜記。家君以為外戚傳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舊傳學者皆言周公所記為是。張仲孝友之類。乃後人所足耳。

（埤音皮）埤雅

宋陸佃。字農卿。山陰人。因外補。事簡政清。得專意論譔。既注爾雅。更為此書。言為爾雅之輔也。子宰作序。

韓非說林

韓非。韓之諸公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篇。

劉向說苑

劉向。漢楚元王之後。成帝初。遷光祿大夫。所著有新序說苑別錄諸書。

離騷

屈原。楚同姓。仕于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居濁世。赴（汨音覓）汨羅自投而死。

鴻烈

漢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

雋音残

敎也號淮南子高誘注、

著雋永

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又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雋永、

雋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言刑名

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一字直百金。

風俗通

漢應劭字仲瑗、汝南人、刪定律令。著漢官儀。又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其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天氣地形泉水草木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地理考

宋王應麟字伯厚、鄞縣人、有地理考。困學記聞。王海諸書行世、嘉祐祕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

韓詩外傳

見經術。

楚詞後語

宋晁補之撰、補之字無咎、宗愨之曾孫、也

白虎通

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觀、因名白虎通。

白獺髓

宋張仲文撰。

璩音渠

華陽國志

益州、古梁州之域、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敘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

武陵圖志

南北朝、伍安貧武陵人。博雅好學、梁王累降玄纁之禮招之、皆辭以疾不赴嘗撰、武陵圖志

肋音勒

雞肋集

宋晁補之七歲能屬文。王安國見而奇、之嘗著雞肋集一百卷。又宋景文有雞跖集、按淮南子。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景文集名本此。

鳳髓集

元陳巖。字清隱青陽人。累舉不第。汗漫江湖。嘗集杜甫詩

句。為鳳髓集

許愼說文

漢許愼字叔重。南召陵人。著五經異議。說文解字十四篇行世、獻帝時舉孝廉、

荀悅申鑒

東漢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官至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體刪漢書為漢紀三十篇。

焦氏易林

漢梁人焦延壽作、延壽嘗從孟喜學易。授之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暑為候。元帝朝為三老

遯世易林

吳遯世南北朝渤海人以易占知名文襄卽位除中舍所著有易林雜占百餘卷。

三國名臣序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東郡守作三國名臣序贊三國魏吳蜀也

列國名臣傳

宋眉山人王當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軾薦為賢良方正廷對慷慨不避權貴

陸賈新語

漢高祖謂中大夫陸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義慶新語

傾晉紫

南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又唐潯陽縣主簿劉肅撰唐世說新語。

吳越春秋

東漢山陰人趙曄從杜撫受韓詩嘗著吳越春秋等書。蔡邕見之嘆息以為長于論衡。

漢晉春秋

晉習鑿齒襄陽人習郁之後博學洽聞情才秀逸桓溫辟

為從事累遷別駕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凡五十四卷以裁正之

拾遺記

王子年拾遺記晉安陽王嘉撰。

博物志

晉張華字茂先讀書三十車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為煩改作十卷

論衡

東漢王充字仲任上虞人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得之秘玩以為譚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譚圃

孫公譚圃高郵孫升撰皆言宋太祖以後事。

西京雜記

漢劉歆字子駿王莽篡漢歆為國師嘗著西京雜記。

西陲要略

唐范傳正元和中與崔立之同時有西陲要略三卷

山海經

晉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博學高才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又著山海經方言等書。

區宇志

隋大業初勅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

三十餘人。撰區宇志一部、共五百餘卷。新成奏之。上見其煩辭比事、全失修撰之意、不悅。遣舍人柳達宣勅責之。即日勅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以内史侍郎虞世基總檢。及成奏之。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又宋樂史所著有太平寰宇記等書。

風土記

晉周處字子隱。膂力過人、不修細行。嘗作默語。及風土記。

歲時記

懔音禀

梁宗懔字元懔。少聰敏、鄉里呼為小兒學士。元帝鎮荊州令兼記室。嘗撰荊楚歲時記。

三輔决錄

東漢趙岐。長陵人。嘗與兄襲得罪中常侍唐衡、避禍北海。唐衡死、乃出。徵拜議郎。嘗著孟子章句。及三輔决錄。

五代通錄

宋范質、宗城人。宋太祖稱為真宰相。所著有五代通錄共九十餘卷。又質初為後唐時進士、後周累官平章事左僕射。及宋祖陳橋之立、質請讓之。具陳禪讓之禮。封魯國公。

玉燭寶典

杜臺卿曲陽人。隋初拜著作郎。嘗采月令推廣之。為書十二卷。名玉燭寶典。

玉冊金文

老子以其生所授令尹喜曰。千日之外、尋我于蜀中青羊之肆。至期、果見于大官李氏之家。授喜以玉冊金文、賜以文始先生之號。

政本書

宋林勳、賀州人。政和間為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政本書十三篇。書奏、以勳為桂林節度使掌書記。

鹵簿圖

宋綬、宋趙州平棘人。敏求之父。真宗時、賜進士。累官資政殿學士。所撰有鹵簿圖十卷。

族姓昭穆

晉摯虞、長安人。武帝時、歷秘書監、衛尉卿。撰文帝志四卷族姓昭穆十卷。

師友淵源

宋呂本中。性清約、工詩詞。所著有師友淵源錄。春秋解。

賈山至言

賈山涉獵書記。漢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又賈誼所著名曰新書。

桓譚新論

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成帝時為大樂令。光武時拜議郎。上疏陳時政。帝方欲以讖决疑。譚極言非經、出為六安郡丞。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新論。

長統昌言

漢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發憤嘆息、因著論

名冨言。凡三十四篇。

艾子雜說

蘇東坡居士著

示兒編

孫奕字季昭。有示兒編

平蠻記

宋狄青西河人。仁宗朝。西夏叛。青為延州指揮使。敵望之如神。後又討平儂智高。拜樞密使。所著有平蠻記。戰陣圖

玉海集

南北朝。吳縣人張融。字思光。玩涉百家。弱冠有名。宋時起為參軍。歷封溪令。入為御史中丞。性至孝。所著有玉海集褚司徒問其義。張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香山集

宋義烏人喻良能。官至太常寺丞。嘗進忠義傳二十卷。孝宗深加嘆賞。命頒行。以開國縣男致仕。所著又有諸經講義及香山等集。

西州清話

三國。陸瑁。遜弟也。仕吳為議郎。選曹尚書。其子喜仕吳。累官吏部尚書。少好學。嘗作言道等書。及西州清話。

東岡小藁

元許熙載。湯陰人。開義學以教鄉人。所著有東岡小藁。

荊臺集

葆濟保

宋陵州貴平人孫光憲。少好學。遊荊渚。高從誨署為從事。累官秘書監。太祖時。授黃州刺史。聚書數千卷。自號保光子。所著有荊臺集等書。

廬江集

宋何涉。南充人。自六經百家。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為人長厚。未嘗譚人過失。所著有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皇王大紀

宋胡安國子宏。嘗師楊中立侯師聖。優游南山下者。二十餘年。所著有皇王大紀諸書。

將帥要略

宋胡旦。濱州渤海人。喜讀書。既喪明。猶使人誦經史。隱几聽之。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乙家傳三百餘卷。

竹溪詩集

裘萬頃。宋新建人。有孝行。節操學問粹然一出于正。登淳熙進士。為樂平簿。累遷大理司直。力求外補。差江西撫幹。所著有竹溪詩集。

梅溪文集

宋王十朋。樂清人。號梅溪。幼穎悟。日誦數千言。所著有梅溪文集。朱文公為序。

杜陽雜編

唐武功[illegible]撰。

酉陽雜俎

唐段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會昌時人。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嘗宦遊至辰著酉陽雜俎書數十篇。

北堂書抄

唐虞世南為秘書。于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北堂書抄。

東都事略

（桐音詞）宋戴桐有學行。所著有東都事略等書。朱子語錄云。東都事略。如陳無已不見章子厚。不着趙挺之綿襖。此等好處俱不曾載。

杜佑通典

唐劉秩字祚卿。詳擷百家。倣周書六官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杜君卿佑以為未盡。又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

齊丘化書

宋齊丘萬載人。仕南唐拜相。乞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著化書理訓各十卷。

初學記

唐徐堅字元固。開元初為集賢學士。討集故事。兼前文詞撰初學記

近思錄

宋朱晦庵葬母祝氏于建陽縣西天湖之陽。即建寒泉精舍于此。淳熙中。呂祖謙來訪。即與之共編次近思錄。

禮經會元

宋仁和葉時。與朱文公友善。所著有禮經會元。竹埜詩集。

大學衍義

宋真德秀著。

搜神記

晉干寶著晉紀二十卷。直而能婉。時稱良史。又作搜神記三十卷。人謂鬼之董狐。干一作于。

述異記

梁任昉著述異記。唐李翱著卓異記。薛用弱著集異記。五代陶穀著清異錄。

五經正義

唐祭酒孔穎達撰。

四書闕疑

金真定人瞻思著四書闕疑。五經思問等書。

法象書

唐李淳風岐州雍人。貞觀初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著法象書七篇上之。累遷太史令。以勞封昌樂縣男。

幽怪錄

唐牛僧孺著

塵正集

奩音廉

宋敘州宣化人程公許。嘉定中進士。後以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所著有塵缶集。按缶瓦器。更衆之以塵。則叩之而不鳴矣。喻又不工也

香奩集

唐韓偓字致元。萬年人。有香奩集一卷。李端叔酷喜之。謂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

崐山編

唐崐山尉劉綺莊。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崐山編。

閬苑記

宋何求閬中人。以宋涉隆苑記疎畧。乃裒次三十卷。號閬苑記。

三體詩

汶陽周伯弼選。

百家選

宋王荊公編。

賢耳集

宋張端義撰。

指掌圖

元胡炳文婺源人。所著有[illegible]秋集解。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雲峯筆記。世稱雲峯先生

傳信記

唐鄭棨作開天傳信記。以國朝故事。莫盛于開元天寶之際。因捜求遺逸。傳于必信。故名云

貽謀錄

宋晉陽王林撰。

容齋隨筆

宋洪邁字景盧。號容齋。皓季子也。所著有容齋隨筆。合四十七卷。及夷堅志。按夷堅人名。列子論鯤鵬。夷堅聞而志之。容齋因作夷堅志。

雲海弊帚

宋之才。宋永嘉人。政和中從楊時學。性恬靜。操履潔白。自

號雲海居士。有雲海弊帚五十卷。

資暇集

隴西李濟翁編。

臥遊錄

見山

精金訓鑒

宋貴池人葉楠。為鄱陽尉。所著有知非集。精金訓鑒。童蒙記。凡八十卷。

合璧事類

宋膠庠進士建安謝維新去咎編。

北山移文

篪音馳

見隱士

東園叢說

宋嘉興崇德人李如篪為桐鄉縣丞博聞強識靡不通貫所著有東園叢說及樂書。

唐史贅疏

宋陳宓官至直秘閣著春秋三傳抄唐史贅疏等稿

唐詩鼓吹

元遺山編代人郝天挺註。

傳燈錄

蘇州僧道元纘佛祖及近世名人禪語為傳燈錄三十卷以進詔刻板傳布。

揮麈錄

宋楊萬里編。

古今注

晉崔豹字正熊所著有古今注一輿服二都邑三音樂四鳥獸五魚蟲六草木七雜註八問答釋義漢服虔亦著此書

聞見錄

宋邵伯溫字子文有邵氏聞見錄及河南集皇極觀物諸解

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汝陰人慶元間寓居嘉興官至朝郎有史才所

濟音子

著有揮麈錄及玉照新志。

鐵圍叢談

宋蔡絛撰鐵圍山叢譚

江南別錄

宋陳彭年撰。

濟南遺藳

金王若虛眞定府藁城人承安初進士所著有濟南遺藳

事文類聚

宋祝穆新安人以朱熹母黨隨寓建寧府建安縣博涉經史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

藝文類聚

唐歐陽率更詢著。

山堂考索

宋金華人章如愚自號山堂慶元間登第仕至國子博士所著有山堂考索。

淮海語錄

宋淳熙間有僧元肇號淮海能詩文有淮海語錄及詩集傳世。

晏殊類要

晏殊宋臨川人所著有類要及二府集臨川集。

晦庵語錄

朱文公著。

石林燕語

宋葉夢得。松陽人。徙居湖州。號石林先生。所著有石林避暑錄。及燕語行世。

澠水燕譚

宋王聖塗字闢之著澠水燕譚。

中朝故事

唐尉遲偓纂。

欒城遺言

蘇子由封欒城伯。所著有欒城遺言。又有欒城集。

笠澤叢書

唐陸龜蒙寓居松江甫里。與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著

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

賢閑漫錄

宋東陽何淡。嘉定中以上舍釋褐。歷官國子丞。秘書郎。所著有通鑑手抄。賢閑漫錄。

次莊樂府

唐劉次莊作。

張率文衡

南北朝吳縣人張率。性簡重。寬雅。善屬文。梁天監中。嘗爲待詔賦。武帝勑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兼之矣。官至黃門侍郎。所著有文衡十五卷。

批鱗集

宋清江人朱景文。乾道中進士。再調分宜簿。所著有批鱗集五十篇。

窺豹篇

宋楊文公從子紘爲文公後。賜進士。聚書數萬卷。所著有窺豹篇。

鄴侯外傳

唐李泌字長源。德宗時拜相。封鄴侯。有集二十一卷行世。述鄴侯外傳。

武侯通傳

戴羽元德安人。隱居積學。徵辟不就。著武侯通傳三卷。史評一卷。

詩苑類格

唐李淑著。

樂府解題

唐吳兢著。

諫苑

樂運字承業。嘗錄夏商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曰諫苑。奏上隋文帝嘉之。

諍苑

宋楊億大年著。

高士傳

南北朝平原劉杳。晉嵇康。唐皇甫謐。各著高士傳。

列女傳

漢劉向作列女傳八篇。

顔氏家訓

南北朝顔協之子之推。所著有顔氏家訓。

呂氏鄉約

宋呂大鈞大忠弟。初從學張横渠後卒業于二程。所著有四書註及鄉約。

瑤山往鑑

金槀城楊伯雄。舉進士。為右補闕。初顯宗在東宮。伯雄為少詹事。嘗集古太子賢不肖為書。號瑤山往鑑。上進之。獨見嘉納。

瀛海殘篇

宋河間人權邦彥。崇寧中上舍登第。累官簽書樞密院。嘗獻十議以圖中興。尋兼權參知政事。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

端禮日程

宋程端禮鄞縣人。宋季皆尊尚陸氏學。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子明體適用之指。所著有讀書日程。

冷齋夜話

僧惠洪新昌人。字覺範。俗姓彭氏。注金剛楞嚴經。旁通書史。與陳了翁黄山谷為友。所著有甘露集林間錄冷齋夜話天厨禁臠。

四音鶯

翰墨全書

宋建陽熊禾為寧州司户參軍。入元不仕。好學至老不倦。有標題四書及輯翰墨全書行世。

兵機要略

宋洪州人何蒙著兵機要略十卷

斜川集

宋蘇過軾子也。所著有孔門弟子別傳斜川集。

慶湖集

宋衛州人賀鑄。字方回。元祐中。累官泗州通判。又倅太平州工詩詞。晚號慶湖遺老。所著有慶湖集。

輿地志

南北朝顧野王吳郡人。精記博識。仕陳領著作。掌史事。後為黄門郎光祿卿。所著有玉篇及輿地志國史記傳。

海岱志

南北朝崔慰祖東武城人。仕宋為始安王記室。嘗作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未成而卒。

養性書

漢王充晚年著養性論十六篇。裁節嗜慾。

陳情表

見祖父祖母。

桂苑叢珠

隋曹憲博學。公卿多從之游。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叢珠。

及文正廣雅學者稱之。

韻府羣玉

元陰幼遇秦新人。五世同居。家數百口。讀書講學。八歲中九經科。著韻府羣玉行世

聯珠集

唐竇羣庚德宗時以處士徵為右拾遺二兄常牟二弟庠鞏。俱擢進士為郎。工詞章。號聯珠集義取若五星然也鞏與人言如不出口號囁嚅翁。

漱玉集

宋趙明誠妻李易安。夫亡。再適張汝舟。能詩詞。有漱玉集三卷。

花蕚集

唐李乂字尚真兄尚一俱以文章名世其所作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蕚集。

芻蕘策

珣 普 宰

宋史通音神人。與兄珣以文學知名。歷官通川。歸磐石令。嘗著易書。乾坤別解。又進世要機務芻蕘策。各十卷。

鹽鐵論

桓寬。漢汝南人。博通經傳。推演鹽鐵之議。著數萬言。以成一家之法

金石錄

宋趙明誠著。又曾子固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

戰國策

元泰定中金華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序。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疏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己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二書而讀之。高氏之疏略。信矣。然事。莫太于存古。學莫善于闕疑。而鮑乃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

職方乘

宋洪芻南昌人。師民之子。朋之弟也。舉進士。為諫議大夫所著有職方乘老圃集。

神異經

東方朔著。

物理論

楊泉著。

禮記捃拾

南齊金華婁幼瑜不應徵辟。著禮記捃拾三十卷

綱目發明

宋尹起莘著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七卷

○著書下

姑臧集

唐李德裕有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姑臧集五卷。

衡陽記

吳郡顧憲之覲之孫也。吳郡人。任南齊為建康令。累臨州部資無儋石及歸環堵蕭然所著詩文并衡陽記數十篇

國史補

唐李肇著。

國秀集

唐天寶三載芮從章編

甲乙集

唐羅隱　昭諫餘杭人。自號江東先生有甲乙集湘南雜稾傳于世宋楊簡稱慈湖先生亦有甲乙稾

丁卯集

唐許渾字仲晦丹陽人。太和六年進士家居丁卯橋有丁卯集行世。

白氏長慶集

白居易長慶中自中舍。出為杭州刺史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

元氏長慶集

唐元稹。河南人。太和間為尚書右丞。所著有元氏長慶集

百卷

埜音野

齊東埜語

宋周密撰其序曰。阜陵天縱睿聖英武果斷。其聖政彰著。備于金匱玉牒。嘗得以竊窺其萬一矣其或史臣有所避忌采訪遺落。失于紀載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時諸公所紀錄數事謹書于此。以備良史采錄云。

漢南眞稿

唐溫庭筠字飛卿。并州祁人。有詩集五卷。漢南眞稿十卷

荃五[illegible]全

握蘭金荃等集並傳

朝野僉載

鷟音[illegible]

唐張鷟撰。

朝野僉言

宋石茂良撰。

退朝錄

宋敏求字次道常山人。綬子也撰春明退朝錄

明農稿

元汪文璟常山人。泰定初進士。所著有居朝錄明農稿

河岳英靈集

唐丹陽進士殷璠撰。

湖山汗漫集

宋宗室趙孟僴黃巖人常遊歐陽守道劉辰翁之門後為文天祥從事。偕行僅五十日。而大事已去。孟僴遂隱為道

士。又為僧。因自號三教遺逸。子孫遂家華亭。所著有湖山汗漫集。

南部新書

宋錢希白著。

東宮舊事

張敞作。

運蓋同歸圖

宋孫義伯。豐城人。謂治曆當用三法。曰象。曰器。曰數。因作六曆論。運蓋同歸圖。又寫古今七十六家法數作大曆賦

淮海閑居集

宋高郵秦觀。元祐初蘇軾薦於朝。除太學博士。國史院編修官。坐貶。有淮海閑居集。

三教珠英

唐李適。字子至。京兆人。武后時。修三教珠英。適在選中。遷工部侍郎。又選五經要句。

七平讜議

王昌。熙寧中舉進士。任黔江縣令。元豐中景靈宮成。昌作賦獻之。又著七平讜議。三江集。

明堂制度

李謐。十三通詩書。尤精曆數。又著明堂制度。魏文成徵拜著作佐郎。不就。賜號貞靜處士。

兵房事類

宋東陽徐次鐸。嘗倣周禮。作漢官。及作唐書傳註。中興兵房事類。留之西府。

歸田録

歐陽修作。

還山集

元楊奐。奉元人。元初隱居授徒。號紫陽先生。以耶律楚材薦拜河南廉訪使。所著有還山等集。

中興閒氣集

唐高仲武編

中興繫年録

宋李心傳。道傳之弟。慶元初以薦賜進士。為史館校勘。修中興四朝帝紀。後遷著作郎。踵修十三朝會要。選工部侍郎。所著有高宗中興繫年録。學易編。春秋考。讀史考。及詩文共數百卷。

赤城集

宋寧海羅適。所著有易說赤城集。

碧池書

唐袁皓。宜春人。咸通中進士。累官集賢殿圖書使。自號碧池處士。所著有碧池書三十卷。

班馬異同

倪思。歸安人。宋乾道初進士。謚文節。所著有班馬異同。

濂洛論語

宋劉歆、溫州人。淳佑中為太學生、伏闕上書、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母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可速行。歆至南安、書取濂洛諸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

文心雕龍

（勰音葉）梁劉勰、東莞人。後為沙門名慧地。有文心雕龍五十篇。書成欲取定于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于車前、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

墨客揮犀

宋彭乘著。

詩苑類格

唐李淑著。

藝苑雌黃

唐建安嚴有翼著。

冊府元龜

宋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至真宗時、命盛度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

底里元龜

宋池州王鐵為中書舍人。兼侍講。所著有紫微集・春秋[illegible]倒通解・底里元龜・易象寶鑑。

稗官小說

漢藝文志、小說出于稗官。注云、細米為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今世謂偶語為稗、

稗史集傳

元徐顯撰。

鄴中記

（翽音會）陸翽著。

湘中記

羅含著。又潘岳有關中記。

龍城錄

唐柳子厚撰。唐名柳州為龍城。又蘇子由有龍川志。

雉山集

宋青溪人方仲謀、嘉祐中進士。累官殿中丞。所著雉山集二十卷。又宋幽州安次人扈蒙有鰲山集。

紫泥集

五代王仁裕、天水漢陽人。周初遷太子少保。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集。

丹淵集

宋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操履高潔、以學名世。有丹淵集四十卷。

西山集

唐施肩吾、字希聖、睦州人。隱洪州西山。元和進士。有西山

集十卷。

南郊録

宋王德延東明人素謹慎事太宗（以宗宮之舊）京都巡檢使所至好撰集近事。掌御厨有司膳[illegible]皇城有紀事録從郊祀有南郊録及治郡有奏報録。

考古圖

宋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元豐進[illegible]士博雅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別款識為考古圖。黄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呂大臨亦有此圖。

稽古録

司馬溫公有稽古録。歐陽文忠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又蜀郡虞集有道園學古録。山陰俞宗亨。有山林思古録。

鶴林集

吳泳。西州潼川州中江縣人。宋嘉定進士。歷官著作郎。抗疏直言。遷寶謨閣學士。歷知溫泉二州。所著有鶴林集。

雁湖集

燾音道

宋李燾第三子壁。誦萬餘言。寧宗時。累官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以資政學士致仕。卒謚文懿。壁文學德望。轟震一時。所著有雁湖集。涓塵録。中興奏議。内外制。臨汝閒書。共數百卷。

隋唐嘉話

餗音速

唐彭城刘餗字鼎臣撰。

周秦行紀

唐牛僧孺撰。

幽閒鼓吹

宋高宗纂唐宋遺事名幽閒鼓吹。唐藝文志作張固撰。

韻語陽秋

宋丹陽葛常之作。

太平廣記。

宋王克貞廬陵人。南唐進士。宋初授太子中允。知漢州。太宗聞其詞學。命直舍人院。誥命典正。預修太平廣記。

古今善言

范泰南北朝宋順陽人。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子曄著後漢書。

歷代遺論

宋胡仲雲高安人。所著有六經蠡測。周易見一。四書管窺。歷代遺論。

兩朝實録

見史官。

希賢録

宋蔡用之新昌人。嘗獻言當寧。眞宗覽之驚喜。其七世孫汝揆號愚泉先生。所著希賢録。貫道集。及支議雜書。

斥蠹書

獬音懈

宋張庠，永新人。嘗著斥蠹正言二書。以排佛老，作元經圖以推五行六度之秘。鄭獬吳處厚皆師之，號白雲先生。

著茶經

見隱士，

注水經

酈音歷

南北朝涿郡人酈道元，字善長。魏時為御史中尉，執法清刻，為時所忌，遂遣為關右大使。平生好學。歷覽羣書，注水經四十卷

漁舟集

宋郭震，成都人。博學能詩，才識過人。裕然有物外之志。所著有漁舟集。李畋稱其有孟郊風

虞衡志

宋范成大，吳縣人。所著有石湖集百三十六卷。吳門志五十卷。使北。有攬轡錄。驂鸞錄。過海有虞衡志。出蜀有吳船錄。

葆光錄

潁川陳氏失其名，號龍明子。所纂葆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聞奇異事。卽旋書之，因而成編。

衍孝編

元楊少愚，青陽人。所著有孝經衍孝編，秋浦集。九華外史

味道編

筌音詮

宋陳桱，明州奉化人。所著有通鑑續編。尺牘筌蹄。及味道編，雲軒集。

綠督集

宋樂安曾幼度，乾道中進士。仕至太宗。所著有綠督集。取莊子緣督以為經之義。

源流至論

駉音扃

宋林駉，福州府寧德人。所著有皇鑑前後集源流至論。

文章正宗

宋真德秀。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所著有文章正宗

書史續抄

宋劉元高，江西高安人。淳祐進士。所著有漢史意抄，書史續抄。貴華錄。三劉家集。

文獻通考

宋馬端臨，廷鸞之子。國亡隱居教授。所著大學集傳。多識錄。文獻通考等書。

風雅遺音

元熊凱，南昌人。所著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

經典徽言

宋孫奭，字宗古。真宗朝為給事中。摭五經中切于治道者為五十篇。名曰經典徽言。

述征記

郭緣生作。

輟耕錄

天台陶宗儀字九成。元末隱居華亭。負經世之學。所著有（郛音孚）說郛。南村輟耕錄。

呂忱字林

呂忱。晉弦令也。著字林。

東坡志林

蘇東坡著易書傳。論語說。志林。奏議。內外制數百卷。

劉公嘉話

唐韋絢字文明。集劉禹錫語一卷。曰劉公嘉話。

遯齋閒覽

宋陳正敏公著。

通鑑外紀

宋劉恕。渙之子。筠州高安人。所著有十國紀年。通鑑外紀等書。

通鑑前編

金履祥。景文曾孫。蘭陵人。宋末以史館編修召。不及用而國亡。遂隱居著書。所著有大學疏義。尚書表註。通鑑前編。論孟考證。中庸標註。

致堂管見

宋胡寅字明仲。號致堂。文定季子。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嘗侍坐。數孟之後。歎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可謂豪傑之士也。謫戍新州。著讀史管見二十卷。

沈括筆談

宋沈括字存中。吳興人。所著有筆談。及律樂醫卜諸家。皆有論述。

事物紀原

書凡十卷。紀事一千八百四十有一。作者逸其姓氏。不可考。或曰高承所作。出雲谷雜記。但不知何時人。

師友紀聞

唐濟南李膺字方叔著。

山川地里圖

宋休寧人程大昌。紹興中進士。古今事靡不考究。所著有禹貢論。及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又為山川地理圖。就經筵進呈。

典章文物志

唐李淳風著。

漁隱叢話

宋胡仔字仲任。自號苕溪漁隱。所著有漁隱叢話。仲任一作元任。

山樵雜錄

元鄭元祐。撰遂昌山樵雜錄。

文選

東漢王逸字叔師。集屈原以下。迄劉向之文。晉摯虞總為文章流別。梁昭明太子祖述之。以為總集。名曰文選。

韻書

宋虞似良、寓居黄岩、自號横溪老樵、有篆隸韻書行世。

家範

元鄭太和。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年、于冠婚喪祭。必稽文公家禮而後行、所著家範三卷。

朝儀

何承天、郯人、寓居丹徒。劉宋時。拜祠部郎、撰朝儀、遷中丞。

千文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鍾王書中、選一千字不重者、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宋劉後村曰。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

梁人作也。又米芾為博士嘗奉詔以黄庭堅小楷書作千字文以獻見太常博士。

六帖

唐白樂天。宋孔旦著名曰白孔六帖。

帝王世紀

晉皇甫謐字士安、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時謂之書淫、號玄晏先生、所著有帝王世紀、子方回少有文才。

宇宙略紀

宋車若水、東嚴人、博學工古文、自號玉峰山民。所著有宇宙略紀玉峰冗稾。

靈臺秘苑

南北朝庾季才。新野人。梁湘東王引授外兵參軍。累遷中書郎、封宜昌縣伯、所撰有靈臺秘苑。及垂象志等書。

韻海鑑源

唐顔真卿為湖州府刺史、招致名儒、著韻海鑑源三百六十卷。

盈川集

唐楊炯、中童子科。授、校書郎。年十一、待詔弘文館、武后朝與宋之問分直藝館、終于盈川令。所著有盈川集。

長江集

唐賈島。大中間為長江尉。所著有長江集。

齊諧志

莊子曰。齊諧。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梁吴均有續齊諧記。

洼音娃

淯音育

洼君通

漢洼丹、南陽府淯陽人。世傳孟氏易、建武初為博士。遷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

金陵遺事

宋朱舜庸、建康人。嘗編金陵遺事、積二十年。自里巷口傳仙佛之書、無不研綜、慶元中留守吳琚為之銓次。目曰續建康志

玉堂雜記

宋周必大撰、又僧文瑩有玉壺清話。

蘇洵謚法

宋蘇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深通六經百家之説。韓琦奏于朝。除校書郎。尋以文安簿修纂禮書。所著有文[illegible]十卷。謚法三卷。

劉熙釋名

漢劉熙字成國。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

南越志

沈懷文著南越志。

南徐志

山謙之著南徐州志。

魏典三十篇

唐元澹博學通故訓。及進士第。授太常少卿。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略。學者尚之。

晉紀二十卷

晉干寶詔為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著晉紀二十卷。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山堂肆考文與第二十八卷

○藏書

魚豢典略。芸香辟蠹。故藏書臺稱芸臺。閣稱芸[illegible]

又柳文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孔壁

見壁。

鼓香鼓

惠車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又世説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按惠施。戰國時人。為梁相。與莊子友善。

幽經秘籙

東漢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鄧康遂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郎。注云。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字。皆歸柱下。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籙皆在焉。

牙籤錦帕

西京雜記。秘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

鄴香業

鄴架

唐李鄴侯泌。架書樓。積書三萬餘卷。經用紅牙籤。史用綠牙籤。子用青牙籤。集用白牙籤。韓退之詩云。鄴侯家多書。揷架三萬軸。一一皆牙籤。新若手未觸

申莊

壽張申屠致遠。仕元為廉訪僉事。清修苦節。耻事權貴。聚書萬卷。號曰申氏墨莊。

金帛招求

漢河間王。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多與漢室等。

江淮括訪

唐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曹氏書倉

拾遺記。曹人曹曾。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曾。家多書。及世亂。曾慮先文湮滅。乃積石為倉以藏書。世謂曹氏書倉。

田氏書樓

唐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封沂國公。樂聞前代忠孝之事。于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賢行可否。後周張昭遠。積書萬卷。以樓藏之。宋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置其中。蜀人謂之書樓孫氏。

藏諸名山

見史官。

藏于故居

蘇子瞻李氏山房藏書記。余友李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載書三十乘

晉張華好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書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未有。悉在華所。由是博洽無與比。又唐元行沖。乃韋述父景駿之姑子也。嘗載書數車自隨。

寫書數十篋

齊沈麟士。手寫細書數十篋。

壁藏律令

漢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卽乞骸骨去職。王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歛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

帳搜論衡

抱朴子曰。人疑蔡邕得異人書。搜其帳中。果得王充論衡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聚書數百卷

魏志。王脩家不滿斗斛。聚書至數百卷。

得書八萬卷

梁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于漢室。頗

謂過之。唐蘇弁字元容。聚書二萬卷。手自讎定。宋賀鑄字方回。知章之後。開封人。藏書萬卷。長于樂府。有慶湖遺老集行于世。

請俸寫書

遺書藏

唐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

盡資置書

宋丁度祖顗。盡其家資。置書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後登詞學科。官至參政。

掌于蘭臺

百官表。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

籍秘書。

併于秘府

宋錢惟演字希聖。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併于秘府。

子弟看書

唐倪若水字子泉。藏書甚多。子弟直日看書。有借書者。先東脩校讎。然後與之。

女婿盜書

見婦翁女婿。

曹誠書院

宋應天府民有曹誠者。即戚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眞宗嘉之。賜名應天府書院。

務觀書巢

宋陸游字務觀。作書巢記曰。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名記室曰書巢。客有問曰。上古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民病水而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戶牖墻垣。猶之此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籍于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病呻吟。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

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不能出。乃又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嘆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

好畜古文

宋歐陽公平生於物少所好。惟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

喜藏異書

宋宋綬字公垂。博學。喜藏異書。手自讎校。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又曾鞏平生好書。

家藏一萬餘卷手自讎對白首不倦

六經閣

宋張伯玉吳郡州學六經閣記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入政學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祈于乂故爽而不卑酌于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向史西向子集東向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凡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

萬卷堂

蘇子瞻題張競辰所居萬卷堂詩君家四壁如相如恭藏天祿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秘書

取于六丁

見經術

藏于二酉

大酉小酉山多藏秘書故今藏書室名二酉云

燕之秘府

漢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借于民間

唐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置修書院

建藏書府

漢武帝建藏書之府置寫書之官及諸王子皆充秘府

構貯書屋

隋煬帝於東都觀文殿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劉向校定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班固典掌

兩去聲

漢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藏于東觀及仁壽閣命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之

送于平城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藏于內庫

帙音秩　尠音選　佺音銓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遺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于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時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祿山之亂尺簡不存至文宗時鄭覃進言經籍未備因召秘閣搜訪于是四庫之書復全分藏十二庫及黃巢之亂存者蓋尠又按景龍文館記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曰四庫書

募民獻書

後唐莊宗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選官正書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如有既姓、乃選常參官校讎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銜、

計帙授秩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計卷與官

宋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竝許上館閣闕書。至五百卷與文資官、

搜訪異本

隋文帝分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完。本即歸主。

購募亡書

宋太祖乾德中、下詔購募亡書。涉弼彭幹等詣闕獻書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竝賜科名、

立崇文院

宋太宗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于昇龍門東北、刱立三館、至太平興國三年、三館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後又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置其中

建清心殿

太宗又于禁中建清心殿、收藏圖籍、以資觀覽

諭旨訪求

宋徽宗宣和中。詔郡縣諭旨、訪求秘書、于是榮州助教[illegible]顧。及李東所進之書。皆繫闕遺、詔顧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

抵家就錄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或官有家藏者。命抵家就錄、有藁者。悉市之

○篤學

禮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周公朝讀書

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士七十五人。

孔子晚讀易

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為之三絕也、

刺股

蘇秦與魏國張儀同事鬼谷先生。讀書欲睡。以頭髮繫梁上、手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踝。

踝音化

懸頭

東漢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髮。懸之梁上、嘗入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又編柳以寫經、

三年不窺園

漢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年不窺園圃。人不見其面

十年不出戶

焯音灼

北史劉炫。字光伯。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

護雞讀書

東漢高鳳。字文通。自旦讀書。至夜不息。妻嘗曝麥于庭。令鳳護雞。時暴雨至。鳳讀書。不覺水漂其麥。

囊螢照書

晉車胤。字武子。精勤博覽。家貧無油。夏夜以練囊螢火數十以照書。

帶經而鋤

漢倪寬。千乘人。授業孔安國。帶經而鋤。

懷筆而寢

東漢曹褒。字叔通。常慕叔孫通制漢禮儀。晝夜沉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匡衡穿壁

見疑。又衡以邑有大姓。家富多書。每與傭作。不求價。主人怪問之。答曰。願得主人書徧讀之。主人感悟。遂給以書。

祖瑩塞牕

後魏祖瑩。字元珍。性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藏火灰中。候父母寢後。燃火讀書。又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為傭讀書

東漢桓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家貧。常為傭讀書。叔父曰。家貧如此。讀書何為。榮奮志不改。十年不窺家園。

謝客讀書

唐陳子昂。字伯玉。始以豪家子。任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常與博徒遊。後入鄉學。慨然立志。謝絕門客。專精經典。數年之間。無不該覽。

映雪讀書

晉孫康。字伯翳。太原人。家貧無油。冬月常映雪讀書。

映月讀書

宋陸佃。字農卿。山陰人。家貧苦學。映月光讀書。

求免貧賤

呂氏春秋。甯越少時苦耕。友人謂曰。君學三十年。可免貧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

可澆塵俗

宋黃山谷與人書曰。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集。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截蒲學書

漢路溫舒。牧羊于大澤中。截蒲以學書。太守見而奇之。

坐牀讀書

魏管寍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牧羊竊學

續晉紺

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問學。能史書。又晉王育字伯春。為人牧羊。好學亡其羊。年十三。賣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給以衣食。使與其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後為武陽令。

乘牛掛書

隸育煎

唐書李密字元邃。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挂牛角。翻讀之。尚書令越公楊素見于道。問曰。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乃下拜。自言姓名。越公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也。因大奇之。

書淫

晉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漢太尉皇甫嵩之曾孫。因承繼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人以為癡。後叔母任氏訓戒。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人謂之書淫。又唐竇威字文蔚。貫覽羣書。家世貴顯。子弟皆喜武力。威獨尚文。諸兄詆為書癡。

傳癖

晉杜預功成之後。耽思經籍。作春秋左傳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升屋讀書

齊江泌少貧。夜隨月光讀書。月斜則握卷升屋。以盡餘光。

走廁挾書

宋謝希深嘗言。宋公序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于遠近。

燎麻炬讀書

梁劉峻字孝標。燎麻炬以讀書。或昏睡。致爇其鬚。

燃松節讀書

南北朝顧歡。鹽官人。家貧無以受業。每于舍後聽人誦書。無遺亡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南齊高帝召為大學博士。不就。唐畢咸燃薪讀書。

以杖自擊

梁沈峻好學。臨欲睡。以杖自擊以警之。

以鐘為限

南史丘仲孚字公信。少好讀書。以中宵鳴鐘為限。叔父靈鞠稱為千里駒。

織簾讀書

齊沈驎士家貧。織簾讀書。手口不輟。號織簾先生。後居相位。歸養其親。人號曰。織簾相公來也。

燃荻讀書

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當無燈。折荻尺寸。燃之讀書。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家貧無資。累日不爨。時吞紙以實腹。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虛

趣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大儒。

仕不釋卷

五代范質、字文素、自從仕以來、未嘗釋卷。人或問之、答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老不去書

宋洪興祖、字慶善、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嘗作程瑀論語解序、引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秦檜以為譏己、編管昭州。

晝夜不釋卷

梁沈約少孤、讀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勞生疾、常為之減油滅火。

寒暑不釋卷

唐蔣乂結髮志學、至老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手。

懷餅讀書

郭宣徽逵少時、日懷二餅。讀書于京師西樓上。饑即食餅。沽酒一升飲之、再讀書。祇暮始歸。日以為常。

畫粥讀書

見貧士

枕上作文

宋錢思公謂謝希深、曰。余平生所作、義多在三上。謂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處可以屬思耳。又嘗語僚屬曰。一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未嘗

頃刻釋卷也。

帳中肄業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之游。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公有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

彭年篝燈

宋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讀、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溫公警枕

司馬溫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不欲休臥

春秋時甯越、中牟人。問其友何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年。人將休、吾不休、人將臥、吾不臥、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不暇寢食

後魏李彪家世寒微。高悅家富典籍、彪于其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

劉向精思

劉向專精思于經術、晝則誦書。夜觀星宿。

李鉉假寐

北齊李鉉家素貧。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睡

假寐而已。

不事盥櫛

唐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于顧野王十餘年。精思不[illegible]至累旬不盥櫛。

不解衣衾

宋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定。就寢不解衣衾。林光朝質之。答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懶安就寢矣。增四壁為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

五十執經

唐宗室則之嗜學。年五十餘。尚執經太學。

八十校書

見者英。

終日不出山巖

唐崔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于絕食。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

經年不出墅門

唐裴休兄弟同學于別墅。經年不出墅門。晝課經籍。夜課詩賦。

休澣不廢書

唐裴炎補弘文生。每休澣。他生或山遊。炎讀書不廢。

倥偬不去書

勩音異

唐馬總入為戶部尚書。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頗多。

不告劬勩

柳宗元送班孝廉序。研精典墳。不告劬勩。

不答候問

魯平字叔陵。好學不倦。不答候問之禮。友以此短之。平欣然自得。時人語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貴顯讀書

唐杜佑性嗜學。雖貴顯。猶夜分讀書。

顛沛著書

唐李德裕以器業自負。好著書。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初貶潮陽。在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

避虜閱肆書

徐文遠避虜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業。文遠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傳。

為吏讀院書

唐陽城字元宗。性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者六年。無所不通。

袚音弗

袚濯開經

唐蕭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袚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如此。答曰。對先聖之言。何敢憚勞。

感激力學

趙武孟少遊獵。以所獲餽其母。母泣曰。汝不好學而傲蕩。

吾安能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

已失衣冠

東漢朱穆字公叔耽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已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為顓愚。幾不知馬之幾足。（阬音坑）

不越戶限

宋張九成字子韶。八歲通六經大旨。十四游鄉校閉閤讀書。寒析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置大編若與神明為伍。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九卷

〇博學

禮記博聞彊識而讓者謂之君子。

土怪

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所聞羊也丘聞之木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按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獠。人面猴身能言。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能迷惑人。龍神獸不常見故亦曰怪罔象能食人墳羊雌雄不成者。

水祥

見雨。

雀銜金書

抱朴子曰吳王伐石治宮室于合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遣使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咨呈。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隼貫楛矢

國語孔子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惠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矢長尺有咫先王欲（楛音苦　砮音努）

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之故府其可得乎使求得之金櫝

識防風骨

見長人

識牛鐸聲

晉荀勗字公曾于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音樂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即諧矣遂下郡國送鐸音樂遂調

預知廟災

家語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

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

類知哭聲

家語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聲甚哀曰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于識音矣

螽見失閏

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麟出非時

鉏音直

麕音鈞

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郊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探魚脅

仲尼困于陳蔡夜絃歌于堂上有異人被甲持戈三于庭

子路與鬬不勝仲尼諦視之語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遂探其脅即時而落乃巨魚也剖而食之明日遂行

望馬光

家語顏回望吳門白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又續博物志顏回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指謂回曰若見吳昌門乎回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未幾回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博涉史傳

梁鮑泉字潤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為通直侍郎元帝嘗

戲謂之曰。卿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富有文藝

宋張洎為翰林學士。太宗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至道元年。拜參知政事。

辨豕

家語。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于是衛以子夏為聖。

悟熊

見夢感。又駱賓王文曰。識吳門之白馬。卜將聖之多能。悟

低音知

晉國之黃熊。見君子之博物。

能讀墳典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低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注云。三墳。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五典。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也。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招。祈父名。周司馬也。臣。子革自稱。問。問于倚相也。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墳典之遠事。倚相又安能曉其義。蓋激發靈王之問倚相。以寓規諫之意。不能自克。以及于難。謂王能感悟子革之言。卒不能自克其求鼎求田之欲。以及于篡弒之難也。

能究天文

攽音班

宋劉攽。字貢父。學問廣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人。皆能究知。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觀鎮星指曰。於漢當得子否。乃得女。居數日。使者言宮中兩夫人當就館。數日果生兩公主。

具述亡書

見尚書令。

竝識舊事

南宋王淮之。字元魯。自曾祖彪之。祖。父臨之約之。家世相傳。竝識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青箱王氏學。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

誦道旁碑

見碑。

知山下簡

嵩山之下。有古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束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策文也。檢驗果然。

識錞于樂

洪滑卷

見太常少卿。

叩涔陽鐘

唐楊收字藏之、耕于涔陽。得古鐘高尺餘。收叩之曰。此[illegible]洗角也。既刮拭、有刻在一欒。果如其言。

博極羣書

漢揚雄、口吃。不能劇譚。而博極羣書。

通貫六藝

東漢張衡、通貫六藝。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曆筭。作渾天儀。著靈憲經。

鼠獄雞碑

見神童。

經苑學海

任永何休、皆東漢人。俱博學。人稱永為經苑。休為學海。又謂鄭康成為經神。

號武庫

晉杜預字元凱。朝野號為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又房輝遠、牛弘稱為五經庫。虎谷耶律、褚遂良稱為九經庫。北夢瑣言、李涪博學禮樂之事。號為周禮庫。

號學府

見名士。

經史笥

南史許懋字昭哲。為國子博士。號經史笥。

翰墨林

文選云、游思竹素園、寄詞翰墨林。按竹素、古人所以書者、卽典籍也。翰、筆也。曰園曰林、皆言其廣而且多也。人[illegible]學者。正如園林之無所不聚云。

書厨

齊陸澄字彥深。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時王儉自以為所學過于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十條。皆儉所未覩。乃嘆服曰。陸公書厨也。又五代朱遵度博學。號幕府書厨。又謂之朱萬卷。時有朱昂少好學。人目為小萬卷。

麗青録

書簏

唐李邕字泰和。父善淹貫今古。不能屬辭。人號書簏。

豐城劒氣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劒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吾少時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豈効歟。因問曰。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卽補為豐城令。煥至、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寶劒。並有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劒。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將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公墓上矣。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劒愛之。乃干將也。莫邪可

復至否。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上一斤、勝西山者致煥。煥更以拭劍、劍益精明。後華被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携劍行經延平津、劍忽從腰間躍[illegible]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驚沸、于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臨平鼓聲

晉時吳郡臨平湖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張華、曰。可取蜀中桐木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于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龍鮓

晉陸機嘗餉張華鮓。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鳧毛

晉惠帝時、有人得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憮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對漢宮制度

晉武帝嘗問張華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宮、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人比之子產

記宋都典故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嘗語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度江以後事。能以月記之。

晉庫雉鳴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雊音詬）。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

唐宮雉集

唐褚遂良、字登善、亮子也。貞觀中為起居郎、博涉文史。時雉數集宮中、帝問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二侲子（侲音震）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

多識君子哉。

燃石

此石出瑞州高安縣、色黃白而疏理、水灌之則熱。置鼎其上可以熟物。晉元康中、雷煥入洛、持以示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感斗

見墳墓。

知勞薪炊

晉荀勗嘗在武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腳。世服其明識

辨古塚器

見太常少卿。

振鐸得鐘

唐李嗣眞、字承胄、趙州人。太常缺黃鍾、鑄不成。嗣眞居業里、疑土中有之。不得其所。偶于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據圖按曲

識音志

唐王維、客有以按樂圖示之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引工按曲。果然。

辨中山銘

鄭欽說、通曆術、號博物。初梁大同四年七月。任昉于中山

歷音遺

得銘曰。龜言土、筮言水、甸服黃鍾啟靈祉、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因戒諸子、世世訪人問之。至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鄭欽說。欽說出使、得之于長樂驛、行三十里。忽悟曰。甸服五百里、黃鍾十一也。由大同四年、却數至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自建武四年、至大同四年七月十六日。凡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為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

辨古鼎文

朱梁張同居洛陽。浚甘泉得古鼎。有篆文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造。同以為奇。其子策年十二、啟其父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謬耶。同驚異。亟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通氏族學

唐殷踐猷、字伯起。通氏族曆數醫方等學。號五總龜。謂龜一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知古今事

唐高仲舒、博通典籍。與崔琳同為中書舍人。宋璟為相、以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姚崇亦嘗欲知古事問仲舒。今事問齊澣。

取書千卷

南宋褚淵、字彥回。幼博學、有清譽。父卒。悉推家財與弟澄。自取書千卷而已。

市書萬卷

五代孫降衷。眉州人。博學慷慨。有識量。孟蜀時。以事至洛陽、見宋太祖于潛邸。知其非常人。傾心事之。及太祖即位授眉州別駕。賜田遣歸于眉。市書萬卷而還。

異鼠

孔帖。盧若虛。多才博物。時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

鼶音斯
鼶音甲

首虎鼶大如拳。怡諫謂之鼶鼠若虐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鼶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殘麞

孔帖。江南李嗣主於殿庭忽見殘麞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人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直日故耳。嗣主嘆曰。眞鴻儒矣

多識朝廷故事

唐竇威字文蔚。時禮典湮闕。威多識朝廷故事。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

能究異器本末

宋杜鎬字文周無錫人。眞宗得古器異器。必詢于鎬。鎬能

究其本末。令人檢閱。必曰某事在某書幾紙幾行。未嘗少忘。鎬雖春秋高。四鼓起誦春秋。遲明已數卷。日以為常。

知晉樂音

五代王仁裕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于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黃鍾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于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鬭于昇龍門

知蜀年號

見丞相

託為牋奏

唐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日隆。唐末為翰林學士拜相。人以其博洽。目為柳篋子云

委定禮儀

見太常卿。

出洞冥記

見月。

出渤海記

宋王貽孫字象之。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出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記。蓋王溥嘗藏書萬卷。貽孫徧覽之。故博雅如此。

隷事更出數條

南史王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隷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各數條。幷舊物奪去。

贈縑奉還五疋

湘山野錄。宋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年高者束帛。時太監胡旦瞽廢在襄。英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摺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公所解束帛。自可見。夏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疋遂見十端。夏由是少沮。

疏入閤事

宋劉敞。字原父。在詞掖、有立馬揮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之禮起于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于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于何年。三者孤陋所未詳、乞示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日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候報、就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歐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後歐公脩五代史、載入閣一段事。即答簡所云、劉公嘗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耳、蘇東坡後聞此言曰。軾輩將之何。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享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于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殿便殿也、謂之閣、天子不御前殿。而御便殿乃喚正衙當麾、自東西閣門而入。凡百官俟朝于正衙者皆隨之而入、故謂之閣。此禮前古所未聞、實自唐人始。但衙、正朝也、其禮尊。閣、燕見也、其禮殺。或者不察。而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則失唐人之本意矣、

識受命符

宋李公麟字伯時、博學好古。多識奇字。工草書。善圖畫。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以為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而書以龍蛇魚鳥為文、著受命之符、眞李斯所為也、議由是定、

長平赤蟲

見（洪邁、徐鉉、）

靈臺文鼠

東漢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帝曰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按秘書、果如攸言、賜帛百匹。

神雀之徵

（鸑鷟音岳卓）

東漢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色、帝以問臨邑侯劉復、不能對、薦賈逵、召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

癡龍所出

（巏嵍音權敖）

唐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于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遂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管之僻、他日或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于公館、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管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振于江表、雪兒者、李密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穴中、行數里、漸明曠、見有宮殿人

物凡九處至最晚所至處乃告饑一長人指庭中栢樹下一大羊令跪捋羊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畚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華云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癡龍定醉復問或嚾嵆山在何處或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謂先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惡夫印

宋時有人獲玉印遺劉原父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于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按周亞夫封條侯

赫連刀

劉原父在長安有得古鐵刃以獻製作極巧下有大環以縷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父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彊故也

知象膽

宋太宗時後苑象斃上令取象膽剖腹不獲上問徐鉉鉉奏曰請于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按鉉初為南唐人與韓熙載齊名

識獸音

宋劉敞博學索知虜山川道里時順州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知其名以問敞曰此所謂駮也併言其形狀聲音皆如所見虜人益嘆其博物

共論猶事

徐鍇（鍇音楷）鉉之弟也嘗奉命撰史與兄共論猶事鉉共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億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鍇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共疏驢事

輟耕錄陳孚字剛中使交州有功授治中嘗與呂巖之相遇于道治中時尚布衣策蹇驢行見巖之風神高遠問曰君得非呂巖之乎曰然巖之亦問君得非陳剛中乎遂握手叙平生歡因共疏驢事巖之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

四十餘事治中已竭巖之曰我尚憶得其出某書復三十餘事治中深嘆以為不能及

神策軍本末

唐蔣乂字德源博學彊記有史才唐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帝嘗登淩煙閣覩左壁頹剥字多漫缺召乂問之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也口誦不失一字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嘆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昆明池開創

見史官

器名服匿

齊竟陵王蕭子良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常侍陸澄。澄曰。此名服匿。漢時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

物名脘釧

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脘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

渭橋浴女

見渭。

畢耳兪兒

見溪。

古塚世子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塚。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皆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茍晞兒。檢訪果然。按希鏡平陽襄陵人。祖弼之。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嘗取希鏡為驃騎參軍。

兩山傒囊

見山。

能言曲水

見上巳。

知為榮光

永明中。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是也。武帝大悅。按摛東海郯人。晉少傅雅之後。嘗為秣陵令。

舉坐擊賞

王僕射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孫索多窮。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箋。白團扇。憲坐箋執扇。意氣甚得。王摛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摛。摛讀之曰。卿能奪之不。摛操筆便成。事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僕射命左右抽憲箋。摛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所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一座稱服

南史崔慰祖字悅祖。清河東武城人。好學。聚書至萬卷。與

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于吏部省中賓客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荅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何以過此。

知為仙館

見嵩山。

知為帝丘

唐高宗麟德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為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

一

煜音玉

腊音昔

楮音著

搽音柳

珽音挺

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出張鷟記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示羣臣。俱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中載之。

出元鳳撰

南史劉杳。字士深。平原人。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昉問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搽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知故墉所在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問李珽曰。何謂外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墉在今雍州。下黃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

知運道所經

隝音禱

句音勾

宋金履祥。以襄樊之師日急。進牽制擣虛之策。因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隝。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進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無異。人始服其精確。

背誦儀禮

宋張端公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名重當世。有一士人頗强記。自負飲酒少雙。求一朝士書牘為容。梓謁端公。公命酒共酌三十許杯。士人雄辯風生。端公略不為動。俄辭以醉。端公笑曰。量止此乎。老夫當為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者獨此耳。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為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

探得儀禮。以白端公。端公語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端公琅然背誦。士人始駭服再拜。以為眞奇人。

連書道符

宋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初謁虞先生集。先生不與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伯雨略相酬對。或不能詳。復問伯雨能作幾家符篆。伯雨對不能。先生曰。集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嘆服。輙下拜曰。眞吾師也。自是交歡甚密。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言列將行事

劉道原在洛陽。與司馬溫公遊萬安山。道旁有碑。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終始不遺。溫公

歸驗之舊史信然。

狀皇后哀冊

宋胡宿字武平。奉勅撰溫成皇后哀冊。當時受旨以溫成曾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用西漢馬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昔在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驚當熊已屬覽者無不嘆服。

（觸音貞又去聲）

口授五策

唐王勮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同日。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勮勃之兄也。

（勮音句）

立揮九制

宋劉敞字原父。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原父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各得一體

博通書傳

東漢寒朗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子弟。舉孝廉。永平中為侍御史。

博覽書記

晉干寶博覽書記。以才器詔為著作郎。

○務學

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騫曰。學殖也。不說將落。原氏其亡乎。任末曰。人不學者雖存。乃行尸走肉耳

韓文公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

（樝音查）

不知樝梨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為枇杷。鄭玄注禮。不知樝之非梨。

不識杕杜

（杕音弟）

唐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迥判語有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名其先諱

國語范獻子聘于晉。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其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注云。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也。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也。

不知祖姓

宋孝宗時。木應之為待問。帝問之曰。木姓起于何時。罔知所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玄虛者。望去複姓之端為木乎。他日上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婿乎。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姓之所出。卿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嘆曰。聖上萬機廣覽如此。為士者可不研博古今耶。

誤解蹲鴟

顏氏家訓云。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乃以為羊字。人有饋羊肉者。答曰。饋蹲鴟。唐新語。開

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兼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中。即是着毛蘿蔔也。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撫掌大笑。

錯寫弄麞

職林。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有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

呼臘為獵

見戶部侍郎。

改根為銀

唐韓昶退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悉改根字為銀字。

不識并星

見星。

不識龍星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謂高阿那肱曰。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

不識班固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于眾中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于僧孺遠矣。由古應之。不覺。

不知杜陵

宋乾道閒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詩。說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

終日不成一字

唐開元中。李林甫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宋苗以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得幸于上。擢其子奭為首。安祿山言于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

曳音盍

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于是三人皆坐貶。

移時不道一字

王壺清話。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于高陽。辭朝曰。進欲致詞。閤門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强悍。堅欲致詞。執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誤解字義

唐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

（鶡音褐）

不可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懷、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

妄引書語

宋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闕。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假詞庭筠

唐宣宗愛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手溫庭筠密進之、戒其勿泄、而庭筠遽言于人。且云中書堂上坐將軍、譏相國

無學識也。又李義山謂庭筠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相。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庭筠才思艷發、而士行玷缺、縉紳薄之。

錯認曹霸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以三國吳人曹弗興、錯認為曹霸

不通文字

（珏音各）

五代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謂之沒字碑。契丹犯京師。叔千等迎之。耶律德光曰、是安沒字否。當與汝一喫飯處。又唐明宗時、議置相、孔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他日議于唐主前。圜曰、協雖名家、子識字甚少、號沒字碑。臣既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

（蛣蜣音吉腔）

乎。唐主欲用馮道、圜拂衣出、稱疾不朝。安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

誤引故事

宋張仲文撰白獺髓云、寓廟朝、高文虎知貢舉、以天子大采朝日為賦題。而舉人困厄于此、皆怨嘆。後文虎作西湖放生（碑也）誤引故事。又上殿墮笏失儀。而學齋舍裒金作綵帳以贈、敎禽獸伎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知。

妄信鳥名

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為人日鳥矣。建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不知鳥名

昔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曰、此何鳥也。諸葛恪對曰、此名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昭復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座大笑

角集二十九卷終

嚅嚌音如齊　轢音立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卷

〇文章

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

琅玕腹

韓詩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

錦繡心

李白送仲弟令聞序曰。豈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下筆霧散也。

三易

顏氏家訓。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字。易識字。易讀誦也。

三多

譚苑。學者當取三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論爲難。

三變

唐文藝傳序。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貞元之間。美才輩出。嚅嚌道眞。涵泳聖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翶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

三體

宋元晦言文體有三。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文字。眞是奇。豈易及也。

笙簧金玉

抱朴子曰。五典爲笙簧。三墳爲金玉。

錦繡繒帛

世說。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淸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譚笑爲英華。以忠信爲珎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按秀才蔡洪也。吳府君吳展也。永長朱誕字。仲弼嚴隱字。威伯張暢字

[illegible]音長

雕蟲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此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騁驥

魏文帝典論。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騁

騄驥于千里仰齊足而竝馳七子見名士

畫脂鏤氷

漢桓寬鹽鐵論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氷費損功

握珠抱玉

曹植與楊修書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字挾風霜

西京雜記淮南王劉安撰鴻烈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千金又黄叔度弟子無間生李玄曰淮南王讀書三辭文如貫虹

篇連月露

隋李諤上書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馬遷奇氣

蘇子由曰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宕頗有奇氣

道衡沉思

蹋奇踏

隋薛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子雲好奇

陳后山詩話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如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于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徐陵藏拙

梁徐陵聘齊魏收錄文字遺之陵過江沉之曰與魏公藏拙

漸趨對偶

朱子曰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處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不答所問切要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于對偶如楊震輩皆尚纖縟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卻理風角鳥占

何愈于纖縟陵夷至于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

無愧風雅

或誦韓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于風雅處

王賦阮章

魏文典論王粲長于詞賦陳琳阮瑀長于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孔書陸議

翰林論。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也。或又謂機文喻海。潘藻如江。謂士衡與滿岳也。

鑿心

唐尹知章少好學。夢人持巨鑿破其心。驚寤。志思開徹。徧明六經。仕為國子博士。又金樓子云。楊雄作賦。有夢腸之譚。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

浣腸

五代周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不羈。年二十五。始就學。嘗夢剖其腸胃。引西江之水浣之。顧見江中沙石。皆成篆籀。由是文思日進。平生作詩萬餘首。集為百卷。號西江集。

夢吞色鳥

六帖。晉羅含。字君章。夢吞五色鳥。自後文章日進。

夢吞金龜

牧豎閑譚。五代劉贊。文思遲鈍。乃禱乾象乞文才。一夕夢吞小金龜。自後大有文思

積玉

晉葛洪。字稚川。稱陸機文猶玄圃之積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

碎金

晉桓溫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擲與坐上諸客曰。此安石碎金。

相如類俳

宋呂與叔待問詩。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邢邵作賦

北齊魏收每陋邢邵文。邵云。江西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曰。伊嘗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時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顏之推以二公意問祖珽。珽曰。觀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舉筆便成

魏志。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竄定。人以為宿構。

下筆立就

南史。梁范雲。字彥龍。善屬文。下筆立就。人以為宿構。

文思敏速

唐李嶠。字巨山。乾符中。以刀筆從王重榮為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軍書奏請堆積。嶠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又晏殊類要。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

文思遲鈍

文心雕龍。相如濡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于苦思。王充氣竭于沈慮。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

伏鸞隱鵠

玉箱雜記。曹子建文如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鄧艾伏鸞。陸雲隱鵠。

野鶴閒鷗

陶淵明歸去來辭。如野鶴任風。閒鷗立海。歐公云。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辭。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自出機杼

元魏祖瑩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也。

欲焚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

覆瓿

楊雄作太玄。劉歆見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扛鼎

邵氏後錄。文章日娛戲。金石相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尚可扛。

文苑羽儀

晉潘岳才名冠世。人稱為文苑羽儀。詩人龜鑑。為衆所嫉。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

文陣雄帥

天寶遺事。張九齡嘗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眞文陣之雄帥也。又明皇嘗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眞文場之元帥也。

枯枝流芥

抱朴子曰。王充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也。

繩樞草舍

譚苑。韓浦韓洎兄弟。皆有文辭。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之。因親知寄蜀牋。題詩贈洎曰。十樣鸞牋出蜀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下馬作版

後魏高祖曰。上馬擊賊。下馬作露版。唯孔脩之耳。

立馬揮制

見博學。

當歸阿士

齊劉孝綽。小字阿士。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曰。天下文若無我。當歸阿士。又孝綽每作一篇。好事者競相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

當避此人

歐陽脩與梅聖俞書。讀蘇軾文。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

倚馬才

晉桓溫征鮮卑。喚袁宏作露布文。倚馬俄成七紙。又李白

瑒音楊　珣音辛　噎音曳　躓音致

嘗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此倚馬字。從袁宏來。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書帛于漆竿上。名曰露布。

回牛筆

宋黃庭堅與秦少游詩。東南淮海維揚州。國士無雙秦少游。欲攀天關無九虎。但有筆力回萬牛。

夢授青管

青箱雜記。梁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曰。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大進。晉王珣為桓溫掾。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天寶遺事。李白少時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贍逸。名聞天下。五代和凝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自是才思敏捷。年十九遂登第。

夢吞丹篆

異人傳。韓文公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有物噎。後見孟郊。乃夢中笑者。

夢還疋錦

南史。江淹。字文通。自宣城罷歸。寓禪靈寺。夜夢一人稱張景陽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數尺與之。其人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以遺君。自此淹文章躓矣。又淹嘗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夢郭璞曰。吾有筆在君處。可見還。淹乃探囊中筆還之。爾後絕無美句。

夢遺丸墨

雜俎。王勃。字子安。夢人遺以丸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

高文大冊

西京雜記。枚皐文章敏速。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溫麗。枚皐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又楊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中。朝廷之上。高文大冊用相如。

短篇大章

韓愈作權公文集序。權公之文。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篇。舂容乎大章。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

獨得八斗

南宋謝靈運言。天下文章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只有四篇

宋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金聲玉振

世說。晉衛玠與王敦相見。敦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復玉振于江表。微言將絕而復傳。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按正始。魏齊王年號。齊王名芳。司馬師廢其主為齊王也。此時何晏好老莊。作道德論及文賦

王珣好論道德。而文詞不如晏。天下翕然宗之。名理之學盛行于世。

干將莫耶

唐李邕。字泰和。揚州人。文名天下。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武后時李嶠張廷珪薦之。召拜左拾遺。開元中遷北海太守。時號李北海。

淩顏轢謝

北史。溫子昇字鵬舉。文章清婉。避難歸魏。濟陰王暉曰。江右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以淩顏轢謝。含任吐沈。

竝武同殷

唐李翺。字習之。祭韓退之文。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儷花鬭

葉。顛倒相尚。及兄之為文。思動鬼神。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竝武同殷。宋蘇老泉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錦心繡口

唐柳子厚乞巧文。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譚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

玉佩瓊琚

韓愈祭柳子厚文。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

啽音庵

馽音執

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束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又蘇老泉云。柳子之文。如峻峯絕壁。立千仞。閒見層出。森然于蒼煙杳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踰。

免學沈謝

外史檮杌。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咏月。汚人行止。

羞稱曹陸

唐文藝傳。閻士和事蕭穎士。穎士死。著論稱穎士所長。以為聞穎士之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不易一字

唐王勃每屬文。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而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腹稾。

不餘一言

韓退之上于頔書。文章言語。變化若雷霆。浩瀚若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文章老宿

唐李嶠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及諸人沒。而嶠為文章老宿。學者取法焉。

文章手筆

見名士。

思若湧泉

頔音迪

濩音戶

見中書舍人。

辭如注水

唐陸扆文詞敏速如注射。言如注水射箭之疾也。

文章四友

唐杜審言字必簡。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融已審言為服緦云。

文章四傑

見名士。

靚音靜

麗服靚粧

唐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具發。誠可畏也。若施之廊廟則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律之風雅則罷人矣。堅問今世如何。說曰。韓休之言。如太羹玄酒。有典刑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體。雖濃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犀角象齒

唐舒元輿元和中進士。獻文闕下。不報。上書自言曰。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校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卓冠一時

佺音銓

唐文藝傳。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策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

稹音軫

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時冠。

洞視萬古

踔音綽

唐李漢作韓文序。退之為文。汗瀾卓踔。淵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鳳虎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又宋景

刓音岏

文作退之贊。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

剗音産

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

多檢書冊

唐李商隱字義山。文宗時人。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合檢出處

宋楊文公億所用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綴粘所錄而蓄之。時謂衲被。

辭尚奇詭

畦音奚

唐李賀辭尚奇詭。絕去翰墨畦徑。

辭好艱深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

韓文擬體

祭竹林神文。其體疑出于書。祈太湖神文。其體疑出于國語。弔武侍御文。其體疑出于離騷。其哀歐陽詹與獨孤申叔之文。疑出于莊子內篇。賈誼賦鵩之體。

（鵩音服）

柳文擬體

天對。則祖屈原之天問。乞巧文。則擬楊雄之逐貧。先友記則法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又黃山谷云。退之送窮文。出楊子逐貧賦。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臯七發。

孫樵眞訣

唐孫樵與王霖書。嘗得為文眞訣于來無擇。無擇得于皇甫持正。持正得于韓退之。然樵未嘗與人言及文章。懼得罪于時也。

彥伯澁體

朝野僉載。唐徐彥伯為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為鶠閣。龍門為虬戶。金石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後進効之。謂之澁體。

（鶠音偃）（銑音選）（篠音小）

以文致窮

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輿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書禍。楊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相望以窮者。皆以文也。

作文紀諱

陸威為郎官。稽載以文投獻。數字犯威家諱。威因嘿然。載尋以牋致謝曰。曹興之圖障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算博士

朝野僉載。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之句。

摘僊人

唐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此摘仙人也。

不為巉刻斬絕之言

（巉音慚）

蘇老泉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鋒不可犯。

無有艱難辛苦之態

老泉云。歐陽之文。紆徐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流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有艱難辛苦之態。又神道碑。歐公于文。天才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動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無施不可。有欲効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

連開姓名

唐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云張平子之譚略。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

之。人號點鬼簿。

各較工拙

沈存中筆譚。穆修、張景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犬以斃。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景曰。有犬斃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然當時謂之工。可嘆也。

張陳相推

（紘音弘）吳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因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殫音丹）氣殫矣。

王蘇相誚

西清詩話。王荊公見蘇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東坡聞之曰。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不及退之

唐李朴題柳集。子厚文詞淳正。雖不及韓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至辨論語下篇尤害道。

當學馬遷

宋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嘗曰。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文當學司馬遷。詩當學杜子美。

中和之氣

唐許景先。常州人。能文章。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而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縱橫之學

邵氏後錄。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曰。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求集事類

白居易著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錄成書。故紀代無次。

改換詞語

見翰林學士。

羈旅草野

韓文公荊南詩集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嘗發于羈旅草野。而王公貴人。志得意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之。

臺閣山林

歸田錄。夏英公嘗以文謁盛度。度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曾端伯云。文章雖出于心術之微。而實有二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槁。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所尚也。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于時者所尚也。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得官樣。若韓子蒼者。乃臺閣之文。豈所謂官樣者歟。

郤音隙

好人譏彈

容齋隨筆。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即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嘆此達言、以為美譚。後任昉為王儉主簿、儉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

竊人注解

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于舊注外為解義、數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象為人行薄。以秀解義不傳于世、遂竊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論、或點定文句而已。

學奇學澁

國史補。唐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于韓愈、學澁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曠于張籍、詩句則學淺切于白居易、學矯激于孟郊、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煩句煩字

劉知幾史通曰、公羊傳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衛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類逆者、即見此為煩句也。史記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今盡去年及口中字、可以成句、而二字妄加、此為煩字也

霅音颯

文有氣骨

朱子曰、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莊浪。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是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是換字法也

文有法度

朱子曰、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斂衽。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

唐庚精密

宋唐庚為文精密、通世務、嘗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

南豐雄渾

宋王震南豐文序、南豐之文、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期、猛獸之抉、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

滔滔汩汩

東坡曰、吾之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則眞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當止、如是而已矣。又綱目、蘇軾與弟轍、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

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

奇奇怪怪

宋方岳。字巨山。號秋崖。長於詞翰。有小稾行于世。方[illegible]序之曰。奇奇怪怪之文。如其人。磊磊落落之氣。如其文。理宗朝兩為文學掌故。後出守匡廬秀水二郡。

記用賦體

宋陳后山叢談。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按陳師道。字無已。號后山。彭城人。為文師曾鞏。為詩學黃庭堅。

記用傳體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鉶音刑

玉界尺

五代唐。趙光逢以文行知名。時號玉界尺。

錦屏風

東齋記。夏英公言楊文公之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如泉水迅急。至于汪洋處。則不及文公也。

熟讀檀弓

黃魯直曰。嘗問東坡作文之法。坡云。但熟讀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不及古人。如觀日月也。

好讀大誥

宋景文公未第時。為學于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讀大誥。故景文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illegible]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流輩推許

宋王珪。字禹玉。華陽人。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其文章為流輩共推許。朝廷典冊。皆出其手。

坐客嘆譽

潘子岳詩話。東坡作表忠觀碑。荊公置座隅。葉致遠楊德逢在坐。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子雲。未見叙事典贍如此也。直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悚然曰。畢竟似子長何[illegible]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詞勝理勝

侯希聲謂李觀之文詞勝理。韓愈之文理勝詞。

和氣英氣

詩話。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

表裏伊訓

東坡集。諸葛亮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至也。

取法蘭亭

東坡嘗云。黃魯直雜文。多取法蘭亭。

文用宮商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琅琊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减號永明體按元長王融字彥倫周顒字

文含清濁

梁書范雲字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儒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仲言遜字。雲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一卷

○詩上

書云詩言志今俗樂詞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歌永言今俗樂唱詞曲乃其遺法也聲依永今俗樂唱曲應以絲竹乃其遺法也律和聲今俗樂以合四工尺等字為板眼如作合字則衆音皆以合為節四工尺等字亦然而後不亂乃其遺法也白居易曰詩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者謂之感傷梅聖俞曰詩以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髓

四言之始

虞書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及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等句此詩四言之始漢李陵與蘇武書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此詩五言之始漢武作栢梁臺成詔羣臣二千石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凡七言每句用韻各述其事謂之栢梁體此詩七言之始谷永始作六言夏侯湛作三言高貴鄉公作九言。

六義之餘

唐元稹樂府題序。詩之流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行吟詠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詩史

杜甫本襄陽人其先自襄陽徙河南鞏縣父閑為奉天令遂居少陵而甫生焉天寶初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祿山亂入蜀肅宗立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因上書救房琯被黜客秦州流落劒南依嚴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年五十九以詩鳴于時凡出處去就動息勞逸忠憤感激一見于詩士大夫謂之詩史。

詩豪

唐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善為詩而晚節尤精白樂天推為詩豪。

詩窖

國史補高仁裕著詩萬首號詩窖。

詩城

唐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illegible]南安居士與劉長卿為詩相倡和權德輿曰長卿自謂五言詩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詩壘

杜甫詩氣靡賈屈壘目短曹劉墻。

詩筒

林逋集註白樂天元微之唱和以筒著詩往來謂之詩筒。

詩窠

唐李陟詩冥搜得詩窠又五代唐孫魴沈彬同遊李建勳之門為詩社。

詩壇

杜牧之詩今日風騷將誰登李杜壇東坡與歐公子詩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欺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

詩聖

朱子曰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聖于詩者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者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子昂如此按子昂字伯玉射洪人。

詩師

陶岳五代補唐鄭谷在袁州僧齊己携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己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

詩料

古詩野色供詩料。

詩囊

見宗室李賀事。

詩眼

唐人五言工在一字謂之句眼。

詩骨

言行錄長鬣張郎三十一天遺裁詩作花骨。

詩債

詩話云、詩權出薛昌、詩債出賈司倉、又林逋詩、逝去權應急、封回債已還。

詩斑

唐僧詩鬚為作詩斑、東坡詩尚嬾削髮有詩斑。

詩陣

宋丁晉公詩、物華如陣筆如鋒、沈謝曹劉是七雄。

詩盟

韻府秋來不見渼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

詩癖

梁簡文帝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白樂天詩、人皆有一癖我癖在章句。

詩魔

白樂天詩、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閒吟。

詩思

或問孟浩然詩思、答曰、在灞陵橋驢子背上。

詩脾

韻府清氣散入詩人脾。

詩瓢

唐求放達疎曠、唐末方外人也、吟詩有得將稾撚為丸、投大瓢中、後臥病投瓢于江曰、有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之者曰、此唐山人詩也、其詩遂傳、其題鄭處士隱居詩、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

詩籌

東坡詩、詩律偷君一百籌。

詩狂

韻府酒渴思吞海、詩狂欲上天

詩瘦

唐崔顥愛吟咏、一日病起、人戲之曰、子非病、因苦吟而瘦也、又李白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亭午、為問緣何大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

詩祖

苕溪漁隱、宋呂居仁、以詩得名、自言傳衣鉢于江西、嘗作

江西宗派圖、推豫章黃山谷為詩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錞音純）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顗、王直方、僧善權、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源流皆出自豫章也、按居仁本中字、申公之孫、舜徒少丞之子、少學于黃山谷、平生因詩以窮、耽詩而病。

詩兄

詩品湯休謂吳邁曰、吾詩可為汝詩之父、謝光祿曰、不然湯詩可為庶兄。

七步成

見親王。

惲音蘊

十步就

職林。後魏彭城王勰從幸上黨。有大松。上行而賦詩。曰。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令就也。時勰去帝十餘步。至帝所而就詩曰。問大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唐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帝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仲春已給。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即應聲成文。再詔賦之。復無停思。帝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約句準篇

魏自建安之後。訖于江左。詩律屢更。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附屬。對精密。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時號沈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佺期字雲卿。相州人。

深思苦求

梁陰鏗字子堅。工五言。何遜字仲言。詩與遜齊名。時號陰何。體宋黃廷堅詩。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言深思苦求乃得也。

捶琴

梁書柳惲字文暢。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作詩。自惲捶琴始也。

擊鉢

蕭文琰。丘令楷。江洪。並以文學稱。竟陵王良夜集。刻燭一寸為詩四韻。文琰曰。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擊銅鉢立韻。響滅而詩成。

光鵠

子建入室

梁鍾嶸品。曹子建詩。其源出于國風。如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子建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廊廡之間也。景陽晉張協字。載之弟。

李端擅場

唐李端。嘉祐之姪。唐人讌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如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則推端詩擅場也。

沾丐後人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號為律詩。競相沿襲。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杜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賸音剩

光掩前人

遯齋閑覽。王荊公論杜甫詩。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無施不可。故有平淡簡易者。有縝密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籍若貴介公子者。蓋緒密而思深。所以

光掩前人而後者無繼也。

情致豪邁

唐杜牧為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

語意高妙

苕溪漁話。東坡赤壁懷古。作念奴嬌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御覽重加嘆賞。賜名西江月。

輞川相酬

唐王維別墅在輞川。地最奇勝。與裴廸遊其中。賦詩相酬以為樂。

蘭陵絕唱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辟竇鞏為幕。鞏工詩。與之酬答。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陵絕唱。

西堂夢草

見兄弟。

玄都看花

唐劉禹錫字夢得。初貶朗州司馬。既而召還。宰相欲任以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譏忿當路。出為播州刺史。後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蓋以詆權近也。聞者益薄其行。

題詩觸諱

五代孟貫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

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此所謂轉猴觸諱也。

作詩託名

齊張率能詩。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作。訥句句嘆嗟。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長于五言

南史謝朓字玄暉。長于五言。沈約云。二百年來無此詩。

自成一家

丹陽集。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于見題。則易于牽合。中聯縛于法律。則難于駢對。非若他詩遊戲于煙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横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作省題詩。則踈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温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浩然駃騠長鳴詩。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商隱桃李無言詩。夭桃花正發。穠李蕋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留詩石間

郭素聞王軒遊苧蘿山遇西子。亦從而遊焉。留詩泉石間。寂無所遇。無名子作詩。三春桃李本無言。卻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又柳吳興嘗為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嘆以為佳。因書齋壁。

投詩水中

南史崔信明嘗矜其文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信明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多出篇與觀。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中。引舟而去。

花鳥愁

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

江山助

唐張說字道濟。既謫岳州。而詩亦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云。

神物護持

白居易言劉禹錫詩。既節尤精。在處有神物護持

哀慶愛服

見名士。

為詩刻苦

郡閣雅談。劉尚昭。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為詩刻苦。其風雪詩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懷蕭山隱者詩。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千名者。六街塵土深。嘗與論詩云。五言句如四十箇賢人。不亂着一箇屠沽輩也。

為詩纖豔

白居易作樂府百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拜翰林學士。杜牧之謂居易詩纖豔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渝入肌骨。不可去。

上薄風騷

元稹集杜子美詩。上薄風騷。下無沈宋。古傍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標。雜徐庾之纖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

下顧沈謝

唐孟郊。字東野。李觀稱其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沈謝。

泣鬼

李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白出蜀道難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解金龜換酒與之醉飲而歸。及見烏夜啼曲。曰。此詩可泣鬼神。又杜甫贈白詩。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驚人

杜詩。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三人罷吟

唐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客。同會于白樂天舍。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盃。飲已即成。其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甲何用耶。三人于是罷吟。

諸英閣筆

唐孟浩然嘗遊秘省值秋月新霽諸英畢集相與賦詩次當浩然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

鞭捶楊馬

李陽冰序李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自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捶楊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又岑參詩與李杜相頡頏歌行則流出肝肺無斧鑿痕郊島之句鍛月鍊者參談笑為之

壓倒元白

唐楊嗣復字繼之寶曆中知貢舉及放榜其父僕射於陵

自東洛入覲嗣復率門生迎于潼關既回宴于新昌里第元稹白居易等皆預宴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其詩曰隔座須知賜御屏畫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傅雖云盛詎有茲賢醉醁醽元白覽詩失色是日汝士歸謂諸子曰我今日壓倒元白矣

醞音蘊

百金一篇

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東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偽者宰相輒能辨之

千金一字

鍾嶸詩品古詩其體出于國風陸機擬古體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又云陸機詩其源出于陳思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嘆其大才信矣

被之聲歌

唐李益字君虞長于詩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被之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又晉顧愷之每重嵇中散四言詩因為之圖

傳之宮禁

宋祁過御街逢內家車子有褰帷呼小宋者祁因作鷓鴣天一曲其落句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重其詞傳達宮禁中仁宗訪知呼小宋者後與翰林語及小詞

祁惶懼上曰蓬山不遠遂以呼小宋者賜之

命題殿壁

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以為詞情俱足命題于殿壁

寫入御屏

宋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能詩為侍讀學士太宗聞其名寫其警句十聯于御屏上時梁周翰有詩云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僧文寶謂徽之詩曰必以天地浩露滌筆于冰甌雪椀中方與此詩神骨相副又徽之詩有新霜染楓葉明月借蘆花自云此句有神助

競病

梁曹景宗字子震。為衛將軍。破魏凱旋。武帝御光華殿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等聯句。景宗不得韻。顏色不平。啟求賦詩不已。時用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帝令賦之。景宗揮筆立成。詩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試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喜不已。約及朝賢驚嘆竟日。

推敲

唐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常苦吟。一日遊京師。于驢上得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之句。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勢。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尚為手勢不已。俄為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其所得句。推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廻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與並轡而歸。為布衣交。教之為文。令棄浮屠。舉進士。[illegible]嘗有詩贈之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地文章聲斷絕。故生賈島在人間。大中末為長江簿。又按賈島初居法乾寺。與無可相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于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是帝。乃攘臂睨之。遂于手中奪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帝下樓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後島還俗。舉進士。有人薦于上。上追恨前事。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會昌初。以普州參軍遷司倉。卒。捏錡以詩悼之曰。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

鋪錦列繡

南史。顏延之字延年。問鮑照曰。已詩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劌音桂
鉥音属

劌目鉥心

韓愈撰貞曜先生孟郊墓志。先生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

餳音情

不敢押餳

戊云。劉夢得作詩。欲押一餳字。因六經無此字。惟周禮吹簫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然按禹錫歷陽書事詩。湖魚香勝肉。官酒重于餳。又何嘗押六經所出耶。

不敢題糕

見重陽。

凌轢潘左

鍾嶸詩品。宋元嘉中。有謝靈運。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斯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奴僕命騷

杜牧之序李長吉詩。唐皇諸孫賀。元和中。韓吏部亦頗取其歌詩。以為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怨

眭音區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命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賀生年二十七死矣。使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詩似爬癢

杜牧之詩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爬。

詩能愈瘧

漁隱叢話。世傳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瘧。子美令取予落月照屋梁。猶疑見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虯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

已矣。此殊可笑。觀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病瘧。一鬼不銷亡。則知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語少意廣

后山叢談。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投林分外明。謝朓亦有云。黃鳥度青枝。句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及余還里。覺年老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亦有云。坐深鄉里敬。此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才高識卑

王荊公集四家詩。蔡天啟問何為下李白。安石答曰。白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者。蓋十八九。

詩看鮑昭

詩評。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呂氏童訓云。大槩學詩當以三百篇辭及漢魏間人作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麗氣味也。

詩擬淵明

葛常之集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相近。其答長安丞裴說詩。臨流意已悽。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蓋效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間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也。然淵明脫落世紛。深入理窟。但見萬象森羅。莫非真意。故因見南山而真意具焉。應物乃因意悽而採菊。見秋山而遺萬事。其與陶所得異矣。

議論頗正

丹陽集。唐劉叉詩。酷似玉川子。而傳于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其冰柱雪車二詩。雖語涉奇怪。然議論頗出于正。冰柱詩云。不為四時雨。徒于道路成泥柤。不為九江浪。徒能洇沒天之涯。雪車詩云。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胥王車載欲何之。秘藏深宮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于時。與玉川子月蝕詩稍相類。

性情近古

臨川吳氏云。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按陶韋。陶淵明韋

應物也。

因詩召見

唐馮定為太常。文宗見而異之曰。豈非能章句者耶。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詔悉以所著上之。

因詩放歸

唐孟浩然襄陽人。為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私邀浩然入內院。商確風雅。忽遇上幸維所居。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其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卿。卿自不求仕耳。奈何誣我。因命放歸南山。

恐變風教

唐張祜字承吉。清河人。居蘇州。長慶中為令狐公所知。公鎮太平日。祜上詩三百首。公薦于朝。祜至京。謁元稹。屬稹偃仰內庭。祜不悅而去。後上以祜之詞藻高下。詰稹。稹對曰。張祜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若獎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

畫得景趣

事文類聚。唐人題西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江景趣也。金山寺留題亦多。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

詩效反騷

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及韋臯鎮蜀。有陸暢者。為臯所愛厚。乃反其詞為蜀道易。蓋效揚雄反騷也。按反騷者。屈原作離騷。而雄又反其詞作書以弔屈原。故曰反騷。

詩押狹韻

孔毅夫雜記。韓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為病也。雙鳥詩押兩韻字。李花詩押兩花字。又苕溪漁隱云。退之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閒字。詩曰。日夜不得閒。君子不可閒。蓋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已意。而不恤其為病也。

景服杜甫

杜牧之詩意多用杜甫。如觀東兵長句。黑矟（矟音槊）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野竹疎還密。巖泉咽復流。蓋用子美細雨止還作。斷雲疎復行也。蓋其心景服之切。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于蹈襲也。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能合續絃膠。豈非自以為髓耶。

雅愛項斯

唐項斯字子遷。江東人。楊祭酒簡愛斯才。贈以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楊簡字敬之

八句法

直言詩話。賀方回學詩于前輩。得八句法。平淡不流于流

俗、奇古不流于怪僻、遒詠不窮于物象。叙事不用于聲律、比興深通于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于成篇、渾然不可涯、氣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

百家衣

山谷以集句為百家衣。注云。百家衣、小兒文褓也。蘇東坡有譏集句詩。又西清詩話、集句自宋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為戲、然後大著。

不蹈前句

唐樊宗師字紹述。著書三十卷、曰樊子詩。七百一十九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號澁體。

多用方言

冷齋詩話。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為黑甜。謂飲酒為軟美。東坡詩。三盃軟美後、一枕黑甜餘。

因詩免役

唐任濤、筠州人、咸通進士。常侍李騭見其詩、有露溥沙鶴起、人卧釣船流之句。特與免役。鄉民訟之、騭判公江西界內有詩似濤者、並與免役。又、李元龍字慶甫、號松垣先生、有氣節。以詩援任濤例、求免稅丁。大守判云、松垣筆力敵滄溟、欲援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圖屏。

獻詩稱薦

范文正公知杭州、城中兵官往往皆獲薦書。獨蘇麟為外邑巡檢、未見收錄。因一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文正見詩、即薦之。

奪錦袍

卓異記、唐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拜賜。坐未及安、宋之問詩成、文理兼美。后嗟賞、乃奪袍衣之。

賜銀鍾

唐杜淹字執禮、如晦之叔父也。才辯多聞。秦王引為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

妙在一聯

唐杜荀鶴字彥之、肄業九華山、號九華山人。長于宮詞、為唐第一。有詩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時稱杜詩三百首、妙在一聯中。

能為五字

宋陶子駿、厯豐閒人。作佚老堂。東坡有詩、能為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稱小靖節、自是葛天民。

漉音祿

多用濕字

唐許渾詩句、多用濕字。諺云。許渾千首濕。羅隱詩、多用喜怒哀樂心志等語、不離一身。故人以羅隱一生身為對。然不若對以杜甫一生愁。

欲易中字

唐末王正白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青。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以示僧貫休。貫休指波字當改。正白不伏、揚袂而去。貫休曰、此公思敏、必悔悟而回。乃寫一中字于掌以待。逡巡正白果回云、欲易中字何如。貫休展手示之、不異正白所改。遂與定交。一說有僧神詩謁僧皎然。又正白一作貞白、字有道、信州人、與羅隱方干貫休同倡和。

竊人詩句

國史補、王維有詩名、好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李嘉祐詩也。

犯人詩聯

魏周輔有詩上陳亞、犯古人一聯。亞不爲禮。周輔後上一絕句云、無所用心唯飽食、爭如窓下作新詞。文章自古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次韻曰、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詩。时耐古人多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又僧惠崇自負其詩、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或以其犯古、作詩嘲之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叵音頗

張華嘆伏

晉成公綏字子綏、少有俊才、不求聞達。張華見其詩文、嘆伏、以爲絕唱。

荊公賞和

宋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王荊公居鍾山、與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于詩云、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而秀老又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荊公所賞和。按紫芝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又使酒好罵、不若兄之恬靜。

小秦王歌

直方詩話、東坡作彭門守時、過徐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一絕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宵此景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其後黃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

老禪僧續

宋之問遊靈隱寺、月夜賦詩云、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久不能續。有一老坐禪僧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遂續終篇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引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遲明僧不見。人以爲即駱賓王也。

鷲音就　刳音枯

作詩得妾

隋唐嘉話、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以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者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

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于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容偶秀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自叙稱吾意當免汝死因解縛授以紙筆詩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為詩贈僧

張碧之子瀛事廣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為歌贈琴棋僧其詩曰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蟾魄滿沙河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嘗聽師琴一撫長松喚任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着山頭坐沉紅日脚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却鶴法懷斟下紅霞丹求手不敢爭頭角同列見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抉音决 旰音幹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二卷

○詩下

深遠閒雅

詩眼云有一句內作兩節者如老杜詩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謂肯別耶定留人耶黃山谷愛其深遠閒雅也。

簡古淡泊

志林李杜之後詩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赤手捕蛇

孫樵與王霖書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

赤手縛麟

陳后山詩黃生學詩用力新急手疾口如飜盆邇來結字穩且勻但須赤手縛麒麟。

驚走樵夫

唐末詩人周朴吟詩尚苦澁每遇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嘗野逢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

唐突京尹

唐元和中元白詩尚輕淺賈島獨變入于僻以矯艷麗嘗

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足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尹劉棲楚被繫一夕。釋之。

遂和十篇

見嘲誚上。

止寄一句

見重陽。

析韋一言

宋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析唐韋應物野渡無人舟自橫。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預知其大用。

得杜一體

臨川吳氏云。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才。各成一家言。自三百十一篇。已不可一槩齊。而究後之作者乎。宋時王蘓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音浮）涪翁于蘓。適不相同。蘓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也。如此。

溫八吟

唐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并州祁人。彥博之後。為文不起草。每作賦。一韻一吟而已。場中號溫八吟。又云每入試。八叉手而八韻成。

張三影

見名士。

圓美流轉

（筠音雲）南史。王詹事筠。字元禮。工于詩。沈休文謂其叔父次道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獨步。昔謝玄暉嘗語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筠詩。方知此言為實。

博雅弘麗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㥄侍宴。又敕其子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卲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宴。并為崔瞻父子。按㥄字長孺。瞻字彥通。

龍甲鳳毛

古今詩話。張季鷹黃華之唱。潘正叔綠繁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事同駮聖。宜居中品。

相纈鄂花

宋晁補之。字無咎。工于詩。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詩能入（纈音絜）樣。相州紅纈鄂州花。以當時重此二物也。

忽變常調

唐殷璠云。崔顥年少為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調。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族。可與鮑昭並駕也。

多用助語

宋王介。衢州人。以制科登第。終于館職知州。作詩多用助

語足句。其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携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格古未有也。

格韻高絶

東坡云。黃魯直詩。如蝤蛑江搖柱。格韻高絶。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

旨趣幽深

朱晦菴與鞏仲至書。陸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為大耳三藏覷見。郴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若不甚覺。又語錄。陳后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便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

超出畦逕

韻語陽秋。載米友仁。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與棲霞閣二詩。謂其超出翰墨畦逕。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常循規索矩者之可到也。友仁字元暉。芾之子。

陶寫風物

宋溫陵陳知柔字體仁。自號休齋居士。初在天台。奉安輿徧遊名山。歸至會稽。愛巖壑之秀。留止二年。後罷賀州。歸留惠陽三年。暇日泛灃湖。登白鶴峰。追和東坡詩。陶寫羅浮風物殆盡。

詩多態度

韓文公詩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

詩有句法

朱語錄。古人詩中有句法。今人只是直說去。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嶂。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是甚麼句法。按宋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

詩戒怨刺

后山叢談。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詩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詩貴布置

苕溪詩話。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一詩。前賢錄為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屋。各有定處。不可亂也。惟韓文原道與書之堯典。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

散在人間

僧齊己詩。李白李賀遺機杼。散在人間不知處。聞君收在芙蓉江。日鬬鮫人織秋浦。

獨立物表

東坡見山谷詩于孫覺之坐上。異之。後過李常于濟南。見其詩。以為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名始震。

曹植七哀

曹子建有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杜甫有八哀詩。哀李北海等八人。

照鄰五悲

唐盧照鄰。字昇之。作五悲文。傷不遇時也。

張衡四愁

錯音鍍

東漢張衡。字平子。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尊法度。又多豪右幷兼之家。天下漸敝。鬱鬱不得志。為四愁。其一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傍。餘見文選。又張孟

陽有擬四愁詩。其一云。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曹鄴四怨

唐曹鄴。字業之。桂林人。大中進士。嘗作四怨三愁五情詩。其怨云。庭花已結子。巖花猶（弄）色。誰令生處遠。用盡春工力。其愁云。別家鬢未生。到城鬢（鬚）似髮。朝朝臨水望。灞水不入越。其情云。空城野雀饑。啖（啄）復飛飛。忽見官倉粟。官倉無空時。為含人韋慤所知。力薦于主司。乃中榜。

小胥抄

老杜詩云。抄詩聽小胥。小胥。小吏也。又山谷詩。豈無牛腰束。抄詩聽小胥。

老嫗解

冷齋夜話。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于鄙俚。

綫戀吟詩

見參知政事崔湜事。

閉門覓句

朱子語錄。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真是閉門覓句也。如秦少游詩甚巧。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耳。

名聞東南

見名七。

名懸日月

杜子美過陳子昂故宅詩。位下曷足傷。所重在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

浮脆輕艷

玉壺清話。長沙徐東野詩。浮脆輕艷。如鉛華歌舞。媚一時樽俎。其佳句不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剪紅刻翠而已。

鏗鏘幽眇

唐楊憑。字虛受。善詩文。韓愈荊潭唱和詩序。常侍楊公。有唱斯和。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所謂才全而能鉅也。

縝密方嚴

朱子曰、石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如籌筆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惜不見其全集、按曼卿字延年、宋城人。少以氣自豪。遺落世事、自顧不合于時。乃隱于酒。

溫柔敦厚

楊龜山曰、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補、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得而罪之、若程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如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雲。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詩有聲色

張芸叟詩話、石曼卿詩。如饑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詩。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醲。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詩、如空中有聲、月中有色、執着不得。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神愯（愯音悚）子細點檢、不無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終日揖遜、而適口者少。

詩有香氣

宋王冀公未第時、寒窘。依于幕府。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且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烟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喜、賞愛曰此語落落、若有香氣、何人詩也。對曰、其門客王欽若作。王遽召之、一見欽若風采。大喜、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于此。

刻削情狀

笠澤叢書、陸龜蒙作李長吉詩序。吾聞淺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歿、正坐是耳。

髣髴形容

呂氏童蒙訓、李義山雨詩。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所以後來諸人、咏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好處。如梅聖俞詩、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矗矗釘頭生。吳雞鬬敗絳綃碎。海蚌抉出真珠明。誦此則知是芡。東坡詩、海上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珠。誦此則知是荔枝。張文潛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是蓮花。又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病、而說沉綿。又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工也。此為髣髴形容格。

皆宗李義山

詩話、宋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唐李義山、

號西崑體。景祐慶曆後。歐陽公始矯西崑體。專以氣為主。

再見儲光羲

宋韓駒政和間知黃州。有詩名。蘇軾題其詩卷。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按光羲唐魯國詩人。一作潤州人。為監察御史。

言用不言體

陳本明論詩。前輩作詩。言用不言體。如言冷。則云可嚥不可漱。言靜。則言不聞人聲聞履聲。

言用不言名

冷齋夜話。用字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惟荆公東坡山谷知之。荆公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山谷詩。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荆公又云。繰（繰音騷）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各有所長

秦少游評詩。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冲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杜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

各有所愛

直方詩話。洪駒父有詩。胡生畫山水。烟雨山更好。鴻鴈書遠汀。馬牛風雨草。潘邠老愛其第二句。余愛其第三句。山谷愛其第四句。徐師川愛其第三第四句。遠汀。一作遠渚。

變永嘉體

鍾嶸詩評。潘安仁詩。出于仲宣。翩翩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縠音斛）。張茂先詩。出于王粲。託興不凡。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郭景純憲章潘岳。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陶彭澤出于應璩（璩音渠）。又有左思風力。為古今逸詩之宗。二王袁謝諸賢。出于張華。才力苦弱。務為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謝玄暉詩出于謝鯤。微傷細密。一章之內。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足使叙源失步。明遠變色。范雲詩。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故當淺于江淹。而深于任昉。

呼永明體

南史沈約等製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為永明體

因詩致窮

葛勝仲作陳簡齋詩序。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連州。白樂天以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浪仙等。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壈（壈音覽）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是為大驗。然予謂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蔡知政事西洛陳公與義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沉酣書傳。大肆力于詩文。一洗襲常畦徑。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

登冊府擢掌符璽而進用矣會兵興搶攘避地湖廣洞庭上九嶷羅浮雖流離困厄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縉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徧掌內外翰無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一也彼有旌毀閣微凉之句者誠幺麽不足道又歐陽公謂梅聖俞白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于詩也聖俞以為知言

因詩被謫

見貶謫。

非綺羅言

韓詩云鏗金戛玉千餘篇膾炙多嚼人口傳須知一一丈夫氣不足綺羅人語言。

無蔬筍氣

蘇東坡稱僧道潛詩無一點蔬筍氣體製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可比又贈一詩僧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君無。

化杜甫語

丹陽集黃魯直謂陳后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為予言后山詩其意在于點化杜甫語耳杜云昨夜月同行后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中原鼓角悲后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闇飛螢自照后山則云飛螢無失照杜云乾坤一腐儒后山則云乾坤著腐儒如此之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歟余謂不然后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也用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以病公

罍音雷

效歐公體

見雪

足鎮浮靡

陸象山貴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蹤騷雅而才力宏厚足鎮浮靡詩家謂之

中興。

足訂是非

真西山曰古今詩人吟風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而于世道無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嬀音圭

詩無僧字

唐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與僧齊已為詩友嘗有句云琴有調聲秋轉淡詩無僧字格還卑。

詩有仙才

宋景文諸公在館中評唐人詩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長

吾有鴈門太守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方黑雲壓城安得有向日之甲光也。

誦詩變髮

老杜記蘓渙誦詩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予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注云變白為黑髮以聞其詩故也。

吟詩斷鬚

盧延慶詩吟成一個字撚斷數莖鬚。

消暑

宋王平甫荅蘓頌秋日詩忽吟佳句詩消暑遠勝前人檄

愈風。

偷春

唐沈彬字子文唐末舉進士不第。後仕南唐為吏部郎嘗有句云清占月中三峽水麗偷雲外小洲春又湘江行數家漁網殘烟外一岸斜陽細雨中人膾炙之。

詩有三種

石林詩話禪宗論空門有三種語其一。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淺深余嘗戲謂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

詩有三變

朱元晦與鞏仲至書。古今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自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與法始皆大變及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

詩有八病

宋李淑詩苑梁沈約曰。詩有八病。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

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八種惟上尾蜂腰最為詩家所忌。平頭謂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也。上尾謂第五字。不可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郊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也。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別離。來思皆平聲也。大韻已下。俱見事文類聚。

詩有四深

詩苑釋皎然曰。詩有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七至。

七德。四不。謂氣高而不怒。力動而不努。情多而不暗。才贍而不疎。四深。謂氣象氤氳深于體勢。意度盤礴深于作用。用律不滯深于聲對。用事不直深于義類。二要。謂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六迷。謂以虛大為高古。以緩慢為冲淡。以詭僻為新奇。以錯用為獨善。以爛熟為隱約。以氣弱為容易。七至謂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苦而無迹。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至難而若易。至麗而自然。七德謂識理。高古。典麗。風流。精神。質。幹。體裁。

詩有六對

詩苑。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花是也。又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個心是也。五曰連綿對。殘河若帶。新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迴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因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思。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嘆。朝朝君未歸是也。

詩有三偷

詩苑。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傳長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凉歸是也。偷勢則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偷狐白裘手也。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言。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

散語韻語

后山叢談。世語云。蘓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于散語。黃魯直短于韻語。蘓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正格偏格

沈括筆談。詩文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唐明賢詩多正格。如杜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又青箱雜記。唐鄭谷與齊己黃損等定今詩體。一曰葫蘆格。先三後四。二曰轆轤格。雙出雙入。三曰進退格。一進一退。如李師中送唐介詩。孤忠自許一首。正所謂進退韻格也。

歌行

師氏云。律詩拘于聲律。古詩拘于語句。以是詞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詞而已。如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為聲律

語句之所拘。但于古詩句法中。得增詞語耳。按歌行。自唐陳子昂一變江左舊體。而歌行之體。遂暴于世。

扇對

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格。盖出于白氏金針。至梅聖俞作續金針引前人詩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吟。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嘶頻。

響字

童蒙訓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木石。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失二字皆響。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落二字皆響也。

迴文

唐皮日休雜詩序。晉溫嶠始有迴文詩。

蹉對

筆談。離騷九歌云。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以蒸蕙殽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又藝苑雌黃。王介甫詩。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惠洪謂多字當作親字。蓋欲以少對密。疎對親耳。江朝宗謂惠洪不曉古人意格。此一聯以密對疎。以多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是也。

假對

筆談。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又如廚人具雞黍

稚子摘楊梅等句。此皆假對格。按朱邪李克用祖姓。狼狽獸名。流離鳥名。

拗凹去聲

拗句

苕溪詩話。七言第五字反其平側。欲其氣挺然。如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即今俗謂之換字拗句法。又有折句法。歐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折句。盧元贊雪詩云。想行客過海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效此體也。

促句

禁臠有促句格。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山谷觀李伯時畫馬用此格。

次韻

齊梁間倡和。皆不次韻。至唐元稹作春深二十首。竝用家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用其韻。故宋真宗時楊文忠公億謂次韻始于此。

分韻

分韻。如王荊公在歐公坐。作詩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唯別而已八字。分與荊公等八人。而老蘇得而字是也。

象外句

唐僧詩多佳句。比物以意而不止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齊己詩。聽雨寒江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也。按僧

齊己。與鄭谷爲詩友。

意外語

唐顧況字逋翁。姑蘇人。官至著作郎。皇甫湜爲作文集序。吳中山水氣象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綿秀絕。君出其中。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淡以爲質。煦（煦音許）鮮榮以爲辭。逸歌長句。駿發踔（踔音綽）厲。往往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

詩有二派

唐張洎集序項斯詩。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

詩有四家

宋楊廷秀序。唐言李杜。宋言蘇黃。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黃杜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

語險

談藪。吳筠詩。秋風吹白水。鴈足印黃沙。沈約曰。印黃語太險。筠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即印。則已印記也。

思遲

摭遺。賈島詩思遲澁。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經年方遂得句。

角集三十二卷終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三卷

○賦

左傳謂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自是荀卿宋玉之徒。演爲別體。因謂之賦。故昔人謂賦者。古詩之流。以荀宋爲始。漢書。不歌而誦謂之賦。文粹。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洞簫賦

漢王褒字子淵。宣帝時爲諫大夫。帝以太子體不安。忽忽不樂。詔褒等入宮娛侍太子。太子喜褒所爲洞簫賦。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按長簫無底謂之洞簫。

長笛賦

後漢馬融字季長。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皆有頌賦。唯笛獨無。故作長笛賦。

洛神賦

曹植作。

江妃賦

宋謝靈運作。

上林賦

漢書。司馬相如客遊梁。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所爲。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以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遂又作

上林賦子虛者。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言何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言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諷諫焉。

甘泉賦

時音支

漢成帝因趙飛燕無子。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楊雄待詔承明之庭。見甘泉宮制度壯麗。還奏甘泉賦以諷。賦成夢吐白鳳。上迹商周之墟。以思唐虞之風雄又上河東賦以勸。

長楊賦

楊雄作羽獵賦之明年。上臨長楊射熊館。將大夸胡人以多禽獸。是時農不得收斂。雄從上還作長楊賦。託翰林爲

主人。子墨爲客卿以示諷焉。

脩竹賦

枚乘爲梁孝王作。即兎園賦也。

長門賦

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人司馬相如工于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命爲文以悟主。后復得親幸。

長城賦

傪音叅

宋廖瑩中江行雜錄。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夫傪輩行在杜牧之前。則阿房宮賦中。六王畢。四海一等句。又祖長城句法矣。

大人賦

相如見上好神仙。乃奏大人賦。上悅曰。飄飄然有凌雲之氣。又西京雜記。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疋。

神女賦

見雨。

歎逝賦

陸士衡言日月流邁。世易徃傷。嘆時事。因作嘆逝賦

思舊賦

晉嵇康既被誅。向秀思故舊而作也。

寡婦賦

潘安仁因任子咸死。叙其妻孤寡之意而作此賦

美人賦

唐呂向開元十年召入翰林。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以充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又劉思貞有醜婦賦。

好色賦

楚大夫登徒子侍于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玉。玉因作登徒子好色賦。

思玄賦

張平子為侍中。被宦官所讒。常思圖身之計。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故作此賦以宣寄情思。

感婚賦

晉張華賦。彼婚姻之俗忌。惡當梁之在行。注云。俗以子午卯酉為當梁不可娶婦。舅姑重禁之也。

述志賦

于宣敏字仲達。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詩。坐客嗟賞。又常以盛滿為戒。著述志賦。

逸民賦

陸士龍賦言。富與貴人所欲也。而古之逸民。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

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也。因作逸民賦。

豪士賦

冏音烱

陸士衡惡齊王冏矜功。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又唐元德秀善文詞。作蹇士賦以自況。

洞庭樂賦

北史沈充有洞庭樂賦。韋岫曰。此賦一片宮商也。

盂蘭盆賦

梵音飯

唐楊烱賦畧云。其高也。上諸天于大梵。其廣也。遍諸法于恒沙。上可以薦元府于七廟。下可以納羣動于三車。

兩都賦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皆有怨言。班固恐帝去洛陽都長安。故作西都東都賦以諷之。

二京賦

東漢張衡以大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僭踰奢侈。乃擬班固西都賦。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博會。十年乃成。

齊都賦

溷音運

晉左思臨淄人。始作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締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一句。輒便疏之。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于是豪貴競相傳寫。洛陽紙貴。世說云。太冲三都賦成。時人互有譏訾。復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經高名之士。乃求安定皇甫謐。謐見之嗟賞。遂為作序。于

傖音橙

是先非議者。莫不歛袵贊述焉。初陸機入洛。欲作三都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賦三都。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賦出。機嘆服。遂閣筆。按三都。蜀都。吳都。魏都也。

汴都賦

宋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神宗異之。自諸生命為太學正。呂伯恭編文鑑欲尋賦一篇冠其首。以美成之作不甚佳。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宋太祖乾德中。大修宮闕。周翰為五鳳樓賦以進。

應嘉賦

陸士衡序曰友人有作嘉遯賦與余者余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遂初賦

見致仕

娛賓賦

陳思王作

思親賦

陸士衡悲桑梓之久曠愧烝嘗之弗營因作此賦

感物賦

傅季友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清夜務隙遊月藝苑乃有飛蛾集燭必以憔滅爲度悵然有懷遂賦之

知己賦

江文通言陳國殷孚始于北府相值傾蓋無已後還舊都會君尋卒故爲此賦以寄深衷

璧雍賦

王褒貞賦公宮之南靈臺之下區別遠來于虞庠經始不差于周雅溫良恭敬之士資于父以事師俊造茂異之倫必自朝而逮野學習以時詩書興教說夏弦春誦俾民不僭養三老五更俾民知孝

寶刀賦

陳思王作

明堂賦

膯音同 嶪音業 颶音具

李白賦觀夫明堂之宏麗也則突兀曈曨乍明乍蒙像太古元氣之結空崆嵸頹沓若嶪若業似天闕地門之開闢

射堂賦

唐周存作太學射堂賦

颶風賦

蘇叔黨作按叔黨東坡少子過之字也善爲文士大夫以小坡目之

浮雲賦

陸士衡有浮雲白雲賦

雪賦

謝惠連作雪賦宋玉有風賦

月賦

謝莊字希逸作月賦見天文又陳朗爲祕書郎後主閱其才詔爲月賦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專美于前矣唐李程有日五色賦

鵩鳥賦

賈誼爲長沙王傅二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自傷悼以爲壽不長乃爲鵩鳥賦以自廣

鷗鳥賦

晉褚陶字季雅錢塘人褚先生後也年十三作鷗鳥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作矣又張華見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

禰音你　蹌音鏘　睞音賴

已盡不意復見諸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鵁鶄賦

張華初未知名著此賦以自寄阮籍奇之

鸚鵡賦

禰衡字正平漢建安初遊許下孔融薦于操操送黃祖祖子射大合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異心

舞鶴賦

鮑昭賦昏氛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驚臨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于丹墀舞飛容于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羽雪飛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緩騖並翅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既散魄而蕩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以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

鳴雞賦

宋張文潛賦意氣弍毅被服鮮明峩峩朱冠丹頸玄膺蒼

攫音劚　紕毗上聲　腷膊音霹靂　鑣音標　黏音嚴　蜩音迢

距蹻攫秀尾翹騰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鷕幽窓之紞紞恍余夢之初驚鬨振衣之腷膊忽孤奏之泠泠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凄清應雲外鳴鴻弔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運馬行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射雉賦

潘岳賦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于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徒之已具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

黏蟬賦

晉傅咸賦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于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于周覽見鳴蜩于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獨樂之在茲苟得意于所歡曾徃黏而莫知匪爾命之適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覽此以自規

又陸士龍有寒蟬賦。

枯魚賦

齊卞彬字士蔚峻拔有才擯斥數年不得仕進爲枯魚蚤蝨蝸蝦蟆等賦以寓意後仕梁爲南康郡丞。

鳴蛙賦

張文潛賦序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千數鳴聲不絕夜不能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殺汝藥

一九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余曰不可復為賦以示之

螢賦

駱賓王賦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

蝨賦

陸龜蒙蝨賦序余讀玉溪生蝨賦有就顏避垢之嘆似未知蝨因作後蝨賦以矯之君子居貞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蠹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逐腴乃蝨之賊

白鷳賦

唐蕭穎士賦白鷳其序云白鷳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章

爪嘴純丹體備冠距頗類夫雞翟神貌清閒不雜于衆禽棲止幽深與人境罕接罔莫得而馴狎也上聞而徵焉虞以雕籠致以驛騎將集長楊游太液行有日矣天寶丁卯秋予旅東陽適與茲鳥偕至于會稽之傳舍因感而賦之

蒼蠅賦

歐陽永叔作

大鵬賦

李白大鵬賦序余昔于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後悔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復作大鵬賦其辭曰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

鬐音耆　暾音吞　燀音闡

奇言徵怪于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鬐鬣于海島張羽毛于天門刷渤海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動煙朦沙昏五岳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

靈烏賦

虫音悔

宋梅聖俞作為范文正坐貶饒州而作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虫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為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于脩途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驅鳳不時而鳴烏啞啞兮招唾罵于里閭范希文亦嘗有此賦晉戚公綬有孝烏賦

白鹿賦

毳音翠

唐虞世南作有金方之瑞獸乃曜質于名都既馴狎于郊甸亦騰倚于山隅素毳呈彩霜毛應圖宴佳賓于稚什偶仙客于天衢

玄猿賦

趠音綽

唐呂溫作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國之曾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泛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霧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騷客之涕沾襟何必聆嘶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閒棲或分而迴趠壽同靈鶴性比君子阻重巖之險非虎豹

鷲音酒

所獲。蹇交柯之容。豈鷲鶚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深而止。鄧公折箭。念惻隱而已。詎若彿彿凌人。以就戮。徨徨甘酒而送死。又李德裕有白猿賦。按。筠字貞節。華陰人。道士。

由鹿賦

唐呂溫賦序。正元丁卯歲。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縶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至。輒鳴嗥不食者累日。余喟然嘆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云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乃安殘酷者。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爲賦之。

黠鼠賦

嘐聱音哮敖

蘇子黠鼠賦序。蘇子夜坐。有鼠方嚙。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嚙耶。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而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嘆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嚙而嚙以聲致人也。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于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于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于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又唐陸龜蒙有稻鼠賦。

蚍蜉賦

唐東方虬作。

蜘蛛賦

宋張文潛作。

牡丹賦

唐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置之閒處。至是悉還高秩。舒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

荔枝賦

張九齡賦。雖受氣于震方。實稟精于火離。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圍以擢秀。傍蔭畝而抱規。紫文緗理黛葉緗枝。蓊茸靄䨴。環合棼纚。如蓋之張。如帷之垂。

梅花賦

靄音炎 䨴音兌

劉禹錫上權舍人書。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始知名。乃列于文人之首。按。宋璟封廣平郡公。

桃花賦

唐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其桃花賦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有鐵石心腸。不吐軟媚語。觀其所作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蘇相公得而稱之。其名遂振。日休因感廣平所作。復爲桃花賦。其辭曰。輕紅拖裳。動則裊香。宛若鄭袖。初見吳王。夜景皎潔。閒然秀發。又若嫦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脉脉。又若妲己。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艷春曙。又若息

旖旎音猗你

嫣。含情不語。或臨金墉。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沙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若驪姬。將譖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斂態。微動輕風。婆娑暖紅。又若飛燕。舞于掌中。半沾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旎。互交遞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褒姒。初隨戎虜。滿地春色。階前砌側。又若戚姬。死于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

浮萍賦

夏侯孝若作。謂浮萍隨波飄蕩。傷士失據而身枉也。

枯樹賦

唐子西作。晉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子西擬以作賦。

海賦

蝄音罔

晉木華字玄虛。嘗爲楊駿府主簿。作海賦。於廓靈海。長爲委輸。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搥。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象暫曉而閃屍。又南齊張融字思光。亦作海賦。以示徐愷之。愷之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江賦

澧音禮　禦音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靨音[illegible]　靚音靜

晉郭璞。字景純。作此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呑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崍。流九派乎潯陽。

瓊花賦

張昌言賦。當其風入琳宮。春歸華屋。碧折青綃。色凝寒綠。枝珊瑚兮鏤冰雪。蕊珠璣兮爛金粟。其庭靜兮。朝曦麗其纖穠。似禦果兮。瑞露滋其芬馥。瑤林瑰豔之蔥蒨。閬苑瓊蕤之熠燿。若蓋而繡。似璧而鼓。如黃琮瑚璉璀璨乎禋壇。而文佩環琚玲瓏乎衣鞫。桂娥競爽。借月影乎冰蟾。阿母來觀。下雲軿于皓鶴。儷靚質于茉莉。抗素馨于薝蔔。笑玫瑰于塵凡。鄙荼蘼于淺俗。惟水仙可並其幽閒。而江梅似同其清淑。眞絕代之無雙。亦彌芳于幽谷。

檝音接

蓮花賦

歐陽公賦。曲沼微陽。橫塘細雨。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燃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送檝子于西州。鬧棹謳于北渚。迎桃根而待檝。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脈脈。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買東昏。地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靈光殿賦

東漢書。王逸字叔師。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嘗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作此賦。十年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

之遂輟翰而止文考時年十三至十四過漢江溺死。

景福殿賦

何平叔賦以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其華表則鎬鎬鑠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蘙音翳曖音愛）麗天也其奧秘則蘙蔽曖昧彷彿退概若幽星之纚連也既櫛比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

阿房宮賦

杜牧之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廻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

（囷居平声渦音阿）心鬬閣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

含元殿賦

唐李華初作此賦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登樓賦

董卓作亂王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登江陵城樓因懷歸作此賦以述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登臺賦

陸士衡叅大府于鄴都以時事巡行三臺登高有感故作此以言崇替也。

歸田賦

張平子仕不得志欲歸于田因作此賦感老氏之遺戒將廻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王之軌模苟縱心于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藉田賦

潘安仁賦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穜稑音童六）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

浮淮賦

東漢王粲賦從王師之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澨音世）泛洪櫓于中潮兮飛輕舟于濆澨建眾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

囚山賦

見山。

夢渴賦

何諷作酒適衷腸神遊異方烟生喉舌倘然如狂爰瞰鼇以窺汲諒不任乎呼吸俄據河而俯瀆乃器舟而杯斛倒魚鱉之窟宅見蛟龍之委伏猶胃腸之不決資宴飲而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手不暇于斡運心不息于躊躇波漸竭而百川如綫岸益高而底淤將枯腹慊爾而未覺腦燥然而不濡。

逐貧賦

見貧七

秋興賦

（窅音杳）（啁音朝）

潘安仁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已見二毛攝官承乏猥側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乃有江湖山藪之思故作此賦陳思王有秋思賦

秋聲賦

劉禹錫作碧天如水窅窅悠悠百蟲迎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瀟颯潛命侶以啁啾歐陽亦有此賦

東征賦

曹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自洛陽以至陳留述所經歷之地也袁宏亦有此賦

西征賦

潘安為長安令作此以述其行歷人物山川之景也

南征賦

陸士龍賦

北征賦

袁宏從桓溫在鮮卑溫命宏作此賦世說宏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時王珣在座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攬筆益云感不絕于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閑居賦

（瑒暢上声）

潘安仁賦序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楊瑒志操剛簡不顯時著閑居賦以自託陶淵明有閑情賦

幽通賦

班固憫時多用不肖而賢良之路塞故述古者得失神明之理以為幽通賦幽通者言與神遇也

山居賦

謝靈運作

郊居賦

（蜷音權）（磓音縋）（埳音坎）（坻音氐）

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筠示其草王讀至雌霓連蜷沈曰僕嘗恐人讀作霓次至墜石磓星及氷縣埳而帶坻王皆擊節賛賞沈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正為此數句耳

悲士不遇賦

司馬子長作又董仲舒有士不遇賦

感士不遇賦

陶淵明作

問大鈞賦

劉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因作此及摘九年等賦數篇

獻大禮賦

唐玄宗朝杜甫獻太清享廟及郊三大禮賦于蓬萊宮

蕪城賦

鮑昭見廣陵故城荒蕪感而為此賦

孤蓬賦

邢産字神寳善屬文少作孤蓬賦為時所稱

垔音汗　熒音推

赤壁賦

蘇子瞻作前後赤壁賦。

黃樓賦

蘇子瞻守徐州、增築城以捍水患、因作樓于上。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名曰黃樓、弟轍作黃樓賦、

披沙揀金賦

柳子厚賦、觀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雖處囊而纖光乍比、翻越土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作、分絫若星繁。以流雲之初卷。

鑄鼎象物賦

宋真廟朝徐奭作鑄鼎象物賦、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齊作置器賦、有安天下于覆盂之句。皆以文辭理致。擢為第一。仁宗朝呂臻作富民之要。在于節儉賦、有國用既省民財乃豐之句、上方崇儉、亦擢第一。又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范希文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為藻鑑。倘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

恨賦

江淹以其遭時不塞、有志不伸　作此賦。

別賦

蹔音暫

江淹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于水濱。車逶遲于山側、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又曰、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

章華臺賦

楚靈王遊雲夢之澤。息于荊臺之上、騁觀終日。顧謂左右曰。可以遺老而忘死也、遂作章華之臺、窮土木之技、設長夜之宴。于是伍舉知陳蔡之將生謀也。故作此以諷之。

記里鼓賦

柳宗元賦、佐大理于時行則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鸞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

喜霽賦

陸士龍賦。

愁霖賦

陳思王與陸士龍皆有此賦

琴賦

嵇叔夜作

[illegible]嶽字安仁

笙賦

潘安仁作

箜篌賦

晉劉陶母孫氏賦考蒸器之所越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于琴瑟顧無取乎笙竽爾乃陟九峻之曾巖睎承温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伐楚宮之倚漆徵班輸之造哉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以遐暢況響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路險悲秦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苑桂以頡頏憑哀絃以躑躅

鍼縷賦

曹大家作（家音姑）銘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筭咸勤石以升堂

灑頑賦

東坡作

風俗賦

宋王十朋著會稽風俗賦其序曰余賦會稽雖文采不足以擬相如之萬一然事皆（目錄）故設為子真無妄先生有君答問之辭子真者誠言也無妄者不虛也有君者有是事也以反相如之說又有民事堂賦蓬萊閣賦號曰會稽三賦

清思賦

兩京雜志長安有慶虬之善為賦嘗作清思賦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于世

顯志賦

漢馮衍野王倏幼有奇才大志不戚戚于貧賤嘗作顯志賦以自勵

螟蛉賦

歐陽公賦袁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以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于莫之聽父傳之業乎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蚍蜉音毗浮

蚍蜉賦

李德裕賦惟江潭之下國兕幽居乎擇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于經筍或夤緣于食桑乎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濕江河無乃處吾身而為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于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療師之乏亦聞嫣德之鍾觀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載粒而遊若巨鰲之冠神嶽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青天若乃依垤緣壁淫淫奕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温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羣羊之聚進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之可制無

蛭蟥青蠅引

其勢也。雖蛭蟥而不傷兮、頗悔過戢于垣墻。豈同青繩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

庾信思鄉

庾信、肩吾之子。博極羣書。尤善左傳。仕梁為抄撰學士。與徐陵同僚。詞並綺艶。元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長安。後周時、為洛州刺史。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云。

士衡懷土

陸機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故作懷土賦。

大言賦

宋玉大言賦序。楚襄王與諸大夫唐勒景差宋玉等遊于

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大言賦者。上坐。勒等遂賦大言。而宋玉受賞。

小言賦

宋玉又作小言賦。王曰。善。賜雲夢之田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四卷

○誌

誌、記也。或作識。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刊石埋墓前。厥後墓誌、恐因此而始有也

但記姓名

齊太宰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于顔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彌素族無銘誄故也。遂相祖習。以成故事。至魏侍中繆襲埋文父母墓下。但令記姓名與歷官及祖父姻婭而已。

惟著官號

唐盧承慶臨終。戒其子曰。碑誌惟著官號及日月。無用虛

文。

留琴請誌

唐崔元亮字晦叔。遺誡云。吾玉磬琴留別白樂天。請為墓誌。

送鞍謝誌

白樂天修香山寺記。予與元微之定交於死生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老壯具臧獲輿馬縑帛銀鞍玉帶之物。以謝。且為之當贄。予念平生誼分。贄不敢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因施茲寺。凡此功德應歸微之。

誌求公權

唐柳公權善書。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凡

外夷入貢皆別置貨貝曰此購栁書

誌託君實

王安石變祖宗法天下騷然司馬溫公退居于洛嘆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如也獻可病溫公與邵康節日就臥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國家事未嘗一語及私一日手書託溫公作墓誌公亟往省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不忍辭誌

郤掃編富韓公之薨也神宗甚悼之曰富其平生強項誌其墓者亦必強項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言曰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為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汝王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浹背于是亟遣介走報持國于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託謹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果以墓誌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于弟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嘗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不能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所甘心也卒為之

預約為誌

見朋友

○誄

周制大夫以上有諡士則有誄禮檀弓魯莊公及宋戰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禮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又曰凡作謚者先列其平生之實行故謂之誄

誄尼父

憖銀去声

家語魯哀公誄尼父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被憖且也謂不且遺留此一老也

誄下惠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唐陸龜蒙曰柳下季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按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

誄王仲宣

魏侍中王粲字仲宣及卒曹子建誄云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如湧泉發言可錄下筆成篇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

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按粲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誄楊仲武

晉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中領軍肅侯楊暨之曾孫。荆州刺史戴侯楊肇之孫。東武康侯楊潭之子。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卒。潘安仁誄云。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彰知微。鈎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

嶷音壁

誄楊給事

沈約宋書。索虜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害。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顏延年為誄。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冠慰夷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括。貴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或曰。延年。即延之。

誄陶徵士

晉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潯陽。常飲陶淵明舍。自晨達昏。淵明卒。延之為誄云。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來歸。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實惟道性。

皇后誄

晉元帝皇后楊后崩。左貴嬪衘恩為誄云。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陽。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執此義方。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乃聘乃納。聿嬪聖皇。鳴玉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

貴妃誄

宋孝帝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誄

云。誕發蘭儀。光啟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綈絡。出懋蘋蘩。修詩賁道。稀圖照言。翼訓姒幄。贊軌堯門。

誄元魯山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故人謂之元魯山。退居安陸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飲食。餒臥空室中。中書舍人盧載誄云。誰為府君。犬必啗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餒臥空谷。

誄馬汧督

臧榮緒晉書。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潘安仁誄之畧云。慨慨馬生。硍硍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

硍音夘

虖音呼

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譚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剔子雙龜。貫以五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汧民。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贊

說文。贊者。稱人之美也。

高祖紀贊

班固贊。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五星同

聚。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光武紀贊

范曄贊。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飆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梟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糾糾雄斷。於赫有命。系我皇漢。

霍子孟贊

史贊。霍氏以結髮內侍。起于階闥之間。確然秉節。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茲。然不學無術。闇于大理。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孔文舉贊

蘇東坡贊。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晉蔡謨贊

王回序。晉元帝時。在位諸君。往往猶襲故態。不以淫酗為耻。蔡謨獨好禮自勅。嘗詣丞相導。導方作伎。設床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

茈音子

勅。達于朝。雖時多淫暴。不敢稍侵謀。人稱其家風。因為之贊。古者牀笫之言不踰閾。而賓主燕享。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男女亡辨。晝夜荒盤。羣于禽獸而反以為樂歟。此屠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嗚呼迷哉。而蔡氏生于其時。獨能世守禮法。達而不汙。君子哉。

宋韓億贊

墉音容

史贊。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擿人以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綜適于同。維適于正。縝適于嚴。嗚呼。維其賢哉。

名臣贊

袁彥伯三國名臣贊、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按三國名臣魏九人。蜀四人。吳七人。

功臣贊

唐呂溫凌烟功臣贊。莒公劉淪。則大禹之拯溺。鄭公魏徵則咎繇之颺言。永興虞公。則夷夔之制作。長孫趙公。則周公之匡救。英衛則太公之鷹揚。房杜則蕭何之指縱。子房之決勝。尉遲秦瓊。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餘皆壤棟殊材。巉巖異制。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

末也。大不偏。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

○銘

拾遺記。黃帝以神金鑄器。皆有銘題。皆記其年月日時。此銘之始也。魏志謂銘婦人墓。當詳其家世議行狀。當法韓退之所作。其法蓋出于碩人之詩。觀其銘元稹妻韋夫人墓。可見矣。

湯盤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魯壁

魯壁在孔子闕里舊宅內。宋王禹偁銘曰。擬山高兮。為秦城。鑿地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曷先壞。坑之深兮曷先平

否[illegible]

伊斯壁兮藏家言。非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音。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

正考父鼎銘

左昭七年。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其口。其共也如是。按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考父鼎銘。言考父廟之鼎銘也。

衛孔悝鼎銘

見功臣

機檻銘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聞書之言。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於機於鑑。於盥。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劍。於弓。於矛。皆有銘焉。又有衣鏡觴銘。呂尚為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

簨簴音筍炬

簨簴銘

鞀音彼

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擊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者揮鞀。禹又有砥柱銘。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之事。蓋禹治水時。掛冠着樹。急于治水。而不暇顧其冠也。

吳季子墓銘

昔吳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或云。季子墓銘自來相傳爲孔子所書。但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考之史記世家。歷聘諸侯。而不逾楚。推其歲月踪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也。

郭有道碑銘

見碑

熟釜銘

魏鍾繇字元常爲相國。文帝在東宮。賜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諧茲矩度。又爲書與繇曰。周之尹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鐘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故作斯銘。勒之金石。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大鐘銘

當塗縣化成寺大鐘。邑宰李公所鑄。唐李白爲銘。

盤石銘

美霞茂

白樂天銘。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折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戒石銘

宋紹興二年。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刊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按此四句。舊傳爲宋太宗所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乃摘蜀王孟昶之文。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亭。歐陽修集古錄。又稱唐玄宗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郡縣。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唐已有之。

刻漏銘

劉璠梁典。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勑員外郎治之。既成。太子中舍人陸佐公倕爲之銘

財貨銘

唐李瑩暇日讀夢書。則曰夢蛇夢糞者獲財。因以銘之曰。財貨將至。夢寐可尋。或穢或虺。乃玉乃金。穢可親歟。虺可玩歟。敢獻斯銘。以激貪夫。

台衡銘

唐馬燧字洵美。斬李懷光。收降衆一萬六千。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寓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寵之。

彜樽銘

唐崔焕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吏部侍郎。嚴挺之試以彝樽銘。謂之曰。子清廟器也。故以題相命。

原廟銘

柳宗元作漢沛國原廟銘。略云。秦綱既離。鹿駭東夏。長蛇

封豕。蹈躍中野。大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旗沛庭。約從諸侯。豪桀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將。勤珍霸楚。遂荒神州。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覩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王。宗祊克成。崇崇沛宮。清廟是馮。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尊元命。亦畢嚴祀。建旗縣鼓。遂擬天位還游故都。永介至祉。勒此休銘。以昭太始。

陋室銘

唐劉禹錫銘。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曰。何陋之有

世忠克敵弓銘

宋紹興。忠樞密使韓世忠。獻所造克敵弓于朝。上詔下其制于起部。命軍器監遵造。以閱。既成。分賜六軍。世忠遵作銘以獻。又禱從龍作唐弍重六弓銘。

釋伽舍利塔銘

蘇東坡銘。如來法身。無有邊際。化為丈六。示人大偉哉有形斯有卒。滅余光。及飛為烟。[illegible]不堅固。百億千劫。王阿育願力堅。從空界。見與遷。置茶剎黄山川。培樣千襲隱精圍神光。晝夜發會。無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眾目覩香為坐受。遠近遷宜。行黑月燃。拔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示勇出窮遊。瑞擴得柔淑。宜惠賢。願特

瑞吾賢
應吾嬌

此福。逮我先生。生生世世。離垢纏

太華山銘

唐張說銘。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維茅峻峭。蓊鬱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東。陰陽孕育。精氣徘徊。玉池神杷。石室傳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作遊。風雨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

燕然山銘

東漢竇憲刺殺都鄉侯暢。懼誅。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勲銘于鐘

晉語。魏顆以身退秦師于輔氏。親獲杜回。其勲名于景鐘

功銘于鉞

東漢。蔡邕紀功于黃鉞之上。作黃鉞銘。

黃樓銘

蘇軾作黃樓于彭城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作黃樓銘上之。

丹崖銘

唐節。唐玄宗朝為縣令。去官家于崖下。號丹崖翁元結重

（蹬音登）（籊音的）（霣音員）

之作丹崖翁詩銘云蹬蹬丹崖其下誰家門下釣舟籬下釣車不知幾峯為其西墉竹出石磴泉飛戶中

靈壽杖銘

晉劉柔妻王氏銘籊籊脩幹秀彼崇嶸下澤蘭液上瑩芳霣貞勁內固鮮粲外昭燿質靈叢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端石硯銘

蘇東坡銘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六安枕銘

唐崔駰銘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按六安言六面安也

八儒案銘

宋晁無咎銘東皐松菊堂飲中八儒案八儒何必來松菊自吾哉

三槐堂銘

東坡銘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遑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按王旦眞宗時作相封魏公晉公名祐旦之父

九成臺銘

臺在紹州府北城上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蘇軾與蘇伯固北歸韶守狄咸延飲臺上伯固謂臺宜名九成取簫韶九成之義軾喜即席為銘刻石臺上云自秦併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于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綦音其）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聞地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

魏文貞笏銘

唐大中六年詔出魏文正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笏曰靈笏鳶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噬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拆拄天不側指日不食樸儀條臆趄鯁開直

盧玉川櫛銘

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兮胡不如是

放生池銘

唐肅宗乾元二年遣使史元琮等奉明詔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

凡十一所。顔眞卿為之碑銘。然東坡志林云。湖州有顔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奏有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諫。詎謂公區區于放生乎哉。

忘歸臺銘

忘歸臺在處州府麗水縣東隱山上。縣令李陽氷公暇遊憩之所。有陽氷篆書忘歸臺銘。或云此銘與福州府神光寺般若臺記。處州新驛記。縉雲縣記。號稱四絶。

漢鼎銘

東坡銘。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寳此器。而拳拳于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蜀舍銘

蜀郡王萬寓鄭。牓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俊民所為記。還須城劉跂而請銘。為之銘曰。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赤甲白鹽峙峩骨耶。榰（榰音支）筰灔澦蒟（蒟音苔）飯蹲鴟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直蜀國。身如寄。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璀（璀雀上声）錯。徘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傳玄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影。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

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費寀（寀音松）斛銘

輟耕錄。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寀。余內子之曾大父也。[illegible]與人。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于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子孫孫永如是。內子之大父良顯侯。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不負先志云。

堯夫布衾銘

宋范堯夫銘。顏樂簞瓢。為世師模。紂居瓊臺。終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務觀布被銘

宋陸游字務觀。作司馬公布被銘。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

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詔撰先銘

唐穆宗詔蕭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言承宗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人。且云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之意。受之則非臣平生之志。帝善其言而止。

請作夫銘

韓退之作河中府張法曹碣（碣音傑）銘。有女奴抱嬰兒來請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于夫子。恐[illegible]遂沉泯。敢以稚子汴見先生。乞賜之銘。法曹字直之。祖諱父孝新。皆為官汴宋

囷局平声

米囷銘

宋零都人王鴻博學工篆隸草書。皇祐中試南宮不利。遂歸隱。嘗為米囷銘曰。夫竊人之食而不任其事。又騷然而為害者。鼠也。暴人之物而不知足。又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忍為虎。竊而不忍為鼠。寧守斯廩。以安吾處。

香爐銘

梁元帝銘。蘇合氤氳。非烟若雲。時濃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燼。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熏。

嶓音播

劍閣銘

臧榮緒晉書。張載字孟陽。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

僰音戩

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松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晉武帝命鐫之劍閣山。

石槨銘

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沙丘。掘數仞得石槨。洗視之有銘焉。

息心銘

昔有高僧作息心銘。曰。無多慮。無多智。

克己銘

宋呂與叔銘。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物我既立。斯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厥余。及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四留銘

夷堅志。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著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貽于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霞光照天。失其書所在。

四德銘

宋張忠獻公浚謫永州。嘗述四德銘以示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

子玉座右銘

東漢崔瑗字子玉。銳志好學。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其座右銘云。無道人之短。無談己之長。施人勿望報。受施勿敢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行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李至座右銘

宋李至銘曰。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

攜青灰

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大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知足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而自警。刻盤盂以過防。豈如長存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貪泉銘

伏曼容。字公儀。善老易。為南海太守。作貪泉銘。

孝門銘

唐李興有至行。柳宗元作孝門銘。

筆囊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張敬夫銘云。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詞。𣪘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正。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枕屏銘

張敬夫枕屏銘。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屏曲為君遮。

角集三十四卷終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五卷

○論

說文。論議也。文選。論則析理精微。

賈誼過秦

漢賈誼書第一篇言秦之過。故曰過秦論。大畧言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難作而七廟俱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異勢也。

楊雄頌莽

漢楊雄作法言。卒章稱王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論。以頌莽。君子病焉。注云。劇。甚也。言秦王無道之甚。而美新莽之德也。

忠孝論

漢許王素節。毋被譖死。出素節為申州刺史。乾封初。素節乃著忠孝論以自明。

樞機論

唐武后時大獄方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夷從者不可勝計。徐彥伯乃著樞機論。以為世戒。

王命論

隗囂問于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乘運迭興。在于今日也。彪乃為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至

氏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雖遭羅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闚奸天位者乎。

聖德論

唐太宗時。虞世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太高。朕何敢當。

幸臣論

戰國莊辛謂楚襄遠寵幸。故作此論。

潛夫論

東漢王符。字節信。隱居不仕。耿介不同于俗。嘗著論三十

餘篇。以譏當世。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

宦者傳論

東漢范蔚宗作。略云。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千數。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

（嬙媛音牆員）

逸民傳論

蔚宗作。畧云。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而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講德論

漢元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詩三篇。又為作傳。名曰四子講德論。以明其意焉。大畧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待而成。不可有君而無臣也。論中有文學。及虛儀先生。浮丘先生。陳丘子四人答問之語。故曰四子講德論。曰中和樂職者。言王政中和。在官者皆樂其職也。宣布者。言宣布天子德澤之盛于天下

也。

辯奸論

見奸邪

仇國論

蜀漢後主延熙中。遭姜維數出兵伐魏。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

徙戎論

晉惠帝元康中。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政論

東漢桓帝元嘉中。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

輈音周

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畧云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典論

魏文帝作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

植松論

雰音分　湯音商　王音旺　橑音老

符載論曰楚國主人有植美松于庭者培沃土灌甘澤根柢深固柯葉暢達高姿傑然若凌重雰主人方凝睇結意曰是可采之矣將行斧焉客有過之者曰是木有夌雲之姿有構厦之材繩墨未逮以大其理今植于庭除之間究耳目之翫尚見狎近氣色不振若從于嵩岱之間沆瀣之華注于內日月之光薄于外[illegible]鸞嗷嗷戲其上流泉湯湯鳴其下岩岫重複漠漠然清[illegible]飄四起聲棒竽籟是時也當境勝神王拔地千丈根蟠黃泉枝摩青天則可以柱明堂而棟大厦也豈止橑桷棼橑之用而已哉主人曰客言雖闊而無崖然吾終能大之矣

毀茶論

唐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薦陸羽善嘗茶味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八卦論

見名士

三器論

韓文公三器論或曰天子坐于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使萬方之來者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歸而太平之階具矣後王者或問何如對曰異乎吾所聞歸天人之心興太平之基是非三器之所能繫也子不謂明堂天子布政者耶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諸侯美矣幽厲居之何如哉子不謂傳國之璽帝王所以傳寶者耶漢高文景得之而以為

寶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子不謂九鼎帝王所謂神器耶夏禹鑄之周文遷之而為寶美矣桀癸紂辛有之何如哉若然歸天人之心興太平之階決非三器之所繫能也

養生論

晉嵇康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僊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論

勞生論

後周盧思退宦途淹滯作勞生論

革命論

晉干寶。字令升。著晉武帝革命論。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辨命論

魏劉峻。字孝標。負才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迍巡十稔而榮懃一命。因著此論。蓋自喻云。畧曰。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癯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

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于江流。三閭浮骸于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于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于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癯音渠

鎩音殺

恩倖論

沈文休作。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痡。構于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按約此論。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云。

痡音婦

毳音翠

艚音曹

運命論

魏李康。字蕭遠。作運命論。凡浮世苟合之士。籧篨戚施之人。俯仰尊卑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馬。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于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于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于前。而不知石顯之絞縊于後也。

絕交論

見朋友。

駮赦論

五代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張允為駮赦論以獻。

駮音博

錢神論

晉惠帝元康中。賈郎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論以譏之。

錢愚論

梁武帝弟蕭宏。每錢百萬為一聚。以黃牓標之。千萬為一庫。挂一紫標。如此者共三十餘間。計錢三億餘萬。帝少綏作錢愚論以譏之。

崇有論

頠危上声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王衍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釋其蔽。

崇讓論

晉武帝時。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著崇讓論。欲令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爲所讓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推于勝己而賢智顯出。按通。進也。謝。謂謝除官之表章也。

辨亡論

晉陸士衡著辨亡論。上下二首。言吳之所以亡也。

篤終論

皇甫謐作。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眞。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漢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秦始皇。

五福論

蘇東坡既醉備五福論。大雅既醉章。武王之詩也。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備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

蕢音閒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陸士衡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博奕論

吳韋曜字弘嗣。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云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音。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負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求之于戰陣。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

枰音平
罫音化

藝。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以劫殺爲名。則非忠信之事。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時。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按曜。吳名昭。史爲晉諱改之也。

形法論

宋楊廷秀作。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其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古法之所以無弊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故也。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而刑者數。然則刑至于數。皆不生于刑之數。而生于仁之窮。民至于怨

者。不生于怨其刑。而生于狎其法。

張湯有後論

宋胡明仲作。世疑張湯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遽遽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盜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以責報于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于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

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存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

蕭何求繼論

程晏作蕭何求繼論畧云。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為覆者。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從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與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孜孜其君于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于酒。幸免羲和之誅耳。孰云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惡圓論

唐元結。字次山。作惡圓論。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趣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寧方為污辱。不圓為顯榮。次山柰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欲次山之

交也。元子召季川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我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戈戟刑我乎。

惡曲論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于鄉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惡曰。吾聞元次山。則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平生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不及古人。今次山苟曲

愚谷譚

顏貌。強全一歡。以為不失其直。愚哉。若能苟曲于鄉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于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于鄉縣。不能苟曲于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于邦國。豈不能苟曲于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鐘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哉。如此猶有過于此者。何以自免。

陰德論

唐李德裕作。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黜為關內侯。至孫昌乃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

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昔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嬰以托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于史皇孫。徵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于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固以全四海之命。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顯徵鄉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豈直傳爵位而已哉。若張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歟。

喜徵論

李德裕云。陸賈稱蟢子垂而百事吉。不徵其故。何也。凡人

類書五

將有喜兆。蟢子必垂于冠冕。余嘗思之。蓋人肖圓方之形。禀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欻然感[illegible]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絪緼涵煦。其變[illegible]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瘁。雖不能目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蟢子垂于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脂。必垂于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于衣冠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阮瞻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才辯。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耶。僕便是鬼。乃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黃憲好僊論

東漢黃憲字叔度。作僊論云。秦王好僊。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徵君見曰。不可。夫僊者。非臣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瘦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躬。窮莫甚焉。黃綺所謂爵祿不及。而竊呼吸之術。以自榮者。雖臥新不羨。以喻其窮。嘗膽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琵之姬。珍羞異膳。不得陳于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擯棄父母。割絕子孫。不表于鄉黨宗族。此海島之鬼羣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山。以皓為名。其論神僊。則恥之。故當時避

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良可述也。彼豈論于神仙哉。今賢王捐千之樂。而為此遊。以自悴其身。孰為利乎。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為人民社稷計。王不聽。

六儒論

東漢王充幼聰明。詣太學觀辟雍。作六儒論。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三宗論

觀音容

晉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于佛理。著三宗論。按釋智林初出家。為亮公

弟子。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顒因作三宗論。

丐論

唐元結丐論。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為友。座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于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諭求罷丐。丐者相諭曰。子羞吾丐耶。世有丐宗屬于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顏色于人。甚者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甕荷杖。在于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

然則無顏容行于人。聞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正君子之道。吾子不欲全道耶。[illegible]不在山林。亦宜具甕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

諫論

蘇老泉曰。游說之術。可以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于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虎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

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怒而激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矰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繳音灼

四本論

世說鍾會字士季。作四本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

三名論

顧歡字景怡。論四本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

失中故也、于是著三名論以正之。

○頌

文心曰。帝嚳時黒咸為頌以歌九招。此頌之所由始、毛詩有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

伯夷頌

唐韓愈作、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此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當殷之亡、微子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而未嘗有非之者、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耻食其粟、餓死不顧。夫豈有所求而為之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充國頌

漢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将師之臣、追美趙充國、乃召黄門郎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

鄭子産不毁鄉校頌

唐韓愈作頌曰、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彌、下塞上聾、邦其傾矣、鄉校不毁、鄭國以理。

錢鄉州不燒楮鏹頌

呂南公作。肅肅鄉州、唯道之繇、識獨超於衆、謬行不徇于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禱祥之焉求、蓋清修之不愧、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鏹之不燃、而名位之優優、嗚呼、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得賢臣頌

漢王褒字子淵、蜀人、刺史王襄奏其有俊才、詔為聖主得賢臣頌。畧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竢明主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illegible]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化溢四表、横被無窮、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

得皇孫頌

庾抱為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抱于坐中獻頌、太子嗟賞、

椒花頌

見元日

芝草頌

陳後主詔袁朗為芝草嘉蓮二頌。上嗟賞之、朗、樞子也、樞在陳宣帝朝。為右僕射、宋乾道中為史院編修。亦有姓袁名樞者。

碧雞頌

東漢西南夷傳。王褒祭金馬碧雞文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比唐虞、澤配三皇、

白兎頌

唐李邕事無大小必賛頌、如紫芝之白兎之類、皆為頌以獻、其辭多類俳優。

出師頌

東漢史岑字孝山。和熹時、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鄧騭將兵擊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因命岑作此頌。

籍田頌

見秘書郎。

遺愛頌

廣人為宋璟立遺愛頌。璟上言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耳。詔許停之。

中興頌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頌可與誰等。對曰。前世史岑之比。按漢有兩史岑、此史岑乃王莽末字子孝之史岑也。又唐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玄宗幸蜀。肅宗即位于靈武。元稹作大唐中興頌。

瑞石頌

見秘書省

練塘頌

潤州丹陽縣。有練湖。一名練塘。周廻一百二十里。唐永泰中、刺史韋損復修以溉田。李華作復練塘頌。按此塘納長山諸水。凡七十一流。

故宮頌

梁沈約齊丹徒故宮頌。聖祖神儀、克蹤漢烈。岳峻雄圖。沃

張武節。隆命既作。蜀略將騁。清渭走烽、濁河獻警、恃峭劍閣、憑深桂嶺。彝章奏闕。禮樂沉河。極壓傾構、引溺危波。物稱瑞。窮靈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拙軒頌

黃魯直頌。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杜子從此眼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上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封禪壇頌

唐玄宗東封還。詔張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誇成功。

朝覲壇頌

唐蘇頲字廷碩。從上封泰山。詔頲頌朝覲壇。

伯倫酒德頌

扃音嘗

晉劉伶字伯倫。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元之酒德頌

宋王禹偁字元之。作續酒德論。詩有六義。頌居其一。所以將揚德業。褒贊成功。美盛德之形容。以告于神明者也。觀乎伯倫之頌。異乎是哉。徒以先生大人放蕩為辭。似不知酒德之故。乃賡而頌之。

翠微宮獻頌

唐貞觀中翠微宮成。張昌齡獻頌闕下。

金鑾殿奏頌

唐玄宗召見李白于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

太清宮頌

宋李獻臣年十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遍入

紘旨弘

紘之句。帝嘉嘆。令赴秘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會聖宮頌

宋仁宗睠禾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乃大祖太宗真宗陵寢之所在也。宮成數年。未見臨享。歐陽脩時為西京留守。欲上一不惜屬車之費。無諭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故作此頌以獻闕下。

高邁燈頌

頌曰。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于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于大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成大炭頌

宋范成大云。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煖。既鉻被爐。又作炭頌。燔木不灰。化為精堅。是鍾至陽。維火之傳。雪霾六虛。氷塞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斡流化甄。尺壁寸

珠。罔功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燠既安。與之窮年。

清河頌

宋鮑昭字明遠。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昭乃作清河頌。

瑞雨頌

南北朝虞寄。餘姚人。荔弟也。少聰敏。及長。志于棲遁。嘗作瑞雨頌。武帝見之。謂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

甘露頌

梁芳林園甘露頌。福以德彰。慶以業皎。矧茲嘉露。因祥特表。翻潤星夕。流甘月曉。奇越彫氛。珍逾素鳥。至道伊融。太化期肇。

角集三十五卷終

鞉音桃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六卷

○箴

箴誡也。文心雕龍軒轅輿几以弼不逮即為箴矣

大禹聽箴

唐李密書。大禹鞉時聽箴規之美。白帖夏后氏命百官箴王闕故有虞人之箴詳見左襄四年。又唐穆宗好畋遊白居易獻虞人箴

高宗求箴

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人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按未人謂未治也

暬音薛

暬御箴

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以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

外戚箴

東漢桓帝時崔琦作外戚箴以諷梁冀。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鹿馬易形乎冀殺之。

君臣箴

唐杜希全封餘姚郡王將即屯獻體要八章以砭切時病帝嘉納之賜君臣箴一篇

師友箴

唐柳宗元以世之為人師者人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已又以戒人云

女史箴

晉張華字茂先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悠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虞人箴

左襄四年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于是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時晉侯好田故絳及之

少傅箴

傅亮為太子少傅箴曰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

縣令箴

唐古之奇作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民慢猛則人殘小惡無為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

轠音雷

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咈。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如清。不如不清。

楊雄酒箴

楊雄作酒箴諷諫成帝曰。酒客難法度之士。譬之于物曰。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纆徽。一旦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址纆徽井索也。鴟夷韋囊盛酒之器。滑稽圓轉不窮之狀。王于屬車。嘗載酒食。

日休酒箴

唐皮日休自戲曰酒士。自諸一酒民。蓋中性不能以自節。因箴以自警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于人。又自推食之性。不能自節。亦在夫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箴曰。寧能食我。不食于人。既食自食其身

清白箴

見刺史

元良箴

宋眞宗春秋高。未建儲君。衛尉寺丞陳執中。進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為言。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立王子昇為皇太子。作元良箴賜之。

大寶箴

唐張蘊古作箴畧云。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勿謂我尊而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

皇極箴

宋治平元年。知制誥祖無擇皇極箴。賜詔獎之。

贊道箴

唐李百藥作贊道箴以諷太子嬉遊。

承華箴

唐李義府作承華箴獻太子。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折。其害必彰。

丹扆六箴

唐穆宗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希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金華五箴

宋馮元。明道五年。為翰林侍讀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

光祿勳箴

楊雄箴云。經兆宮室。晝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衛。

符節令箴

東漢崔瑗作箴曰。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孫抃五箴

宋孫抃。眉山人。字夢得。嘗云。吾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一曰游箴。二曰言箴。三曰行箴。四曰好惡箴。五曰知名箴。

吳充六箴

見王府官

口箴

姚崇口箴畧云。室本無隱。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連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

心箴

（垠音寅）

范浚心箴。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于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今來。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呂祖謙官箴

呂祖謙。字伯恭。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夷簡五世孫。嘗考定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及文鑑行于世。

司馬光戒箴

誠實以啟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鄙。我廝操以去人之汙。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斡端切勿始于我。凡事毋俾有私于我。聖人每存心于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書問

（嚐音劉 忞音民）

事理發揮通諸人之嚐嚐者莫如言。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盡言不能以對面而後託書以傳焉。

此書問之所以不容無也。

伊尹作書

商書。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周公藏書

史記蒙恬傳。成王有病。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寓書子西

左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詒書子產

左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

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當面

蔡邕曰。相見無期。唯是書疏。可以當面。顏氏家訓。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叙心

文選。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少子誦書

韓書外傳。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為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于左袂。令誦習焉。

中涓受書

漢萬石君。初為中涓受書謁。

鴈足繫書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昭帝即位。與匈奴和親。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因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遣還。

鴿足繫書

張九齡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飛往投之。目為飛奴。

陳遵口占

漢陳遵為河南太守。嘗遣從吏。西召善書吏十于前。治私書。謝京師親故。遵凴几口占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又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

陶侃手答

晉陶侃為荊州。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通書陳湯

漢陳咸滯于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且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子公湯字。

與書伯符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曰。

如是之作。欲使孫郎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輕重得體

禰衡嘗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所作。皆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也。故文心雕龍曰。陳遵占詞旨意。合具禰衡代書。親疏得宜。

報答合宜

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引為行臺郎。對掌機密。時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來。日餘百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妻不寄書

東漢王良東海人。為司空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人也。故來受書。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歎息而去。

壻不開書

唐劉宴任權。濬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之節。

竟達空函

晉桓溫將以殷浩為中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始為疊紙

唐盧光啟受知于租庸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為一紙。朝

士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啟始。

拜讀父書

見子。

善效人書

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入成都。會善效人書。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悖傲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丁寧款密

見督府。

慰諭綢繆

吳質答曹子建書。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諭之綢繆乎。

音詞流暢

沈約宋書。徐湛之善于尺牘。音詞流暢。

文采委曲

曹植答吳季重書。得所來信。文采委曲。曄若春華。瀏若清風。

辭義高遠

韓退之答山人書。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于筆簡之辭義高遠。足下于故舊之道得矣

精爽飛越

劉超石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

家書抵萬金

唐王鍔父在沙場。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耳。杜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良訊代兼金

陸機詩。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

尺書咫尺

史記廣武君謂韓信曰。君若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師古注云。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

任書浮沉

見江投書。

授書嫌少

東漢嚴光傳注。侯霸使西曹侯子道奉書于嚴光。采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之。光曰。買菜乎。求益乎。

求書先容

摭言。唐大順中顧雲同羊昭業等脩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昭業求高逢休諫議書。為先容謁之。雲潛啟書閱之凡一幅。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龍尾道。並無一語及雲。雲嘆息而已。

納鞾

唐王鍔節度淮南。嘗得無名書。納鞾中。俄取他書焚之。異日因小罷。并以所告窮驗。衆以為神明。

投箱

摭言。唐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書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以文求序

杜牧之作李賀序。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書一道。曰。吾亡友李賀且死。以其文求序。

以詩代書

李白以詩代書答元丹丘。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書留綺窗前。開緘方一

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閒。長望杳難見。浮雲橫遠山。

青泥封書

東漢記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

采牋為書

見寵妾

喜見手迹

東漢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甚歡喜。皆如面譚

唐高祖曰。房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語。

勿報小紙書

晉何曾性奢侈。人以小紙為書。勅記室勿報。

每用小却字

晉人帖中。往往用小却字。其意猶言少退也。南史宋武帝紀。帝疾。召太子戒之曰。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少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答書百函

南史劉穆之與朱齡石。于齊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不廢。

枉書一束

杜工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父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

書有意理

蜀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書多情昵

唐段成式與溫庭筠等唱和往來書。輯為漢上題襟。大抵多是閨閫中情昵事。

不數附書

唐李翱答獨孤舍人書曰。所不數附書者。因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

不即答書

容齋隨筆。士大夫得交朋書。間有懶傲不肯即答者。嘗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絕惱嵇康索報書。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于答書。其來久矣。

不奏屬書

見試文。

悉焚請書

厚德錄。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被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關通書。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不展家書

宋侍講胡安定公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喫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遂出私書

王荊公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荊公。出荊公平日私書有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蓋荊公與京皆辛酉生也。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荊公矣。

書無日月

宋張文潛每見親友書無日月便擲于地更不復觀。

書避名諱

宋滎陽呂公希哲嘗言凡與交遊嘗聞其祖父知名于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于几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無書得薦

司馬公薦劉安世充館職謂安世曰光居閑足下問訊不絕及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通書得移

談圃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時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貿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欲見使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授府坐約商人曰汝必于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俱不敢發緘匿之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王之功多。

○露布

文心雕龍露布者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倚馬作

世說桓宣武北征鮮卑袁宏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王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云當令齒舌間得利觀此則露布在晉有之矣。

下馬作

後魏高祖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孔脩之耳。

書帛

晉王檄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于帛。

標竿

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出帛于漆竿之上名曰露布。

破蕭鸞

魏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鸞軍斬其將高法援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何為不作露布對曰臣頃聞王肅獲二三疋驢馬皆為露布臣在東觀每私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獲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

虞書注

破朱泚

唐兵部尚書于公異破朱泚收復京邑作露布曰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感泣失聲。

○檄

釋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為檄責狀

周末時穆公令祭公謀父為威令之辭以責狄人此為檄之始戰國時稱為檄。

為檄告楚

見報讎。

為檄諭蜀

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千餘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率即帥字）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令司馬相如作檄責唐蒙因諭巴蜀百姓以發卒之事非上本意。

為檄移梁

東魏高澄命軍司馬杜弼作檄移梁朝曰彼梁主者用捨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驚愚毒螫滿懷妄敢戒業

蹀競盈胸謬治清靜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鷇音寇）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蹯音煩）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作檄平蠻

（嶲音髓 顒音喁去聲）唐李夷簡從師劍南嶲州刺史王顒積奸贓致蠻叛去夷簡逐顒作檄諭禍福蠻落復平。

傳檄釋難

東漢韓馥見民情皆歸袁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嘗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討賊會橋瑁乃詐為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之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

檄告劉備

陳琳字孔璋初避難冀州袁本初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盍歸本初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檄召毛義

見縣尹。

馳檄發兵

朱泚亂崔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

草檄罵國

祖君彥負才嘗鬱鬱思亂及為李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後密敗王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矣答曰跖客可使刺由按君彥嘗在密幕下為檄州縣列隋煬帝十罪天下遂震動故曰為賊罵國。

檄讓高麗

唐李勣使元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萬頃乃譏其不知守鴨綠江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由是唐兵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于嶺外

檄斥武后

駱賓王初為徐敬業府屬為檄傳示天下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有才如此而使

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

薛收口占

薛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口占。辭若素搆。初不屬定。

玄齡立辦

房玄齡為秦王世民記室。出入十年。軍符表檄。駐馬立辦。文約理贍。初無草藁。

楯音忍

楯上檄

北史潁川荀濟曰。大丈夫楯鼻上磨墨作檄文。

囊中檄

唐楊再思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爾苦貧至此。但囊中有檄。爾無所事。幸留之。

作檄豪健

裴度表舒元輿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棒檄嗚咽

見兵制

輕重得體

東漢禰衡為黃祖作書檄。輕重疎密。各得體。

遠近咸從

唐鄭畋與涇源程宗楚。鄜延李孝恭等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國門。四方謂王室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從。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黃巢大懼。不敢西向。

檄如狼毒

弼音偪

唐王弘義再遷左臺侍御史。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懾。弘義輒自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

詫音咤

檄如雉走

唐杜牧平党項雉走檄書。遠近同至。

移檄黃巢

唐鄭綮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本州獨完。

移檄克用

盧汝弼為梁移檄于李克用。中有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版蕩。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

檄如飄風

李白送安西幕府。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檄如流星

李白古風。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夬音怪

山堂肆考字學第三十七卷

○書法

楊子曰。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說文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于竹帛之謂書。

取夬

周易上古。結繩以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葢取諸夬。

效奎

孝經援神契。奎主文章。蒼頡效象。宋均注。奎星屈曲象鉤有似文字之畫。

龍藏

史記。蒼頡。黃帝下臣。觀鳥跡篆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藏。注云。謂有文字。恐人書。故鬼哭龍藏也。

兎哭

淮南子曰。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注云。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趍末。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人所劾故哭鬼。一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故哭。

六書

伏羲氏命朱襄氏造六書。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八體

籀音宙

自蒼頡以降。書凡五變。曰古文。曰籀。曰篆。曰隸。曰草。秦燒

殳音殊

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取蒼頡形意。損益古文為大篆十五篇。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古文是也。二曰小篆。秦始皇時。李斯省篆籀之文。著蒼頡篇九章。本曰秦篆。世謂之玉筯篆。又謂之八分小篆。大篆小篆皆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其形鳥首雲脚。用題印璽也。四曰蟲鳥之形。施于幡信也。又曰傳信鳥跡書。五曰摹印屈曲其體。施于印章也。亦曰繆篆。六曰署書。宮殿題署是也。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禿筆題額。時謂之蕭籀。七曰殳書銘于殳也。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又曰文記笏。武記殳。因而製之銘也。八曰隸書。秦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于用篆

因減小篆。取便于隸佐。故謂之隸書。亦曰佐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

八分

八分書。漢時上谷王次仲督廥隸書為之。葢起于官獄多事。苟趨易簡。故無點畫俯仰之文。一說書有八體。蔡伯喈于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云八分。又蔡琰文姬嘗言。臣父八分書。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小篆二分。取八分。故云八分。又曰。皆似八字。勢有偃波。大抵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類篆。以篆筆作漢隸。即得之。

五合

凡書有五合。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狗知。二合也。時和氣

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反是則乖矣。

三品

張懷瓘書斷。書有十體。其優劣之差。為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五。妙品者九十有八。能品者一百有七。又書訣墨藪。張旭草書入神品。八分入妙品。隸入能品。

三具

書斷。魏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鄴都宮觀始成。詔仲將題署。御給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言若用張芝筆。左伯紙。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鶴頭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藁書。楷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塡書。草書。鴈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于六文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按鶴頭書。謂彷彿鶴頭也。漢初詔版所用。謂之尺一簡。

龍爪

王羲之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為一飛字。有龍爪形。後遂有龍爪書。又顏眞卿書。如蚕頭馬尾。

麒麟書

孔子弟子。感麒麟作麒麟書。

花草書

花草書。始于齊武帝。覩落英茂木為之

不以意參

凡字之體。不能齊一。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眞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皆由悟入

古人書法。皆由悟入。若長史之觀舞劒。常公之錐畫沙。是也。

科斗

高陽氏作科斗書。

鍾鼎

大禹作鍾鼎書。

鋒鋩圭角

凡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鋩。露鋒鋩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

形質性情

凡眞書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書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縱橫牽製謂之使。鉤環盤紆謂之轉。向背得宜謂之點畫。

疎瘦拘束

王獻之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拘束如嚴家之餓隸其枯樹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雖羇羸而不放縱（槎枿音茶業）

勁健肥厚

東軒筆錄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後變為肥厚元和中沈柳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妙絶一時行草亦主肥厚李昌式不免于重濁山谷嘗論三家法以為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禪縛律

詳雅緜密

夫書貴注意詳雅起發緜密一字須數體俱入一紙須字

字意殊若紙強筆弱筆弱紙強強弱不等則蹉跌矣

飄揚嚴重

東坡題細字蓮花經真書難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寛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怪卷之盈握涉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皆廢乃知蝸牛之角可戰蠻觸棘刺之端可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心正氣和

凡書在心正氣和心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必顛仆

掌虛指實

用筆之法指實則筋力均平掌虛則運用便易黃山谷云學書欲先知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廻腕掌虛指實以無

名指倚筆則有力

姿儀雅麗

郭忠恕書法苑李嗣真論右軍書格不同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研者也

骨氣深穩

東坡集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

宜相附麗

書有附麗之法謂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起起枝飲勉之類凡有文欠之旁者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

宜先筋骨

凡初學書者宜先筋骨筋骨未立肉何所依故曰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又曰稜骨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字有態度心之暢也

應副相稱

書有應副之法謂字之點畫踈者彼此映帶故必得應副相稱而後可如龍詩讎轉之類必一畫對一畫相應又相副也

姿態橫生

張欽夫跋東坡帖。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

傳寶百世

宋張安國跋山谷帖。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

自成一家

湖山小錄。宋陳堯佐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徤。為方丈字。謂之堆墨八分。

促小放大

說文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使大。自然寬猛得所。又曰。橫則

如長舟之截小港。直則如春笋之抽寒谷。

離方遁圓

書斷。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盛行于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又云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

漢試吏

漢初以六體書試吏。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篆。六曰虫書。又王莽使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為六書。

唐取士

唐人以書判取士。故士大夫字畫勻整齊容。類有科舉氣習。顏魯公干祿字書。是其證也。

小心布置

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銳情臨倣

唐貞觀永徽中。虞世南。褚遂良。以書專門。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稷銳情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

遒音酋

不擇紙筆

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又問孰與歐陽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良大喜。

不盡臨摹

初學之士。所資臨摹者。蓋節度其手。易于成就耳。對書謂之臨。覆書謂之摹。夫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失古人筆意。而多得古人位置。故臨書易進。摹書易忘。黃山谷又云。古人學書。不盡臨摹。惟多張古人法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矣。

筆趣欲飛

蕭引字叔休。善書。為時所重。陳宣帝嘗批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筆跡遒妙

蔡有鄰。濟陽人。善八分書。始猶拙弱。至天寶中。遂精妙。湘衛閒多其筆跡。

枕中竊訣

羊欣筆陣圖。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訣于父枕中。竊而讀之。父因與之。不旬日。書便大進。

被中畫腹

王紹宗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將由水墨積習耳。當精心率意。虛神空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世南。以不臨寫故也。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家雞野鶩

晉庾翼。字稚恭。少時與王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内外崇

翼大不平。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雞。學野鶩。皆學右軍書。或云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以為伯英復生。

（猊音泥）

怒猊渴驥

唐徐浩嘗書四十幅于屏。八體皆滿。世狀其法。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如百鈞弩

志林。魏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過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發。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筆法也。

如五朵雲

見寵妾。

仲將懸櫈

晉太元中。新成太極殿。謝安欲使王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以常仲將懸櫈題榜語之。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按魏明帝立凌雲觀。誤先釘榜。以籠盛常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既下。鬚鬢皓然。還語子弟。宜絕此法。

子雲停舟

梁書。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于渚側候之。子雲遣問。答曰。侍中尺

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跡。子雲乃為停舟

（悖音孛）

凡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子雲性悖。自非答餉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李衛流涕

羊欣筆陣圖。王羲之學李衛夫人書。夫人見其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墨藪云。羲之初學李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日月。按李衛夫人者。本姓衛。乃尚書郎李充母。故自稱李衛。

鍾繇椎胸

常續墨藪。鍾繇見蔡邕筆法。椎胸三日。因以嘔血。一作繇

見韋仲將筆法于仲將座上。椎胸三日。

印泥畫沙

墨藪。唐張長史旭與褚河南論書曰。凡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初不悟其意。後于江岸。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實藏鋒也。

遊天戲海

書斷。鍾繇書如雲鵠遊天。羣鴻戲海。王羲之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張之書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蔡邕書骨氣洞達。如有神助。蕭子雲書如危風阻日。孤松一枝。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王獻之書如河間少年。皆悉充悅。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王僧虔書如王謝子弟。縱不端正。然爽爽有一種風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

羲之書几

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一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惋累日。

獻之書裙

羊欣字敬元。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此彌善。

題會稽紙

庾翼家有王右軍書。每紙背翼題云。王會稽六紙。故劉禹

錫寄柳子厚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

印貞觀字

唐太宗求書。凡得王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以貞觀字為印。其草迹。命褚遂良（[illegible]）書小字以影之。開元五年。玄宗又書開元字為印。

為道士寫經

山陰道士好養鵞。王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道士云。為我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寫畢。籠鵞而去。

為老嫗書扇

王羲之在會稽山。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羲之因書扇各作五字。姥初有慍色。羲之語姥曰。道是王右軍字。可索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請書。羲之笑而不答。

元和腳

柳子厚酬劉禹錫家雞之贈。日月臨池弄小雛。還思寫字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姜芽斂手徒。柳家謂柳公權也。公權在元和中甚有書名。元和腳者。言公權字變新樣。而腳則元和也。

元祐腳

宋陳後山詩集。徐清字靜之。蓬萊女官也。下西里王氏。詩效謝體。書效黃魯直。妍妙可喜。陳後山詩。蓬萊仙子補天

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斋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

黄山谷在元祐中有書名

傳智永法

（瓮音壅）

虞世南同郡釋智永乃王右軍七代孫其第五子徽之之後也善學右軍書所居吳興學處積有禿筆十八甕世南因而師焉究極其法為世祕受

變右軍體

唐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王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播于夷狄彼觀其書謂其容貌魁梧耶按詢形體公麼故上云又詢子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使希父跡數

年大進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鑿垣貯書

唐王涯居永寧里蓄名書畫以金玉為匣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祕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其書

發壙取書

筆談舊傳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唐太宗聚二王墨迹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云太平公主以偽本易之不曾入壙

（壙匡上聲）

玉匣藏書

尚書故實唐太宗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二尺為軸寶惜者蘭亭序為最嘗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序將去遂以玉匣貯藏昭陵後為郭崇韜所發復入人間

織袋盛書

法書苑太平公主愛王右軍所書樂毅論則天與之以織袋盛置箱中及籍没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捜取嫗驚懼投之竈下

紙田墨稼

劉氏小說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儁答曰紙為良田筆為鉏耒墨為稼穡義理為豐年

筆刀硯城

（矟音朔）（鍪音謀）

王羲之題李衛夫人筆陣圖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欲學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但得點畫耳

筆意灑落

宋范至能跋司馬温公帖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灑落欹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温公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況于親炙之者乎

字體新麗

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朱元晦跋云。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郎君遺賣

劉賓客嘉話。王内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尚書公寳愛有年矣。有張姓者。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觀。未嘗借人。後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遺賣耳。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

外甥相求

東坡因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作詩云。文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

君謨態度

宋蔡襄。字君謨。山谷題其書云。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張欽夫跋云。端明書如禮法之士。感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曼音萬）

曼卿筋骨

范文正公祭石曼卿文。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寳為人物。按顏謂真卿。柳謂公權。

好荊公書

朱元晦云。先君子自少好學荊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詠

作者率能辯之。

（芾音弗）

愛米公書

宋米芾。字元章。少負英聲。前輩鉅公。皆器重之。東坡尺牘云。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今真見之矣。高宗天縱日躋。雲章洛畫。獨愛元章平生篆隸真行草書。分為十卷。刻于石。稱其書如風檣陣馬。沉着痛快。當與鍾王抗衡。朱元晦跋米帖云。天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驟之節。要自不妨痛快。子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深得家法。

親書大字

朱子語錄。石曼卿有詩云。仁者雖無敵。王師却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某舊嘗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筆力遒勁。極可寶愛。

善寫細字

江南野史。應同善書細字。微如毛髮。嘗于一錢上寫心經。粒蔴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文淵欲學伯高

東坡題陳隱居書後。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其間[illegible]之書如二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東坡以為學[illegible]馬文淵所謂願學龍伯高之為人也。

李密未見秦王

宋楊廷秀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某學書最晚。雖偏參諸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楷書

漢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書。

王羲之八法

趯音踢

法書苑。王逸少工書十五年。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八法。謂側勒努趯策掠啄磔是也。

歐陽詢八訣

唐歐陽詢八訣。謂丶如高峰之墜石。乚如長空之新月。一如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如嶺松倒折落掛石崖。㇆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截斷之角。乀如一波常三過筆。

筆迹雄強

仇池筆談。五代楊凝式筆迹雄強。往往與顏行相上下。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二人書。不知宋寒李俗。殆浪得名耳。惟蔡君謨資格既高。當為本朝第一。

點畫遒勁

䛒音證

澠水燕談。錢若水言唐陸希聲得筆法凡五字。擫押鉤格抵是也。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以授沙門䛒光。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又宰相刁衎言江南後主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希古亦得之。而所書為一時之妙。

度越諸家

黃山谷集。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出其右。所以度越諸家。無轍跡可尋。可謂入筆墨三昧。

獨步當世

澠水燕談。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為能取譬。

書得于心

筆談。書之神韻。雖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凡字須要均平。若筆畫多寡相遠。不可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吟字是也。寡在右。則取下齊。知字是也。

書稱其貌

志林。歐陽詢貌寒寢。敏悟過人。其書勁險厲正。稱其貌耳。是知凡書。象其為人。

多肉微骨

墨藪。王逸少曰。凡字多肉微骨。謂之墨猪。

叉手竝腳

筆錄。李後主云。顏魯公書。端勁有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竝腳田舍漢耳。

○草書

漢元帝黃門令史游。為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簡

略書之。照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漢俗所尚。遂以流傳。本草創之義。謂之行草。欲取篇名。以別今草。故謂之章草。或謂章帝時杜操崔瑗崔寔皆稱工書。帝愛其書。令上表亦作草。故曰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伯英之法。兼乎行書。謂之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遊絲之草。宋蔡襄為飛草。謂之散草。劉德昇因隸法掃地。而眞幾于拘。草幾于放。故小變其法。不眞不草。謂之行書。兼眞謂之眞行。帶草謂之草行。郭忠恕法書苑。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辦素食。言其難卒置也。故伯英下筆必為楷。則曰匆[illegible]不暇草書。然東坡志林則曰。眞生行。行生草。眞[illegible]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草聖

東漢張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家中衣帛。必先書而後染練。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伯英草書。氣脈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善草書。惟一筆一行而已。

草賢

談苑。東漢崔瑗。字子玉。駰之子。善章草。謂之草賢。

王羲之以章草答庾翼。翼歎服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後失之。今見王書。神明頓還舊觀。

公權三番

唐柳公權。字誠懸。嘗召至御前。書紙三番。作眞草行之[illegible]。文宗嘗與公權聯句。帝命題壁。字徑率五寸。帝曰。鍾王[illegible]以尚也。

衛恒四體

晉衛恒。瓘之子。工草隸。為四體書。

懷素三昧

國史補。唐長沙僧懷素。自言得草聖三昧。

得筋得骨

晉衛瓘。字伯玉。索靖。字幼安。俱為尚書郎。俱善草書。人[illegible]一臺二妙。二人皆學張伯英書。瓘得英之筋。靖得英之肉

工瘦工肥

南昌集。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illegible]又鍾繇與胡昭。竝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

取燥取險

凡作楷。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兼。以潤取研。[illegible]燥取險。墨濃則筆滯。滯則筆枯。

得法得神

唐張旭。蘇州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illegible]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為神。不可復得。世號張顛。嘗自

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及聞鼓吹而得筆法又觀公孫大娘舞劒器而得其神。後人論書得其法者。惟崔邈顏眞卿云。東坡志林。古人書法。皆有所自。張長史言觀舞劒器而得神。雷太簡言聽江聲而法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殆非誣也。

風送雲收

法書苑張旭草書。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鄭虔草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釋亞棲草書。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煙霏霧結

翥音註

王逸少草書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狀如斜而反正。

老人陳牒

張旭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乞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筆勢奇妙。欲以家藏耳。因問所藏書。老人出其父所藏。旭視之嘆曰。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寒士致簡

有寒士與張旭為隣。數致簡得其報章。遂鬻于市。因以致富。

筆法驚龍

羲之善草隷。論者稱其筆法。飄若游雲。矯若驚龍。

筆鋒殺兎

李白草書歌行。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

將以暢志

陸羽撰懷素傳懷素疏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廊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蕉葉萬株以供揮灑。

俱得傳名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眞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中書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

春蚓秋蛇

梁蕭子雲擅名江表。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千兎之翰。無一毫之筋。窮萬谷之波。無半分之骨。以茲補美。非濫名耶。

旱蛟毚兎

毚音讒

歐陽詢貞元初為太子率更令。嘗書千文。周越題云。所謂如旱蛟得水。毚兎走穴。信不虛耶。

一筆環寫百字

唐呂向字子回。工草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髪然。世號連綿書。

一紙令書八字

談苑。翰林院自五代以來。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太宗即賜筆札求善書。許自言。首得蜀人王著。即召為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令書六字至一字。皆極遒勁。自是書體一變。粲然可觀。

前緩後急

凡草書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形勢體狀。如龍如蛇。意相鉤連。莫令間斷。仍須簡略為上。不貴煩冗。

左規右矩

黃山谷與党伯舟書。大槩楷法。欲如快馬所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頗自矜夸

三輔決錄。趙襲為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稱于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按伯度。操字。子玉。瑗字。趙襲字元嗣。羅暉字叔景。

各有變態

凡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以意傳薛稷

唐魏徵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以書問東坡

東坡志林。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鷓哥嬌。（[illegible]）能言。不過數句而已。後十八書稍進。問僕曰。比舊日何如。僕答曰。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言。有公在乾侯之意。

龜龍所見

趙壹非草書云。草聖之興。上非天象所出。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末官書煩冗。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趣急速耳。今之學者。不思其簡易之指。直以為崔杜之法。龜龍所見也。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不暇息。晝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黑。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効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

江山所助

黃山谷自作草聖後。余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

不治他技

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發之。故其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

不踐古人

東坡評草書。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是平時有意于學此弊之極。遂至于周越仲翼。無足怪也。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筆迹雄傑

楊風子善草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風以心疾致仕人號楊風子。

筆法俊快

東軒筆錄本朝尚書郎周越以書名天聖景祐間然筆法軟俗無古氣梅堯臣作詩閑淡無味時蘇舜欽善為健句而草書尤工嘗曰吾不幸寫字為人比周越作詩為人比梅堯臣良可嘆也。

○篆書

衛恒四體書勢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魏晉以還篆文遂盛郭忠恕法書苑曰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龜文龍鱗

雜記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跱鸞停。

跱音雉

釵頭鵲足

法書苑竇泉小篆贊曰釵頭屈玉鵲足垂金。

變科斗文

史記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文以為大篆李斯變蒼頡篇取籀省文謂之小篆。

蝎與蠆同

得蝸匾法

湘山野錄江南徐騎省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嘗在畫中耳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蝸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蝸匾法非老筆不能按篆法匾者謂之蝸匾徐鉉稱為老手石鼓文是也韓愈有石鼓歌歐陽永叔有跋石鼓文。

象形

剪刀篆常誕所作象其形也。

垂脚

小篆俗皆喜長太長則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不過三分有三脚當以正脚為主餘略收短如脩脚可也若生甘之等字卻以上出為脚如

草木之為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本於務光

薤葉篆書本務光之法垂枝濃直以小篆書之按務光堯時人嘗作倒薤之書。

始於衛瓘

柳葉篆始于晉衛瓘。

書章表

垂露篆點綴輕而象露之垂漢曹喜以書章表。

觀星象

瓔珞篆始于劉德升觀星象為之。

方圓流峙

唐李陽氷上李大夫論古篆。陽氷志在古篆。殆三十年。想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旁模刻而已。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人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于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

勁健端妙

法書苑。釋無惑。同安人。為翰林待詔。善小篆。勁健端妙。士大夫藏以為寶。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等。皆江東人。雖稱善篆。弗能及也。

玉筋

唐舒元輿篆志。秦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更八姓。無有出其右者。趙郡李氏子陽氷。生皇唐開元天子時。獨能窮入篆室。隔一千年。而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寶。瑞吾唐矣。又陽氷篆字。人不能及。號書中虎。又號筆虎。

氷或作凝

金剪

續仙傳。唐司馬承禎。字子微。善篆書。別為一體。號金剪書。

邽音圭

〇隸書

秦下邽人程邈。字元岑。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在獄覃思十年。易小篆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大喜。免其罪。用為御史。

竹簡寫尚書

尚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乃為隸文。更以竹簡書之。

絹素寫文選

唐裴行儉工草隸。中宗嘗給絹素。詔寫文選。秘愛其法。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與虞世南耳。

刻蔡邕書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刻于石碑。碑始立。觀視及寫者。車千餘輛。擁塞街巷。

變右軍法

王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論者曰。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不答。曰。人那得知也。

通眞世南

法書苑。唐太宗學虞世南隸書。每難于戈法。一日書戩字。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徵。曰。朕學世南書。似盡其法。卿看之。徵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所可擬。抑觀

聖作。惟戩字戈法逼眞。上深嘆其無識。

超踰子敬

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惟字跡超踰子敬。而器雅尤覺過之。子敬。王獻之字。

○飛白

飛白者。東漢左中郎蔡邕所作。靈帝嘉平中。詔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歸田錄。白通作帛。凡飛帛。以點畫象物形。惟點最難工。一說字大而輕微。故謂之飛白。

題宮

飛白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殿。㕘法于八分。窮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又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亦勁大。字輕微不漏。故名飛白。

書寺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又帝謂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又張延賞于江南。得子雲壁書蕭字一匾。以歸洛陽。授張諗。諗置之脩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屈顧寶先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頗自矜其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賜戴至德

唐高宗為飛白書。出賜戴至德曰。汎洪流。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

登牀而得

唐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于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眾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御床。故東坡詩。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搢笏以觀

宋范蜀公東齋記。嘉祐間。上召群臣天章閣下觀御書。閱御物。上親作飛白書。令左右搢笏以觀。

四字賜蘇易簡

見翰林承旨。

二字賜李唐卿

宋仁宗至和中。有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絕。又出三百點之外。

榮光屬天

歐陽脩作仁廟飛白書記。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為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必賜書之所在也。

輕雲蔽月

東坡作文與可飛白賛。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後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畫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翩翩乎其若長空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今乃知之。則余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

山堂肆考謚法第三十八卷

○制謚上

史記。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名謂謚號也。

已死定謚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將葬制謚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牧野。終將葬。乃制謚。

無爵不謚

禮郊特牲。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云。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為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暴貴不謚

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易名

禮檀弓。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貞惠

禮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注云謚以尊名為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

追謚文宣

唐惠要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五年追謚至聖元加謚大成曰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朝因之至嘉靖間改為先師孔子

加謚昭烈

唐上元元年尊太公望為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武成王

謚父曰成

左文元年楚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謚君為共

左襄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已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既卒子囊議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婦人加謚

穆天子傳盛姬卒謚為淑人此婦人謚始此

太子加謚

晉太子申生卒晉人謚為恭太子謚始此

太后加謚

漢世母后無謚高祖尊先母為昭靈夫人尊高后為昭靈后至明帝尊陰太后始建光烈之稱然猶未以謚名也其後母后止有二謚至宋仁宗時劉太后崩謚莊獻明肅則母加四謚自此始矣

公主賜謚

楊侃職林唐貞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謚莊穆則公主謚自此始及考唐高祖女平陽公主起兵參佐已謚為昭

齊高帝女妻沈攸之子文和已謚為興憲則公主賜謚又非自唐安始矣

岐王贈謚

唐岐王範卒玄宗贈謚惠文太子史斷云範乃玄宗之弟而是時官又為太子傅顧以太子謚之顛倒不倫一至于此

寧王追謚

唐宋王名成器後改封寧王名憲開元二十九年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于我為皇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代宗時又追贈曰齊王

趙成子

晉趙夙生衰。衰字子餘。諡成。衰生盾。盾字孟。諡宣子。豐舒問于賈季曰。衰與盾孰賢。對曰。衰冬〻之日也。盾夏之日也。

趙文子

趙武。盾之孫。莊子朔之遺腹子。為晉大夫。薦白屋之士六十家。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諡文。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

魏莊子

犨音抽

晉魏絳。犨之子。事晉悼公為正卿。言和戎有五利。公說。鄭人獻女樂。公以其樂之半賜之。絳于是始有金石之樂。諡莊子。莊子子舒。諡獻。

范文子

晉范文子。名士燮。武子士會之子。諡文。鄢陵之戰。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文子之子士匄。諡宣。宣子之子士鞅。諡獻。世為晉上卿。

匄音蓋

呂武子

晉呂錡。諡武。錡之子相。諡宣。悼公卽位。使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于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此言呂武子有大功。而其子孫無在顯位者。故以宣子佐下軍。賞其功云。

韓宣子

晉韓起。諡宣。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欒武子

晉欒書。諡武。成公三年伐齊而歸。公勞之。對曰。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卞莊子

莊子。魯下邑大夫。性好勇。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及母死三年。魯興師。莊子請從。見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二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諡莊。

智莊子

晉智季。諡莊。卽荀首也。莊子之子智罃。諡武。武子之子智盈。諡悼。世為上卿。悼子之子智躒。諡文。文子為下軍佐。文子之子智瑤。諡襄子。是為智伯。韓魏趙滅之。三分其地。

躒音立

孔文子

左哀十一年。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

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于仲尼。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奔。衛人立遺。文子使室孔姞。按遺疾之弟孔姞。卽文子之女。疾之妻也。文子謚文。

孟穆伯

魯桓公之子慶父。生公孫敖。敖謚穆。穆伯生二子。曰穀曰難。敖聞周内史叔服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按穀卽文伯。難卽惠叔。

陳文子

齊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謚文子。左襄二十三年齊

莊公將伐晉。陳文子見崔武子。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

臧僖伯

魯孝公子彄。食采于臧。是爲僖伯。子孫因以爲氏焉。僖。彄謚也。僖伯諫觀魚事。見總諫官。

臧哀伯

左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魯大夫臧哀伯諫。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按哀伯名達。僖伯之子。謚哀。哀伯子伯餅。不

顯。

孟獻子

魯大夫仲孫蔑也。謚獻。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石爲富。獻子卒。莊子年少嗣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于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獨能不改父之臣與政。仲尼所以爲難也。莊子名速。

孟僖子

左昭七年三月。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

屬音燭
說音悅

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叔。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按孔子。殷湯之後。故曰聖人之後。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故曰滅于宋。說。卽南宮敬叔。何忌。卽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也。懿子之子名彘。一名泄。卽孟武伯。武伯之子名捷。卽孟敬子。

臧文仲

文仲名辰伯鉼之子諡文哀伯之孫也世爲魯大夫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宋公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十八年冬饑文仲言于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士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按文仲子曰宣叔

臧武仲

家語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焉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按武仲不容于魯者謂其先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後如防請後既立臧爲復致防而奔齊是也不順不恕者謂季孫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不可而止又訪于武仲乃爲立之是廢長立少豈順事

而恕施者乎此事詳見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名紇諡武宣叔之子文仲之孫

叔孫穆子

魯桓公子叔牙生茲號叔孫氏其後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武叔叔孫輒皆其後也魯卿有叔孫穆子名豹諡穆乃得臣之子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鮒求貨于穆子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曰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難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楚子乃赦之

鮒音付

公孫成子

公孫僑字子產諡成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壞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宣子說乃輕幣

季文子

季孫行父魯桓公第四子季友之孫歷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諡文子文子子宿諡武子武子子紇諡悼子悼子子意如諡平子平子子斯諡桓子桓子子肥諡康子世爲魯正卿

甯武子

左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名俞卒諡武

蕭文終

蕭何（[illegible]）沛人以刀筆吏事漢高為丞相封酇侯鎮國撫民為功臣首卒諡文終。

張文成

張良字子房其先為韓人道遇沛公遂屬焉運籌決策為帝者師封留侯卒諡文成長子不疑嗣為侯次子辟彊年十五為侍中。

曹懿侯

曹參沛人初以中涓從漢祖起兵遂為相國治尚清靜與民休息封平陽侯卒諡懿子窋為中大夫次子時時子襄皆尚公主。

陳獻侯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以魏無知薦事漢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太后崩又能與太尉合謀誅諸呂定社稷為左丞相封曲逆侯卒諡獻子共侯買代侯卒子簡侯恢代侯又卒子何代侯坐略人妻棄市國除。

周武侯

周勃其先卷人後徙沛以織薄曲為生從高祖定天下諸呂欲作亂與陳平合謀卒安劉氏封絳侯食邑八千二百八十戶文帝立拜丞相卒諡武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條侯續絳侯後。

樊武侯

樊噲沛人以屠狗為業從高祖起豐攻下沛屢著戰守功鴻門之宴又能擁盾直入脫立于危急存亡之秋封八百戶賜爵列侯世世勿絕食舞陽又號舞陽侯後高祖病甚或云噲黨于呂氏待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帝怒遣陳平至軍中斬之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勃二人以噲為帝故人又呂后弟嬃之夫斬之恐後悔因執噲詣長安至則帝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及卒諡武侯。

嬃音須

灌懿侯

灌嬰睢陽販繒也初從漢高立戰功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後與絳侯等共立代王為帝益封三千戶拜太尉繼絳侯為丞相歲餘卒諡懿侯。

張文侯

張蒼陽武人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後歸漢繼灌嬰為丞相任人為中候大為奸利文帝讓蒼蒼遂以病免卒諡文侯初蒼父長不滿五尺及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

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

申節侯

申屠嘉、梁人、初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籍、遷為隊率、後有功、代張蒼為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未幾、以晁錯穿門南出之事、未及先請、而反為錯所賣、遂歐血而死、諡節侯、子共侯蔑代、卒、子侯去病代、又卒、子侯臾代、坐罪國除、

石恬侯

石慶、萬石君少子、初為齊相、舉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國大治、元狩元年、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為丞相、封牧丘侯、後以不能任職乞歸、諡恬侯、

霍景桓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為天子侍中、善射騎、以斬首虜功封冠軍侯、又為驃騎將軍、益封萬七千七百戶、卒諡景桓、父中孺、異母弟光、

霍宣成

霍光、字子孟、擁昭立宣、功在社稷、封博陸侯、卒諡宣成、子禹、

衛烈侯

衛青、平陽人、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而生青、青凡七出擊匈奴、立大功、封長平侯、益封八千七百戶、三子伉、不疑、登皆封侯、

金敬侯

見賤士、

張敬侯

張安世、杜陵人、湯之子、大將軍霍光以安世自武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為衛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封富平侯、卒諡敬、子三人、千秋、延壽、彭祖也、

魏憲侯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地節中拜相、以嚴毅總職、甚稱上意、與丙吉同心輔政、封高平侯、卒諡憲、

丙定侯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及為丞相、知大體、好禮讓、郎掾吏有罪、終無所案、封博陽侯、卒諡定、子顯以有罪削爵、孫昌復襲祖爵、

鄧元侯

鄧禹、南陽人、字仲華、更始時、劉秀持節河北、禹杖策追及于鄴、因進延攬英雄之策、輔成帝業、遂為東京元功、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卒諡元、禹內行純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趙壯侯

趙充國、字翁孫、上邽人、沉勇有大略、漢武朝拜車騎將軍、元康初年七十餘、上屯田十二策、平西羌、封營平侯、卒年八十六、諡壯、

馮節侯

馮異字公孫。佐漢光武中興。拜征西將軍。賜璽書曰。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亦何異哉。謚節侯。

楊文父

處士楊厚新都人。少傳父統業。東漢順帝時。徵至長安。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憲以消災異。累官侍中。拜議郎。後稱病歸。教授門生三千餘人。卒年八十二。鄉人謚曰文父。

楊文烈

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司空楊賜卒。初賜餼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至是復以司空薨。謚文烈。祖震。父秉。

王忠侯

漢哀帝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丞相新甫侯王嘉封還詔書。極論賢為佞幸之臣。不當傾爵位以貴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上怒。詔嘉詣獄。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忠。

黃忠侯

黃瓊。東漢江夏安陸人。字世英。永建中。被徵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與周舉同時輔政。名重朝廷。封邟鄉侯。卒謚忠。

謚文範

陳寔字仲弓。東漢桓帝時為太丘長。修德清靜。民賴以安。卒謚文範先生。

謚忠武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寓居南陽隆中。漢建安中。徐庶稱為臥龍。劉備三顧草廬而後起。佐備跨有益州。策為丞相。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誠識治之良才也。封武鄉侯。謚忠武。子瞻。以戰死。

關繆侯

蜀關羽字雲長。斬顏良。降于禁。威鎮華夏。拜前將軍。封壽亭侯。假節鉞。稱萬人敵。為世虎臣。卒謚繆。

張桓侯

蜀張飛字翼德。雄壯威猛。義釋嚴顏。有國士風。拜右將軍。封西鄉侯。卒謚桓。

羊成侯

祜音戶

羊祜字叔子。泰山平陽人。續之孫。蔡邕之外孫。晉武帝時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在軍中。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加征南大將軍。鉅平侯。卒謚曰成。

傅剛侯

踊音勇

傅玄字休奕。晉武帝時。為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貴游震懾。臺閣生風。封清泉侯。卒謚剛。

何孝公

何曾。字潁考。夔之子。陽夏人。厚自奉養。過于人主。及卒。博士秦秀謹按謚法。宜謚繆醜。晉主策謚曰孝。按曾好學博聞。性至孝。自少至老。夫婦相見如賓。無聲色嬖倖之好。入晉累官太宰侍中。然性豪奢。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命取其食。視之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

賈武公

賈充。字公閭。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晉泰康中卒。博士秦秀。以其奸回紈逆。請謚以荒。帝更曰武。

卞忠貞

卞壼。濟陰寃句人。字望之。父粹。字玄仁。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壼弱冠有名。官至尚書令。與庾亮同心輔政。及蘇峻犯順。壼背癰新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相隨赴賊。同時遇害。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峻平。追贈侍中。謚忠貞。

何忠肅

何無忌。晉東海郯人。為太學博士。後為廣武將軍。桓玄簒位。與劉裕等起義兵。戰走桓玄。以功封安成郡開國公。後與盧循戰失利。握節而死。謚忠肅。

劉元公

晉劉弘。字和季。有幹略。為荊州都督。封新城公。卒謚元。

陶桓公

陶侃。字士行。三國吳武威將軍丹之子。晉明帝太寧中。都督荊襄等州軍事。成帝咸和中。拜太尉。封長沙公。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至是疾篤。上表遜位。歸長沙。薨。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次子瞻。瞻子宏。宏子綽。綽子延壽。嗣為長沙公。

王文獻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少有鑒識。佐晉元帝中興。號為仲父。永寧初。進位太保。封始興郡公。卒謚文獻。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謝文靖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晉穆帝升平中。桓溫請為征西司馬。孝武寧康中。總中書。會符堅入寇。舉姪玄為將。卒成淮淝之捷。太元中。錄尚書事。加太保。封建昌公。謚文靖。兄奕。弟萬。子琰。

王宣簡

王肅。字子雍。北魏臨沂人。涉獵經史。頗有大志。初仕南齊。奔魏。除輔國大將軍。屢立戰功。遷楊州刺史。清身好施。家無餘財。封安國侯。謚宣簡。

蔡宣穆

（顗音以）蔡興宗。劉宋考城人。廓子。為僕射。初子業之世。表顗求出為雍州刺史。興宗。顗舅也。時以為荊州長史。辭不行。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謀夕。興宗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及子業被弒。子勛舉兵潯陽。明帝平之。其懼禍遠出者。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興宗之先見。謚宣穆。

高文公

北魏高允。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卒年九十八。封咸陽公。贈司空。謚曰文。

萧嚴公

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車騎將軍萧獻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封永昌侯

卒謚嚴。

王文憲

王儉字仲寶。袁粲曰。此兒雖小。已有棟梁之器。仕齊領吏部。封南昌公。及卒。禮官欲謚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啓上曰此謚自宋以來不加異姓。因改謚憲。

王文中

王通。龍門人。字仲淹。西遊長安。見隋文帝于太極殿。奏太平十二策。不報。退居河汾。教授生徒。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弟凝。字叔恬。子二。福郊。福畤。孫三。勔。勮。勃。

虞文懿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外謹儒而中抗烈。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興顧野王。唐太宗朝。為弘文館學士。後以銀青光祿致仕。封永興公。謚文懿

趙昭夷

唐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略。如隱者之操。及卒。其友魏元忠。宋之問。崔璩等。謚曰昭夷先生。

魏文貞

魏徵。字玄成。唐貞觀初。拜諫議大夫。上或引至臥內。訪以天下事。徵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柳芳以為三代遺直。進守秘書監。參預朝政。封鄭公。謚文貞。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

高文獻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少敏慧。隋薛道衡等。皆與為忘年交貞觀中。拜右僕射。封申公。卒謚文獻。六子。惟履行。審行。眞行。為有名。

李貞公

唐初李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屢諫建成昵近小人。不聽乃乞骸骨。唐主曰。知公眞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貞觀中。進位太子少師。封新昌公。卒謚貞。

杜襄公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邁。負大節。高孝基謂其當為棟梁用。房玄齡謂為王佐才。太宗即位。進右僕射。與玄齡共筦朝

政。房善謀、杜善斷。故唐世稱賢相者。必曰房杜。如晦封蔡國公。卒諡襄。子覯荷俱貶、弟楚客位工部尚書。

王懿公

王珪字叔玠。唐太宗朝爲諫議大夫。嘗令品藻人物。當時以為確論。封永寧公。卒諡懿。

李懿公

李大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封武陽公。後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止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而已。諡懿公。

房文昭

房玄齡字喬。幼警敏。年十八舉進士。高孝基見之。謂為國器。貞觀初與杜如晦同為僕射。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引拔士類。常如不及。加太子少師。封梁公。諡文昭。子遺直遺愛皆不才。

尉忠武

尉遲恭字敬德。以字顯。唐武德初。秦王引為右府參軍。論功為第一。封吳國公。改封鄂國公。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諡忠武。

裴恩公

裴行儉字守約。唐高宗時為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時稱裴馬有知人之鑒。封聞喜公。諡恩。子光庭開元中拜相。

婁貞公

婁師德。周武后時同平章事。沈厚寬恕。犯而不校。又能知人。密薦仁傑。雖謂盛德長者可也。及其出將河隴。前後丘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況當羅織紛紜之時。而師德又為將相。獨能以功名令終。其過人也遠矣。卒諡貞。

李景武

李靖字藥師。京兆人。姿貌魁奇。嘗謂所親曰。大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耶。其舅韓擒虎謂其可與語孫吳。牛弘謂其有王佐才。唐貞觀中出將入相。封衛國公。諡景武。

狄文惠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嗣聖中。以冬官侍郎同平章事。所薦張柬之五人。皆為名臣。又能蒙恥奮忠。每以母子天性之說感悟武氏。紆徐不迫。竟成反周為唐之功。卒諡文惠。睿宗即位。追封梁國公。子光遠光嗣。又一子景暉不肖

姚文獻

姚崇字元之。少倜儻。尚氣節。唐玄宗開元初拜相。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卒諡文獻。三子彝奕異。皆至卿位

宋文貞

宋璟介耿有大節。唐開元中。姚崇因主書趙誨受賂事。歘請遜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由是璟與張說源乾曜同

日拜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理。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璟封廣平公。卒謚文貞。五子見子類。

李貞武

李世勣。字懋功。貞觀中。拜并州都督。在州十六年。邊鄙晏然。帝曰。我用勣守并州。賢于長城遠矣。封英國公。謚貞武

蕭貞褊

蕭瑀。本後梁明帝之子。好經術。歸唐封宋國公。太宗以其武德之季有讜言。賜以疾風勁草之詩。拜太子太保。同三品。及卒。太常議謚曰德。尚書議曰肅。太宗改謚貞褊。以其性忌也。

敬宗謚繆

許敬宗在唐奸回取容。忍心害理。嘗奏流其子于嶺南。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又誣奏長孫無忌謀反。逼令自縊。及卒。太常博士袁思古。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畤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忠孝不建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請謚曰恭。詔從之。

光庭謚克

裴光庭。字連城。唐開元中為部尚書。用人多循資格。矣

勸奬之道。及卒。博士孫琬請謚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張文獻

張九齡。字子壽。唐開元賢相也。封始興公。千秋節。王公皆獻寶鏡。九齡獨進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後為李林甫中傷。且忤上旨。罷為荊州長史。然帝素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必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卒謚文獻。弟九皋。九章。子極。玄孫仲方。

顏忠節

（杲音晧）

顏杲卿。眞卿從兄也。唐天寶末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城陷被執。罵賊而死。楊國忠用張通幽譖。竟無褒贈。眞卿泣訴于上。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其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後得歸。求父屍于東京得之。

蘇文憲

蘇頲。字廷碩。瓌之子。武后朝。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玄宗愛其文。起為工部侍郎。遂拜相。襲父爵。封許國公。謚文憲

張文貞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中。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遷補闕。中宗立。遷工部侍郎。睿宗擢中書侍郎。玄宗為太子時。說為侍讀。踰年進同平章事。玄宗卽位。以誅太平公主之亂。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後為林甫詆毀。命致仕。遷左丞相。卒謚文貞。

顏文忠

顔真卿。字清臣。天寶中為平原太守。祿山反。倡義討賊。封魯公。德宗時。奉詔宣慰李希烈。為賊縊殺之。貞元中。追贈（音君）司徒。諡文忠。兄春卿。子頵。頗。

李武穆

李光弼。肅宗朝拜節度使。平安史亂。與郭子儀齊名。世稱中興戰功第一。治軍嚴重。謀定後戰。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代宗朝。封臨淮郡王。詔賜鐵券。卒諡武穆。

郭忠武

郭子儀。唐肅代朝平安史亂。功居人臣第一。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德宗朝。賜號尚父。封汾陽郡王。年八十五薨。諡忠武。子八人。見子

段忠烈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唐建中初。召為司農卿。朱泚反。遣銳師襲奉天。秀實倒用司農印。追其兵而還。泚召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秀實曰。我不從汝反。何不殺我。衆爭殺之。興元初。詔贈太尉。諡忠烈。子伯倫為觀察使。

李忠武

（晟音盛）李晟。字良器。唐建中初。平朱泚亂。上迎勞之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計。非為朕也。拜司徒。兼中書令。封西平郡王。卒諡忠武。子愬。愿。憲。

渾忠武

李晟破賊時。咸寧公渾瑊。亦進軍咸陽。其功固不相下。故其卒與晟同諡忠武。

賈定公

賈至。字幼隣。洛陽人。曾之子。官至中書舍人。贈禮部尚書。諡曰定。

崔孝公

崔沔。字善沖。京兆人。山東刺史。諡孝。

馬莊武

馬燧。字洵美。唐大曆建中間。屢立大功。進封北平郡王。卒諡莊武。子暢。位至少傅。孫繼祖。殿中少監。

韋忠武

韋皐。字城武。唐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招徠雲南。大破吐蕃。進封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卒諡忠武。

陸宣公

陸贄。字敬輿。唐德宗召拜翰林學士。居中參議可否。時號內相。每有諫諍。或規其太過。答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貞元中拜相。卒諡宣公。

韓文公

韓愈。字退之。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德宗朝為監察御史。以論宮市貶。憲宗朝。遷刑部侍郎

以論佛骨貶潮州。又移袁州。召拜祭酒。封昌黎伯。卒諡文公。子昶。

裴文忠

裴度字中立。唐憲宗元和中拜相。號曲江公。既平吳元濟。賜爵晉國公。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卒諡文忠。子識大理卿。諗為學士。

蕭文元

蕭穎士。字茂挺。唐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尹徵王恒盧異等。執弟子禮。受業門下。號蕭夫子。與李華齊名。及卒門人共諡曰。文元先生。

白文公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後徙華州。官至刑部尚書。工文章。敏悟絕人。素善李紳。而不入李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李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于八木之中。而自比于桂。殆未為過也。卒贈右僕射。諡曰文。子龜年。小字阿崔。

高忠公

高適。字達夫。一字仲武。唐滄洲人。工于詩。官至散騎常侍。封勃海公。諡忠。

宋敬公

唐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奸巧自是。諡曰專。禮部員外張九齡駁之曰。慶禮在邊鄙二十年。邊亭晏然。不當加以醜諡。改曰敬。

杜宣公

杜黃裳。字遵素。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元和初拜相。封邠國公。卒諡宣。

崔成公

唐崔翹。齊州人。開元初為禮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父融為國子司業。諡曰文。

權文公

唐權德輿。字載之。洛陽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召為左補闕。元和中平章事。卒諡文。父皐字子由。在祿山幕府。度其必反。逃去。上召拜中書舍人。不就。名入卓行傳。子

璩監察御史。

楊文簡

唐楊綰。字公權。尚清儉。大曆中拜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諡文簡。

李忠懿

李憕。并州人。舉明經高第。唐天寶初。除清河守。改東京留守。祿山陷城。被執遇害。詔贈司徒。諡忠懿。

魏忠公

魏知古。深州人。性方直。擢進士。拜黃門侍郎。先天二年為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封梁國公。後與姚崇不協。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宋璟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

著其魏公孚謚曰忠

李貞公

李乂字尚眞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第進士累萬年尉擢監察御史景龍中遷中舍修文館學士仍知制誥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開元初為侍中未幾為刑部尚書卒謚貞贈黃門監

徐文公

徐堅字元固武后時舉秀才及第聖曆中楊再思引為判官與張說同脩三教珠英卒謚曰文

崔孝公

崔沔字善冲京兆人事親孝武后時擢進士李義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當官正言自持儉約開元初與王丘等出為山東刺史卒謚曰孝丘字仲山十一歲擢童子科後魏元忠薦之擢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轉吏部侍郎出為郡守復為禮部尚書致仕天寶初卒謚曰文

張成肅

張嘉貞蒲州人武后時拜監察御史歷梁秦二州都督玄宗召回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謚成肅

方元英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以唇缺有司不與科名咸通中隱鑑湖時號處士嘗謁廉倅誤三拜人稱方三拜將薦之而卒門人謚曰玄英先生

孟貞曜

孟郊字東野少隱嵩山貧居苦吟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鄭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謚貞曜

敬肅愍

敬暉字仲曄唐聖曆初為衛州刺史後以誅二張功封平陽郡王謚肅愍

山堂肆考諡法第三十九卷

○制諡下

趙忠獻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宋太祖受禪普有佐命功授諫議大夫乾徳元年同平章事太宗雍熈中兼中書令封眞定郡王後又封韓王諡忠獻

張文定

張齊賢字師亮宋太宗雍熈三年知代州敗走契丹以書生而閑軍旅之事史臣比之虞詡不十年遂拜相諡文定

宋惠安

宋琪幽州人太祖時為左補闕太宗時同平章事諡惠安琪有文學尤通吏術

任恭惠

任布字應之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累官至樞密副使以太子少保致仕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命知道知足知幸也諡恭惠子遜

曹武惠

曹彬字國華靈壽人佐宋太祖開國為樞密使相眞宗朝拜同平章事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仁恕清慎能保功名贈濟陽王諡武惠父芸成徳軍兵馬使三子瑋琮璨繼領旄鉞故陶弼詩蒐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

潘武惠

見功臣

畢文簡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宋景徳中與寇準並為相準好使氣用公重徳鎮之及卒上謂準曰畢士安君子人也飭躬慎行有古人風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諡文簡子世長以耆年掛冠與睢陽五老會

李文靖

李沆字太初宋太宗雍熈中命中書召試除知制誥嘗侍宴上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眞貴人也眞宗咸平初拜相卒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呂正惠

呂端字易直宋太宗初欲相之或言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至道元年拜同平章事量寛恕知大體帝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諡正惠父琦孫誨

張忠定

張詠字復之登太平興國八年第嘗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厚無如李公沆深沉有徳無如王公旦面折廷諍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位詠不敢辭詠為人倜儻有大志尚氣節自號乖崖公諡忠定

王文正旦

王旦字子明。相宋眞宗。于景德祥符間。享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及卒。遺令削髮被緇以斂。葢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謚文正。父祐。三子。雍。沖。素。

王文正曾

王曾字孝先。眉目如刻畫。弱冠三試皆首冠。仁宗朝拜相。時莊獻太后臨朝。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封沂國公。謚文正。

寇忠愍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宋眞宗朝與畢士安並大拜。決策親征。成澶淵之功。後頗自矜。上用王欽若譖。罷知陝州。既而復相。又用丁謂譖。罷知相州。復貶道州司馬。雷州司戶參軍。雖有直言之風。而乏包荒之量。卒使坐竄南裔。勳業不克令終而卒。仁宗朝贈中書令。封萊國公。謚忠愍。無子。以從子隨為後。

（澶音然）

呂文穆

呂蒙正字聖功。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第一。淳化咸平中。凡兩入相。封許國公。祥符間卒。謚文穆。父龜圖。起居郎。子居簡。龍圖直學士。

向文簡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宋太平五年。試春雨如膏賦。蘇易簡榜及第。眞宗朝拜相。端重沉毅。識大體。善處煩劇。時以厚德目之。謚文簡。子傳正。傳式。傳亮。傳範。亮子經。經女為神宗欽聖皇后。

張文節

張知白。宋仁宗朝拜相。愼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謚文節。

張文定

張方平字安道。少穎異。凡書一覽。終身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生奇才。共以茂才異等薦之。宋慶曆初。上平戎十策。熙甯中參大政。謚文定。與張齊賢同。子恕。

呂文靖

呂夷簡字坦夫。宋仁宗朝大拜。時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皆其力也。上嘗書方正忠良四字賜之。獨建募萬勝軍。如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封許國公。謚文靖。祖龜祥。即龜圖弟。父蒙亨。即蒙正弟。子五人。公弼。公著。公奭。公孺。公綽。

李文定

李迪字復古。濮州鄄城人。嘗從种放學。宋景德初。試天道猶張弓賦。舉進士第一。天禧中與王沂公繼秉鈞軸。後與子柬之。皆早年告老。時以方漢二疏。謚文定。

（鄄音絹　种音冲）

曾簡肅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宋眞宗朝與劉曄同為右正言後拜諫議大夫參大政人目為魚頭公又曰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其骨鯁如魚頭也謚簡肅

宋元憲

宋庠字公序初名郊宋仁宗命改今名開封雍丘人與弟祁齊名後並入翰苑以詩賦為學者所宗嘉祐中拜相封莒國公治平中封鄭國公謚元憲

宋景文

（玘音起）

宋祁字子京父玘為應山令夢人遺文選一部而生故小字選郎宋仁宗朝知成都帶脩唐書以翰林承旨召還書成進工部尚書謚景文

杜正獻

杜衍字世昌初知乾州改知鳳翔慶曆中大拜務裁抑僥倖每有內降率寢不行號清白宰相封祁國公謚正獻

狄襄武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宋仁宗時夏元昊叛擇衛士從邊以青為延州指使青勇于臨敵常為先鋒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戰餙以銅面具夏人望之如神以功遷秦州刺史涇原路總管謚襄武兄素子諮

包孝肅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宋仁宗嘉祐中嘗知開封府為人剛嚴貴戚宦官皆為斂手聞者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

婦女亦知其名呼為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後除諫議大夫御史中丞遷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唐忠肅

唐介字子方荊州人宋仁宗朝為御史裏行劾文彥博獨專宰政除授非人上怒貶英州別駕後召知諫院從御史吳中復請也神宗熙寧中參知政事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帝主安石說介不勝其憤疽發背而卒謚忠肅

范文正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後從蘇州其所學必以忠孝為本所志則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故先儒論宋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封汝南公謚文正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韓忠獻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年二十登進士第與范公在兵間最久時有一韓一范之謠嘉祐中拜平章事為相十年光輔三后歐公心服其德量英宗朝封魏國公及薨神宗親製碑題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徽宗朝追封魏王四子忠彥粹彥純彥嘉彥徽宗朝拜相封儀國公

趙康靖

趙槩。字叔平。宋仁宗朝。與歐陽修同知起居注。後叅大政。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比之劉寛婁師德。謚康靖。

薛簡肅

薛奎。字伯犪。絳州正平人。宋仁宗即位。擢龍圖閣待制。後知開封府。以嚴為治。京師肅清。知益州。為政明决。蜀人比之張詠。謚簡肅。

歐陽文忠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為諫官。以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上疏極諫。出知滁州。自號醉翁。還為翰林學士。拜叅知政事。與韓琦同心。策立英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

致仕。號六一居士。卒贈兖國公。謚文忠。文章名冠天下。與唐韓愈並稱云。子棐以文學世其家。官至右司郎中。

司馬文正

剗音產

司馬光。字君實。陜人。宋哲宗元祐初。拜相。兒童走卒。皆知其名。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封溫國公。號涑水先生。年六十八薨。贈太師。謚文正。父池。少好學。且尚義。推家財數十萬與諸父。兄旦。累官知安州。子康除司諫。

周元公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

有獄久不决。公一訊立辯。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公力與辯。不聽。公委手板將棄官去。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熙寧中。提點廣東刑獄。以洗冤澤民為己任。司理南安。通判程珦。遣二子顥頤往受業。歷知南康軍。築室于蓮花峰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所著有太極圖易通。行于世。謚元公。

珦音向

楊文公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十一歲。試童子科。飛毫若飛。文不加點。頃刻數千言。與劉筠齊名。真宗朝為正字。遷知制誥。翰林學士。上嘗謂王旦曰。億辭學無比。後學皆師慕之

文章有元和風格。自億始也。卒謚文。

富文忠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宋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契丹。却獻納二字。北朝君臣甚敬憚之。還拜樞密副使。及知青州。全活饑民五十餘萬人。熙寧中拜同平章事。時神宗以災變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曰。此治亂之機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居家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先封鄭公。進封韓公。子紹庭。紹宗。紹隆。孫直柔。

呂正獻

弸兵烹二音

呂公著。字晦叔。夷簡之子。熈寧中起知河南府。元祐中。與溫公竝相。歷事四朝。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淡然無所好。且識慮深遠。遇事善決。王安石博辯騁詞。人莫與抗。公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始封東平公。卒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三子希哲希績希純。希哲子好問。好問子弸中。本中。弸中子大器。大器子祖謙。

范忠文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還朝。或問入蜀所得。答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蓋謂公也。公為人清白坦夷。篤于行義。至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兩入翰林。四知貢舉。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百世。熈寧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年六十三乞致仕歸蜀。進銀青光祿大夫。卒年八十一。封蜀郡公。謚忠文。猶子百祿。百常。

孫溫靖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元豐元年。拜同知樞密事。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遽欲西討。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不下數千言。元祐初除侍讀。遂除知樞密院事。卒謚溫靖。

文忠烈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封潞公。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謚忠烈。子及甫。

曾文昭

曾肇。字子開。剛大之氣。睟然見于詞。人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在朝以論思之責為己任。徽宗朝為翰林學士。卒謚文昭。次兄布。字子宣。建議行王安石新法。徽宗朝拜相。封魯公。謚文肅。長兄鞏。字子固。文章名天下。元豐五年。與李清臣等修史。上手詔中書曰。五朝史事。宜付曾鞏。遂為史館修撰。史成。賜龍衣金帶。擢試中書舍人。祖致堯。致堯子易簡。易占。易占三子。鞏。布。肇。

傅獻肅

鄆音運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項城人。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名重朝廷風節凜然。且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在位三年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謚獻肅。或曰謚獻簡

韓忠憲

韓億。字宗魏。眞定靈壽人。宋仁宗朝。參大政。卒謚忠憲。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而絳縝位宰相。維門下侍郎。

馬正惠

馬知節。字子元。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見憚。治迹卓然。宋景德中。拜樞密使。剛直敢言。不少屈。嘗與王欽若爭事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欽之但恐驚動君相耳。謚正惠。

周文忠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舉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在翰林九年嘗言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已以謙待物以恕淳熙中拜右相進少保封益國公退居十五年自號平園老叟築室名玉和諡文忠子綸知筠州

蔡忠惠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天聖進士累官知諫院精吏事所至有聲文章清粹工小楷草書歐公以為獨步當世官至端明學士諡忠惠子無考孫伸玄孫洸位八座戡為侍從如楠樞師言敷言諒詵六人俱登第皆公之諸孫也

种忠憲

种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為山西望族宋靖康中金人圍城公以河東河北制置使將援兵赴闕因入對為戰守計除同知樞密院京畿宣撫使知兵有謀華夷著稱諡忠憲

范忠宣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宋元祐初拜相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嘗戒子弟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也及疾革口占遺表勸徽宗清心寡欲約已便民毋輕議邊事毋易逐言官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

黃文節

涪音浮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東坡薦之曰瓌奇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德追配古人初與李公擇相見于舒州石牛洞山谷寺常遊而樂之故自號山谷道人謫涪州別駕因號涪翁謫黔州寓開元寺有摩圍泉因號摩圍老人呂居仁推為江西詩祖元祐中為太史徽宗崇寧初謫宜州次年召還未行疾革而卒諡文節子相

宗忠簡

宗澤字汝霖有文武才宋高宗建炎初為東京留守威望素著盜賊屏息前後二十餘疏請帝還京為黃潛善汪彥伯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因詠杜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連呼過河者三而卒諡忠簡子穎

楊忠襄

楊邦乂吉水人宋建炎中倅建康金兵大至杜充戰敗遁去公刺血書襟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遂遇害紹興中再賜田三百畝官其一子諡忠襄五子振文郁文有名于時

楊文靖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與游定夫謝顯道俱遊明道先生之門學有本原行無玷缺紹興中奉祠致士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徽宗朝為國子祭酒諡文靖

晏元獻

晏元獻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善屬文宋景德初張知

白安撫江西。薦之試神童科。除正字。置之秘閣。又召試中書。為集賢校理。從陳彭年學。後為江西留守。幕下士王琪張亢最為上客。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一時名士多出其門。天聖中拜相。其屬文有元和風格。卒謚元獻。子叔原。號小山。有樂府行于世。山谷為序。

李忠定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高宗即位首拜為相。上十議。方七十五日而罷。史臣謂其以一身用舍。為社稷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可謂一代之偉人矣。封隴西郡公。卒贈少師。謚忠定。子宗之。

岳武穆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引弓百斤。曾左右射。宋靖康初。金人南侵。二聖北狩。飛出應募。為秉義郎。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為統制。其用兵能以少擊衆。建炎紹興間。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北。及入覲。上賜金絲戰袍金帶衣甲等。又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揭旗以授之。飛兵追兀术至朱仙鎮。金人有捐燕以南之懼。大業已垂成矣。時秦檜方主和議。矯詔班師。竟為所害。官至少保。封武昌公。贈太師。謚武穆。追封鄂王。子五人。雲左武大夫。隨飛征戰。屢立奇功。雷霆俱閤祗候。霖敷文閣待制。震荼鹽監提舉。霖子珂知嘉興府。

趙忠簡

趙鼎字元鎮。宋紹興中當國。專以固本為先。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文德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中興賢相。鼎為稱首。惜其賊檜讒忌。貶竄遐方。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至孝宗時。贈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簡。

韓忠武

（戇音壯）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宋建炎初為統制。勇冠三軍。擒賊苗傅劉正彥。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白旗以賜焉。公性戇直敢言。持軍嚴重。器仗規畫。精絕過人。掠陣斧。

（狻猊音酸泥 鍪音謀）

克敵弓。以至狻猊之鍪。連鎖之甲。皆其遺法也。與劉光世岳飛張俊。為中興四大將。封咸平王。後解兵罷政。臥家十年乃卒。孝宗隆興中。追封蘄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洪忠宣

（糶音跳）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士良之後。宋政和中為寧海簿。攝令事。蠲貧弱户稅四千八百有奇。宣和中為秀州錄事。州有水災。籍有粟者。毋資糶。戒米肆揭價于青白旗上。全活九萬五千餘人。號洪佛子。建炎中擢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使金。流遞冷山二十年。還朝。擢朝請大夫。復貶英州。九年紹興二十五年。始復朝請郎。徙袁州。至南雄卒。謚忠宣。長

子适字景伯，號盤洲，謚文惠。次遵字景嚴，號小隱，謚文惠。季邁字景盧，號容齋，謚文敏。

趙清獻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慍之色。自號知非子。宋仁宗至和中，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勢。遷龍圖學士，兩知成都，累官至叅政。與王安石不合。懇求去。出知杭州。元豐初告老。退居于衢。年七十七薨，謚清獻。二子岏、屼。元豐中，屼為温倅。迎清獻公就養，名其堂曰戲綵。人稱篤行君子。

馮文簡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式之子。幼儁邁不群。式嘗取其所誦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事馮京。後十年。京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事，果如式言。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兩叅大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謚文簡。

徐節孝

徐積字仲車，楚州人。事親孝，旦夕必冠帶而後定省。從胡瑗學，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不受問遺。中年屛居窮里，而四方之事無不知。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語，聞者無不敬服。元豐八年，詔賜粟帛以旌其孝。徽宗朝，除宣德郎，謚節孝。

程純公

程顥字伯淳，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後舉進士，歷鄠縣、上元主簿、晉城令，專尚德化。熙寧初，為御史裏行，論新法不合，去。後又知扶溝，丞坐獄逸囚，責監汝州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命下而卒。顥生平以道學鳴世，人稱為明道先生。卒年五十四。封河南伯，謚純公。（鄠音戶）

程正公

程頤字正叔，顥之弟。少有高識，非禮不動。哲宗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後召見，擢崇正殿說書。文彥博稱為真侍講。與兄顥唱明道學，出其門者甚衆。世稱伊川先生，封伊陽伯，謚正公。

任安惠

任中師字祖聖，宋仁宗除右諫議大夫，身歷通顯，自奉甚薄。上以飛白書賜之。及歸休，建御書閣，鄉人榮之，謚安惠。兄中正，叅大政，謚康懿。

曹武毅

見將帥。

曾文清

曾幾，贛州人，開之弟。幼有識度，事親孝。紹興間，歷官浙西提刑。秦檜怒開，併幾亦罷之。檜死，起知台州，尋授秘書少監，脩寶訓成，權禮部侍郎，謚文清。

蔡文忠

蔡齊字子思，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祥符八年進士，喜得薦人

术如楊偕郭勸輩皆為當世名臣仁宗朝大拜謚文忠

王文公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老子臨川人熙寧中行新法大為民害封荊公卒謚文追封舒王劉元城言王金陵亦非常之人其質朴儉素始終好學與司馬公略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所學耳攻金陵者乃謂其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惡如王莽則言之過激而人不信之矣此可以為進言者之戒父益弟安國子雱

余襄公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遷秘書丞集賢校理范

仲淹以言事忤旨貶饒州靖上言陛下親政以來屢逐言官以鉗天下之口落職知春州又為時所忌出知吉州又坐習蕃語奪官後起知處州帥潭州移青州謚襄公

邵康節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擊壤集行世卒年六十七程明道銘其墓朱文公為之贊元祐中賜謚康節子伯溫孫溥紹興中除徽猷待制溥秘書省校書郎

王敏懿

王素字仲儀旦第三子仁宗朝為御史時目為獨擊鶻出

入侍從及為將帥三十餘年以工部尚書致仕謚敏懿子鞏

吳正肅

吳育字春卿舉制科直史館脩太常禮四十卷慶曆中參大政謚正肅

邵安簡

邵亢字興宗宋英宗召對羣玉殿曰學士眞國也後知制誥遷吏部侍郎謚安簡

陳忠肅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南劍州人哲宗時章蔡主紹述謗及宣仁太后瓘因論帝王之孝與士大夫不同哲宗遂大感

悟至神宗即位除瓘右正言又論紹聖中史官蔡卞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撰成一書

郴青琛

名尊堯錄上之先是瓘以忤蔡京竄郴州令何執中謹事蔡京代為首相復徙瓘台州又起遷人石𢮎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在台五年乃得自便卒贈左諫議大夫紹興中特謚忠肅

胡文定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對策哲宗親擢第三除太學錄宣和中去位高宗即位召拜給事中為黃潛善所忌遂罷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論入改給事入對帝遂以左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

言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左氏煩碎。不宜虛費光陰。莫若潛心聖經。帝遂命兼侍讀。專講春秋。紹興八年。復以所著春秋傳上之。詔加寶文閣學士。命未下而卒。謚文定。長子寅。字明仲。號致堂。次子寧。字和仲。號茅堂。季子宏。字仁仲。號五峰。姪憲。字原仲。號籍溪。

胡脩簡

胡宗愈。字完夫。哲宗朝黨人。方盛。公進無黨論。及知成都録杜詩刻石于草堂。自作碑序。官至吏部尚書。崇寧中與李清臣等俱入元祐黨籍。卒謚脩簡。

劉武穆

劉錡。慷慨沉毅。有儒將風。忠義之心。老而彌篤。紹興十年。

金兀朮等分道入寇。錡為東京副留守。大敗之于順昌。兀朮走汴。十一年。敗兀朮于石臬。復廬州。三十一年。金人陷揚州。錡遣兵拒于皂角林。大敗之。又侵瓜洲。時錡病劇。葉義問以李横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彊之。統制劉汜請出戰。錡不從。汜遂拜家廟而行。竟敗績。横汜僅以身免。義問遵陸走建康。錡聞汜敗。發怒嘔血數升。尋卒。謚武穆。

張忠獻

張浚。字德遠。號紫巖先生。紹興五年。與趙鼎並同平章事。尋命視師潭州。及還上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座隅。七年兼樞密使。及酈瓊敗呂祉。死。浚引咎力求去。上以趙鼎代之。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復安置永州。時胡澹謫于衡。二公手書往來。無一語不相勉以天下之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事。雖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孝宗即位。進封魏國公。謚忠獻。子栻。字敬夫。號南軒。

虞忠肅

虞允文。字彬父。十歲賦詩。有驚人語。諸老知其遠器。宋紹興中督師江淮。大敗金人于采石。孝宗乾道中拜相。置翹材館。延四方賢士。懷袖有方冊。曰材館録。聞人一善必書之首薦胡銓張震等二十一人。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封雍國公。卒贈大傅。謚忠肅。

吳武安

吳玠。字晉卿。少沉毅。尚氣節。日讀武經七書。用兵本孫臏吳起。宋高宗朝宣撫四川。保有全蜀。雖卒伍最下者。亦得以情自達。故士樂為之死。上嘗以所御戰袍賜之。曰。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人而進。後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安。

吳武順

吳璘。字唐卿。玠之弟。負氣節。善騎射。著兵法二篇。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方面之重。民安之如一日也。乾道初。加太傅。封新安郡王。謚武順。

李忠襄

李顯忠。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出自降虜。忠于朝廷。破家徇

國。志復中原。竟為權奸見忌。弗克遂願。孝宗朝除太尉。卒贈隴西郡開國公。諡忠襄。

胡忠簡

胡銓字邦衡。號澹庵。廬陵人。紹興中為樞密院。極言和議誤國。乞斬王倫孫近秦檜三人頭。懸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書上。詔貶廣州都鹽倉。金人以千金購得其書。大驚。遂退師。陳剛中送公謫身為嶺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張魏公曰。秦檜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個胡邦衡耳。卒諡忠簡

趙忠定

趙汝愚。同姓之卿也。光宗紹熙五年為右丞相。韓侂胄忌之。寧宗慶元元年。罷汝愚右相。以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未幾用何湛疏。又竄于永州。汝愚怡然就道。行至衡州病作。衡守承侂胄密旨。窘辱百端。暴卒。天下冤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栻朱熹等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不遂厥志。嘉定元年。贈太師沂國公。諡忠定。追封福王。

丁文簡

丁度字公雅。登服勤詞學科。宋仁宗朝為翰林學士十年。著邇英要覽十卷。上呼學士而不名。遷端明殿學士。上嘗謂曰。度為侍從十五年。議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後拜參知政事。諡文簡。

呂成公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先生。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卜居婺州。隆興初。中宏詞科。除秘書兼編修。奉詔編次宋朝文鑑。書成。除直秘閣。其學本之家庭。得中原文獻之傳。年四十五卒。諡曰成。封開封伯。弟祖儉。號大愚。卒諡忠。祖儉弟祖泰

朱文公

朱熹字元晦。居紫陽山下。從學于屏山。籍溪。初居崇安。扁讀書堂曰紫陽書堂。後築室建陽。號雲谷老人。其草堂曰晦庵。自號晦翁。晚居考亭精舍。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遯翁寧宗慶元中。攻偽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絕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衣冠就枕而卒。諡曰文。理宗寶慶中。贈太師信國公。紹定中。改封徽國公。子在以恩補承務郎。歷官工部侍郎。

陸文達

陸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幼穎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乾道中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諡文達。

陸文安

陸九淵字子靜。九齡弟也。生而穎異。伯仲閒闈閭侃侃。自相師友。乾道中登第。呂東萊識其文于數千人中。謂曰。一見高文。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居貴溪之象山。教授生徒。

數十百人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或勸其著書答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嘗與朱熹會于鵞湖辯論多不合及熹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辯則兩書與熹謂不當又加無極二字及知荊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謚文安其次兄九韶亦學問淵源人稱爲梭山先生

眞文忠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號西山先生初爲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貴勢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遂力請外出帥湖南潭人爲立生祠寧宗嘉定中召爲直學士院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理宗端平元年召爲翰林學士院以大學衍義進二年遂參大政德秀在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後得疾三上表乞祠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踰月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

魏文靖

魏了翁字華父號鶴山宋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釁遷御史徐相劾其從妄出知嘉定府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路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士趨向朝廷從之理宗寶慶元年諫議大夫朱端常承史彌遠旨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黨謗國詔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了翁至靖州建鶴山書院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端平元年召爲直學士院入對言事剴切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乃命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陛辭御書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謚文靖

戚堅素

宋戚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慤受經慤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亂疾篤因託以家事同文爲塟其三世之未塟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亦至十數尚信義喜周人急所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與之酬倡及卒徽之與其門人謚堅素先生長子維次子綸

宋宣獻

宋綬字公垂少聰警外祖楊徽之器愛之歿以徽之遺恩召試中書眞宗奇其文再召試學士院授集賢校理時綬父皐直集賢院父子同在館閣世以爲榮仁宗朝參大政卒謚宣獻子敏求字次道

陳文忠

宋陳省華封秦公長子堯叟字唐夫端拱三年狀元及第

天禧中平章事。謚文忠。次堯佐字希元。仁宗朝呂申公求退。遂大拜。號知餘子。謚文惠。季堯咨字嘉謨。咸平中狀元。累官翰林知制誥。謚康肅。

程文簡

宋程琳。累官三司使。出納尤謹。後拜尚書左丞。出判大名。魏人愛之。為立生祠。謚文簡。

張文忠

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錢唐人。年十四。鄉貢辟雍。從楊時學。紹興中。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閹寺。仕至禮部侍郎。與秦檜議論不合。謫居南安軍。後知溫州。理宗時。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子遂學。幼學。

何恭敏

卨音屑

何鑄。餘杭人。政和中進士。紹興中拜御史中丞。秦檜陷岳飛。命鑄鞫之。鑄白其冤。檜不悅。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欲竄嶺表。帝不從。仕至資政殿學士。謚恭敏。

蔡文節

蔡元定字季通。號西山。建陽人。聞朱熹名。往從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所著有律呂新書。八陣圖說。謚文節。子沉字仲默。號九峰。師事朱熹。熹欲注書。遂以屬沉。沉子杭字子直。

李文靖

李侗。字愿中。號延平。幼從羅從彥受春秋。與朱松為同門友。結廬茅山。謝絕世故。沙縣鄧迪嘗稱其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朱熹師事之。卒謚文靖。與李沆同。

文忠烈

文天祥字宗瑞。一字履善。廬陵人。英姿俊爽。目光如電。舉進士第一。授寧海軍節度判官。歷湖南提刑。元伯顏軍至皋亭山。天祥往說之。被脇至真州而遁。時益王駐福州。天祥上書勸進。以樞密使號召天下兵。屯贛州。戰雩都。大捷。加少保信國公。後嶺南兵敗被執。服毒不死。執至京。見博羅丞相不跪。問有何言。曰為宋丞相。宋亡義當死。更何言。自是囚兵馬司者四年。屢請死。世祖從之。將出獄。自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面再拜就死。至 明朝追謚忠烈。

楊文節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人。舉進士。調零陵丞。改知奉新。孝宗朝召為國子博士。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寶謨閣學士。際遇三朝。始終一節。杜門著書。絕意榮官。開禧中見邊釁驟開。謂必誤國。幽憤激烈。不食而死。謚文節。子長孺字伯子。號東山潛夫。

劉忠肅

劉摯字莘老。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元祐中拜右相。後謫新州卒。謚忠肅。

劉忠顯

劉韐字仲偃。建之崇安人。以書生起何屋累歷大藩。歷事五朝。紹興中使金不屈死之。孝宗即位。勅賜資政殿大學士。諡忠顯。二子子羽子翬。

王忠文

王十朋樂清人。紹興中廷對忠鯁。高宗親擢第一。累官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諡忠文。有梅溪集行世。子聞詩聞禮。

葉忠簡

宋葉義問嚴州府壽昌人。建炎中累知樞密院事。時金主亮窺江上。上命義問視師江上。御書義問到處如朕親行八大字于旗以賜之。卒諡忠簡。

楊恭毅

宋楊震代州人。宗閔子。弓馬絕倫。從折可存討方臘有功。靖康初夏人圍建寧。時震方知建寧寨。率士與戰。矢盡力乏。與子居中執中俱戰沒。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建炎中追贈官爵。諡恭毅。

蘇文公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屢舉進士賢良不中。嘉祐間與其子軾轍至京師。歐陽脩得洵所著權書論衡等二十二篇。愛其文詞。以為賈誼劉向不是過也。因以其書獻于朝。召試舍人院。除校書郎。名動京師。學者以其父子俱知名。故稱老蘇以別之。諡文公。兄二人澹渙。

孫宣公

孫奭字宗古。為國子直講。宋太宗幸國子監。奭講說命三篇。賜緋章服。真宗時為給事。撮五經切于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徽言。諡宣公。

蘇文忠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號東坡居士。元豐中。自徐徙知湖州。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被讒者指摘以為怨謗君父。貶黃州團練副使。哲宗元祐初。召為翰林學士。宣仁召對便殿。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未幾出知潁州。改知揚州。復召為禮部尚書兼侍讀。封武功縣伯。紹

聖初。貶知英州。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元符中。自昌化移廉州。徙永州。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贈太師。諡文忠。長子邁字伯達。作文有父風。咄咄出有蹈襲與中子迨。史失其字。少子過字叔黨。著為文。士大夫以小坡目之。孫簞太府卿。符禮部尚書。筌筈𥰭籥籍節笈篴笙嶠峴。共十四人。

（𥰭音癸　篴音笛）

蘇文定

蘇轍字子由。號潁濱遺老。元豐初。謫監筠州酒稅。假部刺史府以居。即堂之東軒種杉二本。竹百个。為宴休之所。號東軒長老。元祐初。為尚書右丞。門下侍郎。轍與兄軾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

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太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封樂城伯。謚文定。三子遲。适。遜。孫簡等七人。

樓宣獻

樓鑰字大防。奉化人。郁五世孫。累官中書舍人。遷禮部尚書。抗疏論韓侂胄。遂投劾去。後召為參知政事。卒贈少師謚宣獻。公為人質直而和。稱所薦多名士。號攻媿主人。

豐清敏

豐稷字相之。鄞縣人。嘉祐中為穀城令。以廉明稱。元符中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權禮部尚書。後以樞密學士知越州。蔡京偽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卒。公三任言

諫。章疏必藏密室。雖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稾。未嘗以時政語人。建炎中。追謚清敏。

惙音拙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卷

○謁見

詩召南。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我心則說

掃門求見

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貧無以自通。乃嘗早起掃齊相舍人門。舍人怪而問之。答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引謁勃。參以為舍人。

迎路候謁

東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送至

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臨況魏其

史記。灌夫有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早臨。武安許諾。至旦平明。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灌夫不懌。按仲孺。灌夫字。魏其侯。竇嬰也。武安。田蚡。封武安侯。

往見薛宣

漢成帝時。朱雲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

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畱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復敢言

內謁徑入

內作納

舉音予

漢翟方進內謁徑入注云內謁猶今之通名也又晉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

遺書徑去

東漢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辭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聞高風為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髮吐飡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王粲在門

東漢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入年既幼弱貌又短小一坐盡驚邕曰王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文章當盡與之

王符在門

東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隱居不仕耿介不同於俗嘗著潛夫論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起迎既入問卿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遽驚起衣不及帶倒屣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貴也

不耐造請

東漢張敞曰臣性不耐造請

未嘗候謁

東漢井丹字大春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性清高未嘗修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獨拜床下

東漢諸葛孔明每詣龐德公家獨拜堂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役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大罵門外

梲音浙

東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敕門者有客便通衡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眾人為之祖道衡後至眾人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起衡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不避寒暑

漢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乃彌信宿

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黄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頃之

陂音悲

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載刺盈車

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操篲侍庭

莊子曰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曳裾王門

鄒陽諫吳王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臣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長裾乎。

操瑟王門

韓愈與陳商書曰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于瑟不工于求齊也。

因鬼見帝

戰國策蘇秦在楚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國王難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對賓杖僕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黄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接引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不候陳寔

東漢許劭字子將嘗到穎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不詣崔喜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喜請見答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

不見州尊

東漢劉璋時王商與秦宓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曰僕暱背於壟畝之中誦嚴氏之篇歌詠原憲之蓬戶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有哉。

不詣京尹

見薦舉。

盛服至門

雋音踐 纍音壘 褎音遊 躧音屣

漢書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纍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東至海、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閤延請、躧履起迎。按躧履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也。

連騎造門

摭言、唐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重京華。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名所作曰高軒過。二公大驚。

注車閭巷

漢書樓護字君卿。齊人、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後為諫議大夫、使郡國、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居長安時、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樓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投贄皮箱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造請不報

漢書張禹傳、公卿造請、禹終不行報謝。

訪謁不遇

宋呂蒙正少貧、訪謁不遇、有詩云、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卻回來。歸家羞覩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又李觀初為太學官、上言新法不便、出為處州通判、題詩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名刺滅字

禰衡尚氣剛傲、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至於刺字漫滅、而無所通。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達乎。衡曰、卿欲使從屠沽輩耶。按古者未有紙、削竹為簡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世造紙易之、謂之名紙。

名紙生毛

為去聲

劉魯風投謁於所知、為典謁者所阻。因賦詩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耆音位

恚恨蔣濟

魏常林傳注、時苗字德胄。為壽春令、謁濟。濟素耆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

誤通劉澄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度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吕安題門

晉嵇康與吕安善安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安詣康值康不在其子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鳳字凡鳥也喜不覺猶以為欣又遯齋閒覽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談苑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其廳事有格子屏風貞白題詩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清臣題壁

青瑣高議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大祝方寢清臣因題於壁云公子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來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床之選

為忍俄頃

晉桓溫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

先問存亡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方鋤園左右問

司馬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使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汝何等田奴而稱徽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懷刺詣肇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也權重天下百官皆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有大賓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遺縑候炎

唐潘炎為翰林學士時京兆尹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縑三百炎妻劉氏知之曰豈有京兆願一見遺以三百縑其人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三及相門

韓愈上宰相書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

兩詣相門

名臣遺事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王公曰吾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務奔競使無階向進者當何如也

索遊上謁

瞪目拂去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高德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為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猶將汩沒也按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年四十家貧不娶丞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

還刺勿通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謂公招延賢儁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願見將軍

王適聞李將軍喜士乃踵門曰天下奇士王適願見將軍白事

請見祭酒

唐高士廉在蜀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

州遂大治

光遠厚顏

唐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要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嘗遭有勢者撻辱略無改悔人多鄙之皆云楊光遠顏厚如千重鐵甲

盧仝掩耳

韓文公寄盧仝詩先生結髮憎俗徒杜門不出動一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

自比樂天

金樓子有舉子能為詩每通名刺稱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自比白居易字樂天也

人方樓護

梁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何思澄顧協等五人應選思澄重交結乃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侵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與狎處人方之樓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畱詩閑廳

見重陽

醉酒溺廬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為相嶠以才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譏鳳鳳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酒往見鳳鳳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

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溺於容次。且詒鳳凰以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投謁吉甫

監戒錄。唐李吉甫之父微時。以詩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云。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宋殊無援引之意。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學子吳武陵詣府投謁。竝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為寢默。

往謁蔡齊

宋蔡文忠齊。祥符間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遺音位

○餽遺

以食物與人曰餽。以財物與人曰遺。

受餐反璧

見妻。

受羹反錦

鮒音付

左昭十三年。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鮒欲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錦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投瓜

詩衛風。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折麻

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與帶

見朋友。

遺絲

竹林七賢傳。鬲令袁毅賄遺朝臣。以營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為異。受之。命納於閣之梁上。後毅事發。吏驗至山濤所。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

贈束帛

見朋友。

送襖衣

宋張九成號橫浦。初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襖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遺以狐裘

見貧人。

贓以貂褥

宋秘書丞劉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温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贐之固辭強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温公曰於光猶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遺魚

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illegible]

見朋友

致邑

說苑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

遺田

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以父命不復受以致蕪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遺米肉

東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問亭長

從汝求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

餽粱肉

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餽以粱肉麾而去之

餉鹿

瘞音意

唐韋詵休日登樓見人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吏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居義不以苞苴汚其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判官

遺羊

鄜音孚

崔從領鄜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

而厚慰待之自是羌人不敢犯境

紙受百番

見名士

書納一卷

唐孔若思懔有以書遺褚遂良者遂良止納一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

受茶一串

見刺史

受酒一盃

唐李素立為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辭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故吏歸縑

唐郝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賵之。處俊不受。

門生送布

見吏部尚書。

海物致趙普

宋趙韓王普為相。車駕忽幸其第。時兩浙王俶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置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啓之。皆滿貯瓜子金。韓王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云。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

醽醁音伶綠
並音淅
罌音英

土物寄少游

蘇東坡在揚州。以土物寄秦少游。有詩云。鮮鯽經年秘醽醁。團臍紫蟹脂滿腹。後春蓴茁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竟留蓄。且聞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進燈籠錦

宋文彥博入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為彥博父洎門客。貴妃認彥博為伯父。又欲士大夫為助。於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為錦紋。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以奉陛下耳。上色怡。自是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遂至平章事。後因唐介上疏。彥博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遺香蠟炬

野語。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又鄭仲為蜀宣撫。制府造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張。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間有幸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一卷

〇行旅

易旅卦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事理發運在途曰旅

墻屋必葺

左昭十五年叔孫舍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墻屋去之如始至

灑掃輙躬

東漢郭林宗宿逆旅輙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夜宿處也

迷途莫問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習明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注云大隗至人也七聖即黃帝與方明等也

思歸不忘

漢書韓王信報柴將軍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食玉炊桂

見謁見

躡屩擔簦

虞卿躡屩擔簦以說趙王按簦笠之有柄者

鄭莊治行

史記漢武帝使鄭莊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按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

匡衡隨牒

漢匡衡曰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注云謂隨補選之常牒不被超擢也

留滯

史記太史公自序是歲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支離

杜詩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

張衡顧燕

東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旅寓洛陽生計無聊有命駕之意因顧梁燕曰秋風已至寥輿難久留也

潁士賦鷴

唐蕭潁士旅寓東陽思歸不得作白鷴賦意謂己之不得歸猶鷴之困於籠不得出也故雍陶和孫明府懷舊山詩秋來見說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

萍浮

東漢鄭康成萍浮南北後因黃巾為害復歸鄉邦

梗泛

唐詩恓惶勞梗泛悽斷倦蓬飄

陸雲宿冢

晉陸雲嘗出行。欲投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少年。美丰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餘里。至故人家。見數里中無人居。卻尋昨所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日進

荀鶴思家

唐杜荀鶴秋旅中詩。少年心壯輕為客。一日病來思在家

崔塗旅懷

唐崔塗旅懷詩。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

惟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戎昱鄉淚

唐戎昱詩。隔窗雲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虛堂秋。蟲聲竟夜引鄉淚。蟋蟀何知人自愁

櫛風沐雨

文選。櫛風沐雨。多在道路

飛雲滯月

李白詩。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

匹馬孤舟

鄭谷倦客詩。十年五年岐路中。千里萬里西復東。匹馬愁衝晚村雪。孤舟悶阻春江風

殘茶冷酒

李白詩。朝遊九城陌。肥馬香車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

馬周呼酒

見狂肆

杜甫寄食

杜甫少貧不自振。嘗客吳越齊趙間。寄食於人。又嘗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尋常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心折大刀

杜子美詩。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云。大刀頭有環。本

古樂府。義取於環。猶古者放臣待命於境。上賜環則返。今不能還。如折大刀也。又古詩云。藁砧今何在。山上更安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又從軍行云。夜聞漢使歸。獨向刀頭泣

塵化緇衣

唐詩。風塵不覺化緇衣。謂客久而白衣變為黑色也。又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敝裘羸馬

唐張籍行路難。湘東行人長嘆息。十年離家歸未得。敝裘羸馬苦難行。僮僕盡飢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

店月橋霜

温庭筠商山早行詩。晨起動征驛、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墻、因思杜陵夢。鳬鴈滿回塘

槲音斛

并州十霜

賈島渡桑乾詩。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蜀郡五載

杜詩。五載客蜀郡、十年歸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相看萬里眼

杜詩。相看萬里眼、一別五飛螢

有愧百年身

杜詩。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

浮游四方

李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睥睨萬里

朱元晦十九歲作遠遊篇、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為蹩躠者、終日守空堂

蹩音撇

○餞別

漢臨江王傳。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祖神也、又荀彧傳。共氏之子曰修、好遠遊、至今祀以為祖神。左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朱子語錄。祖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又以胙肉食之、謂之餞禮

軷音跋

犯軷

周禮。夏官大馭掌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云、祀行之禮為軷、祀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祭之、以車轢之而去、示無險阻也

軨音靈

展軨

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

送言

史記。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也、家語曰。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謹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願終身奉之

贈策

行音杭

左文十三年。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不如隨會。其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伯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注云。繞朝。秦大夫。策。馬撾也。隨會即士會。唐李白送陶將軍詩曰。莫謂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

邶音佩

脂轄

左襄三十一年。鄭子產曰。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注云。巾車。主車之官。以脂塗客之車轄。轄。車軸也。以膏塗之。使旋轉快也。

馳輪

晉王彪之方山別諸兄弟詩。脂車總馳輪。泛舟理飛棹。絲染墨悲嘆。路岐楊感悼。

送野

詩邶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此衛莊姜送妾詩也。

餞禰

泲音濟
禰音你

邶風。出宿於泲。飲餞於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歌驪駒

大戴記。驪駒逸詩。客欲去歌之。其詞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注云。驪。深黑色。駒。二歲馬。

別黃鵠

蘇武贈李陵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

班荊

見朋友。

折柳

見橋梁。

揖別陳遵

東觀漢記。陳遵字孟公。為大司農護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臨訣。丹謂遵曰。俱遭時反覆。唯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喜。

心交國瑞

宋倪偁字文舉。南渡後人。居吳興錦山之下。以有學行。受業張橫浦之門。號國瑞。調桐川簿。人皆以詩餞之。公曰。吾與子不交以面。而交以心。尚曰珠玉之贈。不如藥石之賜。

贈芍藥

韓詩曰。芍藥。離草也。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

何也。董子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青堂名合歡。合歡則忘忿也。

折疏麻

楚詞折疏麻之瑤華。疏麻。神麻也。折之以贈行。

厲聲高揖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子高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流涕交頤。子高徒揮手而已。及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善。彼二子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

親親之意乎。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耳。今乃知其婦人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群聚乎。

握手長嘆

蘇武別李陵詩。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

登山臨水

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

節酒散才

管輅別傳。諸葛樂與輅別。戒以二言曰。卿性樂酒。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

須當慎。持卿散才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

數日作惡

世說。謝太傅語王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歡樂之趣。

暫時分手

高適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詩。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盃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浮雲

漢李陵贈蘇武詩。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

零雨

晉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曰。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停驂輟棹

齊謝朓新亭渚別范雲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載沮崇觴

柳子厚送河東薛存義序。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於江之滸。飲食之。且告之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如吾民何。

過楚到秦

唐李武陵夜與故人別詩。白日去難駐。故人非舊容。今宵一別後。何處更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話來天未曉。月落滿城鐘。

流恨結愁

杜詩。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按第五橋。皇陂岸皆在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

上河梁

李陵為將失利。降匈奴。與蘇武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出陽關

唐王維送人使安西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以為陽關曲。三疊唱之。陽關在長安西。三疊者。以後三句重疊唱之也。一說。每曲先七言。中五言。後三言。故謂之三疊。

參辰

蘇武贈李陵詩。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又杜甫贈衛八處士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注云。商星在東方卯位。參星在西方申位。各居東西。亦不相見也。

弦栝

陸士衡為顧彥先贈婦。東南有思婦。長嘆充幽闥。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栝。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注曰。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

南浦

梁江淹別賦。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華衛女。上宮秦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北梁

江淹別賦。視喬木兮故里。訣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惟樽酒兮敘悲。按北梁。分別之地。故唐王勃別王長史詩。正悲西候日。忽動北梁篇。

嘉飧

古樂府。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飧飯。

勸酒

蕭鳳使玉門關。弟爾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庶分袂不悲

杜子美送王判官詩。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盃

掩歎緒

宋孝武帝幸中興堂。餞江夏王詩。陰雲掩歎緒。江山起別心。

起離端

謝混送二王往領軍府詩。樂酒輟今辰。離端起來日。

珪璋交映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序。夏四月。馬邑苑言揚。告歸荊衡。群公追餞於灞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珪璋交映。按論字言揚。

親昵竝集

曹子建送應氏詩。親昵竝集送。置酒此河陽。

六卿郊餞

左昭十六年。晉韓起聘於鄭。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百官班餞

唐李光顏復還忠武。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又張柬之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群臣餞送定鼎門外。

送羊祜出界

世說。郭奕字大業。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追送祜出界數百里。奕坐此免官。

送柳淳入關

孟郊送柳淳入關詩。青山輾為塵。白日無閑人。自古推高車。爭利入西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齋一束書。獨去誰相親。

送不出門

見內外兄弟

送不越閾

劉宋何尚之字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其父叔度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愁顏痛骨

孟郊長安留別李觀韓愈因獻張徐州詩。富別愁在顏。貧別痛銷骨。古樹春無花。子規啼有血。故人韓與李。逸翰雙皎潔。哀我摧折歸。贈詞縱橫設。

苦心酸肝

白居易生別離詞。食蘗不易食梅難。蘗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為難。苦在心兮酸在肝

一身去國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千里分岐

柳子厚別劉夢得詩。去國十年同赴難。湘江千里又分岐。

何異登仙

唐玄宗開元四年、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倪若水時為汴州刺史、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何以贈我

王猛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

懸渴

藝文、千里懸渴。懸渴、喻思人欲見之切也。

緘愁

唐詩、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凡人寄書而言

相思之苦、謂之緘愁。

伏劒

唐陸龜蒙別離詩、丈夫非無淚、不洒離別間。伏劒對樽酒

蝮音伏

耻為遊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

嘆音灘

何足嘆。

着鞭

事理發揮、慷慨丈夫意氣相期、伏劒於樽酒之間、着鞭於功名之會、惟知以懷安敗名為戒、夫豈欷歔流涕、戀戀作兒女子態耶。

東門祖餞

見致仕。

南京送別

蘇東坡由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後山時為徐州教授、嘗徐守孫覺願往一見、而覺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後歸、為劉安世所彈。

揮袂

文選、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又唐詩、岐路分襟易。

牽衣

魏文帝見挽船者兄弟辭別、作詩曰、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

行色

柳下季謂孔子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

見跖耶。孔子仰天而嘆曰、然、出莊子。

羈心

唐詩、羈心何處盡。羈心、謂羈客之心也。

墜雨

文選、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別離也

別雲

唐詩、離愁憐別雲。

岐言

六朝詩、岐言未及申。謂將別時臨岐所言也。

別引

唐詩、別引繞繁絃。別引、謂離別之歌曲也。

扶景栁烟

六朝詩。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栁烟。此喻夫婦離別。一在東一在西。相隔之遠也。一說東扶景。日初出也。喻人之芳年。西栁烟。暮景也。喻人之年老。

迷雀覊雉

六朝詩。西飛迷雀東覊雉。倡樓秦女年相隨。此喻夫婦離別不得相隨也。

旅鬢

唐詩。清露下時傷旅鬢。

離聲

宋胡直孺字少汲。別劉邦直詩。我無健筆掀三峽。君有長才肅五兵。同是行人更分手。不堪風樹作離聲。又唐李白南陽送客詩。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離顏怨芳草。春思結垂楊。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二卷

○祝壽

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之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

夢與九齡

見聖壽。

行開八秩

禮王制。九十日有秩。注云。秩常也。謂人年九十。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又小說。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道家者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其詩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松栢

詩小雅。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

岡陵

詩魯頌。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大椿

莊子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注云。冥靈。木名

蟠桃

漢武帝故事。西王母降。出桃七枚。自取二枚。以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之。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花。三千年一實。非

下土可種之物也。

氷桃雪藕

周穆王集方士春霄宮。王母乘輦而來。王帳高會。進萬歲氷桃千年雪藕。

仙椹靈瓜

十洲記扶桑島有木如桑。其實如椹。九千年一實。

玄光芝

王母第二十女紫微夫人曰。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玄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按許長史謂許穆。許道士謂穆少子玉斧也。

金光草

廣異記。謝玄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其光可鑑。曰金光草也。故李白詩。願飡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酌斗以祈

（醹音乳 耉音苟）詩大雅。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耉。黃耉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作。

舉觴相屬

宋史。浩字直翁。淳熙已巳挂冠歸四明。年登八十。女兄年八十二。四弟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繪為六老圖。樓參政為之序。

優曇華

法華經。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此華五百年一開。有花無實。又疏云。優曇華鉢名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風聲木

洞冥記。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風吹之。如玉聲。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徧賜群臣。臣有疾者。枝則汗。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竟未汗。偓佺生於堯時。三千年。枝竟未折。上以枝問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過枯死而復生。豈特不汗不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濕。萬年不枯。

引年

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優禮

宋王元之壽域碑記。王者恩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禮。乞言於東序。優禮於南庠。

吐故納新

呴音胸

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按道家以吐故納新為內丹烹鍊金石為外丹。

返骨洗髓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

廣成長生

莊子曰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往訪之問至道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按陸德明曰廣成子即老子。

錢鏗久壽

彭祖歷虞夏至商壽八百歲以久壽聞。

海屋添籌

昔有三老相遇一曰吾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籌已滿十屋矣一曰吾師食蟠桃投核於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矣。

仙籍書名

宋楊廷秀南極老人歌壽叔父云淡溪居士登九齡朱頷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璇霄仙籍書姓名丹霞染詔金花綾近來更覺鮮少眠則夜抄蠅頭窓下燈登山臨水兩脚輕御風騎氣不由徑何人有筆筆無塵翳溪一幅為寫眞烏紗白帢坐鼓琴上有千歲長松青令咸窮舜亥夫聽看是活的南極老人星按亥夫見蒼英類不知紀年注天文志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見則天下治平主壽昌。

箕翼

荀子曰國安磐石壽如箕翼。

龜龍

楊子曰或問龜龍鴻鵠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壽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史記曰龜千年乃遊於蓮葉之上鶴千歲棲於偃蓋之松。

獻續壽衣

開寶中神泉縣令姓張外施廉潔內極貪瀆一日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某人生日告示諸色人等不得饋送有曹吏曰縣宰明言生日欲我輩知也眾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後又告示曰某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饋送吏復持縑以獻復受之時王嵓賦鷺鷥詩以諷之曰飛來疑是鶴下處卻尋魚。

嵓音巖

賜靈壽杖

漢書賜孔光靈壽杖注云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噎者也

弄雛

見子

放鴿

東軒筆錄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申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放一鴿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摩銅狄

東漢薊子訓有神術與一老翁共摩娑銅狄人於長安東

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故張天覺詩曰鶴髮飄飄紫府仙摩娑銅狄不知年。

授玉杖

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者禮有嘉賜注云玉杖端以鳩鳥為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長生籙

清異錄華陰士人之子有別莊在老鵶谷因收刈與客友飲夜醉乘月出莊信步行十餘里至一宮殿中皆仙粧婦人玉字寶臺上安玉匣大標金字曰長生籙二人覩一金翠雙鬟女發書讀之曰九琳上魔伯校玉書先春法師長

養三天花木竝增筭五千年二人失盤忽然不見身在亂石喬木間耳。

太飛丸

清異錄臨邛人吳毅以多疾禱於青城山紫極院置壇設醮畢假寐齋廳夢天人稱自剪刀館來授一竹簡題曰太飛丸鍊心法用鹽解仙人一物注曰世間白蝙蝠是也其製合之法甚詳仍戒以絕嗜慾方可服。

日面天腸

清異錄大清草木方服雲母者成日面天腸餌鍾乳者登福衛壽車。

麟脂螭髓

續仙傳謝玄卿遇仙見素麟脂斑螭髓玄洲白柰崆峒靈瓜又有瓊飴酒彈八琅之璈吹叢霄之笙擊洞陰之磬作迴鸞轉鳳之舞。

種壽泉

清異錄仙家以津液灌漑丹田為種壽泉。

却老霜

清異錄以九鍊松枝為之可辟穀長生。

生甲子朔

見耆英。

生丙子歲

唐張果老有仙術常言我生於堯之丙子歲堯時為侍中

往來恒山中。開元時。湘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

啓期三樂

家語。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行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所以為樂者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山谷四印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作慶老堂

韻語陽秋。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王介甫贈之詩曰。種竹常疑出冬筍。開池故合涌寒泉。

建眉壽堂

宋張浚母秦國夫人高壽。浚時知福州。就州宅建眉壽堂

師羃出合

宋趙師羃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獻琛異。師羃最後至。出一小合曰。願獻果核。備鏤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懾沮。

棚音彭

騃涯上聲

袠音秩

萊公造棚

宋寇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上意解。遂不問。

馳送香炬

宋熊大經。嘉定間為建陽簿。視篆之始。迎親未至。遣使馳送香炬。慶親庭八袠之壽。自製西江月一曲以獻。

遠寄鐵杖

蘇東坡以鐵柱杖為張安道生日詩。二年相伴影隨身。踏破江湖草木春。摘石舊痕猶帶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途自衛眞無敵。捷徑爭先却累人。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又東坡於子由生日。送檀香觀音像。併香印篆盤。

老子出關圖

雲齋錄。錢穆父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云。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范蠡遊湖圖

倦遊錄。宋陳恭公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日乞致仕。

壁上題詩

宋眞德秀少好學。母吳氏躬織紝以教。後中宏詞科帥。湖南潭人為立生祠。一夕有人題詩於壁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方又出一活佛。南極今添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江上奏曲

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蘇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作鶴南飛曲以獻也。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壽寇萊公

宋魏野壽寇萊公詩。天地精英氣。來鍾積慶門。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仙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入後。一品見玄孫。

壽周益公

宋李商叟壽周益公詩。袖中勳業拂雲烟。筆底文章響澗泉。已是貴為天下寄。不妨長作地行仙。蟻浮玉友秋初熟。鵲報銀河月正圓。滿引壽觴今夜望。相星重入太微垣。又云。祥開碧落中元節。人頌昇平上相生。天上異恩尊帝傅。洛陽好事寫耆英。

○報恩

禮表記。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嗾音搜 獒音[illegible]

倒戟禦徒

左宣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

結草亢敵

左宣十五年。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篤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摧鋒爭死

史記。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摧鋒爭死。遂脫繆公。生得晉惠公。

挈戈隨走

戰國策。中山君享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

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餔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人死

常願濺敵

說苑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絶其纓命持火來視絶纓者王曰今夕飲不絶纓者不懽群臣百官皆絶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絶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頸血濺敵久矣遂平晉

不忍從敵

六帖楊晟降王建其愛將姓安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謂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建謂其志不回乃戮之

朝范蠡

國語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祭應詹

晉應詹元帝時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遊洛陽賈開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於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氏祀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善視賈人

左成三年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注云如實出已言賈人謀雖未行而罃之感賈人之恩如真實藏已於褚中以出也遂適齊者言賈人遂往適齊以傳智罃之賢也

思報長者

唐德宗時李泌為相號為得君帝曰誰與卿有恩者朕為卿報之泌乃言臣曩為元載所疾謫官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常畏之會與路嗣恭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秘而不言泌起見父臣常謂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賜以金紫

避舍相報

左傳二十三年重耳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注云三十里為一舍

起舍為報

晉蘇峻反、諸庾逃亂、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有郡卒以小船載冰、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不唯有智、且亦達生。

每食必祝

楚王欲殺伍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意、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飲食必祝曰、江上丈人。

一飯必償

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讎必報。

父事王陵

陽武人張蒼、身長大、肥白如瓠。沛公攻南陽、蒼當斬、既伏質、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於沛公赦之。蒼德陵、及貴、父事王陵。陵死、蒼後為丞相、洗沐。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歸家

賓祠王戌

見姊妹。

投金瀨水

溧陽人史氏女、擊綿溧陽瀨上。楚伍員奔吳、至溧陽、見女乞食。女以簞食壺漿與之。員食訖、曰、掩子壺漿、勿令露。女曰、行矣。員既行、還顧女已投　而死。後子胥欲報、不知其家、投金瀨水而去。唐李白有義女碑記。

投金承塵

東漢雷義嘗濟人於死罪、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乃密投金於承塵而去。義不知、後毀屋得金。訪金主已死、乃將金送縣。一說作陳重事。

徧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又徧報諸所嘗見德者。

悉報有恩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又唐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贍其家。

報進食母

漢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也、為德不竟。

報鬻飯嫗

雲溪友議、南卓貧、遊上蔡、蔡守待之為客。每宴集、令吏召

之吏即云卓自以衣冠繫故不敢赴。卓由是愈窘困，惟城南鬻飯嫗待之不厭也。後十七年守蔡，乃曰：古人一飯必報，睚眦必讎，吾雖位微，適當斯日也。遂刑吏而報嫗焉。

救免顧榮

晉顧榮字彥先，吳郡人。嘗與同僚宴，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炙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

救免陰鏗

梁陰鏗字子堅，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

薦子報德

兆音桃

初范逵過陶侃，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侃後都督江州，移鎮武昌，薦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飡無不報之。

娶妹報德

見義士。

願授故主官

孔帖：王毛仲傳：李守德為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之。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匜盥，流汗不敢當。

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己官授之。帝嘉其志，擢其主為郎將。

請除先生害

倓音談

唐玄宗時，李泌嘗薦建寧王倓為范陽節度使，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臣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官讓張弼

隋末李大亮為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擒。賊將張弼異之，就執乃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唐高祖入關，大亮官至尚書，常以弼脫其死，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而不受。乃言於帝曰：臣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

女妻和凝

瓌音圭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瓌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因此得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當貴，爾輩謹事之。因妻以女。

上書直寃

唐李德裕當國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大中初爲左拾遺既而德裕被放柔立内懸傷之上書直其寃坐阿黨貶南陽尉

遺詩酬德

宋馮京少嘗薄遊爲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關中王方師渭與宴集甚歡遺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

〇報讎

禮曲禮父母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周禮調人曰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弗讎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九世猶復

事文類聚齊襄公享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讎百世可也

三年乃服

左定十四年吳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敗越於夫椒遂入越

（楯音盾）

嘗膽

吳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及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吳越春秋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火寒則抱氷

鞭屍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吳王闔廬立使伍員迎擊楚軍大破之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員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屍鞭之三百

爲燕報讎

（揕音鴆）

史記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請見之謂軻曰願卿留意軻許之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樊於期言復仇之事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拊心者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乃爲裝遣荊軻入秦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荊軻奉圖以見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袖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王負劍拔以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徇

爲韓報讎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

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按良大父名開地。父名平。大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相釐王悼惠王。故曰五世相韓。狙伺物必伏候之。故凡伏而擊者。曰狙擊。

檄告楚相

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儀笞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若城。

徇斬丁公

丁公為項羽將。嘗窘辱漢祖於彭城西。及項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氏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太守。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鞭富吏

梁沈瑀為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鮮衣美食。以自別。瑀怒。

悉令芒鞋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箠。蓋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為兄報讎

東漢趙熹。字伯陽。兄為人所殺。無子。熹結客往復讎。讎家盡疾病。熹曰。因疾殺人。非仁也。後仇家自縛詣熹。熹不與見。竟使人殺之。

為夫報讎

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二人涕泣許諾。合謀。晦日設祭。徐笑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將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戴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將

置炷於臍

漢獻帝紀。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相慶者。塡滿街肆。守屍吏為火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者積日。

爭啖其肉

唐武后紀。來俊臣棄市。仇家爭炙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踏成泥。士民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始貼

席。

請斬晁錯

晁錯為御史大夫。絜與吳相袁盎不善。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言吳楚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人有告盎者。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入。盎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吳楚。復其故地。則兵可不血刃而罷。上良久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掠死蘇謙

漢蘇不韋。平陵人。父謙為金城太守。既罷。私至洛陽。為司隸李暠掠死。以報宿怨。不韋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變

姓名。募刺客邀暠。不克。因殺其妾并其小兒。又馳至魏郡。掘其父塚。斷頭以祭父墳。暠憤傷。發病嘔血死。

懷恨石崇

晉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竟使趙王倫收崇岳送市。按岳父文德為瑯琊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踏。不以人遇之。故曰遇之不以禮。

銜怨劉晏

唐楊炎為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嘗治元載罪。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仇。遂貶晏忠州刺

史。又知庾準與晏有憾。乃擢為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炎證成之。建中初。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手刃師韞

唐天后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乃手刃父讎。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當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駮之。因作駮復讎議。略曰。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

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手刃萬頃

巂音髓

琇音秀

張審素為巂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為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瑝俱以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瑝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為吏所得。時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仇。多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

岵音户

固言不可。玄宗以為然。又憲宗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上令都省集議。以聞。杖悅一百。流循州

召斬羌岵

五代桒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桒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人持箱中有黃詔。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安乎。最蒙相愛。為吾名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曰。羌岵秀才何在。此人最為鄙薄。然君子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岵至。忽有數人執岵去。羌岵謀反。罪當處斬。岵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受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岵來曰。相公枉殺在

已。岵昔同場屋。聞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岵曰。欲得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

㬎音顯

拉殺似道

宋帝㬎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時似道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覔於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及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陳空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瑑音篆

貶薛逢

唐憲宗時。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為郎官。有薦薛逢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為巴州刺史。

出仁約

唐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出

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

○釋怨

春秋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

遂相管仲

左莊九年。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齊桓公從之。

卒用孟明

左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以歸。文嬴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辛見寺披

左僖二十四年、晉文公入曲沃、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注云、以難告者、披知呂郤欲弑文公之謀、故求見以告文公也。

袪音區

遽見頭須

左僖二十四年、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頭須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乎、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注云、豎、左右小吏、名頭須。

至門謝罪

見同僚。

造壘結歡

唐德宗時、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上遣同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

不責戲言

聞見錄、孫文懿公抃、字夢得、眉州人。少時家貧、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後文懿登第、判審官院、李昭言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束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税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又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

屢遣上壽

朱子語錄、富鄭公與韓魏公議論不合、甚恨之。後魏公卒、至不弔其喪。又富公守某州、黃魯直為尉、久方之任、富大怒、及到、遂不與交代、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曾弔韓喪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已成案紙。後人雖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似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此便是富不如韓較

寬。

不謫蜀公

石林燕語。趙清獻為侍御史。力攻陳恭公。與范文正公。時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譎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欲斬公者乎。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論清獻。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不言。聞者尤嘆服云。

不較蘇軾

朱子語録。宋陳希亮。字公弼。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甚不堪。至東坡作齋醮禱祈諸神之文。公必塗墨改定。數往返。及為公作淩虛臺記。乃曰。臺不足恃於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寓意以諷公也。公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其猶子孫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於是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〇陰報

易繫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史記。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埋蛇獲報　（已下善報）

見母。

活蛇獲報

搜神記。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如月之照。故世稱隋侯珠。

放雀報環

東漢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

放龜獲印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愉出為丞相掾。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嘗行經餘不亭。見賣大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至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工以告愉。愉乃悟。遂佩焉。

林積歸珠

宋林積。劒浦人。嘗入京至蔡邸。席下得一囊。中有北珠數百顆。詢之主人。知巨商宿此。積曰。此吾故人。令來上庠相訪。商後訪積。積悉歸之。宋慶曆中第進士。補循州推官。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比干授策

幽明録漢何比干夜夢貴客車騎滿。既覺語妻語未已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待之姥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因出之懷中策如簡長九寸九百九十枚因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何氏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犬相乳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群犬生子交相乳或謂士謙云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猫相乳

唐韓文公猫相乳說司徒北平王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

者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其鳴伊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名致其亦可知矣。

汲漿得婦

見山。

補漏得子

麈史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巨萬域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illegible]以行問其屋漏則為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隆冬若寒則鍋舍繒一月也田初初無子晚歸得子即侍郎公紓也登進士第官至刑部侍郎紓有五子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種德及第

芝田録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長安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一帶在閘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未敢去公為守衛至日晏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不能救護今有寶帶將以賂要津以脫夫命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即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

闑音業

種陰德來年必及第位極人臣。

修行延算

范文正公述竇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毒民之報（已下惡報）

少頡曰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己然亦未有如商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為法之敝一至此哉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

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拒而不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而觀孟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殺降之報

漢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又麈史云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陵醉尉不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耶至於孫陵身辱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

虞詡悔罪

東漢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

九齡無嗣

見貶謫

誤國之報

夷堅志秦檜矯詔逮岳飛父子下棘寺獄遣万俟卨鍛鍊之拷掠無全膚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窗下畫灰密謀其妻王夫人贊成之曰檜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於市流徙兩家妻帑貲產皆沒官全人聞之酌酒

相賀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我已訴於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謂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卨在鐵籠下與檜爭辯殺岳飛事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荊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復甦曰適為看陰間趙宋斷秦檜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其處受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如此可畏哉

滅國之報

宋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㬎為元所虜以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於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至於諱顯㬎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山堂肆考人集第四十二卷終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三卷

○諱忌　附犯諱不諱

夫諱非古也。周人以謚易名。于是有諱禮。故曲禮入國而問諱。然所謂諱者。諱死不諱生也。又有不諱者。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諱君

左桓六年。晉大夫申繻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注云。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改為中軍。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改為司城。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其山。

諱父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同子驂乘。盖指趙談。與其父同諱。故曰同子。又孔氏叢談。太史公名譚。故史記無譚字。季布傳改趙譚作趙同。按趙同乃漢文帝專寵宦者。

改白為皓

齊桓公名小白。改白為皓首。

改鍾為蔣

吳孫權立蔣子文廟于鍾山。因避祖諱。改為蔣山。

呼雉為野雞

漢呂后諱雉。今臣下呼雉為野雞。

易虎為季龍

唐高祖之祖諱虎。字延壽。作史者易石虎以季龍。易韓擒虎以韓擒。

改徹為通

漢武帝諱徹。改徹侯為通侯。改蒯徹為蒯通。

改秀為茂

漢光武諱秀。改秀才為茂才。

改莊為嚴

漢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莊光為嚴光。

改淵作海

唐高祖諱淵。故唐人或稱劉淵。改為劉元海。戴淵改為戴若思。又避太宗諱。改世為代。

乞換他郡

晉咸和元年。當征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為外援。乃拜舒撫軍會稽內史。舒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為鄶。

改為辭曹

晉羊祜為荊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為諱其名。改戶曹為辭曹。

呼練為絹

顏氏家訓。梁武帝小名阿練。皆呼練為絹。乃謂銷練物為銷絹。

呼銅為鐵

顏氏家訓。人有諱銅者。呼銅為鐵。乃謂梧桐為白鐵樹。

稱嚴必泣

顏氏家訓。臧逢世。嚴之子也。孝元時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競修箋書。有稱嚴寒者。對之必流涕。

因樂不歡

丁用晦芝田錄。帝翼尚書有重名。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為家諱樂也。

請長吏諱

晉王述為楊州刺史。初至郡。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所無諱。

避太子諱

唐憲宗方為太子。王紹避諱。改名時。議者以為諂。李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議禮之人敗之。不可復正。于紹何誅。

更授少傅

唐源乾曜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

改擢司門

唐李涵由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呂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改擢司門員外郎。

鑱音讒

鑱去皐名

唐韋暢父皐沒。蜀人德之。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去其文以諱之。

易以孟姓

唐王維初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名其亭曰。浩然亭。咸通中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改號曰孟亭。皮日休作記。

固辭詹事

劉宋范曄遷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又孔氏叢說。范曄父名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

不受舍人

唐賈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不受。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避犯友名

楊都一士人諱審者。而與沈氏交。沈與其書。止書名而不書姓。

不犯人名

孔帖。栁沖傳。晉太原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別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每日對千人不犯一人諱。又梁武帝詔王僧孺改百家譜合二百七十二卷。藏在秘閣。王弘好其

書。曰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改弘為崇

五代史郭崇韜。父諱弘。宰相竇盧革等皆諂事之。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

改準為貨

石林燕語。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

避會作當

石林燕語。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至魯公為相。始作勘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

更石曰右

五代石昂有高行。節度使符習。乃以為臨淄令。習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昂姓為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常侍柰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即趨出解官。

呼酒犯名　（已下犯諱）

世說。晉桓玄呼人溫酒。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麁疎。

益羹犯名

宋殷淳。字子淳。與何勗共食。勗求羹。羹盡。勗曰。益殷淳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斂筯曰。何無忌諱。

假書戲名

見嘲謔。

訐事犯名

北史。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訐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其有屈滯。故來訐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祗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與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今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不諱字　（已下不諱）

朱子語錄。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云。年十四。從周茂叔。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又顏氏家訓。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稱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

不諱名

語錄。唐人尚不諱名。故杜詩云。白也詩無敵。李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

不諱君名

胡傳。魯莊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又孔氏叢談。曹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是不諱植字也。三國志猶不諱其君名。如功以權成。是直斥吳主之名也。

不諱父名

侯鯖錄。王立之云。老杜家諱閑。而杜詩中有翩翩戲蝶過

閑慢之句

諱官枉法

青箱雜記。宋杜祁公衍。嘗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并時。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

諱吏有贓

翰府名談。包拯尹京兆。吏請家諱。公瞋目曰。吾無諱。惟諱吏有贓惡者

韓公辯諱

韓文公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愈曰。律云。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云。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蓲於丘一音）

晦菴論諱

朱晦菴論諱。周人以諱事神。然雝詩與噫嘻詩。皆不為文武諱。故周禮一詩。有昌本之葅。七月一詩。有觱發之詠。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不諱。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為尊者諱。故改具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又有公孫敖。亦是以泛而言之。未嘗諱也

○稱呼

稱者稱也。所以稱量彼己之輕重而為之言也。然有相稱者。有自稱者。又有稱諸人。及人稱之者。自稱卑己也。稱諸人。及人稱之者。亦無非卑己以尊人也。非稱量彼己之輕重而然歟

聖帝

漢飛譜。以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後人尊稱天子。曰聖帝。

官家

湘山野錄。宋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量無敵飲則乃公。一夕上命巨觥飲公。公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舉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所謂君臣千載遇。李對曰。忠孝一生心

（觥古肱）

臣稱君

臣稱君。在唐虞曰帝。如尚書帝念哉之類是也。在三代曰王。如天乃錫王勇智之類是也

君稱臣

君稱臣。在唐虞三代皆曰汝。其。如汝義暨和。格汝舜。格汝禹之類是也。秦漢以下皆曰卿。如卿皆安在之類是也。或曰某官。如丞相不來。丞相飯來之類是也

君臣通稱

唐虞三代君臣皆通稱曰朕。如堯曰。朕在位七十載。舜曰

朕宅帝位禹曰朕德罔克皐陶曰朕言惠湯曰罪在朕躬伊尹曰惟朕以懌武王曰惟朕文考成王曰惟朕小子之類是也又或稱台或稱予秦漢而下惟君獨稱朕臣稱臣某其稱諸人與人稱之者唐虞亦曰帝三代亦曰王秦漢以下曰皇帝曰天子曰聖上曰主上

尊卑通用

唐趙璘因話錄古者三公稱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例

用哉

小童

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

老婦

禮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先生

吳常昭辨名古者稱師曰先生

小子

王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又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陳人

莊子曰人而無道是謂之陳人注云陳謂腐爛無用之人也

賤子

東漢樓護傳成都侯王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又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上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又杜甫贈韋左丞詩丈人試

靜聽賤子請具陳

上書稱走

漢司馬遷上任少卿書自稱太史公牛馬走

答書稱僕

六帖宋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木間巢許稱臣于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孫稱祖

漢侯霸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諸尼稱其祖曰家祖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

婦稱夫

晋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禮不為恭。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鄭公

國相馬融深敬鄭玄。令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司馬公。廷尉于公。謁者僕射鄧公。又四皓中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顔公

宋顔延之傳。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慙而退。偃尚之子也。

曲江公

唐張九齡開元以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

贊皇公

唐宰相李德裕。天下士皆歸重之。不敢有所斥。特稱贊皇公。

天子呼輩行

唐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得幸。天子以輩行呼為陸九。

閣吏請官稱

后山詩話。呂某公歸老於洛。嘗遊龍門還。閣者執筆請官稱。公題以詩曰。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閣吏

（數音歎）

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皇臺。

衍奇庾敳

庾敳字子嵩。王衍不與敳交。而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湜輕嘉貞

隋唐嘉話。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稱為張底。後見嘉貞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

張五

（嶷音匿）

北齊張稷為豫章王疑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為劉四張五。

鄭五

唐鄭綮好詼諧。世號歇後鄭五。

劉二

北齊劉逖為開府參軍。文宣崩。文士並作輓歌。使楊愔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劉逖用二首。中書侍郎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後李愔獻賦。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武成怒。大嘉鞭朴。逖喜復前憾曰。何如呼劉二時。

蘇二

志林。東坡解纜赴杭州。貢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兩詩于壁。其一章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凉簟不能回。題詩

秉有驚人句。會客誦僕蘇二來。秦少游言于東坡曰。以先
生為蘇二。太似相薄。

黃九

志林。山谷有茶詩押䐹字韻。和者以數四。山谷最後詩云。
曲几圍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東坡見之云。黃九恁
地。怎得不窮。故晁無咎復和云。車聲出鼎細九盤。如此佳
句誰能識。

歐九

宋劉原父嘗謂所親曰。好箇歐九。可惜不甚讀書耳。歐九
謂永叔也。

○夢感

噩音鄂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
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
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
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
以贈惡夢。

夢人執弩

世說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
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
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
遠者也。驅羊萬羣。是能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
哉。于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
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

夢人負鼎

世說湯思賢。夢有人負鼎執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
和味。俎為裁割。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

夢遊華胥

列子曰。黃帝憂天下之不治。退而閒居大庭之舘。齋心服
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
長。其民無嗜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
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夢遊鈞天

史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夢之帝所。遊

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也。唐賀
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多寤。乃請為道士還鄉。

夢得傅說

見丞相。

盩厔音周只

夢得玄元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
百餘里。遣使求得之于盩厔。迎置興慶宮。按玄元老子也。
玄宗感方士之言。以老子為祖。故感而見夢

夢得堅牛

見天。

夢立靈公

左昭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夢協。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故立靈公。注云婤姶生子。謂襄公之嬖人婤姶又生子。名之曰元也。元乃孟縶之弟。孔成子。即烝鉏也。

夢熊羆

詩小雅。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栩晉與

夢蝴蝶

莊子曰。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黃熊入寢

左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鬼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白虎齧驂

史記。秦二世夢白虎齧驂。卜者曰。涇水為祟。乃沉馬祭之。

夢神龜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乃余且。問曰。漁何得。對曰。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夢芻狗

魏文帝以周宣為中郎。屬太史。嘗問宣曰。吾夜夢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墮車折脚。宜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文帝謂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與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轢之後必載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按芻狗。結草為狗以解祓也。祭時所用。

夢得鄧通

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文帝甚悅。尊幸之。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帝賞賜通以千萬數。官至上大夫。

夢別魏徵

唐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白居易撰御製碑文云。昔高宗得良弼于夢中。朕失賢臣於覺後。

夢乘赤龍

東觀漢記。光武召馮異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及覺。心中驚悸（悸音技）。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又江南李景者。昪之長子也。昪愛其第三子景達。故未定儲貳。昪嘗晝寢。夢有黃龍繞寢殿柱。既寤。使人視之。乃見景抱楹而立。意遂定。

夢洗白馬

酉陽雜俎。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米百斛。及歸。令其弟往取之。過期不至。晝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木人被甲

漢武帝夢木人被甲而巫蠱起。

道士授枕

唐沈既濟枕中記。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僊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亦止邸中。與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嘆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子談諧方適。而嘆其困何也。生曰。吾嘗志於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黃粱。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磁。而竅其兩端。生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未幾登第。出將入相五十年。壽逾八十。以病薨。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黃粱尚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夢涉水火

列子曰。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夢登柱礎

北齊陽休之夢登大塚。見一銅柱。刻為蓮花形。休之登柱礎。以手捉柱曰。柱轉三匝。吾當至三公。柱遂轉三匝。後果驗。

當得三公

魏楊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着衮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為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當起二子

武后夢鸚鵡兩翼皆折。狄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夢日遶城

晉明帝微行察王敦。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夢星入懷

宋余崇龜字景望。在孕時。母葉氏夢星入懷而生。

十八為公

見二公

四十當貴

隋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

夢斷鞶囊

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來、盡斷鞶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虎頭代舊虎頭也。公不作汝陰太守、當作汝南。果遷汝陰。

夢升台鉉

隋文帝夜夢章昭達升台鉉。旦以告之、後授大將軍開府、帝曰、朕憶夢否。何以償夢。昭達曰。當效犬馬之力、以盡臣節。餘無以奉償、

夢手捧天

見天

夢手捧日

宣室志、唐楊炎夢登山。視日光赫然。以左手捧之。後登相位。

夢盜羊入獄

酉陽襍俎、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夢乘驢墜水

襍俎、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以選事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牓將出、其人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選人與韓有舊。訪之。因告以夢。時韓被酒、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駁放。又僉載、唐張鷟初為岐王屬。夜夢着緋乘驢、中自怍曰。我衣綠乘馬。何為衣緋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驗也。

卞忌占夢

漢梁節王暢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

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是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

東萊論夢

宋呂東萊傳議。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強之名。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樂令于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西堂夢

見兄弟

南柯夢

陳翰大槐宮記。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歸臥。夢二玄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二使上車。指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駙馬遠降。引生升殿。令生拜王。王以金枝公主配之。交驩成禮。情意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為守。生至郡。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邑。位居台輔。生五男二女。公主遇疾而薨。生請護喪赴國。葬主于盤龍岡。王因命生曰。卿可

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無以為念。復令二使送出一穴。遂寤。因與二客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為城郭臺殿之狀。二大蟻素翼朱首。乃槐安國王。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羣蟻亦處其中。即南柯郡也。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不知所之。

嬀音規 姞音吉 妘音云 婤音周 姶音曷 妊音壬 嫪音潦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四卷

○姓氏

史記注。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系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又通志。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故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於文女生為姓。故姓之賜多從女。姬姜嬴姒。姚嬀姞妘。婤姶妊嫪之類是也。一說大抵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

同姓

舜紀。五帝三王。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禹為夏后。而姓姒氏。契為商。而姓子氏。稷為周。而姓姬氏。又宋呂東萊曰。孟仲季臧。同出于魯也。游國封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于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于齊也。

異姓

左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以封為氏

文王封子時叔於沈。其後為沈氏。太公望本姓姜氏。封於呂。故曰呂尚。武王封泰伯曾孫於閻。其後為閻氏。晉穆侯封少子成師於韓。其後為韓氏。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其後為魏氏。宋公子段食于褚。其後為褚氏。宋太公食於蕭。其後為蕭氏。楚黃皇食於苗。其後為苗氏。晉叔向食於楊。其後為楊氏。杞之後食於婁。故為婁氏。越之後食於歐山之陽。故為歐陽氏。

以官為氏

春秋時祭仲初為祭封人守封疆者。後以為氏。漢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遂以官為氏。若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以字為氏

左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宋子語錄。以字為諡。竊恐諡本氏字。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也。

以名為氏

陳伯袁之後為袁氏。齊公子高之後為高氏。衛公子惠孫之後為孫氏。宋公子樂父之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為牛氏。魯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賜氏以國

潛夫論。凡氏之興九事。賜氏以國。齊魯宋衛也。賜氏以謚。戴武宣穆也。賜氏於號。唐虞夏商也。賜氏以官。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若東門西門三烏五鹿。以忠賜也。巫氏匠陶。以事賜也。

賜氏以生

唐張說曰。古未有姓。如伏羲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之地而賜之姓。又朱子語錄。如舜生于嬀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嬀姓。此即所謂因生以賜姓也。

三大姓

戰國時楚三大姓昭屈景。齊二大姓懷與田也。

三右姓

六帖。唐貞觀氏族志。以第一等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冲姓族系錄。以四海望族為右姓。

四姓

唐柳芳論曰。尚書領獲而上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為丙姓。吏部正員外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國史補。四姓者。滎陽鄭。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鼎甲。又太原王亦四姓之匹云。

五姓

六帖。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為五姓。

賜姓劉

漢婁敬勸漢高祖都長安。賜姓劉。又漢初項他項伯。項襄。皆項籍之族。亦賜姓劉。

賜姓金

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之子。武帝賜姓金。

賜姓李

唐李世勣本姓徐。武德二年從李密歸朝廷。詔授勣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李。附宗正屬籍。又李元紘本姓丙。賜姓李為雍州司戶。

賜姓宿

北史宿石朔方人。祖若根。魏明元時賜姓宿氏。石尚公主。

封松為姓

古今姓纂。秦始皇遇雨。止松下。封松為五大夫。後人因氏馬。

指李為姓

老子生于李樹下。遂指李為姓。

馭馬為姓

漢馬援其先趙奢為趙將。能馭馬。號馬服君。其後子孫因以為姓。

埋羊為姓

羊祜傳。昔有攘羊遺叔向母。母埋之。後事發。檢羊肉。惟舌存焉。因以羊舌為氏。

推律定姓

漢京房。字君明。本姓李氏。因推律自定為京氏。

筮易得姓

唐陸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不知其姓。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遂以陸為氏。羽為名。而字以鴻漸。

去邑為朱

周封高陽之後于邾。後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而氏朱。

去邑為于

（邘音于）

周武王封子邘叔。子孫以國為氏。去邑而氏于。

改姓墨氏

孤竹君本姓墨台氏。名初。字子朝。殷湯封為孤竹君。孤竹者。北方國名。其後去台字。改姓墨氏。

改姓員氏

（員音運）

員半千狀云。本姓劉氏。彭城興里人。宋宗室營陵侯劉遵考子起部郎疑之後。齊受宋禪。疑歸北魏。以忠諫比伍員。改姓員氏。賜名懷遠。官至荊州刺史。懷遠六代孫。是為半千。

改姓源

源乾曜本禿髮傉檀之子賀。入後魏。太祖謂曰。朕與卿同源。可改源氏。

改姓勃

梁武帝改豫章王綜為勃氏。

改姓尉

（尉音鬱）

古有尉繚著書。號曰尉繚子。河南官氏志。魏孝文改為尉。元魏朝有尚書令尉元。字苟仁。若是其後也。

改姓帥

晉尚書師昺。避司馬師諱。改姓帥。

改姓王孫

左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弗聽。使於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

改姓獨孤

獨孤其先本姓劉。至後魏。在北有三十六部。中有改為獨孤氏者。

改姓玉氏

黃帝時有公玉帶造明堂。後改為玉氏。漢玉況字文伯者。是其後也。

改姓元氏

南中多危姓。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氏。

田改為車

漢車千秋本齊田氏。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時人謂之車丞相。子孫因以為氏。

黃改為胡

東漢胡廣本姓王。五月五日生。父棄之。胡公見而聚之。遂

姓胡。

慶改為賀

賀姓。本齊公族慶封之後。漢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為賀氏。

木改為太

端木。本賜之後。因避仇。改姓太氏。

氏改為是

吳志是儀字子羽。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因改焉。

沈改為尤

閩人避王審知諱。而沈氏去水而為尤。

奚改為嵇

晉嵇康其先姓奚。避怨徙淅。家於嵇山之側易而為嵇。

仲改為种

東漢順帝朝种暠。其先仲甫之後。因避難改姓种。

喬改為陳

晉陳元達字長宏。本姓喬。以生日妨父改姓陳。

避難為束

晉束晳字廣微。本漢疏廣之後。曾孫孟達避王莽亂。自東海徙沙鹿山西。因去足為束氏。

避仇為棗

六帖。棗據字道彥。本姓棘。子成之後也。因避仇改為棗。仕

晉為山陰令。遷尚書左丞。父叔儒。仕魏為鉅鹿太守。子嶼以文章顯。仕晉為襄城太守

郕改為成

成姓。本周文王第五子郕叔武之後。子孫以國為氏。後郕為莒所滅。子孫去邑改為成。周卿士成桓公。肅公。楚大夫成得臣。皆其後。

鄅改為兒

鄅武子封父子于鄅。失國。子孫避仇改為兒。

改凡為氾

東漢有氾宮。本姓凡。因遭秦亂。避地氾水。故改姓焉。

改許為干

干大本。許旌陽後也。得僊道改姓干。夫妻偕隱西山。

改共為洪

洪本古共工之後。因避仇改姓洪。

改姒為越

越本夏少康之後。姓姒。越王勾踐裔孫無疆。為楚所滅。子孫遂以國為氏。又河南官氏志。越疆氏改為越氏。

籍改為席

唐席豫。本出安定。本晉大夫籍之後。十三代孫環避項羽名。改姓席氏。

愼改為眞

宋眞德秀本姓愼。避孝宗諱。改姓眞

改王爲蟒

唐武后殺廢后王氏。及良娣。因改王后姓爲蟒。改良娣姓爲梟。

改暨爲周

唐暨旻與弟晊上元中。準制改爲周。

改敬爲文

聞見後錄。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宋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

改范爲朱

宋范仲淹三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冒姓朱氏。後舉進士。復改本姓。故謝啓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

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

冒姓灌

漢張孟爲灌嬰舍人。得幸。進之二千石。冡姓灌氏

冒姓衛

漢衛青父鄭季。給事陽信公主家奴。與衛媼通生青。冒姓衛。

冒姓孫

漢夏侯嬰滕公。曾隨母養外家。冒姓孫氏。

冒姓曹

魏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冒姓曹氏。

冒姓安

見誕育。

冒姓秦

宋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冒姓秦。

冒姓鄭

唐鄭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時號爲魚鄭。及用事。人號爲水族。

冒姓駱

唐李元亮本姓安。少爲駱奉先養子。冒姓駱。

冒姓劉

五代劉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冒姓劉

冒姓石

五代石敬瑭。其父臬捩雞。本出西夷。冒姓石。

冒姓令狐

唐令狐綯作相。遠近趨之。至有姓胡。冒姓令狐者。

冒姓鮮于

見宗族

訛爲慕容

前燕錄。魏初莫護跋率部落入居西遼。時燕代多冠步搖。諸部因謂之步搖。後音訛爲慕容。因以爲氏。

訛爲辛氏

唐辛替否。本夏啓封支子于莘。莘辛聲相近。遂訛爲辛氏

又鄭子產云漢記。大宜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

時居其地傳言者曰黄神王姓莽之先也莽既以神更號黄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故莽嘗言曰余黄虞之後也因號其女曰黄皇室主黄王聲相近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

虢訛為郭

周文王季弟虢叔受封于虢或謂之郭因以為氏公羊傳云虢謂之郭聲之誤也

伶訛為冷

冷音零

古伶倫之後音訛為冷漢書冷豐冷褒等是其後也

○同姓名

歷代源流古者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附改姓名冐姓名賜姓名隱姓名）

自有氏姓以來而名亦未嘗不立焉所以示有別也

兩曾參

戰國策有與曾子同姓名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垣而走

兩咎犯

一在晉文公時一在晉平公時

四王喬

犍音乾

一周時吹笙一漢明帝時飛舃一蜀人食肉芝一犍為武陽人居緱氏僊人庵

三邵平

邵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陳勝徇廣陵者見項羽傳一為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皆戰國時人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秦乘言司馬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為王騎一為漢平津侯一在明帝時為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

兩朱買臣

一武帝時為會稽太守一元帝時為武昌太守

兩貢禹

漢高祖時有謁者貢禹章帝時亦有之

兩張禹

漢張禹字子文河内軹人元帝朝拜相封安昌侯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安帝朝為太傅封安鄉侯

兩王褒

漢宣帝時有王褒為諫大夫元帝時又有尚書左僕射王褒

兩李充

一漢殤帝時人字大遜兄弟同衣遞食後徵為博士一晉時人字弘度善隸書[illegible]征北將軍褚裒引為參軍以家貧求出外除剡縣令仕至侍中

兩陳咸

漢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又一陳咸汶人。成哀間尚書。

兩王商

俱漢成帝外戚。一為丞相，封樂昌侯。一為大司馬，封成都侯。

兩韓信

漢高帝時兩韓信。一封楚王。一封韓王。

兩李膺

東漢李膺，字元禮，人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梁李膺為蜀使至郡。武帝悅之，問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云云。

兩張衡

東漢張衡嘗作二京賦、四愁詩。隋煬帝時御史大夫張衡，帝嘗幸其宅。後帝營汾陽宮。衡進諫，比年勞役頗嘉損抑。帝意不平，出為榆林太守。

兩楊震

一東漢人，明經博覽，號關西夫子。延光中為太尉。一趙宋代州崞人。弓馬絕倫，討方臘有功。知麟州建寧寨。靖康初夏人圍建寧。矢盡力乏。與子居中、執中俱力戰歿，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

兩鄭衆

一鄭衆，字仲師。漢明帝遣使匈奴。虜欲令拜，不為屈。曰：不忍令大漢節對氈裘獨拜。一章帝朝宦官，字季產。每預賞則辭多受少。

兩史岑

一字子孝，在王莽之末。一字孝山。在和熹之際。

兩李通

光武時固始侯李通。魏武時都亭侯李通。

兩江革

一字次翁，為漢中郎將。一字休映，為梁御史中丞

兩莊蹻

楚有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將兵平滇，遂自王自。

兩王莽

兩王莽俱漢時人。一為右將軍。一為大司馬篡位者。

兩王孫賈

一為衛大夫。一為齊大夫

兩李光進

俱唐代宗時人。一為光弼弟。一為光顏兄。

兩陳賈

一見孟子。一宋孝宗時監察御史，請禁道學。

兩張遼

一為魏征東將軍，字文遠。一為漢兖州刺史，字叔高。

兩秋胡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

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不知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曾有兩曾參殺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

三張儉

東漢張儉山陽高平人因黨禁望門投止者一唐人字師約太宗時為營州都督征高麗一宋貞宗時契丹國為政事令亦有此姓名

兩鄭弘

一字稚卿泰山剛人漢宣帝時為南陽太守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兄次卿為涿郡太守通法律一字巨君山陰人第五倫為會稽守召署督郵累遷臨淮太守東漢章帝元和初拜太尉即風類所謂微時採薪白鶴山及大守類白鹿夾轂者是也

兩楊時

一是宋程門弟子字中立徽宗時為國子祭酒一是丹稜人累官朝請郎

兩徐幹

一為都護班超司馬一為丞相曹操掾

兩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武帝時為侍中晉徐邈字僊民武帝時為中書舍人

三賈逵

一東漢人字景伯兒時常在太學人謂之賈長頭一字梁道賈充之父魏文帝時為豫州刺史凡長吏不如法者皆奏免之一宋藁城人從狄青征儂智高累官嘉州刺史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嘗請不俟郊赦贈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有念親之志特聽之

三李密

晉李密字令伯以祖母老辭官後魏李密以母老習醫又隋煬帝時有蒲山公李密字元邃嘗乘牛讀漢書與楚公

楊玄感為深交

兩張載

晉張載字孟陽為當代文宗貌極醜遊洛陽市羣女以瓦石擲之仕為著作郎宋張載字子厚為關中士人宗師學者稱為橫渠先生

兩李益

唐有李尚書益字君虞長于詩與李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求之其所製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時又有宗人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稱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以別之

兩韓翃

唐韓翃字君平昌黎人初為侯希逸從事。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鎮夷門辟為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至德宗時一日夜半。有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缺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與公同姓名為江淮刺史者又具二人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容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不誤矣。

兩蔡京

唐懿宗朝有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許。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為政苛慘閫境怨之貶崖州司户。不肯之官。刺賜自盡宋時亦有蔡京為奸宰相挟多許猶言與人多可也

兩周撫

晉有彭城内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為將者

兩王珪

唐王珪與魏徵同時。宋仁宗時。亦有王珪號三旨宰相

兩劉毅

一在晉武時一在晉末。

兩蕭鈞

一蕭鸞子梁武時中書郎。一蕭瑀從子。唐太宗時率更令。

兩王渾

晉有兩王渾一戎之父為凉州刺史。一濟之父。録尚書事

兩王澄

一為衍弟字平子。一為濬弟字道深

兩王愷

一晉武帝舅與石崇争豪。一安帝時丹陽尹。

兩王乂

一衍父一緒父。

兩張説

一武后氏許澄魏元忠一宋孝宗時陰柔小人。張栻李衡王希呂等。論其不可執政。

兩李渤

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俱隱少室山宋李渤嘉祐進士。郡人稱為李夫子

兩張昌宗

一唐高宗初為脩文館學士。一則天末為春官侍郎。

兩葉夢得

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貴溪石林則南渡時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

兩智永

一梁書僧。一宋畫僧。

兩辨才

唐有藏蘭亭序僧辨才宋亦有高僧辨才隱天竺[illegible]

集。

兩參寥

宋有杭州僧參寥。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

兩訛可

金有兩訛可。俱為大將。

改為張祿

魏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于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以為雎以國事陰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遂為秦相。封應侯。

改為陶朱

范蠡事越王。竟滅吳。乃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齊人聞其賢。欲以為相。乃間行以去。止于陶。自號陶朱公。

改為郭禹

成汭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又入賊中為賊帥假子。因改姓名為郭禹。

改為韓翃

見翁壻

伯魚改姓名

第五倫。字伯魚。自以久宦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

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文山改姓名

見忠臣。

改姓名亡匿

見報

變姓名為傭

見朋友

商記姓名

輟耕錄。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屋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商冒姓名

建康城南曾公大為人持重。居官清廉。登第之後。七年六考赴班。授建昌新城縣。居家闕期尚隔兩年。一日立於門外。忽見一人負名牌而至。題曰新知建昌軍新城縣事曾宣教。公大甚駭。少間有一人乘車而至。問為何官。曰曾知縣也。延之上坐。問其諱。則曰公大。問其登第之年。又同。曾公曰。姓同名同官同而年又同。此其故何也。其人起而謝曰。某二於部中。見此姓名注授。知其履歷。故冒姓名為商耳。不知為公也。今當更之。曾公大笑。亦不致詰問。真仁人也。

賜為李繼昭

唐昭宗時，有孫德昭者。賜姓名為李繼昭。

賜為趙保吉

宋太宗時，李繼遷侵擾[illegible]，因以李繼捧為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後李繼[illegible]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接輿

楚狂接輿，即陸通也。春秋時，王使聘江南，通大笑不應。妻曰。妾與先生躬耕而食。親織而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醲肥，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違義也。不如去之。乃與通隱匿姓名，入蜀，居峩眉山。

夏馥

見隱士

負苓

王無功負苓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向成列。講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倚松而見。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嘆。負苓者云云，負其苓而去。追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箍桶

宋二程侍父入蜀，至大慈寺。有箍桶者，口吟易數，[illegible]揖之，輓歸質所疑，酬答如響。問其姓名，不答，徑去。

江上丈人

渡五子胥者

漢濱老人

見隱士

屠羊

陳章甫與孫吳外書，屠羊隱名，楚王延之三旌之位。

牽狗

漢武帝東巡，海上羣臣言見一老父牽狗，言我欲見鉅公，已而忽不見。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五卷

○命名（洪燮名婦人）

禮記曰子生三月而名既冠而字名者所以正身體定心意字者所以崇仁義叙長幼又曰君子已孤不更名。

不以山川

（繻音須）左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注云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生而有文在手曰虞遂命之為虞是也魯成季生而有文在手曰友遂命之為友是也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山遂以名尼是也取于物為假若伯魚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與吾同物言與我同類蓋子同生與桓公同日也

不以子丑

白虎通殷家質直故以生日名子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是也不以子丑名者何也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本本實故以甲乙為名也

執手而名

禮內則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注云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

待事而名

唐李素立孫志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者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改命志遠

名子僑如

晉師曠曰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注云得臣生子待事而名之故名宣伯曰僑如穆子曰豹獨虺無聞

名子通國

見誕子

以蘭取名

（鯈音超）鄭世家鄭文公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而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人服媚之以夢告文公文與之蘭而御之遂生子名曰蘭

以藥取名

李百藥隋內史德林之子幼多疾祖母趙因取名百藥

兆亂

左桓二年初晉穆公夫人姜氏以伐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

矣兄其替乎。

應讖

晉桓𣪍字郎子。聞苻堅國中有讖云。誰謂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

夢碑列名

見丞相

因慶取名

賈充始生。父逵曰。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字公閭。

為子弟作名

晉柳文舒為其子弟作名。皆依謙以見意。故兄子默字居靜。沈字處道。子渾字仲玄。深字道沖。因作書戒之曰。欲使

汝曹顧名思義也

以諸生見帝

唐魏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之。不謝即出。儀舉自若。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儀。然名不虛得。謂真宰相也。

子厚二子名

柳子厚有二子。長曰周六。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老泉二子名

蘇老泉名二子說。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知汝之不外飾也。天子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其免也矣。

慕相如改名

（已下改名）

顏氏家訓。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為人。故改名相如。東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名為名字。亦鄙才也。按長卿初名犬子。

慕張綱改名

唐李綱始名瑗。慕漢張綱之為人。改名綱。

改立為昱

魏程昱本名立。少時夢上天。兩手捧日。大祖曰。卿當為朕腹心。乃於立上加日而為昱。

改武為乂

唐蔣乂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群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意於武。故因以諷。唐柳渾初名載。朱泚亂平。載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于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名渾。

龑音儼

改巖為龑

南漢劉龑初名巖。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因更名曰龔。以應龍見之祥。又有胡僧言讖書滅劉者龔也。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龑字以名焉。

改郊為庠

宋郊在翰林、有指公姓名譏公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公不自安、因請更名庠。嘗移書葉道卿清臣、稱為同年。葉戲答云清臣乃宋郊榜第六人、登第、徧閲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答詩曰、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疾讒改名

東漢劉向本名更生。弘恭石顯等誣譛張堪周猛、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因更名向。

避難改名

東漢趙岐字邠卿、初名嘉、其祖為御史、岐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改名岐。

賜名嗣恭（已下賜名）

唐路嗣恭始名劒客。連徙神烏姑臧二縣令。考績為天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嗣恭。

賜名玄佐

唐李希烈攻陳州。劉玄佐救之。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玄佐汴宋節度使陳州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欲尊寵之、故賜今名。

有功賜名

唐程日華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改曰日華。

象賢賜名

唐陸象先始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是謂象賢、乃賜今名。

賜名抱玉

見宗族。

賜名應辰

宋汪應辰字聖錫、本名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御賜今名。

剛正賜名

唐陸堅初名慄、玄宗嘉其剛正、賜名堅。

忠義賜名

宋李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高宗紹興中。金人犯鄜延、經畧使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因有功遷至副將。後金人

陷延安、欲授永奇父子官。永奇泣曰、我宋臣也、不欲事金。密戒世輔歸朝、毋以我故貳其志。世輔乃誘執金撒离喝。馳出城至洛河、金人追及之、推金酋于山崖之下。世輔僅得以二十六人奔夏、其父永奇。卒被害。世輔竟自夏歸宋。嘉其忠義、賜名顯忠。

同帝王名（已下同名）

唐書苗晉卿子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使人諭陸贄曰、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其兄弟各宜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乞勿聽。

同聖賢名

江南野史。汪台符貽書宋齊丘詐之。曰。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丘慙而改為子嵩。後齊丘使人誘台符與飲酒。縛其口。沉石城下。按孟子序云。孟子名軻。字則未聞。故云超亞聖而稱字。又古今姓纂（孟軻字子居。）

蔡雍顧雍

東漢顧雍字元歎。蔡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顧嘗學書于伯喈。其書為伯喈所歎。故字元歎。

張玄謝玄

晉吳郡太守張玄。與謝玄同年。名亞于謝。時稱南北玄。

游肇高肇

後魏游肇為廷尉。時尚書高肇。宣武之舅也。以游名與己同。欲令改之。游以孝文所賜。守正不許。高甚銜之。

盛度丁度

歸田錄。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

好好（已下雙名婦人。）

姓張。唐人。為沈著作所納。

端端

姓李。唐善和坊妓。

愛愛

姓楊。唐錢塘人。

英英

唐楊虞卿妾。

賽賽

姓武。唐錢塘人。

真真

唐柳將軍愛妓。又與韓真卿通者。為謝真真。與鄭述古通者。為沈真真。

燕燕

唐張祐妾。

鶯鶯

姓崔。唐人。與張生往來。又與元稹私。其與張浩然私者。為李鶯鶯。

惜惜

姓毛。宋高郵妓。又有羅仁卿女名惜惜。見女。

灼灼

唐善歌之妓。

盼盼

姓關。唐張建封妾。又宋有姓費者亦同此名。黃山谷嘗贈以詩。

盈盈

姓吳。唐妓女。又與天寶中貴人妾同名。

紫紫

古潙婦名。狐所化也。出名山記。

紅紅

姓張。唐大曆中才人

瑟瑟

姓蕭。遼天祚元妃。善文墨。嘗作詠史詩。以諷諫契丹。後被誅。

瓊瓊

姓薛。亦大曆中才人。又宋南渡後。有妓馬瓊瓊者。與上庠生朱端朝情好甚密。

娉娉

姓馬。即東坡席上求詩于參寥者。

東東

妓名。竇鞏悼亡妓詩。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舉舉

姓鄭。唐妓女。巧譚謔。為諸士所春。狀元孫龍光偓多惑之。與同輩絳眞俱為都知。又酒席上毋為席糾。按妓中之有頭角者為都知。所以分管諸妓。俾追召匀齊者是也。

蓮蓮

姓王。字沼容。亦唐妓。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故諸妓皆攬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不稱意。多被盡留車服而返。

住住

姓張。亦唐妓女。少而敏慧。能辨音律。與隣人龐佛奴。六七歲時。私有結髮之契。

蘇蘇

姓王。亦唐妓也。頗善諧謔。

心心

李心心。于心心。與楊柰兒。袁當兒。數妓者。皆元初京師之小唱也。

山山

元時妓。本良家子。因父喪而失身。資姓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從華亭縣長哈剌不花。置于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入樂籍。

小小

姓蘇。南齊人。錢塘名妓。或曰唐人。非也。又春渚紀聞。宋司馬仲才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褰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詢其曲名。云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于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塘幕官。其廨舍後。有蘇小墓在焉。

當當

姓李。元教坊名妓。後出家。

○命字　附同字

禮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鄭特

姓。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字可為氏

左隱八年。衆仲曰。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見前姓氏。

字不若子

公羊傳。氏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太平御覽。公羊傳謂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謂為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為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為本故尊。為末故卑。婦人無名。故賤於丈夫。野人無名。故賤於學士。

襃儀父

公羊傳。隱公元年。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襃之也。

嘉仲孫

左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嘉之也。

字曰遥集

晉阮孚。母。胡婢也。其父咸通之。生孚。咸遣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答曰。魯靈光殿賦云。胡人遥集於上楹。便可以遥集為字。咸從之。

字曰方穀

唐李載義。會吏民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為之辭。未有字。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宜當之。因以方穀為字。

字曰禮闈

唐甄濟為著作佐郎。兼侍御史。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又曰憲臺。

字曰慶門

見外祖孫。

兩孟公　（已下同字）

漢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遵。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兩子夏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故人謂欽為盲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纔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兩安期

一王含子應字。一王湛子産字。

兩處沖

一王遼字。一王湛字。

齔與齓同

山堂肆考誕育第四十六卷

○誕子　附誕女誕孫

家語。孔子告魯哀公曰。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又子夏問孔子曰。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

大音泰　裼音替

懸弧

禮內則。子男生。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

弄璋

詩小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注云。半圭曰璋。瓦紡塼也

棄之隘巷

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棄。

圩音于

禱于尼丘

按孔子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徵在姓顏。少而無子。禱于尼丘。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曰丘。字仲尼。

繫麟

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以沐徵在。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竝下遶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之。未幾。孔子卒。

饋鯉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歿。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

驚母

左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或云。杜氏傳注。寤生謂寤寐而莊公已生。此說非也。果如此。自當喜。何得復驚而惡之。史記謂寤生生之難。是也。難生。故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驚

宜父

五代和現。晉宰相和凝之子。現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於我矣。因名曰三美。又李白生子。諱揚杯。祝願無他語。謹勿頑愚似汝爺。似爺亦可對驚母。

香蘭

見命名。又唐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遂生志和。

秀草

傳燈錄。西域有七枝秀草。若羅漢聖人生。則此草生清淨之地。第三祖和修生時。九枝秀草應時而生。

鹿入胎

小說。老子乘白鹿入母胎。既生。廣顙大目。踈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

犬御卵

博物志。徐君宮人有孕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御以歸母。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界內。

鄰母收

洞冥記。東方朔父張夷。母田氏。朔生三日而田氏亡。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收養之。生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朔生五歲。忽失所在。經年乃歸。母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

胡婦產

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憫之。問左右曰。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恩平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名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及通國至。上以為郎。

虎乳

（䢵音云　夢音蒙）

左宣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于菟。故命之曰鬬穀于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于音烏）

馬嘘

（溷慁上聲）

魏略。北方有槀離之國。其王侍婢無夫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從天而下。故我有身。後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馬閑。馬以氣嘘之。王疑以為太子。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奄水。以弓擊水。魚鱉浮于橋。東明得渡。追兵不及。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有文

（音泰）

左昭元年。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己。余命

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又左
昭三十二年。史墨曰。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
始震而卜。卜人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有
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無影

見斷刑。

神光照社

東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以問卜者。曰。此天符也。
子孫其興乎。樞于光處探之。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有名

瑒音揚

至瑒七世通顯。

流星墜盆

晉桓玄溫之孽子也。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見一流
星墜銅盆中。忽如二寸大珠。爛然明淨。以瓢接取。馬氏得
而吞之。遂有孕生玄。

夢吞霞光

李老君之母玄妙玉女。嘗晝寢。夢五色霞光入戶。結如彈丸。流
入玉女口中。吞之遂有孕。

夢服日精

劉元海之父豹。妻祈子于龍門。有大魚二角。躍鱗而出。其
夜夢所見魚化為人。抱一物授其妻曰。此是日精。服之生
貴子。自是懷孕十三月。生元海。

一匹練

見長人。

五色珠

樂史字子正。母夢吞五色珠而生。及長有文詞。初仕江南。
後歸宋。舉進士。獻金明池賦。召為三館編修。

藍田生玉

吳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見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泗濱得石

珉音[illegible]　祓音弗　禊音奚

[illegible]字[illegible]珉。其母嘗祓禊泗濱。見一石光潤。持以歸。是夜
夢人告之曰。石是浮磬之精。保之必生令子。後生琳。周文
帝朝位上柱國。

豺狼聲

左昭二十八年。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女。其母止之曰。甚美
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伯石
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
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遂弗視。

天人貌

關令尹喜生時。陸地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垂臂下
膝。堂堂有天人之貌。

公衍先生

左昭二十九年。初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
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

以告公為為兄昭公私喜于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之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注云公衍公為皆昭公子相與偕出言二母同出產舍也私喜於陽穀者本年公使公衍獻玉于齊侯齊侯喜以陽穀之邑與衍也思于魯者追思失魯之禍也務人為此禍者務人即公為言公為始與公若謀逐季氏而致此禍也

陽邁初孕

宋書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因謂金之精者為陽邁

賜犬

越語越勾踐令壯者無娶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有得娩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注云母乳母也

娩音免

贈龜

宋梅聖俞生男前一日夢道士贈龜一枚故聖俞和永叔洗兒詩夜夢有人衣帔幌水邊授我黃龜兒明朝我婦忽在蓐乃生男子實秀眉

帔音[illegible]

范母如廁

范曄母如廁產曄額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

曄音葉

王母遷樓

青箱記宋王欽若父仲華侍祖郁任官鄂渚欽若母有孕值江水暴漲亟還黃鶴樓始免身生公時隔岸漢陽居人望樓上若有光景

陶母夢日

雲笈經陶隱居初生母夢日精在懷二天人手執金香爐來至其所因而有孕

李母夢星

唐李太白母夢長庚星入懷而生太白又蕭何感昴星之精張良感弧星之精樊噲感狼星之精而生

香水盆

唐崔侍御生子三日白樂天送之詩曰洞房門上掛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還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滿月即成珠

湯餅會

生子三朝會曰湯餅會唐劉禹錫送張盥詩曰憶爾懸弧日余為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宋蘇軾賀陳述古弟生子詩剩欲去為湯餅客惟愁錯寫弄麞書

黃氣入口

酉陽雜俎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玄之阿

赤文隱背

苻堅母苟氏祈子于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有孕生堅

生時有神光自天燭其右脅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符臣

陳妻繞井

博物志陳成祐生十女苦之使妻繞井三匝祝曰女為陰男為陽女多災男多祥後果得子生男又云婦人妊身三月未滿著壻衣冠平旦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顧必生男

竇母渡河

北齊竇泰母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云渡河湔裙必易生因至水所忽一人云當生貴子還家生泰

持賀兩家

史記盧綰者豐人也與漢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注云親謂父也

晉賜羣臣

世說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動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又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

頭王

磽音敲

李賀詩頭玉磽磽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子剪秋水竹馬梢梢遥翠尾

掌珠

杜甫寄漢中王生子詩掌中探得一珠新白樂天詩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又云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持

母夢墜鈴

梁任昉字彥升父遙仕齊為中散大夫母裴氏夢五色綵旗四角懸鈴一落入懷中遂有娠生昉八歲能屬文褚彥回謂遙曰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父夢積笏

宋章得象字希言生時父夢庭積象笏因以得象為名

緇郎

南部新書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曰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君遺以服玩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字曰緇郎即崔徵也又宋宋祁父玘為應山令夢人遺文選一部而生祁故小字選郎

玘音起

王童

湘山野錄相國王公丙申歲為譙幕值歲饑亡者數千戶公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甚切朝廷可之一夕次驛舍夢中有一人召公出拜見一人紫綬象簡如牧守之儀遣一綠衣丱童曰以女有憂民之心上帝嘉之賜此童為宰相子授訖寤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孕焉後果生一子乃慶之也器格清粹能談紫府間事祥符壬子歲謂所親曰上

丱音慣

元夫人命我為玉童。只為吾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果正拜。及踰月。慶之卒。

鶴雛

宋楊大年初生。母章氏夢羽人自言武夷仙君託化。既生乃一鶴雛。盡室驚駭。棄之江。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視之。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尚有毛。其長盈尺。經月乃落。

蛇蛻

邵氏聞見錄。宋崇寧中。大將劉法將生。其母帷幄忽墜壓而下。視之。一大蛇蜿蜒。母怖甚。避之他所。及法生。再視之。但見蛇蛻耳。又漢竇武母產子。并產一蛇。

釋氏抱送

杜甫徐卿二子歌。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絶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盡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滾滾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按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道士來謁

楊大年父文逸。為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三十七為學士。晝寢於玉堂。道士來謁。自稱懷玉山人。故出一牒閱之。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乎。道士命筆一點為四十一字。至其數果卒。

婦人擎盤

夷堅志。瞿揖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以祈子。其妻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授之。遂生兒。

道士授棋

李泰伯母初無子。祈禱無所不至。祥符二年。夢道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孕生泰伯。

祈魔母室

廣記。觀察使皇甫政。與妻陸氏。往魔母室祈男。請俸錢百萬結構堂宇。後果生男。

告張仙像

蜀蘇洵。天聖中至玉局觀。見一畫像。云是張仙神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露香以告。乃生軾轍。皆成大儒。洵自為像贊。一說世傳張仙像。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因王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懸于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對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此夫人一時欺宋祖之言。非實有所謂張仙也。老泉時。去孟蜀不遠。乃不知有此事。何耶。

犀兒

蘇東坡詩。未得熊羆犀角兒。先逢玉雪中郎子。又云。服中

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又云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歸來為摩頂起走趂奔鹿

按鄭語史伯言幽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注云犀角謂頰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童昏也固陋也謂皆暗昧窮陋不識德義也故東坡詩句中豐盈犀角之語蓋出於此。

驥子

黄魯直賀夷仲叔父幼子晬日詩骨秀已知騏驥子性仁端是鳳凰雛不騰渥水稱神俊應出岐山作瑞符漸諳家人知姓氏試看屏上識之無乃翁斷獄多陰德徑作高門待汝車。

鳩宿戶

唐王廷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及長駢脇歷居戎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為留後子孫相繼藩鎮一百年。

鶴集庭

唐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集於庭遂生九齡。

夢鳳集肩

南史徐摛之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誕陵時有僧寶誌上人者世稱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又南史王雲遠母晝寢夢衆鳳集其身因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此子當

為神仙宗伯又唐王遠知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宋段少連字希逸初生時其母夢鳳集于庭。

夢燕投懷

定命錄唐張說母夢玉燕投懷遂生說。

白鵲從雲

拾遺記吳時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鄉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白鵲從室入雲承之母使占之占者曰鵲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擅江表若生子可名白鵲後承之位至丞相輔吳將軍。

異雀鳴樹

唐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占者曰生子當以文顯位殆不高貞觀中為秦川令卒。

夢虜脫衣

索充夢虜脫上衣索紞曰虜字去其上乃一男字夷狄陰類也君婦當生男果然。

夢神與羹

邵氏聞見錄邵康節母李氏其姑張氏遇之甚嚴一夕欲自盡夢神人命以玉筯食羹一盃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後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一黑猿有感而娠臨娩有慈烏滿庭人以為瑞是生康節七歲戲於庭蟻穴中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也。

獲巨石

隋文中子母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遂生文中

立寢室

宋李顯忠初生即立于寢室有火光及長勇力絕人

英骨

晉桓温未朞温嶠見之曰此兒有英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温父彛以兒為温所賞故名曰温

神光

安祿山母禱於軋荦山虜所謂鬬戰神者既而有娠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捕欲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荦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遂冒姓安後歸唐更名祿山

貛入室

富獻簡公曰王荊公之生也有貛入室俄失所在後小名貛郎

象入門

傳燈錄第十祖脇尊長者生時父夢白象入其門背有寶座座上有明珠

東坡洗兒詞

蘇東坡賀洗兒詞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四坐自愧無功此事何如到得儂按犀角黃錢色似之故曰犀錢果白於玉故曰玉果吳人自稱曰儂

永叔洗兒歌

歐陽公洗兒歌虎兒可愛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按許慎曰陸離美好貌

雞飛（已下誕女）

翰府名談西子母浣帛於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翠雞五色自空飛下久而化為鶵飛去遂生西施

雉雊

酉陽雜俎武則天初誕之月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聞見錄歐陽公在夷陵遊姜嫄廟潛禱續嗣家人夢一鶴飛來自云雌鶴果得女甚端麗

作門楣

唐玄宗寵楊妃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

傾邦國

杜甫錦樹行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

長枝（已下誕孫）

白樂天詩芣苢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注云言既老則有子孫亦如梧桐之老而有孫枝

立竹

蘇東坡詩如今未問老與少兒孫森森如立竹

驚目

蘇子瞻賀子由生第四孫詩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

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好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磽磽峙頭玉。但令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矣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適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

開顏

程伊川文集。祖評事平生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一老嫗報曰。承旨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

山堂肆考誕育第四十七卷

○雙生（附背生　胷生　脇生）

戰國策。攣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攣。雙生也。

圉妾

左傳十七年。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云。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

嚚良

公羊傳。古人尚質。雙生者。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為兄。西京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時霍光聞之。答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巳日生良。則以嚚為兄。以良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筏。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今霍氏亦宜以前生為兄焉。

一產六人

老彭。姓籛。名鏗。顓頊玄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其後子孫。遂以封國為氏。

四乳八子

論語。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注云。四乳而生八子。

背坼生禹 ●

鯀納有莘氏修己。背坼生禹。

胷坼生契

商神女簡狄。胷坼生契

摩邪脇生

摩邪夫人。脇生釋伽佛。

王氏脇生

魏黃初間。汝南屈雍婦王氏。從右脇生男。

○遺腹子

淮南子曰。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

趙朔生武

見義士。

當戶生陵

漢李廣子當戶。早卒。遺腹生子陵。有廣之風烈。[illegible]當戶廣子名。

內史不奏

漢泗水王戴前薨。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至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

繼父不容

橑音老

東軒筆錄。宋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南錢氏。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其重橑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給

名曰小同

東漢鄭玄之子益恩。為孔融吏。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被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一說玄孫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小同。

名曰百常

宋范文忠公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

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名之曰百常。

○前後身　附注辰

前後身本出釋氏輪廻之說。隋李士謙論前後身云。客有不信佛家報應者。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此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鶗鴂。

鶗鴂音提厥

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者。士謙曰。此不類之說也。變化皆由心作。木

豈有心乎。客亦不能難。

祜得弄環

晉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李氏子則羊祜前身也。

識取弄刀

冥祥記。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也。靖乃覓數刀。令置一處。令女自識。女子大喜。即取先所奪者。

五歲落井

後蜀文澹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乃澹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九歲墮井

晉鮑靚字太原。年五歲。語父母云。兒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皆驗。

彌勒後身

唐御史郭弘霸稱武后乃彌勒佛後身。又蔡寬夫曰。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嘗謂我死得為爾子足矣。後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詩有衮師我嬌兒美秀乃

無匹之譽。何也。

沙門前身

洞冥記。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乃前身也。

靈運來謁

玉壺清話。江南邊鎬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鎬生。貌類夢中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為邊羅漢。

僧孺來謁

宋劉沆字冲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復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見而生沆。沆仁宗時參知政事。

非熊再生

唐姑蘇顧況字逋翁。有子非熊。暴亡。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皆憫之。斷令再生況家。三歲能言。冥間及父苦吟之事。弟妹小名。悉遍呼之。

鄧禹復生

宋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以是日生。因以祖禹為名。初字夢得。司馬溫公以傳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淳甫。

余象如夾。

湖州伽葉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玉源道君

青瑣劉沆赴舉有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曰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愧謝而去。

葛川牧童

後唐李源京洛人。父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杭州惠林寺者三十年。與僧圓澤為友同至三峽。見一孕婦錦襠負甕而汲。圓澤曰。此其托身之所也。源驚問之。

襠即袴音當英

澤曰。婦人姓王。吾當為之子。後十三年中秋夜。當與相見于杭州天竺寺。是夜圓澤卒。而婦人生一子。源如期至天竺。忽聞葛洪川畔有牧童隔水呼源。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姓常存。歌畢舞袖而去。

泗州寺僧

陳雲嶠者。泗州陳平章之孫也。倜儻不羈。人稱為陳顛。至元五年。為姚州同知。就醫於杭。寓赤山。重陽日。楊太史瑀邀張伯雨訪之。偕遊水樂洞。嶠自言前身泗州寺僧也戒行精嚴。人呼為老佛。一日呼侍者作血臟羹。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思此。老佛怒而去。見陳平章曰。我持齋血臟羹。平章亦以持齋為歡。老佛怒曰。原來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作羹啖之。歸寺。別大衆而作偈曰。撞開平地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跌坐而逝。舁龕至淮河。時水合已久。荼毗之際。一聲大震。河冰自裂。陳平章閒坐廳事恍見老佛入堂中。追問之。則曰。子舍已報誕子。即我也。

舁音予 龕音堪

王京侍郎

見天。

玉華侍郎

魘音厭

夷堅志。莆田方朝散宋政和中。為歙縣宰。病魘。三日而蘇。歷言所見云。有女童迎至一城。樓閣明煥。金字書其門曰。玉華之宮。正中殿設榻。使就坐。俄有道士。直前再拜曰。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先生昔有陰功。上帝召見白玉樓試文一首。帝覽之大喜。拜為玉華侍郎。有過下遷羣玉外監。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有人間夫婦之想。謫墮人世。生閩中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

和尚託宿

志林。蘇子由在高安。聰禪師夢與子由同迎真戒禪師。東坡至云。其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妣方孕時。夢一僧瘠而眇來託宿。聰驚曰。真戒禪師陝右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矣。後東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

武夷託生

見誕子。

野狐入塚

廣異記、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為獵人繫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大蛇盤鼓

東齋記事。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登鼓角樓。見鼓而臥。通判詰不打三更鼓。角將對曰、夜有大蛇盤鼓上。驚遂不去。可畏。因此避之。遂至遷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為蛇精。又唐明皇問葉法善云。張果老是何人。曰、混沌初分時白蝙蝠精也。

沈幾舊朋

宋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歔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秋壑蒼頭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者凡數次。因問曰、娘子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弈。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謹。莫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臥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鏐音留

錢鏐轉世

宣和遺事。宋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

德裕轉世

坦齋筆衡。宋趙鼎乃唐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冷齋夜話。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梅谿文集。王十朋乃族叔之

師嚴伯威復生。隆山雜誌。史彌遠乃覺闍黎復生。孫八公談圃。馮京先身乃五臺僧後身。癸辛雜誌。真西山乃草庵和尚後身。

張衡後身

東漢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李白後身

宋郭祥正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謂曰。天才如此。真李白後身也。又堯臣贈功甫詩曰。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貰死義難忘。今觀郭氏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房琯前身

蘇東坡詩序。房琯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永禪師也。

顧總前身

唐牛僧孺幽怪錄。顧總為縣小吏。數被縣尹鞭箠。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前身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總覽了然明白。乃攜集見尹。尹大驚曰。不可使公幹為小吏。即以賓禮待之。時謂以劉楨倆能庇生顧總。

孔子生辰　（已下生辰）

按左傳止載孔子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不載其生。公羊傳止載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又不載其卒。史記載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哀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家語謂卒年七十二。或謂卒日乃乙丑。非己丑也。蓋乙丑乃四月十八日。若己丑則五月十二矣。索隱又曰。若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卒。為七十四。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三。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余昔遊金陵。邂逅孔子六十代孫。承先者。持所誌孔子像授余。內稱至聖先師。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卒于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余以為先師生卒年月日時。出自其子孫相傳者。當得其真。則所謂二十一年十一月生與己丑日卒者非矣。

孟子生辰

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今二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也。年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

小一月生

曹操責孫權質子。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母前定議。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汝其

兄事之。公瑾周瑜字。伯符孫策字。又韓愈作張巡傳曰。許遠與巡同年生。而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

後一日生

玉壺清話。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亦同。宗諤先歿。濬後一日卒。

同年皆窮

東坡志林。馬正卿夢得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余偶于齋書杜子美秋風嘆一篇。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辭歸。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又曰。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觀之。尤當推夢得為首。

同庚俱貴

聞見錄。王仲儀與呂寶臣。俱以丁未生。仲餘年三十餘。以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令三師選差神龍衛兵兵送行。并候吏騶御之盛。前此未有也。時呂申公在相位仲儀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來。即寶臣也。公曰。仲儀與汝同庚。今擁千兵。擢元帥。汝猶為筦庫也。仲儀既去。申公徐謂寶臣曰。汝無歎。後十年。却于汝手作差遣。至治平初。寶臣擢樞密副使。仲儀復以端明殿學士為渭帥。

同庚齊名

東漢質帝記。鍾瑾與李膺同年。俱有聲名。

同甲作會

宋文潞公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紀之。潞公詩云。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生席。白髮瀟瀟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看。

同日相賀

見誕下。

同年先老

世說。顧悅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柏之姿。經霜轉茂。

雌甲辰

雞跖集。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偶問郎中年甲。對曰。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故宋周子充謝許監丞壽詩啓曰。庾威雌甲辰。敢攀壽儁。公瑾小一月。適契吾宗。

小戊子

東軒筆錄。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後龐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

穮蔉音標衮

錢音剪
鎛音博
銍音質
艾音刈

襏襫音撥失

山堂肆考民業第四十八卷

○農家

荀子曰。良農不為水旱輟耕

歷山

帝王世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遜畔。死葬蒼梧。有象常為之耕

莘野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饁彼南畝

詩豳風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嗟我婦子。饁彼南畝。

有事西疇

歸去來辭。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

載芟載柞

詩周頌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是穮是蔉

左昭元年。趙文子曰。我將以信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庤錢鎛

詩周頌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注云。庤。具也。錢。銚鎛。鉏。皆田器也。

服襏襫

管子曰。首戴茅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力。此之謂農。

穫工入聲

父菑子播

周書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夫耨妻饁

左僖三十三年。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簡器修政

周禮地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注云。稼器。耒耜錢鎛之類。稼政。若封彊徑術之類。正歲十一月農隙之時。則簡之修之。

解凍暴背

戰國策頓弱言于秦王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

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

躬耕南陽

見隱士

躬耕東皐

文粹。呂才東皐子集序。葛巾聯牛。躬耕東皐。

陳勝言志

見志士。

徐穉食力

東漢徐穉于家貧。常自耕。非其力則不食。

長兄去弟

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兄。嘉禾也。弟。荼蓼也。

望杏瞻蒲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鶊始轉。必具龍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蜀孟昶勸農文全用之。

決渠降雨

埸音成

西都賦。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芬。

抱甕占星

編茅結草。上漏下濕之悲。桔槔抱甕。占星望雲之勞。負薪烝以耕耘。傒一餉而不至者之苦。舉債於豪右。結一為五者之冤。農之為農。亦良苦矣。

戒天時

白帖。播種不愆。戒天時于風雨。刈穫無侵。窮地利于膏腴。

分地利

白帖。農分地利。人代天工。杜詩云。為農知地形。

植杖而芸

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帶經而鋤

見篤學。

火耕水耨

漢武帝詔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象耕鳥耘

唐陸龜蒙曰。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象行端履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朝巡夕課

李翰蘇州屯田頌。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考旬會。趨其時也。

春種秋收

唐李紳字公垂。作憫農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呂溫誦之曰。此人必作宰相。後果如其言。

胝音支

手足胼胝

韓詩外傳。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耶。色未順耶。辭不遜耶。按胼。皮堅也。胝。足繭也。

頭面枯黑

宋張舜民打麥歌。田家以苦乃為樂。敢憚頭枯面焦黑。

趙至投書

晉人趙至。聞其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馮道遺冊

五代馮道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行數步必反顧。贊問岳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遷岳秘書監。

○蠶冢

邡音方

勻音雲

圖經。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氏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母以誓衆之言告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皮于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于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馬。又蠶書。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惡濕故也。今俗飼蠶。以葉曬之。欲其勻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后親蠶三曬而止。

祭西陵氏

窳音雨

黃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周官內宰。詔皇后蠶于北郊。齋戒享先蠶。及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是也。

祀苑窳婦

漢禮儀志。春蠶生。皇后親桑于苑中。蠶室養蠶千箔。以中牢羊豕祭蠶神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也。苑窳。一作苑蓏。

浴種

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蓋蠶與桑同生于三月。故曰春蠶。原蠶謂之再蠶。一名魏蠶。俗又呼為夏蠶。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云。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謂其殘桑。周禮鄭注。天文房為天駟。辰則大火。蠶書。蠶為龍精。日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故埤雅謂禁原蠶者。非特護桑。又以害馬故耳。又術家末僵蠶傅馬口。即不能嚙草。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祖。事本於此。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馬與蠶同其類耳。今人以鹽沃蠶種。謂之滕蠶。其蠶為上。不沃者次之。名曰火蠶。

繅絲

禮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爾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

執筐

詩國風。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女執懿

（植音治 遵音總）

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具筥

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無桑柘。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

繭館

見春。

桑壇

晉元康儀。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

北郊

（純音支）

禮祭統。王后蠶于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供冕服。

東苑

董巴輿服志。漢皇后桑于東郊苑中。

金絲

杜陽雜編。彌羅國有桑連延數十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詳見珍寶絲類

冰繭

見貢獻。

卵大如盌

白公記。扶桑蠶長七尺。卵大如盌。

繭大如斗

孔帖。大軫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于池塘中。始生如蚊睫。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作繭。繭成。其大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

錦。故人謂之靈泉絲。

食礬

蠶食礬石而肥。鼠食礬石而死。

飼柘

蠶書。以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絃。清明響亮。過于凡絲。

八育

交州蠶一歲八育。南陽郡蠶一歲八績。

三眠

蠶俯曰眠。眠時不食桑柘。經一晝夜而蜕殼。蠶有三眠者。有四眠者。唐玄宗天寶中。有三熟蠶。唐尹思貞為青州刺史。蠶歲至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嘆曰。豈非善政致祥乎。因表言之。

荀卿賦

（卿音更）

荀卿蠶賦。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理。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之謂蠶理。唐陸龜蒙賦序。荀卿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于世。不斥其禍于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

王建詞

王建蠶簇詞。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爾綢。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蠒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着。

○商賈

史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聚貨

易繫辭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通財

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通貨財

以有易無

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販賤賣貴

史記（呂不韋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販脂

見富人。

鬻餅

隋唐嘉話劉伯芻侍郎嘗言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起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以償之。欣然持錢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麁。不暇唱渭城矣。伯芻曰。吾思為官亦然。因成大噱。

噱音角

貲皮貲絺

越語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注資取（也賈人買賤賣貴）故夏取皮而冬取絺。旱取舟而水取車也。

隧音遂

列隧列肆

左太冲賦市廛所會。萬商之川。列隧百重。列肆巨千。

所出有錄

計然者。濮上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方物錄。著四方所出。

到處輒留

東漢耿舒與兄弇書曰。馬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是以失利。又東坡詩。肯作賈胡留。注云。賈胡。胡人為商者。到一處輒停留而不行。以此不得利。

心計

漢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注云。以心計。言不用籌筭也。

目語

晉成伯陽市賦。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目語額瞬。談智

于尺寸之閒窺窬于毫氂之際。

賣甕

小說。貧人止能辦販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販樵

貨殖序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工匠

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塗丹雘

（雘音矱）

周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成方圓

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飭材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注云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

辨品

周禮。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人器。注云審察五材。方面形勢曲直之宜以治之

礱椽

（礱音龍）

國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注云礱磨也。速去速也。

畫墁

彭更曰。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

得手應心

莊子曰。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血指汗顏

韓文。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毋作淫巧

禮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期不陁陊

（陁陊音雉豕）

樠門朗二音

張平子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注云、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既牢又固、不傾陊也。

不視美材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也。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必求大木

孟子曰。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

木人能歌

列子曰、穆王西巡狩、還、道有獻工人名偃師。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鎮其顱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王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之、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同功乎。

木人為御

論衡、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

中鉤應繩

莊子、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甘泉賦、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注云、剞劂、鑿也、鉤、曲尺、繩以準直。

剞音几 劂音厥

持引執杖

柳子厚梓人傳、京兆尹將飾署、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

運斤

莊子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

堊音汙

作扇

續博物志、漢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爐體常平。又作七輪扇、一人運之、滿堂寒戰。

公輸為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

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具。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

預浩造塔

歸田錄。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

分事而勸

荀子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

斲木而成

荀子曰。陶人埏埴而為器。工人斲木而成器。注。埏。擊也。埴

粘土也。

驚猶鬼神

（鐻音據）莊子曰。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誚。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氣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注云。鐻。樂器也。似夾鍾筍（虡音巨）簴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也。加手。取也。

使造傀儡

見工部尚書。

棘猴

燕王好微巧。人曰。臣能棘刺之端造沐猴。王請其制而觀之。術人即逃也。

木鳶

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為鳶而飛。

三年而成

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遂以巧食宋國。

一物不失

唐玄宗紀。虢國夫人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

求賞。拔虢國以降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以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復以金盃貯瑟瑟三斗。以賞匠者。

鏝衣食

（鏝音慢）唐韓文公圬者王承福傳。承福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

贍器用

韓文公原道篇。為之工以贍器用。

造作希寵

唐莊元穎為劍南節度使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希帝意以固寵率百工造作無有程度

工藝進身

閻立德父毗隋殿中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

○漁人

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

雷澤

本紀舜漁雷澤雷澤（人皆）遜居

渭濱

（鮒音付）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復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自此知其當貴又六韜文王田于渭陽見呂望坐茅以漁

珠澤

穆天子止征舍于珠澤以釣於流水

旋溪

陽陵子明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拜謝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龍來迎之

鼓枻

屈原漁父辭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得梭

陶侃少時漁于雷澤嘗撒網得一織梭挂于壁有頃雷雨梭化為龍而去

餌鮦（鮦音同）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鮦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鮦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鮦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曰鮦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釣鰲

列子曰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十五戴之五山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二山流于北極

芒針為鉤

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川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橈

巨緇為餌

（犗音戒）（餡音叨）（鬐音其）

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餡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

不厭若魚者。

持竿

見隱士。

罶音柳

挾罶

宋玉釣賦。左挾魚罶。右執喬竿。立於潢汙之涯。倚于楊柳之間。

笱音苟

發笱

詩邶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注云。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

筌音千

忘筌

莊子曰。筌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也。筌以竹為之。

且音苴

得龜圓五尺

史記。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人也。

刳音枯

得蛟長三丈

拾遺記。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衝瀾靈鷁之舟。窮晷繼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為鉤。霜絲為綸。丹鯉為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珍祥也。命大官為鮓。肉紫骨青。味色香美。

不避蛟龍

莊子曰。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鉉音達

不言姓氏

唐時楚江有漁者。挾酒飲醉。輙自歌舞。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見而問之曰。君之漁隱者之漁耶。漁者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嚴子陵。皆以為隱者之漁也。殊不知不鉤其

漁。釣其名耳。

篛音若

青篛綠蓑

唐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有漁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篛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曰。雲溪灣裡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雨。浦邊風。更看荷衣不嘆窮。

束書壺酒

宋陸游詩。船頭一束書。船尾一壺酒。新釣鱖魚肥。旋洗白蓮藕。

蓬底獨斟

杜荀鶴溪興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

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月下高吟

夷堅志、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傍。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其人鼓枻高吟曰、八十滄洲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枻音曳

出沒風濤

范希文贈釣者詩、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

來往煙波

鄭谷釣翁詩、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外無餘。閒垂兩

鬢任如鶴、祗把一竿時釣魚。月浦扣船歌皎潔、雨蓬偎岸卧蒲踈。行人誤話金張貴、笑指北邙丘與墟。

( )獵人

爾音蘇

爾雅、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注云、蒐爲搜索、取不任者。苗爲苗稼除害。獮爲順殺氣。狩爲得獸、取之無所擇。

用三驅

周易、王用三驅、失前禽。

習五戎

禮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illegible]於田獵、以習五戎。

東都搏獸

詩小雅、宣王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曰、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搏獸于敖。

囂音翱

西狩獲麟

左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發豝殪兕

詩小雅、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此美宣王田也。

豝音巴

射麋格麟

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掩兎轔鹿、射麋格麟。

罘音浮

詫楚

司馬相如子虛賦、楚使子虛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之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烏有先生曰、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誇哉。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竊爲足下不取也。

詫音侘

誇胡

楊雄長楊賦序、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

（襃音褒 罝音嗟 狖音右 玃音角 阹音袪）

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注云。阹。遮禽獸圍陣也。

（襢裼音袒錫）

襢裼暴虎

詩鄭風。襢裼暴虎。獻于公所。

詭遇獲禽

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十旬弗反

夏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三月不返

（箘簵音囷路）

說苑。荊文王得茹黃之狗。箘簵之矰。以畋于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曰。王之罪當笞。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生之命。不敢廢。王曰。敬諾。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保申趨出。欲自沉。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茹黃之狗。析箘簵之矰。

漆澤

（狢音鶴）

穆天子傳。天子獵於漆澤。得白狐玄狢。以祭于河宗。

金郊

張協七命。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郊而講師。

焚萊

周禮夏官。牧師凡田事。贊焚萊。又久官。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注云。萊謂除其草萊也。

踐稼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按莊宗。即李存勗也。

弋昭華

韓詩外傳。齊景公弋昭華之地。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爲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

獵伊闕

唐莊宗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衆。

獻子遺冠

國語。范獻子卜獵。占之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石虎拔箭

麑音迷

見勇敢。

西巴放麑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歸。其母隨而呼之。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唐儉搏豕

見納諫。

飛鳥翔噪

唐張武仲子直方。好弋獵。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翔噪。

老麋哀請

見風。

將兒從獵

晉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齊莊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將兒出射

冥驗記。吳唐廬陵人。少好驅媒獵射。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正值麀鹿將麑。母鹿覺人氣。呼麑。麑不知。徑前就媒。唐射麑死。鹿母悲鳴不已。唐乃藏草中。出麑置淨地。鹿母直來前府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邑。復射一麂。箭反激還中唐子。唐擲弩擁子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

麏音君

常帶綿繩

世說桓南郡玄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陣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着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常載罝網

唐單王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罝網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上疏諫獵

見總諫官。

獻詩諷獵

唐魏知古。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即位。獵于渭川。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其略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武事功揚。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于雲陳羽獵。僖伯諫魚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上悅。手詔褒美。賜帛五十段。

○樵人

穗音遂

荊公詩。老妻稻下收遺穗。稚子松間拾墮樵。

傷麟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驅車見芻兒傷麟

之左足。求薪覆之。

藏鹿

列子曰。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覆之以蕉。

亡簪

見故人

觀奕

晉樵者王質。入石室山。因觀二人奕。不覺斧柯已爛。

韞丘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

谷口

杜詩。谷口樵歸唱。

石下得鏡

龍城錄。長安任仲宣妻。蓄寶鏡。示之識者。謂爲三代物。詢其所得。云嵩山樵者。石下得之。

甕中取錢

徐鉉稽神錄。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採薪爲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錢流出。于是推正。以石搘之。取五百餘錢以歸。率家人再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甕欹。以五百顧爾正之耳。

搘音支

鄭弘請神

見風。

江淹[illegible]

蕭子顯齊書。江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以兒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侍中。

樵夫言政

見縣令。

樵夫談道

古詩。樵夫談王道。

○牧人

周禮冬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

牷音前

稱爲天師

莊子曰。黃帝問途于牧馬童子。因問爲天下。小童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

知爲君子

百里奚始爲人牧牛。秦穆公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卒相之。

飯牛

淮南子曰。齊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

公而悲擊牛角而疾爲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骭音幹）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餋馬

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二年沒入官輸黄門養馬

博塞亡羊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叱石成羊

見山

荷箠而隨

列子曰䄂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王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illegible]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亦不能前之矣

杖節而牧

蘇武杖漢節牧羊

卧月

鍾弱翁詩草鋪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黄昏後不脱蓑衣卧月明

銜煙

古詩戴笠銜煙去披蓑冒雨歸